



文白对照



春秋左传

下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春秋左传

下

目 录

| | |
|----------|-----|
| 宣公 | 1 |
| 成公 | 57 |
| 襄公 | 144 |
| 昭公 | 351 |
| 定公 | 587 |
| 哀公 | 638 |

宣 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

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先辛奔齐。会于平州，以定公位。

东门襄仲如齐拜成。

六月，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

秋，楚子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棐林，以伐郑也。楚蒍贾救郑，遇于北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

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

晋人伐郑，以报北林之役。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狂狡辍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睥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驂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秦师伐晋，以报崇也，遂围焦。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棘之役。

楚斗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充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锄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

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

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晋侯伐郑，及邲。郑及晋平，士会入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冬，郑穆公卒。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倏。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妣，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媯耦，其子孙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媯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锄、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

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楚人献鼈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鼈，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梁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

长。”乃立襄公。

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舍之，皆为大夫。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芟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圉伯嬴于辕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初，若敖娶于邳，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邳，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邳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

夏，公至自齐，书，过也。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来，反马也。

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

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

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会晋也。

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某曰“会”。

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

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

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

八年春，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绛，非礼也。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

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屨。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

城平阳，书，时也。

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

九年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于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

会于扈，讨不睦也。陈侯不会。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

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衽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唯子良忧。

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

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归济西之田。

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

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

公如齐奔丧。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晋而不事宋，六月，宋师伐滕。

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

秋，刘康公来报聘。

师伐邾，取绎。

季文子初聘于齐。

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

国武子来报聘。

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诸郟。

令尹芟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糗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欒函，众狄服也。

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可哉！吾齐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晋。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

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之，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芴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沟》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楚子北师次于邲，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晋师在敖、郟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约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以若敖、蚡冒，筇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矣？必从彘子！”知季子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

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鼓，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

晋魏犇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茨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予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犇皆命而往。郤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彘子不可。

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潘党既逐魏犇，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轹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聘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

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谷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谷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待诸乎？”随季曰：“楚师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败。

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憇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旃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蔽，纳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以二者还。

及昏，楚师军于郟，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

声。

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是役也，郑石制实入楚师，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辛未，郑杀仆叔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

郑伯、许男如楚。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

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遂傅于萧。

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眚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己。”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晋原穀、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

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穀之谓乎。”

清丘之盟，晋以卫之救陈也，讨焉。使人弗去，曰：“罪无所归，将加而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说。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将以谁任？我则死之。”

十四年春，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卫人以为成劳，复室其子，使复其位。

夏，晋侯伐郑，为郟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屣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

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公说。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藪

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陨，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

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颀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颀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颀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颀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说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

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夺之魄矣。”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冬，螽生，饥。幸之也。

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

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

军，且为大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秋，郟伯姬来归，出也。

为毛、召之难故，王室复乱。王孙苏奔晋。晋人复之。

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穀烝。武季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斂孟，高固逃归。夏，会于继道，讨贰也。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苗贲皇使，见晏桓子。归言于晋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齐君恐不得礼，故不出，而使四子来。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执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绝君好，宁归死焉。’为是犯难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怀来者。吾又执之，以信齐沮，吾不既过矣乎？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使反者得辞，而害来者，以惧诸侯，将焉用之？”晋人缓之，逸。

秋八月，晋师还。

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尔从二三子唯敬。”乃请老，郤献子为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春，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齐侯会晋侯盟于缙，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晋师还，蔡朝、南郭偃逃归。

夏，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

【译文】

元年春周历正月，公子遂到齐国去迎接齐女。春秋所以

称之为“公子遂”，是因为尊从国君的命令。

三月，遂和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鲁国。春秋称“遂”，是尊重夫人。

夏，季文子到齐国去，进献财礼以请求参加会见。

晋国人惩罚不肯卖命的人，把胥甲父放逐到卫国，而立了他儿子胥克。先辛逃亡到齐国去了。

鲁宣公和齐侯在平州会见，以稳定宣公的君位。

东门襄仲去齐国拜谢宣公被允许参加盟会。

六月，齐国人拿去了济水以西的土田，这是为了宣公由于齐国而得为国君的缘故，以此作为对齐国的谢礼。

宋国人杀死昭公的时候，晋国的荀林父带领诸侯的军队攻打宋国，宋国和晋国讲和，宋文公在晋国接受了盟约。又在扈地会合诸侯，打算为鲁国攻打齐国。两次都取得了财货而回国。郑穆公说：“晋国是不值得亲附的。”于是就在楚国接受盟约。陈共公死的时候，楚国不行诸侯吊丧的礼仪。陈灵公在晋国接受盟约。

秋，楚王进攻陈国，又乘机进攻宋国。晋国赵盾率兵救援陈、宋。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和晋军在棗林会合，以攻打郑国。楚国芟贾救援郑国，在北林和晋军相遇，俘虏并囚禁了晋国的解扬，晋军就回国了。

晋国想要和秦国讲和。赵穿说：“我们侵袭崇国，秦国为崇国着急，一定会救援崇国，我们就以此来要求讲和。”冬天，赵穿侵袭崇国。秦国不肯和晋国讲和。

晋军攻打郑国，以报复北林那次战役。当时晋侯奢侈，赵宣子执政，屡次劝谏而不被采纳，所以不能和楚国相争。

二年春，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宋国华元、乐吕率军抵御。二月某日，在大棘接战。宋军大败。郑国囚禁了华元，得到乐吕的尸首和战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了被打死的一百个敌人的双耳朵。

狂狡迎战郑国人，那个人逃进井里。狂狡把戟柄放下去拉他出来，那个人反而俘虏了狂狡。君子说：“丢掉礼而违背命令，他被俘就是活该了。战争，发扬果断刚毅的精神以服从命令叫做礼。杀死敌人就是果断，达到果断就是刚毅。如果反过来，就要被诛戮。”

当初，准备迎战的时候，华元杀羊犒赏士卒，他的赶车人羊斟没吃上。仗打了起来以后，羊斟说：“前天的羊，是你作主；今天的打仗，是我作主。”驱车进入郑军，所以战败。君子认为羊斟“不像个人，由于私仇，使国家战败百姓受害，还有比这个应当受到更重的刑罚吗？诗所谓‘人中间的坏人’，羊斟就是这种人吧！残害百姓以使自己快意。”

宋国人用一百辆兵车、四百匹毛色漂亮的马到郑国赎回华元。才送去一半，华元就逃回来了。站在城门外，告诉守门人，然后进城，见到羊斟，说：“您的马没驾御好才会这样吧？”羊斟回答说：“不在于马，在于人。”回答完就逃到鲁国来。

宋国筑城，华元作为主持人，巡视工程。筑城的人唱歌说：“挺着肚子瞪着眼，丢了皮甲往回返。连鬓胡子长满腮，丢了皮甲又回来。”华元让他的驂乘对他们说：“有牛就有皮，犀兕多的是，丢了皮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做工的人说：“即使有牛皮，哪里又去找红漆？”华元说：“走开吧！他们嘴多

我们嘴少。”

秦国军队攻打晋国，以报复晋军进攻崇地的那次战役，因此而包围焦地。夏，晋国赵盾救援焦地，于是会同诸侯的军队从阴地出发袭击郑国，以报复大棘的那次战役。

楚国斗椒救援郑国，说：“难道能够想得到诸侯的拥护而又厌恶困难吗？”就驻扎在郑国，来等待晋军。赵盾说：“他那个宗族在楚国争权夺利，大概要完蛋了。姑且让他加重疾病。”于是就离开郑国。

晋灵公违反为君之道：重重地徵税用来彩画墙壁；从高台上用弹丸打人，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情形；厨子烧煮熊掌不熟，灵公杀了他，放在畚箕里，让女人用头顶着走过朝庭。赵盾和士会看到死尸的手，问起杀人的缘故，感到担心。准备进谏，士会‘对赵盾’说：“您劝谏而不听，就没有人接着劝谏了。会先去，不听，您再接着劝谏。”士会前进三次，才走到屋檐下，晋灵公才张眼看他，说：“我知道过错了，打算改正。”士会叩头回答说：“一个人谁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诗》中说：‘事情无不有个好开始，很少能有个好结果。’如果像这样，能够弥补过错的人就很少了。君王能够有好结果，那就是国家的保障了，难道仅仅臣下们依靠它？又说，‘礼服有了破损，仲山甫把它缝补好’，这说的是能够弥补过错。君王能够弥补过错，礼服就不会废弃了。”

晋灵公虽然口头上那样说，还是没有改正。赵盾多次进谏，晋灵公很讨厌，派遣钜麇去刺杀他。钜麇一清早去，赵盾的卧室门已经开了，赵盾穿得整整齐齐打算入朝。时间还

早，赵盾正坐着打瞌睡。钮麇退出来，叹气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主人。刺杀百姓的主人，就是不忠；放弃国君的使命，就是不信。两件事情有了一件，不如死了好。”就在槐树上撞死了。

秋九月，晋侯请赵盾喝酒，埋伏下甲士，打算攻击杀死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觉察了，就快步登上殿堂，说：“臣下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三杯，就不合礼仪了。”于是就扶赵盾下殿。晋灵公吆呼使恶狗猛扑赵盾，提弥明上前搏斗而杀死了它。赵盾说：“丢开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边斗边退出去。提弥明死在里边。

起初，赵盾在首山打猎，住在翳桑，看见灵辄饿得厉害，问他有什么病。灵辄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他食物，他留下一半。问他为什么，他说：“伺候人家已经三年了，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现在快到家了，请让我把这个留给她。”赵盾让他全吃掉，然后又给他准备了一筐饭和肉，放在袋子里给了他。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卫兵，倒过戟来抵御晋灵公的其他卫兵，使赵盾免于祸难。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翳桑那个饿人。”问他的姓名住处，他不回答就退了出去，接着自己逃亡了。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赵盾没有走出晋国国境就回来重登卿位。太史记载说“赵盾弑其君”，拿到朝廷上给人看。赵盾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不惩办凶手，弑君的人不是您还是谁？”赵盾说：“哎呀！《诗》说：‘因为我的怀恋，给自己带来了忧伤。’恐怕说的就是我了。”孔子说：“董狐是古

代的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法度而蒙受恶名。可惜啊，如果出了国境就可以免于弑君之名了。”

赵盾派遣赵穿到成周迎接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国君。十月三日，公子黑臀到武宫朝祭。

当初，骊姬制造祸乱的时候，在神前诅咒，不许收容公子们，从此晋国没有公族大夫这个官职。等到成公即位，就把官职授给卿的嫡子并且给他土地，让他担任公族大夫。又把官职授给卿的其他儿子，也让他们担任馀子；让他的庶子担任公行。晋国从此开始有了公族、馀子、公行三种官职。

赵盾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大夫，说：“他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没有君姬氏，那么下臣就是狄人了。”晋成公同意了。冬，赵盾掌管旄车之族，让赵括统率他的旧族作为公族大夫。

三年春，没有举行郊祭而举行了望祭，这都不合于礼仪。望祭，是属于郊祭的一种。不举行郊祭，也没必要举行望祭了。

晋侯攻打郑国，到达邲地。郑国和晋国讲和，士会到郑国缔结和约。

楚王攻打陆浑之戎，因此到达洛水，在周王室境内列兵阵示威。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王。楚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于德而不在于鼎本身。从前夏朝正是有德的时候，把远方的东西画成图像，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铸造九鼎并且把图像铸在鼎上，各种东西在鼎上面都有了，让百姓认识神物和恶物。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碰上不利于自己的东西。螭魅罔罔这些

鬼怪都不会碰上。因而能够使上下和协，以承受上天的保佑。夏桀昏乱，鼎迁移给了商朝，前后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了周朝。德行如果美善光明，鼎即使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即使大，也就是轻的。上天赐福给道德光明的人，是有一定期限的。成王把九鼎固定在郊廓，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减，天命并没有改变。所以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

夏，楚国人攻打郑国，是由于郑国靠拢晋国的缘故。

宋文公即位的第三年，杀了同胞兄弟须和昭公的儿子，由于须叛乱是出于武氏的策划，就让戴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里攻打武氏，把武公、穆公的族人全都赶出国境。武公、穆公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攻打宋国。秋，宋国军队包围曹国，以报复武氏的叛乱。

冬，郑穆公去世了。

起初，郑文公有一个贱妾名叫燕姑，梦见天使给她一支兰花，说：“我是伯倏。我是你的祖先，把这支兰花作为你的儿子。由于兰花的香味全国第一，佩带着它，别人就会像爱它一样地爱你。”不久以后郑文公见到燕姑，给她一支兰花而让她侍寝。燕姑告诉文公说：“妾地位低贱，侥幸怀了孩子。如果别人不相信，可以用兰花来作为信物吧？”文公说：“好。”生了穆公，取名为兰。

郑文公奸污郑子的妃子叫做陈媵的，生了子华、子臧。子臧犯罪而离开郑国。文公诱骗子华而把他杀死在南里，派坏人把子臧杀在陈、宋两国之间。又在江国娶妻，生了公子士。

公子士到楚国朝见，楚国人给喝了毒酒，走到叶地死掉了。又在苏国娶妻，生了子瑕、子俞弥。俞弥早死。泄驾讨厌子瑕，文公也讨厌他，所以没有立为太子。文公把公子们赶走，公子兰逃亡到晋国，跟随晋文公攻打郑国。石癸说：“我听说姬、姑两姓结为配偶，他们的子孙必定蕃衍。姑，就是吉人的意思，姑姓女子当初是后稷的嫡妻。现在公子兰是姑氏的外甥，或许是上天要使他光大，必然会做国君，他的后代必然蕃衍。如果先接纳他为国君，可以长久保持宠信。”就和孔将钮、侯宜多接纳了公子兰，在大宫中盟誓，立为国君，以此与晋国讲和。

穆公有病，说：“如果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我是靠着它出生的。”割掉了兰花，穆公就死了。

四年春，鲁宣公和齐侯让莒国和郟国讲和，莒人不肯。宣公攻打莒国，占取了向地，这是不合于礼的。要求别国讲和应该用礼，不应该用动乱。攻打就不能太平，就是动乱。用动乱去平定动乱，还有什么太平？没有太平，用什么来实行礼？

楚国人送给郑灵公一对大甲鱼。公子宋和子家将要进见。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摇动，就给子家看，说：“以往发生这种情况，一定尝到新奇的美味。”等到进去以后，厨师正准备把甲鱼切开，两个人互相看看笑起来。郑灵公问他们为什么笑，子家就把刚才的事告诉给郑灵公。等到把甲鱼赐给大夫吃的时候，也把公子宋召来但不给他吃。公子宋生气了，把手指头伸到鼎晨蘸一蘸，尝了尝味道退出去。郑灵公发怒，要杀死公子宋。公子宋和子家策划先动手。子家说：“牲口老了，

要杀它尚且有所顾忌，何况国君呢？”公子宋就反过来诬陷子家。子家害怕了，只好跟着他干。夏，杀了郑灵公。

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这是由于子家的权力不够的缘故。君子说：“仁爱而没有勇武，总是行不通的。”凡是杀死国君，如果只记载国君的名字，是由于国君无道；记载臣下的名字，是由于臣下的罪过。

郑国人要立子良为国君。子良辞谢说：“以贤明而论，去疾我是不够的；以顺序而论，公子坚年长。”就立公子坚为郑襄公。

襄公打算驱逐他的兄弟们，而仅仅赦免子良。子良不同意，说：“穆公的儿子们如果适合留下来，当然符合我本来的愿望。如果要逃离郑国，那就都逃离，去疾我为什么单独留下？”于是赦免了兄弟们，让他们都做大夫。

当初，楚国的司马子良生了子越椒。子文说：“一定要杀了他！这个孩子，有熊虎的形状、豺狼的声音，不杀，必然会灭亡若敖氏了。俗话说：‘狼子野心。’这孩子是一条狼，难道能够养着吗？”子良不同意，子文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很大的心事。到他临死的时候，聚集了他的族人，说：“如果椒一旦执政，就快点离开吧，不要遭到祸难。”同时哭着说：“鬼尚且要求吃东西，若敖氏的鬼不是要挨饿了吗！”

等到令尹子文去世，斗般做令尹，子越做司马。芈贾做工正，诬陷子扬并且杀了他，子越就做了令尹，芈贾自己做了司马。子越又讨厌他，就带领了若敖氏的族人把芈贾囚禁在辕阳杀了他，于是就住在烝野，准备攻打楚王。楚王把三代国王的子孙作为人质，子越不接受。楚王在漳滏发兵。秋

七月初九日，楚王和若敖氏在皋浒作战。子越椒用箭射楚王，力量强而箭镞锋利，飞过车辕，穿过鼓架，射着在铜钲上。又射一箭，飞过车辕，透过车盖。士兵害怕了，开始退却。楚王派人在军队里到处喊着说：“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息国，得到三枝利箭，子越椒偷去两枝，已经全用完了。”击鼓而进军，于是消灭了若敖氏。

起初，若敖在邲国娶妻，生了斗伯比。若敖死后，邲国养着他和他母亲，和邲国国君的女儿私通，生了子文。邲夫人让人把子文丢在云梦泽里。有老虎给他喂奶。邲子打猎，看到这场面，吓得跑回来，夫人把女儿私生子的情况告诉邲国国君，邲国国君就让人收养了子文。楚国人把奶叫做“谷”，把老虎叫做“于菟”，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叫做斗谷于菟。邲子把他的女儿嫁给伯比做妻子。斗谷于菟就是令尹子文。

他的孙子、任箴尹之职的克黄出使齐国，回来时到达宋国，听到叛乱消息。有人说：“不能回去了。”箴尹说：“丢弃国君的命令，还有谁来接受我？国君，就是上天，上天难道可以逃避吗？”就回到楚国复命，并且主动到法官那里请求囚禁。楚王想起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说：“子文如果没有后代，还用什么来劝人为善？”就让克黄恢复原来的官职，把他的名字改为“生”。

冬，楚王攻打郑国，这是由于郑国没有顺服。

五年春，鲁宣公去到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宣公，强请宣公允许自己娶叔姬为妻。

夏，宣公从齐国回来，春秋记载这件事，这是因为他有过错。

秋九月，齐国的高固前来迎接叔姬，这是为了自己。所以春秋记载说“逆叔姬”，这是由于卿亲自迎娶的缘故。

冬，高固和子叔姬前来，这是为了履行“返马”这一礼节。

楚王进攻郑国。陈国和楚国讲和。晋国的荀林父救援郑国，攻打陈国。

六年春，晋国、卫国袭击陈国，这是因为陈国靠拢楚国。

夏，周定王派遣子服到齐国求齐女为王后。

秋，赤狄攻打晋国，包围了怀地和邢丘。晋侯打算反击。中行桓子说：“让他危害他的百姓，以使他恶贯满盈，到时候大概就可以歼灭了。周书说，‘歼灭大国殷朝’，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

冬，召桓公到齐国来迎接王后。

楚军攻打郑国，讲和以后回去了。

郑国的公子曼满跟王子伯廖说，想要做卿。伯廖对别人说：“没有德行而贪婪，他是应在周易丰卦☱变成离卦☲这样的卦象上，不过三年，必然灭亡。”隔了两年，郑人杀死了他。

七年春，卫国的孙桓子前来结盟，两国开始修好，同时商量和晋国会见。

夏，宣公会合齐侯攻打莱国，这是由于事先并没有让我国参与策划。凡是出兵，事先参与策划叫做“及”，没有参与策划叫做“会”。

赤狄进攻晋国，割取了向阴的谷子。

郑国和晋国讲和，这是公子宋的主意，所以公子宋作为郑伯的相礼者来参加盟会。冬，在黑壤结盟。王叔桓公到会

监临，以策划对付不服从晋国的国家。

晋侯即位的时候，宣公没有去朝见，又没派大夫去祝贺，晋人因此在会上拘留了他。在黄父结盟，宣公没有参加，由于向晋国进献财货才得以获释回国。所以春秋不记载黑壤的结盟，这是由于隐讳国耻。

八年春，白狄和晋国讲和。夏，白狄会合晋国攻打秦国。晋国人抓住一个秦国间谍，把他杀死在绛城的街市上，但过了六天又复活了。

在太庙举行祭祀，襄仲死后接连两天举行祭祀，这是不合于礼的。

楚国因为舒姓诸国背叛，所以攻打舒蓼，灭亡了它。楚子为它划定疆界，到达滑水的河湾，和吴国、越国结盟而回。

晋国胥克得了神经错乱的疾病，郤缺执政。秋，免了胥克的官职，任赵朔做下军的副帅。

冬，安葬敬嬴，由于旱灾，没有麻，开始用葛做牵引棺材的绳索。由于下雨，不能安葬，这是合于礼的。按礼的要求，占卜安葬的日期，先占卜较远的日子，以避免对死者不加怀念的嫌疑。

在平阳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合于时令。

陈国和晋国讲和。楚国的军队进攻陈国，讲和以后回国。

九年春，周王的使者前来要求鲁国派使者去成周遣使通问。夏，孟献子去成周遣使通问。周王认为非常符合礼，赠给他丰厚的财货。

我国占取根牟，春秋这样记载，是说事情完成得很容易。滕昭公死。

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见，这是由于打算攻打不服从晋国的国家。陈侯没有参加会见。晋国的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晋侯死于扈地，荀林父就领兵回国了。

冬，宋军包围滕国，这是趁他们有丧事。

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跟夏姬通奸，都把夏姬的汗衫贴身穿着，而在朝廷上开玩笑。泄治进谏说：“国君和卿宣扬淫乱，百姓就无所效法，而且名声不好。君王还是把汗衫收起来吧！”陈灵公说：“我能够改过。”陈灵公把泄治的话告诉孔宁、仪行父两个人。这两上人请求杀死他，陈灵公不加禁止，于是就杀了泄治。

孔子说：“诗说：‘百姓多行邪恶，就不要再去立法度。’这说的就是泄治吧！”

楚王为了厉地一役的缘故，攻打郑国。

晋国的郤缺救援郑国。郑伯在柳棼打败了楚军。国内的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子良担心说：“这是国家的灾难，我恐怕离死不远了。”

十年春，宣公去到齐国。齐侯因为我国顺服的缘故，把济水以西的土田归还给了我国。

夏，齐惠公去世。崔杼受到齐庄公的宠信，高、国两族害怕他的逼迫，惠公死后就赶走了他。崔杼逃亡到卫国。

春秋记载说“崔氏”，这是由于不是他的罪过；而且把这件事通告诸侯也只称族而不称名。凡是诸侯的大夫离开本国，通告诸侯说：“某氏的守臣某，失守宗庙，谨此通告。”凡是有友好往来的国家就发给通告；不是，就不通告。

宣公到齐国奔赴丧事。

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在夏徵舒家喝酒。灵公对仪行父说：“徵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王。”夏徵舒对此感到不能容忍。灵公出去，夏徵舒从马厩里用箭射死灵公。孔宁、仪行父逃亡到楚国去了。

滕国人依靠晋国而不奉事宋国，六月，宋国的军队攻打滕国。

郑国和楚国讲和，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讲和以后回国了。

秋，刘康公前来回访。

出兵攻打邾国，占取了绎地。

季文子第一次到齐国访问。

冬，子家去到齐国，这是由于攻打了邾国怕齐国不满。

国武子前来回访。

楚王攻打郑国。晋国的士会救援郑国，在颍水北面赶走了楚国军队。诸侯的军队留在郑国戍守。

郑国的子家死了。郑国人为了讨伐杀害幽公的那次动乱，打开了子家的棺材暴露尸体，同时赶走了他的族人。改葬幽公，把他的谥号改为灵。

十一年春，楚王攻打郑国，到达栎地。子良说：“晋国、楚国不追求德行而用武力争夺，我们靠拢打过来的一方就可以了。晋国、楚国没有信用呢，我们哪里能够有信用？”于是就跟从楚国。夏，楚国在辰陵主盟，这是因为陈国、郑国的顺服。

楚国的左尹子重袭击宋国，楚王在邲地等待。

令尹蒍艾猎在沂地筑城，派遣封人考虑此事，报告给司徒。计量工程，规定日期，分配材料用具，取平夹板和支柱，规定土方和器材劳力的数目，研究取材和工作的远近，巡视城基四至，准备干粮，审察监工人员，工程三十天就完成了，没有超过原定计划。

晋国的郤成子向狄人各部族谋求友好。狄人各部族痛恨赤狄对他们的奴役，于是顺服晋国。秋，在欒函会见，这是由于狄人各部族的顺服。

在这次欒函之行以前，大夫们要召集狄人前来。郤成子说：“我听说，没有德行，就只能靠勤劳；没有勤劳，用什么要求别人？能够勤劳，就会有结果。还是我们到狄人那里去吧。诗说：‘文王已经很勤劳了。’文王尚且勤劳，何况缺少德行的人呢？”

冬，楚王由于陈国夏氏作乱的缘故，攻打陈国。对陈国人说：“不要害怕，我准备讨伐少西氏。”就进入陈国，杀死夏徵舒，在栗门把他车裂。因而就把陈国设置为县。当时陈侯正在晋国。

申叔时到齐国去出使，回国，向楚王复命以后就退下去。楚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徵舒无道，杀死自己的国君，寡人率领诸侯讨伐并诛戮了他，诸侯、县公都向寡人祝贺，你独独不庆贺寡人，什么缘故？”申叔时回答说：“还可以申述理由吗？”楚王说：“可以呀！”申叔时说：“夏徵舒杀死他的国君，他的罪恶是很大了；讨伐并诛戮了他，这是君王所应当做的事。不过人们也有话说：‘牵牛践踏别人的田地，就把他的牛夺过来。’牵牛的人，诚然是有错的人，但是夺走他的牛，惩

罚也就太重了，诸侯跟从君主，说是讨伐有罪的人，现在把陈国设置为县，就是贪它的富有了。用伐罪号召诸侯，而以贪婪来结束，恐怕不可以吧？”楚王说：“好啊！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话。归还给他们，可以吗？”申叔时回答说：“这就是我们这一班小人所说的‘从怀里拿出来给他’呀。”楚王就重新封立陈国。在每一乡带一个人回楚国，集中住在一地，称为夏州。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这是表扬这一举动合于礼。

厉地这一仗，郑伯逃回国，从那时候以来楚国就没有得志。郑国在辰陵接受盟约以后，又请求奉事晋国。

十二年春，楚王包围了郑国十七天。郑国人为求和占卜，不吉利；为在太庙号哭和出车于街巷而占卜，吉利。城里的人们在太庙大哭，守城的将士也在城上大哭。楚王退兵。郑人修筑城墙。楚国又进军再次包围，经三个月攻破郑国。楚军从皇门进入，到达大路上。郑伯去衣露体，牵着羊以迎接楚王，说：“孤不能承奉天意，不能奉事君王，使君王带着怒气到达敝邑，这是孤的罪过，岂敢不唯命是听？要把孤俘虏到江南，放在海边，也听君王您吩咐；要灭亡郑国分割郑地以赐给诸侯，让郑国人作为臣妾，也听君王您吩咐。如果承蒙君王顾念从前的友好，向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求福，而不绝灭敝邑，让敝邑改而奉事君王，等同于楚国的诸县，这是君王的恩惠，孤的心愿，但又不是孤所敢于指望的。谨披露心里的话，请君王考虑。”左右随从说：“不能允许他，得到了国家没有赦免的。”楚王说：“他的国君能够自下于人，必然能够取信和使用他的百姓，我们怎么还会有希望呢！”退

兵三十里而允许郑国讲和。潘尫进入郑国结盟，子良到楚国作为人质。

夏六月，晋国的军队救援郑国。荀林父率领中军，先穀作为辅佐；士会率领上军，郤克作为辅佐；赵朔率领下军，栾书作为辅佐。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担任司马。到达黄河，听到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荀林父想要回师，说：“没有赶到郑国而劳动百姓，出兵有什么用？等楚军回去以后我军再出动也不算晚。”士会说：“好。曾听说用兵之道，要观察敌人的漏洞而后发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不违常道，就是不可抵挡的，不能攻打这样的国家。楚国的国君讨伐郑国，愤恨他有三心二意又哀怜他的卑下，由于背叛而讨伐他，由于顺服而赦免他，德行、刑罚都完成了。讨伐背叛，这是刑罚；安抚顺服，这是德行，这二者就树立起来了。往年进入陈国，今年进入郑国，百姓并不疲劳，国君没有遭到怨恨，政令就合于常道了。列成荆尸之阵而后发兵，井井有条，商贩、农民、工匠、店主都不废时失业，步兵车兵关系和睦，事务就互不妨碍了。芴敖做令尹，选择实行楚国好的法典来施行，军队出动，右军跟随主将的车辕，左军打草作为歇息的准备，前军以旄旌开路以防意外，中军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押阵。各级军官根据象征自己的旌旗的指示而行动，军事政教不必等待命令再来完备，这就是能够运用典则了。他们国君举拔人材，同姓从亲近的支系选择，异姓从世代旧臣选择，举拔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劳的人。对老人有加恩，对旅客有赐予。君子和小人，衣

服各有规定的色彩。对尊的有一定的礼节示以尊重，对低贱的有一定的等级示以威严，这样礼节就没有不顺的了。德行树立，刑罚施行，政事成就、事务合时，典则执行，礼节顺当，怎么能抵挡他？看到可能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这是治军的好办法。兼并衰弱者进攻昏暗者，这是用兵的好规则。您姑且整顿军队并筹划武备吧？还有弱小而昏暗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楚军？仲虺说过，‘占取乱动之国，欺侮可以灭亡之国’，说的就是兼并衰弱者。《诗·沟篇》说，‘天子的军队多么威武，率领他们去攻占昏暗的国家。’说的就是进攻昏暗。《诗·武篇》说：‘他的功业无法更加强盛。’安抚衰弱进攻昏暗，以致力于功业所在，这就可以了。”先穀说：“不行。晋国所以能做诸侯的领袖诸侯，是由于军队勇敢、臣下尽力。现在由于不敢作战而失去诸侯，不能说是尽力；有了敌人而不去迎战，不能说是勇敢。由于我们而丢掉霸主的地位，不如死去。而且整顿军队而就动，听到敌人强大就退却，这不是大丈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而以不是大丈夫告终，这只有你们能办到，我是不干的。”就带领中军副帅所属军队渡过黄河。

荀首说：“这部份军队危险了！周易上有这样的卦象，从师卦䷆变成临卦䷒，爻辞说：‘出兵用法令治理，否臧，凶。’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臧’，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柔弱，流水壅塞就成为沼泽。有法制指挥三军如同指挥自己一样，所以叫做治理。执行不顺当，法制治理就穷尽而无用。从盈满到穷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象了。不能动叫做临，有统帅而不服从，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临’吗？卦象所

言就是这种情况。果真和敌人作战，一定失败，彘子将会是罪魁，虽然免于战死而回国，一定有大的灾祸。”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带领一部份军队失陷，您的罪过大了。您作为最高统帅，军队不听命令，这是谁的罪过？失去属国，丢掉军队，作为罪过已经太重，不如干脆进军。作战如果不能得胜，坏事可以有所分担，与其一个人担当罪责，六个人共同担当，不还好一点吗？”军队就渡过了黄河。

楚王北上，军队驻扎在邲地。沈尹带领中军，子重带领左军，子反带领右军，打算在黄河饮马以后就回国。听说晋国军队已渡过黄河，楚王想要回去，宠臣伍参想要作战，令尹孙叔敖不想干，说：“往年进入陈国，今年进入郑国，不是没有战事。如果打起来以后不能得胜，伍参的肉足够吃的吗？”伍参说：“如果作战得胜，就是孙叔没有谋略。不能得胜，伍参的肉将会在晋军那裏，哪能吃得上呢？”令尹回车向南，倒转旌旗。伍参对楚王说：“晋国参政的是新人，不能行使命令。他的副手先穀刚愎不仁，不肯听从命令。他们的三个统帅，想要专权行事而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而没有上级，大军听从谁的命令？这一次，晋国军队一定失败。况且国君却逃避臣下，国家怎么能受这耻辱？”楚王听了深感忧虑，告诉令尹把战车改而朝北，驻扎在管地等待。

晋国军队驻在敖、郟两山之间。郑国的皇戌到晋军出使，说：“郑国跟从楚国，是为了保存国家的缘故，对晋国并没有贰心。楚军屡次得胜，骄傲起来，他们在外面时间长了已经疲惫，又不设防御。您攻击他们，郑国的军队作为后继，楚军一定失败。”先穀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

了。一定要答应他。”栾书说：“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他们的国君没有一天不用百姓生计不容易、祸患很快就会到来、戒备警惕不能懈怠来教训他国内的人，在军队裏没有一天不胜利不能永远保有、纔得到一百次胜利而终久没有好结果来命令警诫他的军队，用若敖、蚘冒乘柴车、穿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教训他们。告诫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这就不能说他们骄傲。先大夫子犯说过：‘出兵作战，理直就是气壮，理曲就是气衰。’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于道德，又和楚国结怨，我们理曲楚国理直，这就不能说他们气衰。他们国君的战车分为左右二广，每广有战车一卒共三十辆，每卒又分左右两偏。右广先套车，计算时间等到中午，左广就接替它，一直到晚上。左右近臣按次序值夜，以防备意外。这就不能说没有防备。子良是郑国的突出人物，师叔是楚国地位很高的人物。师叔进入郑国结盟，子良作为人质住在楚国，楚国和郑国是亲近的。他们来劝我们作战，我们战胜了就来归服，不胜就去投奔楚国，这是用我们作为占卜呢！郑国的话不能听从。”赵括、赵同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求敌人。战胜敌人得到属国，又等待什么？一定要听从彘子的话。”荀首说：“赵括、赵同的主意，是一条取祸之道。”赵庄子说：“栾伯是好样的！实践他的话，一定能使晋国长久。”

楚国的少宰到晋军中去，说：“我们国君年轻遭遇忧患，不善于辞令。听说我们的两位先君来往在这条道路上，就是打算教导和安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您几位不要呆得太久了！”士会回答说：“以前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说：‘和郑

国共同辅佐周王室，不要废弃天子的命令。’现在郑国不遵循天子的命令，寡君派遣下臣们向郑国质问，岂敢劳动候人？谨拜谢君王的命令。”先穀认为这是奉承楚国，派遣赵括跟上去更正说：“行人的辞令不恰当。寡君使臣下们把大国的足迹挪出郑国，说：‘不要躲避敌人！’臣下们没有地方逃避命令。”

楚王又派使者向晋国求和，晋国人允许，已经有了结盟的日期了。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御战车，摄叔作为车右，向晋军单车挑战。许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应当是御者疾驰而使旌旗偃倒、迫近敌营，然后回来。”乐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应当是车左用利箭射敌，代替御者执掌马缰，御者下车，整齐马匹，整理好马脖子上的皮带，然后回来。”摄叔说：“我听说单车挑战，应当是车右进入敌营，杀死敌人折取左耳、抓住俘虏，然后回来。”这三个人都按照他所听到的去干而后回来。晋国人追赶他们，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两角不能前进。箭只剩下了一枝了。有一只麋出现在前面，乐伯射麋正中背部。晋国的鲍癸正在后面，乐伯让摄叔拿着麋献给他，说：“由于今年还不到季节，应当奉献的禽兽没有来，谨把它奉献给您的随从作为膳食。”鲍癸阻止部下不再追赶，说：“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都是君子啊。”因此这三个都免于被俘。

晋国的魏錡请求做公族大夫没有得到，因而发怒，想要让晋军失败。请求单车挑战，没有被允许。请求出使，允许了。于是就去到楚军中，请战以后而回来。楚国的潘党追赶他，到达茆泽，魏錡看到六只麋，就射死一只，回车献给潘党，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之官恐怕不能供给新鲜的野兽

吧？谨以此奉献给您的随从。”潘党下令离去不再追赶。赵旃请求做卿没成，而且对于没抓到楚国单车挑战的人很生气，就请求领兵挑战，没有得到允许。请求召请楚国人前来结盟，允许了，和魏犄都接受命令而前去。郤克说：“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会挑起事情来的，不加防备，必然失败。”先穀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不敢听从；楚国人求和，又不能实行友好。领兵没有固定的策略，多加防备做什么？”士会说：“防备他们为好。如果这两位激怒楚国，楚国人乘极掩袭，会很快丧失军队。不如防备他们。如果楚国人没有恶意，那么撤除戒备而结盟，哪裹会损害友好？如果带着恶意前来，有了防备，不至失败。而且即使是诸侯相见，军队的守卫也不撤除，这就是警惕。”先穀不同意。

士会派遣巩朔、韩穿率领七队伏兵埋伏在敖山之前，所以上军不败。赵婴齐派遣他的部下先在黄河准备船只，所以战败以后而能先渡过河去。

潘党赶走了魏犄之后，赵旃在夜里到达楚军那里，铺开席子坐在军门之外，派遣他的部下先进去。楚王的战车一广三十乘，共分为左右两广。右广在早晨鸡叫的时候套车，太阳到了中午才卸车；左广就接替它，太阳落山才卸车。许偃驾御右广的指挥车，养由基作为车右；彭名驾御左广的指挥车，屈荡作为车右。六月某一天，楚王乘坐左广的指挥车以追赶赵旃。赵旃丢掉车子跑进树林里，屈荡和他搏斗，缴获了他的甲裳。晋国人害怕这两个人激怒楚军，派战车去接他们。潘党远望飞起来的尘土，派战车奔驰报告说：“晋国的军队来了！”楚国人也害怕楚王进入晋军，就出兵列阵迎战。孙

叔说：“前进！宁可我们迫近敌人，不要敌人迫近我们。《诗》说，‘战车十辆，冲在前面开道’，这是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军志》说，‘抢在敌人前面可以夺去敌人的斗志’，这是要主动迫近敌人。”于是就很快地进军，战车驰骋、士卒奔跑，掩袭晋军。荀林父不知所措，在军中击鼓宣布说：“先渡河的有赏。”中军、下军争相上船，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

晋军向右转移，上军没有动。工尹齐率领右方阵的士兵以追逐晋国的下军。楚王子派唐狡和蔡鸠居报告唐惠侯说：“不谷无德而贪功，而又遭遇强大的敌人，这是不谷的罪过。但如果楚国不能得胜，这是君王的羞耻。谨借重君王的威灵，以帮助楚军成功。”现在派遣潘党率领后备的战车四十辆，跟随唐侯作为左方阵，以迎战晋国的上军。驹伯说：“抵御他们吗？”士会说：“楚军的士气正旺，如果集中兵力对付我们，我们的军队必然被消灭，不如收兵离开。分担对失败的指责、保全士兵的生命，不也是可以的吗？”就亲自为上军断后而退兵，没有被打败。

楚王见到右广，就准备乘坐。屈荡阻止说：“君王乘坐左广开始作战，也一定要乘坐它结束战争。”从此楚国的乘广改为先乘坐左广。

晋国人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以拔出陷坑。走不多远，马盘旋不进，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这样才逃了出去。晋军转过头来说：“我们可不像大国的人屡屡逃跑，很有经验。”

赵旃用他的两匹好马帮助他的哥哥和叔父逃跑，而用别

的马驾车回来。碰上敌人不能逃脱，就丢掉战车跑进树林里。逢大夫和他两个儿子坐在车上，对他两个儿子说不要回头看。儿子回头看望说：“赵老头儿在后边。”逢大夫发怒，让他们下车，指着树木说：“在这里收你们的尸首。”把拉着上车的绳子给了赵旃，赵旃登上战车，得以逃脱。第二天，按照标志前去收尸，在树下找到了两个叠压的尸首。

楚国的熊负羁囚禁了知罃，荀首率领他的部属转回来，魏郤驾御战车，下军的士兵大多跟着回来。荀首每次射箭，抽出的箭，如果是利箭，就放在魏郤的箭袋里。魏郤发怒说：“不去寻找儿子，反而爱惜蒲柳，董泽的蒲柳，怎么可以用得完吗？”荀首说：“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难道可以得到呢？利箭我是不能随便地射出去的。”射中了连尹襄老，得到他的尸首，就用战车装上；射中公子谷臣，囚禁起来。荀首带了这两个人回去。

到黄昏，楚军驻扎在郟地。晋国剩余的士兵已经溃不成军，夜里渡河，喧哗了，整整一夜。

六月某日，楚军的辎重到达郟地，军队就移驻在衡雍。潘党说：“君王为什么不筑造起武军以收取晋国人的尸首建立京观？下臣听说战胜了敌人一定要有纪念物给子孙看到，以不忘记武功。”楚王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说到文字，止戈合起来是个武字。武王战胜商朝，作《颂》说：‘收藏起干戈，包裹起弓箭。我追求那美德，陈于这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它的末一章说：‘得以巩固你的功业。’它的第三章说：‘广泛实施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前去征讨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它的第六章说：‘安定万邦，常

有丰年。’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让子孙别忘记他的大功。现在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这是强暴了；夸耀武力以使诸侯畏惧，战争不能消弭了；强暴而不消弭战争，怎么能够保持强大？还有晋国存在，哪里能够巩固功业？违背百姓愿望之处还很多，百姓哪里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和诸侯相争，用什么调和大众？以别人的危难作为自己的利益，以别人的混乱为自己的安定，以此引为光荣，用什么丰富财物？武功具有七种德行，我一种都没有，用什么昭示子孙？还是修建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就算了，武功不是我的功业。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对上不恭敬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杀掉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样才有了京观以惩戒罪恶。现在并不能确指晋国的罪过在哪里，而士卒都尽忠并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死，又能因此建造京观吗？”于是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修建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

这次战役，郑国的石制把楚国军队引进来，准备分割郑国，并且立公子鱼臣为国君。七月二十九日，郑国杀死了鱼臣和石制。君子说：“史佚所说的‘不要依仗动乱’，说的就是这一类人。《诗》说，‘动乱离散是那么厉害，有哪里可以当做归宿！’这是归罪于靠动乱来谋私利的人吧！”

郑伯、许男到楚国去。

秋，晋国军队回国，荀林父请求处自己以死罪，晋侯想要答应。士贞子劝谏说：“不行。城濮那一役，晋军连续三天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文公还是面有忧色。左右随从说：‘有

了喜事而忧愁，如果有了忧事反倒喜悦吗?’文公说：‘楚国得臣还在，忧虑还不能完结。被困的野兽还要争斗一下，何况是一国的宰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得臣，文公喜形于色。说：‘没有人来害我了。’这是晋国的再次胜利并且是楚国的再次失败，楚国由此两世都不能强盛。现在上天或许是要大大地警告晋国，但如果又杀了林父以增加楚国的胜利，这恐怕会好久不能强盛吧！林父的事奉国君，进，想着竭尽忠诚；退，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捍卫者，怎么能杀他？他打败仗，如同日蚀月蚀，哪里会损害它们的光明呢？”晋侯就让他官复原位。

冬，楚王攻打萧国。宋国华椒率领蔡军救援萧国。萧军囚禁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王说：“不要杀，我退兵。”萧军杀了他们。楚王发怒，就包围了萧国。萧国崩溃了。

申公巫臣说：“军队里的人大多很寒冷。”楚王巡视三军，抚摩并且慰勉士兵们，三军的战士心裏热乎乎的好像披上了丝绵。军队就前进而逼近萧城。

还无射告诉司马卯，把申叔展喊出来。申叔展说：“你有麦麴吗？”还无射说：“没有。”“有山鞠穷吗？”还无射说：“没有。”“得了风湿病怎么办？”还无射说：“注意看枯井就可以拯救我。”“你在井上放一根草绳子，有在井上哭的人就是我。”第二天，萧国崩溃。申叔看到井上有草根绳子在那里，就放声号哭，样就把还无射救出了枯井。

晋国的原穀、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曹人一起在清丘结盟，说：“援救有困难的国家，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对这次盟会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姓名，这是由于没有实践盟约。

宋国为了盟约的缘故，攻打陈国。卫军救援陈国，孔达说：“先君有过约定，所以要救援陈国。如果大国攻打我们，我将会为此而死。”

十三年春，齐国军队攻打莒国，是因为莒国依仗晋国而不奉事齐国的缘故。

夏，楚王攻打宋国，因为它救援萧国。君子说：“清丘的结盟，只有宋国可以免去被批评。”

秋，赤狄攻打晋国，到达清地，这是先穀把他们召来的。

冬，晋国人追究邲地失败和清地战役的责任，归罪于先穀而杀了他，而且全部杀掉了他的所有族人。君子说：“‘刑戮来到，那是自找’恐怕说的就是先穀吧！”

根据清丘的盟约，晋国由于卫国救援陈国，就加以责备。使者没有离去，说：“罪责如果无所归属，将要把战争加在你们头上。”孔达说：“如果有利于社稷，就请把我作为缘由吧，罪过由于我。我在执政，而面对大国的责备，这个罪责还能推给谁？我愿意为此而死。”

十四年春，孔达上吊而死，卫人以此向晋国解说而免于被讨伐。于是就通告诸侯说：“寡君有一个不好的臣下孔达，在我敝邑和大国之间制造事端，已经伏罪了。谨敢通告。”卫国人因为他有辅助成公复国的功劳，就为他的儿子娶妻，并让他接任父亲的官位。

夏，晋侯攻打郑国，这是为了邲地战役郑国帮助楚国的缘故。通报诸侯，阅兵以后回国。这是中行桓子的计谋，他说：“让他们看看我军队伍严整，自己谋划前来归附我们。”郑国害怕了，就派子张到楚国代替子良做人质。郑伯前去楚国，

这是为策划对付晋国的缘故。郑国认为子良合于礼，所以召他回国。

楚王派遣申舟到齐国拜访通问，说：“不要向宋国请求借路。”同时还派公子冯到晋国拜访通问，不向郑国请求借路。申舟由于孟诸一役得罪了宋国，说：“郑国明白、宋国昏聩，去晋国的使者没有危险，我就必然会死。”楚王说：“要是杀了你，我就攻打他们。”申舟把儿子申犀引见给楚王然后出行。到达宋国，宋人不让他走。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请求借路，这是把我国作为它的境内的县城。把我们当作县城，就是灭了我国。杀了它的使者，它必然会攻打我国，攻打我国也是亡国。反正一样是亡国。”就杀了申舟。楚王听说了，一甩袖子站了起来，随从赶上去，到前院才送上鞋子，到寝宫门外才送上佩剑，到蒲胥街市才让他坐上车子。秋九月，楚王围困宋国。

冬，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见到晏桓子，跟他谈到鲁国，很高兴。晏桓子告诉高宣子说：“归父恐怕要逃走的吧！他怀恋鲁国了。怀恋必然贪婪，贪婪必然算计别人。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他。全国的人算计他，怎么能不逃走？”

孟献子对鲁宣公说：“臣听说小国要酹能免罪于大国，就去拜访通问并进献财物，因此大法庭中就陈列有上百件小国进献的礼物；去朝见并自表其治国或征伐之功，因此就有五光十色的装饰品，美好而且加之以财币，这是为了谋求免除本来不该免除的罪过。等到大国加以责罚再进奉财货，就来不及了。现在楚国正驻兵在宋国，君王应该考虑一下！”宣公很高兴。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王。

宋国人派乐婴齐到晋国报告急难，晋侯想要救援宋国。伯宗说：“不行。古人有话说：‘鞭子即使长，也够不到马肚子。’上天正在保佑楚国，不能和他竞争。虽然晋国强盛，能够违背上天吗？俗话说：‘或高或低，都在心里。’河流湖泊里容纳污泥浊水，山林草野里暗藏毒虫猛兽，美玉隐匿有斑痕，国君忍受着耻辱，这是上天的常道。君王还是等着吧！”晋侯就停止发兵。

晋国派遣解扬到宋国去，让他们不要投降楚国，告诉他们：“晋国的军队已经全都出动，将要到达了。”路过郑国，郑人把他囚禁起来献给楚国。楚王重重地贿赂他，让他把话反过来说。解扬不答应。三次以后才答应了。楚国人让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国人喊话。解扬就乘机传达晋君的命令。楚王打算杀死他，派人对他说：“你既已答应了我，现在又反过来干，是什么原因？不是我没有信用，而是你自己丢了它。快接受你的刑罚吧！”解扬回答说：“下臣听说，国君能制订命令就是道义，臣下能接受命令就是信用，信用负载了道义然后去实施就是利益。谋划不失去利益，以保卫国家，就是百姓的主人。道义不能有两种信用，信用不能接受两种命令。君王贿赂下臣，就是不懂得命令的意义。接受了国君的命令出国，宁可一死而不能废弃命令，怎么又可以贿赂呢？下臣所以答应您，那是为了借机会完成国君的使命。死而能完成使命，这是下臣的福气。寡君有守信的下臣，下臣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可以追求的？”楚王于是赦免了他让他回去。

夏五月，楚军打算离开宋国，申犀在楚王马前叩头说：

“我父亲申无畏知道死而不敢废弃君王的命令，君王丢掉自己的话了。”楚王不能回答。申叔时正为楚王驾车，说：“造起房子，让种田的人回来，宋国必然听从命令。”楚王听从了。宋国人害怕，派华元在夜里进入楚营，登上子反的床，叫他起来，说：“寡君派我把困难情况告诉你，说：‘我国百姓交换着儿子杀了吃掉，把尸首拆开来烧着做饭。尽管如此，城下之盟，宁可让国家灭亡，也是不能订立的。你们退兵三十里，宋国将唯命是听。’”子反害怕，就和他盟誓然后报告楚王。兵退三十里，宋国和楚国讲和。华元作为人质。盟誓说：“我不骗你们，你们也别欺骗我。”

潞氏部落的头领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以后杀了她，又伤了潞子的眼睛。晋侯打算攻打他。大夫们都说：“不行。酆舒有三项突出的才能，不如等待他的后任。”伯宗说：“一定要攻打他。狄人有五条罪状，突出的才能虽然多，有什么补益？不祭祀，这是一。好喝酒，这是二。废弃仲章而夺取黎氏的土地，这是三。杀了我们伯姬，这是四。伤了他国君的眼睛，这是五。依仗他自己的突出才能，而不用美德，就更增加了罪过。继任的人或者将会敬奉德义以奉事神灵，而巩固国家的命运，到时又怎么对待他？不攻打有罪的人，说‘将要等待以后，以后有了理由再去攻打’，恐怕不可以吧！依仗才能和人多，这是亡国之道。商纣依此行事，所以灭亡。天违反时令就是灾难，地违反物性就是妖异，百姓违反道德就是祸乱。有了祸乱就有妖异和灾难发生。所以在文字上，正字反过来就是乏字。上面这些在狄人那里都是存在的。”晋侯听从了。六月十八日，晋国荀林父在曲梁打

败赤狄。二十六日，灭亡了潞氏部落。酆舒逃亡到卫国，卫国人把他送到晋国，晋国人杀了他。

王孙苏和召氏、毛氏争夺执政，让王子捷杀了召戴公和毛伯卫，最终立了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攻打晋国，驻扎在辅氏。二十七日，晋侯在稷地举行武装演习，以占取狄人的土地，立了黎侯然后回来。到达洛水，魏颀在辅氏击败秦军，俘虏了杜回这个秦国的大力士。

当初，魏武子有一个爱妾，没有儿子。武子生病，分付魏颀说：“等我死后一定要嫁了她。”病危，又说：“一定要让她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颀把她嫁出去了，说：“病重头脑就昏乱了，我听从他清醒时候的话。”等到辅氏这一役，魏颀看到一个老人把草打成结来阻拦杜回。杜回绊倒在地，所以魏颀俘虏了他。夜里梦见老人说：“我，是你所嫁女人的父亲。你执行你先人清醒时候的话，我因此报答你。”

晋侯赏给桓子一千家狄人奴隶，也把瓜衍县赏给士伯，说：“我得到狄国的土地，是您的功劳。如果没有您，我就丧失了伯氏了。羊舌职对这些赏赐表示高兴，说：“周书所谓‘使用可用的、尊敬可敬的’，说的就是这一类吧。士伯认为中行伯值得任用，国君相信士伯，就任用他，这就叫做明德了。文王所以能创立周朝，也没超过这个了。所以诗说‘把利益布施天下，创立了周朝’，这是说文王能够施恩于百姓。按这个道理去做，还有什么不能成功？”

晋侯派遣赵同到成周进献俘虏到的狄人，表现得不恭敬。刘康公说：“不到十年，赵同一定有大灾祸。上天已经夺走了

他的魂魄了。”

开始按亩徵税，这是不合于礼的。过去的徵税方法是所徵的稻谷不超过“藉”的规定，这是用以丰富财货的方法。

冬，蝗虫成灾，造成饥荒。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表示庆幸。

十六年春，晋国的士会率领军队消灭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铎辰三个部落。

三月，向周王进献俘虏到的狄人。晋侯向周王请求，二十七日，把礼服赐给士会命令他率领中军，并且担任太傅。在这种情况下，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羊舌职说：“我听说，‘禹举拔好人，不好的人因此远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吧！《诗》说，‘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着薄冰’，这是因为有好人在上面。好人在上面，国家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百姓。俗话说，‘百姓多存侥幸，就是国家的不幸’，这说的就是没有善人的情况。”

夏，成周的宣榭着火，这是由于人把它烧着的。凡是着火，人为的火叫做火，天降的火叫做灾。

秋，郟伯姬回到鲁国来，这是由于被遗弃。

为了毛氏、召氏祸难的缘故，周王室又发生动乱，王孙苏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让他重新复位。

冬，晋侯派遣士会调和王室的纠纷，周定王设享礼招待他。原襄公作为相礼。把切开的带骨的肉放在盛肉的器具里。士会偷偷地问这是什么缘故。周王听到，召见士会说：“季氏，你没有听说吗？天子设享有体荐，设宴有折俎。诸侯应当设享礼招待，卿应当设宴会招待。这是王室的礼仪。”士会回国

以后就讲求典礼，来修明晋国的法度。

十七年春，晋侯派遣郤克到齐国召请齐侯参加盟会。齐顷公用帷幕遮住妇人让她观看。郤克登上台阶，那妇人在厢房里笑出声来。郤克发怒，出来发誓说：“不报复这次耻辱，就不能渡过黄河！”郤克先回国，让栾京卢在齐国等候命令，说：“不能完成在齐国的事情，就不要回国复命。”

郤克回到晋国，请求攻打齐国。晋侯不答应。请求带领宗族去攻打齐国，晋侯也不答应。

齐侯派遣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参加会见。到达斂孟，高固逃回去。夏，在断道会见，这是为了讨伐有贰心的国家。又在卷楚结盟，拒绝齐国人参加。晋国在野王逮了晏弱，在原地逮了蔡朝，在温地逮了南郭偃。苗贲皇出使路过，见到晏弱。回去，对晋侯说：“晏子有什么罪？从前诸侯奉事我们的先君，都急得像赶不上的样子，都说是因为晋国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都有贰心。齐国的国君害怕不能得到礼过，所以不出国而让这四个人来。左右随从有人阻止，说：‘您不出国，一定会逮住我国的使者。’所以高子到达斂孟就逃走了。这三个人说：‘如果因为我们断绝了国君的友好，宁可回国被处死。’为此他们甘冒危险前来。我们应该好好迎接他们以使前来的人对我们怀念，但是我信偏偏逮了他们，以证实了齐人的劝阻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做错了吗？做错了而不加改正，而又久久不肯释放，以造成他们的后悔，这有什么好处？让回去的人得到逃走的理由，而让前来的人受到伤害，以使诸侯害怕，这有什么用？”于是晋国人放松了看管，他们就逃走了。

秋八月，晋军回国。

范武子士会打算告老，把文子喊过来，说：“变啊！我听说，喜怒合于礼的是很少的，和它相反的倒是很多。《诗》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差不多可以很快阻住。君子如果喜悦，祸乱庶几乎可以很快停歇。’君子的喜怒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加阻住，就一定有所增长。却子或者是想要在齐国阻住祸乱吧。如果不是这样，我怕他会增加祸乱呢！我打算告老了，让却子能够满足他的心愿，祸乱庶关不多可以解除。你跟随几位大夫唯有恭敬从事。”于是就请求告老。郤克执政。

冬，宣公的弟弟叔肸死，他是宣公的同母兄弟。凡是太子的同母兄弟，国君在世叫做公子，不在世叫做弟。凡称为弟的，都是同母兄弟。

十八年春，晋侯、卫国的太子臧攻打齐国，到达阳谷。齐侯在缙地会见晋侯订立盟约，让公子强到晋国作为人质。晋军回国。蔡朝、南郭偃逃回鲁国。

夏，宣公的使者到楚国请求发兵，想要攻打齐国。

秋，邾国人在郟国戕杀郟国之君郟子。凡从国内杀死他们国君叫做“弑”，从国外叫做“戕”。

楚庄王死，楚军不能出发。不久我国就利用晋军攻打齐国，楚国因此而有蜀地的战役。

公孙归父由于他父亲襄仲立了宣公，受到宠信，想要去除三桓，以伸张公室的权势。他和宣公策划以后到晋国出访，想要用晋国人的力量除掉三桓。冬，宣公去世。季文子在朝廷上说：“让我杀死嫡子立了庶子以失掉强大的援助的，就是襄仲啊！”臧宣叔发怒说：“当时不能治罪，他的后人有什么

罪？您要去掉他，我臧孙许就请求去掉他。”于是就把襄仲的家族东门氏驱逐出国。

归父回国，到达笙地，用帷幕遮住土坛，向他的副手举行复命的礼节。复命完了，解去外衣、以麻束发，进入规定的位置号哭，顿脚三次退出。于是就逃亡到齐国去。春秋记载说“归父还自晋”，这是对他表示赞许。

成 公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为齐难故，作丘甲。

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来告败。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

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纓以朝，许之。

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

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鞞。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褊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絙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轭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紼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蔑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

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陔。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自师逆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廛、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

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郟，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郟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

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燮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济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鰥，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

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辞曰：“楚远

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匿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匿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斲。’其是之谓矣。”

楚师及宋，公衡逃归。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以弃鲁国，国将若之何？谁居？后之人必有任是夫！国弃矣。”

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君子曰：“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王使委于三吏，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于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

勿籍。”

三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鄆，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

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

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有服，故围之。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廆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廆咎如溃，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

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鞶之功也。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郤克趋进曰：“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韩厥曰：“君知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

杞伯来朝，归叔姬故也。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迓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钜任、泠敦之田。

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汜、祭。

楚子反救郑，郑伯与许男讼焉，皇戌摄郑伯之辞。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

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饯诸谷。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纁，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许灵公诉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故郑伯归，使公子偃请成于晋。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曰：“习功华氏。”宋公杀之。

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

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郟，言易也。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针，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盩，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郟、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觐。易觐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盩，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六月，郑悼公卒。

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

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吴伐郟，郟成。

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

夏，曹宣公来朝。

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郟公钟仪，献诸晋。

八月，同盟于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侯如晋，晋反戚焉。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

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

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范、韩也。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

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

声伯如莒，逆也。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

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

冬，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

晋士燮来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吴故。公赂之，请缓师。

文子不可，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君后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嬖将复之。”季孙惧，使宣伯帅师会伐郟。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九年春，杞桓公来逆叔姬之丧，请之也。杞叔姬卒，为杞故也。逆叔姬，为我也。

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是行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二月，伯姬归于宋。

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晋人来媵，礼也。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蠆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

楚子重侵陈以救郑。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

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郚，莒无备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伪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城中城，书，时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

十年春，晋侯使糴莠如楚，报太宰子商之使也。

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縡。夏四月，郑人杀縡，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駟为质。辛巳，郑伯归。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郑伯讨立君者，戊申，杀叔申、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莜未反。

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

郤犇来聘，且莅盟。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妣。”生声伯而出

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犇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

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复出，奔晋。

秋，宣伯聘于齐，以修前好。

晋郤至与周争鄆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

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栾武子。闻楚人既许晋糴，成，而使归复命矣。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

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颢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何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而不设备。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贄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息，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从？”遂入，卒事。归，以语范文子。文子曰：“无礼，必食言，吾死无日矣夫！”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

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

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爨，戎有受脤，神之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

“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崤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

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隳，是以有崤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殒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阡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螫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冻川，俘我王官，翦我羸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郛，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仇，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愆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

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莹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

成肃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予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驪、孙叔、孙知。

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卫侯见而复之。

卫侯飧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

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郛。许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卫侯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为太子。冬十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乌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鮌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

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

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人为大司寇，鳞

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

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戍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聘而从之，则决睢溢，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駟从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郑子罕伐宋，宋将辄、乐惧败诸沟陂。退，舍于夫渠，不徼。郑人覆之，败诸沟陵，获将辄、乐惧。宋恃胜也。

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故也。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莹居守。郤犇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黶来乞师，孟献子曰：“晋有胜矣。”戊寅，晋师起。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

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窳，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步毅御晋厉公，栾鍼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栾、范以其族夹公行，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针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

癸巳，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芝。”吕錡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錡，中项，伏弋。以一矢复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秣韦之附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蒯翰胡曰：“谍辍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乃内旌于弋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乃死。

楚师薄于险，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

晋师乃止。囚楚公子蔑。

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针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旦而战，见星未已。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晋入楚军，三日谷。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谓。”

楚师还，及瑕，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隄。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将行，穆姜

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隄，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

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鲁侯待于坏隄，以待胜者。”郤犇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

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君唯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取私布之。”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颖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

宣伯使告郤犇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

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茗丘。公还，待于郟，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犇曰：“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对曰：“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仇，亡而为仇，治之何及？”郤犇曰：“吾为子请邑。”对曰：“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乃许鲁平，赦季孙。

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侨如奔齐。

十二月，季孙及郤犇盟于扈。归，刺公子偃，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

齐声孟子通侨如，使立于高、国之间。侨如曰：“不可以再罪。”奔卫，亦间于卿。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懟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十七年春，王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卫北宫括救晋，侵郑，至于高氏。

夏五月，郑大子髡顽、侯孺为质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郑。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乙酉，同盟于柯陵，寻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郑，师于首止。诸侯还。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闾。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

初，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须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实吉。”对曰：“能与忠良，吉孰大焉！”鲍国相施氏忠，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

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

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谷叛。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待命于清。

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锜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郤犇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

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

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

壬午，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公使清沸魑助之。抽戈结衽，而伪讼者。三郤将谋于榭。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臣请行。”遂出奔狄。公使辞于二子曰：“寡人有讨于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讨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虽死，敢忘君德。”乃皆归。公使胥童为卿。

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

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庚午，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齐为庆氏之难故，甲申晦，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

内宫之朝。师逃于夫人之宫。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专杀，以谷叛故也。使清人杀国胜。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魴、魏颀、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廙、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茆之法。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驂属焉，使训群驂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公如晋，朝嗣君也。

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宋人患之。西钅吾曰：“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逞奸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

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

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筑鹿圃，书，不时也。

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强，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

晋士魴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

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挖，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会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

【译文】

元年春，晋侯派遣瑕嘉调解周王和戎的冲突，单襄公到晋国拜谢调解成功。刘康公对戎人心存侥幸，打算借此机会进攻他们。叔服说：“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这必然失败。

背弃盟约就是不吉，欺骗大国就是不义，神灵百姓都不会帮助的，准备用什么去取胜？”刘康公不听从，于是就攻打茅戎。三月十九日，在徐吾氏大败。

为了防备齐国进攻，定出“丘甲”的制度。

听说齐国将要率同楚军前来进攻，夏天，臧孙许和晋侯在赤棘结盟。

秋天，周王手下的人前来报告战败。

冬，臧宣叔命令整顿军赋、修治城郭、完成防御设备，说：“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我国新近和晋国订立盟约。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齐国的军队必然前来。虽然晋国攻打齐国，但楚国必然去救援它，这就是齐、楚两国一起对付我们。预计到祸难而有防备，祸难就得以解除缓和。”

二年春，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龙地。齐顷公的宠臣卢薄就魁攻打城门。龙地的人把他逮住送押起来。齐侯说：“不要杀，我跟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边境。”龙地的人不听，把他杀了，暴尸城上。齐侯亲自击鼓，兵士爬上城墙。三天，占取龙地。于是就向南进攻，到达巢丘。

卫侯派遣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四人去攻打齐国，和齐军相遇。石稷想要回去，孙良夫说：“不行。用军队攻打别人，遇上敌人就回去，打算对国君说什么呢？如果了解到不能作战，就应当不出兵。现在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一战。”

夏天，有……

石稷说：“军队战败了，您如果不稍稍等待一下顶住敌军，全军恐怕都要完了。您丧失了军队，用什么回报君命？”大家都不回答。石稷又说：“您，是国家的卿。损失了您，就是一

种耻辱。您带着大家撤退，我停在这抵挡齐军。”同时通告军中，说援军的战车已经大批来到。齐国的军队也因此停止前进，驻扎在鞠居。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难。

不久，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辞谢，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允许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城邑。惟有器物 and 名号，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所掌握的。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权中的大节。如果假借给别人，这就是把政权给了别人。政权丢了，国家也就跟着会丢，这就不能阻挡了的。”

孙桓子回到新筑，不进国都，就到晋国请求出兵。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出兵。两人都投奔郤克。晋侯答应派出七百辆战车。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的战车数。当时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得胜。郤克我和先大夫相比，还不足以做他们的仆人。请发八百乘战车。”晋侯答应了。郤克率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做司马，以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同时做向导开路。季文子率领军队和他们会合。

到达卫国境内，韩厥要杀人，郤克驾车疾驰赶去，打算救下那个人。等赶到，已经杀了。郤克派人把尸体在全军中示众，还告诉他的御者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分担指责。”

晋军在莘地追上齐军。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

齐侯派使者请战，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他们前来告诉我说：‘大国不分早晚都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气愤。’寡君不忍，派下臣们前来向大国请求，同时又不让我军长久留在贵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是不会照办的。”齐侯说：“大夫允许，正是齐国的愿望；如果不允许，也要相见的。”齐国的高固进入晋军，拿起石头扔向一辆晋军战车，把晋军抓住，然后坐上他的战车，把桑树根子系在车上，回到齐营巡行说：“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余的勇气！”

十七日，两军在鞍地摆开阵势。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作为车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作为车右。齐侯说：“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马不披甲就赶车驰向晋军。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鼓声不断，说：“我伤得很重！”解张说：“从一开始接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了箭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子都染成黑红色，哪里敢说受伤？您忍着点吧！”郑丘缓说：“从一开始接战如果遇到危险，我必定下车推车，您难道了解吗？不过您确实伤得不轻了！”解张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们的旗子和鼓声，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这辆车子一个人坐镇，战事就可以成功。为什么要为了伤痛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伤痛还没有到死，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就左手一把握着马缰，右手拿着鼓槌击鼓。马狂奔不停止，全军就跟着上去。齐军大败。晋军追赶齐军，围着华不注山绕了三圈。

韩厥梦见他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就站在中间驾车而追赶齐侯。邴夏说：“射那位驾车人，他是君子。”齐侯说：“称他是君子而射他，这不合于礼。”射车左，车左掉到了车下。射车右，车右倒在车里。鬁母张丢失了战车，追上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乘您的战车。”上车，准备站立在左边或右边，韩厥用肘推他，让他站在身后。韩厥弯下身子，稳住车右的身体。逢丑父和齐侯乘机互换位置。将要到达华泉，驂马被树木绊住而不能行走。头几天，逢丑父睡在栈车里，有一条蛇爬到他身子下边，他用小臂去打蛇，小臂受伤，但隐瞒了这件事，他不能推车前进，这样才被韩厥追上。韩厥拿着马缰走向马前，跪下叩头，捧着一杯酒加上玉璧献上，说：“寡君派臣下们为鲁、卫两国请求，说：‘不要让军队进入齐国的土地。’下臣不幸，恰好在军队里服役，无法逃避军役。而且也害怕奔走逃避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下臣勉强充当一名战士，谨向君王报告我的无能，只是由于人手缺乏，才承当这个官职。”逢丑父命令齐侯下车到华泉去取水。郑周父驾御副车，宛蔑作为车右，装上齐侯逃走而免于被俘。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打算杀他，他喊叫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代替其国君受难的人，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说：“一个人不怕用死来使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赦免了他，以勉励事奉国君的人。”于是就赦免了逢丑父。

齐侯免于被俘以后，寻找逢丑父，在敌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簇拥着保护他。进入狄人的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楯以保护齐侯。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

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于是就从徐关进入齐国临淄。齐侯看到守军，说：“你们努力吧！齐军战败了！”齐侯所坐车的前卫驱赶一个女子躲开。这个女子说：“国君逃出来了吗？”说：“逃出来了。”她说：“锐司徒逃出来了吗？”说：“免了”。她说：“如果国君和我父亲免于祸难了，还要怎么样？”就跑开了。齐侯认为她有礼。不久查询，才知道是辟司徒的妻子，就赐给她石窞作为封地。

晋军追赶齐军，从丘舆进入齐国，攻打马陞。

齐侯派遣宾媚人把纪甗、玉磬和土地送给战胜诸国，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讲和，就随他们怎么办吧。”宾媚人赠送财礼，晋人不同意，说：“一定要让萧同叔子作为人质，同时使齐国境内的田陇全部东西走向。”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我们国君的母亲。如果从对等地位来说，那也就是晋君的母亲。您在诸侯中发布重大的命令，却说一定要把人家的母亲作为人质以取信，您又打算怎么对待周王的命令呢？而且这样做就是用不孝来号令诸侯。《诗》说：‘孝子的孝心是没有竭尽的，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如果用不孝号令诸侯，这恐怕不是道德应有的准则吧！先王对天下的土地定疆界、分地理，因地制宜，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说：‘我划定疆界、分别地理，南向东向开辟田亩。’现在您让诸侯定疆界、分地理，却只说什么‘田陇全部东西走向’，只管自己兵车的方便，不顾地势是否适宜，恐怕不是先王的政令吧！违反先王就是不合道义，凭什么做盟主？晋国无疑是有过失的。四王统一天下，树立德行而满足诸侯的共同要求；五伯领袖诸侯，自己勤奋而安抚诸侯，使大家为天

子的命令而服役。现在您要求会合诸侯，来满足没有止境的欲望，《诗》说：‘推行政事宽大舒缓，各种福祿都将积聚。’您确实不能宽大，丢弃了各种福祿，这对诸侯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您不肯答应，寡君命令我使臣，就有话可说了：‘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邑用很少的财富，来犒劳您的随从。害怕贵国国君震怒，军队战败。您惠临而为齐国求福，不灭亡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和贵国继续以前的友好，那么先君的破旧器物和土地我们是不敢吝惜的。如果您又不肯答应，我们就请求收集残兵败将，背靠自己的城墙再决一死战。假如敝邑有幸而战胜，也会依从贵国的；何况不幸而再战败，岂敢不唯命是听？’”鲁、卫两国劝谏说：“齐国怨恨我们了。他们死去和逃亡的，都是宗族亲戚。您如果不肯答应，齐国必然更加仇恨我们。即使是您，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如果您得到他们的国宝我们也得到土地，而祸难又得以缓解，这荣耀也就很多了。齐国和晋国都是由上天授与的，怎么能只有晋国一国呢？”晋人答应了，回答说：“下臣们率领战车，来为鲁、卫两国请求。如果有话可以向寡君复命，这就是君王的恩惠了。岂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从军中去迎接鲁成公。

秋七月，晋军和齐国宾媚人在爰娄结盟，让齐国人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我国。成公在上爰会见晋军，把先路和三命的车服赐给三位将领，司马、司空、舆帅、侯正、亚旅都接受了一命的车服。

八月，宋文公死，开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车马，开始用人殉，加多器物。外棺有四面坡，内棺有翰、桧等装

饰。

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治理烦乱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而争辩。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的时候就任他去放队作恶，死了以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丢到邪恶里去，这是什么臣下？”

九月，卫穆公去世，晋国的三位将领从领兵回国的路上前去吊唁，在大门外哭。卫国人迎接他们，女人在门里哭。送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后别国官员来吊唁就以此为常规，直到下葬。

楚国在攻打陈国夏氏的时候，楚庄王想收纳夏姬。申公巫臣说：“不行。君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犯罪；现在收纳夏姬，就成了贪恋美她的美色了。贪恋美色叫做淫，淫就会受到重大处罚。《周书》说，‘宣扬道德小心惩罚’，文王以此而创立周朝。宣扬道德，就是致力于应该提倡的方面；小心惩罚，就是致力于应该去掉的东西。如果发动诸侯的军队反而得到重大处罚，就不是小心谨慎了。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楚庄王于是就不再收纳。子反想要娶她，巫臣说：“这是个不吉利的人。她使子蛮早死，御叔被杀，陈灵公被弑，夏徵舒受诛，孔宁、仪行父，出逃陈国因此灭亡，为什么不吉利到这个样子！人生在世实在很不容易，如果娶了夏姬，恐怕不得好死吧！天下的漂亮女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她？”子反也就不干了。楚庄王把她给了连尹襄老。襄老在邲地战役中被杀，没有找到尸首。他的儿子黑要和夏姬私通。巫臣派人向夏姬示意，说：“回娘家去，我娶你。”又派人从郑国召唤她说：“襄老的尸首可以得到，一定要亲自来接。”夏姬把话报

告楚庄王。楚庄王向巫臣询问。巫臣回答说：“恐怕是可信的。知罃的父亲是成公的宠臣，又是中行伯荀林父的小兄弟，新近做了中军佐，和郑国的皇戌交情很好，非常喜欢知罃。他一定是想通过郑国归还王子谷臣和襄老的尸首来要求交换知罃。郑国人对郟地战役感到害怕，同时要取得晋国的欢心，恐怕一定会答应。”楚庄王就打发夏姬回去。将要动身的时候，夏姬对送行的人说：“得不到尸首，我就不回来了。”巫臣在郑国聘她为妻，郑伯允许了。等到楚共王即位，打算发动阳桥战役，派巫臣到齐国出访，同时把出兵的日子告诉齐国。巫臣把一切家室家财全部带走。申叔跪跟着他的父亲将要到郢都去，碰上巫臣，说：“怪了！这个人有肩负军事使命的警惧之心，却又有桑中这类事情的喜悦之色，大概将要带着妻子逃亡了吧！”归途中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带回财礼，就带着夏姬走了。打算逃亡到齐国，齐国又新近战败，巫臣说：“我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就逃亡到晋国，并且通过却至的关系在晋国做臣下。晋国人让他做邢地的大夫。子反请求用很重的财礼要求晋国永不录用巫臣。楚共王说：“别那样干！他为自己打算是错误的，他为我的先君打算则是忠诚的。忠诚，国家靠着它来巩固，所能保护的东西就多了。况且他如果有利于晋国，即使送去重礼，晋国会同意吗？如果对晋国没有好处，晋国将会丢掉他，哪里用得着用厚礼求其永不录用呢？”

晋国军队回国，范文子士燮最后进入国都。武子士会说：“你不以为我盼望你吗？”范文子回答说：“军队有了战功，国内的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先进来，一定受到注意，这是代

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不敢。”武子说：“你这样谦让，我认为可以免于祸害了。”

却伯进见，晋景公说：“这是您的功劳啊！”却伯回答说：“这是君王的教导，他们几位的功劳，下臣有什么功劳呢？”范文子进见，晋景公慰劳他像对却伯一样。范文子回答说：“这是荀庚的命令，克的节制，士燮我有什么功劳呢？”栾伯进见，晋景公也如同慰劳却伯他们一样慰劳他。栾伯回答说：“这是燮的指示，士兵服从命令，书有什么功劳呢？”

此前，宣公派遣使者到楚国要求友好关系，由于楚庄王逝世，宣公也死去，没有能够建立友好。成公即位，在晋国接受盟约，会合晋国攻打齐国。卫国人也不派使者去楚国出访通问，也在晋国接受盟约，跟从着攻打齐国。因此楚国的令尹子重发动阳桥战役来救援齐国。准备起兵时，子重说：“国君年幼，臣下们又比不上先大夫，军队人数众多然后才能取胜。《诗》说：‘众多的士人，文王借以安宁。’文王尚且使用众人，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而且先君庄王把国君嘱托给我们说：‘如果没有德行到达边远地方，最好是加恩体恤百姓并好好地使用他们。’”于是就大事清理户口，免除只缴的税收，施舍鰥夫，救济困乏，赦免罪人。发动全部军队，楚王的警卫军也一律出动。彭名驾御战车，蔡景公作为车左，许灵公作为车右。两位国君还年幼，都勉强行了冠礼。

冬，楚军进攻卫国，就乘机在蜀地进攻我军。我军就派臧孙去到楚军中求和。臧孙辞谢说：“楚军远离本国而长久在外，本来就要退兵了。没有功劳而接受荣誉，下臣不敢。”楚军攻打到达阳桥，孟孙请求给楚军送木工、缝工、织工各一

百人，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

十一月，成公和楚国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和齐国大夫在蜀地结盟。《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这是由于结盟缺乏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晋国而偷偷地和楚国结盟，所以说“结盟缺乏诚意”。《春秋》没有记载蔡侯、许男，这是由于他们乘坐了楚王的战车，叫做失了身份。

君子说：“身份是不能不谨慎对待的啊！蔡、许两国国君，一旦失去身份，就不能列在诸侯之中，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诗》说：‘在位的人不懈怠，百姓就能得到休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楚军到达宋国，公衡逃了回来。臧孙说：“衡父不能忍耐几年的不安宁，丢掉鲁国，把国家怎么办？谁来承担祸患？他的后代一定会有受到祸患的！国家被丢掉了！”

在这次行动中，晋军射楚军，是因为害怕他们人多。君子说：“大众是不可以不用的。大夫执政，尚且可以利用大众来战胜敌人，何况是贤明的国君而且又善于使用大众呢？《大誓》所说商朝亿万人离心离德，周朝十个人同心同德，都是说的大众的作用啊。”

晋侯派遣巩朔到成周进献齐国俘虏。周王不接见，派遣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奉天子的命令，迷恋酒色，败坏常规，天子下令讨伐他，就有了进献俘虏的礼仪。天子亲自接受并加以慰劳，以此来惩罚不敬，勉励有功。如果是兄弟甥舅的国家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天子命令讨伐他，不过报告战争的胜利罢了，不进献俘虏，以此来尊敬亲近、禁

止邪恶。现在叔父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但不派遣曾受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所派遣安抚我的使者，仅仅是巩伯，他在王室中没有担任职务，其献捷又违背了先王的礼制。我虽然喜爱巩伯，又怎么敢废弃旧的典章制度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而且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它，难道是它放纵了私欲激怒了叔父，还是已经不可劝谏不可教诲了呢？”巩朔不能回答。周王把接待的事情委任给三公，让他们用侯伯战胜敌人派大夫告庆的礼节接待，比接待卿的礼节低一等。周王和巩伯饮宴，私下送给他财礼，让相礼者告诉他说：“这是不合于礼制的，不要记载在史册上。”

三年春，诸侯攻打郑国，驻扎在伯牛，这是讨伐郟地战役中郑国对晋国不忠实。于是向东进攻郑国。郑国的公子偃领兵抵御，命令东部边境地方部队在郟地设下埋伏，在丘舆击败敌军。皇戌到楚国进献俘虏。

夏，成公到晋国，拜谢晋国让齐国退还汶阳土田。

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奉事郑国，郑国的子良攻打许国。

晋人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首归还给楚国，以此要求交换知罃。当时荀首已经是中军副帅，所以楚人答应了。楚王送别知罃，说：“您是不是怨恨我呢！”知罃回答说：“两国兴兵，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所以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去接受诛戮，这是君王的恩惠啊。下臣实在没有才能，又敢怨恨谁？”楚王说：“那么感激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各自为自己的国家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抑止自己的愤怒，来互相原谅，两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两国友好，下臣不曾与

谋，又敢感激谁？”楚王说：“您回去，用什么报答我？”知罃回答说：“下臣无所怨恨，君王也不受恩德，没有怨恨，没有恩德，就不知道该报答什么。”楚王说：“尽管这样，还一定要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知罃回答说：“以君王的福祐，被囚的下臣能够带着这把骨头回晋国，寡君如果加以诛戮，死也将不朽。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下臣，把下臣赐给您的外臣荀首；荀首向寡君请求，而把下臣在自己宗庙中诛戮，也死而不朽。如果不被寡君诛戮，而让下臣继承宗子的地位，按次序承担晋国的政事，率领一部分军队以治理边疆，即便碰到君王的文武官员，我也不敢违背礼义，将竭尽全力以至于死，没有其他想法，以尽到为臣的职责，这就是我报答于君王的。”楚王说：“晋国是不能和它争夺的。”于是就对他重加礼遇而放他回去。

秋，叔孙侨如包围棘地，占取了汶阳的土田。由于棘地不顺服，所以加以包围。

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攻打廛咎如，讨伐赤狄的残余。廛咎如溃散，这是由于他们的头目失去百姓的拥护。

冬十一月，晋侯派遣荀庚前来拜访通问，同时重温过去的盟约。卫侯派遣孙良夫前来拜访通问，并且重温过去的盟约。成公向臧宣叔询问说：“中行伯在晋国，位次第三；孙子在卫国，他是上卿，应该让谁在前？”臧宣叔回答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它的下卿，下卿相当它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它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它的下大夫。位次的上下如此，这是古代的制度。卫国对晋国来说，不能算是次国。晋国是盟

主，它应该在前。”二十八日，和晋国结盟。二十九日，和卫国结盟。这是合于礼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晋国编成六个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旃都做了卿，这是为了表彰在鞍地战役中的功劳。

齐侯到晋国朝见，准备举行授玉的礼节。郤克快步进入，说：“这一趟，君王是受到女人的戏笑而受到了羞辱，寡君不敢当。”

晋侯设宴招待齐侯。齐侯仔细地看韩厥。韩厥说：“君王认识厥吗？”齐侯说：“服装改了。”韩厥登阶，举起酒爵说：“下臣所以不惜一死，就是为了两位国君现在在这堂上饮宴和好啊。”

知罃在楚国的时候，有个郑国的商人打算把他藏在大口袋里带出楚国。已经商量好了，还没有动身，楚国人就把他送回来了。这个商人到了晋国，知罃待他很好，好像确实把自己救出来的一样。商人说：“我没有这样的功劳，怎敢享有这样的报答呢？我是小人，不能够这样来欺骗君子。”于是就到齐国去了。

四年春，宋国的华元作为使节前来访问，这是为新即位的国君通好。

杞伯前来朝见，这是由于要休弃叔姬。

夏，成公去到晋国。晋侯会见成公，不恭敬。季文子说：“晋侯一定不免于祸难。《诗》说：‘谨慎又谨慎，上天光明普照，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的命运由诸侯来决定，难道能够不恭敬吗？”

秋，成公从晋国回到鲁国，想要向楚国寻求友好而背叛晋国。季文子说：“不行。晋国虽然无道，不能背叛。国家广大、臣下和睦，而且靠近我国，诸侯听他的命令，不能有二心。史佚之志有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同族，他内心的想法必然不同。’楚国虽然广大，不是我们同族，难道肯爱我们吗？”成公就停止不干。

冬十一月，郑国的公孙申领兵去划定所得许国土地的疆界。许国人在展陂击败了他。郑伯攻打许国，占取了钜任、冷敦的土地。

晋国的栾书率领中军，荀首作为副帅，士燮为上军副帅，救援许国、攻打郑国，取了汜、祭二地。楚国的子反救援郑国，郑伯和许男在子反那里争辨是非曲直，皇戌代表郑伯发言。子反不能判断，说：“您二位如果屈驾去问候寡君，寡君和他几个臣下共同听取两位君王的要求，正确的判断也许才能得出。否则，我不足以知道两国之间的是非。”

晋国的赵婴和赵庄姬私通。

五年春，赵同、赵括把赵婴放逐到齐国。赵婴说：“有我在，所以栾氏不敢作乱。我走了，两位兄长恐怕就有忧患了。而且人们各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赦免我又有什么坏处？”赵同、赵括不听。

赵婴梦见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降福给你。”派人向士贞伯询问。士贞伯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就告诉那个人说：“神灵降福给仁爱的人而降祸给淫乱的人。淫乱而没有受到惩罚，这就是福了。祭祀了恐怕会遭到放逐吧！”祭祀了神灵，第二天就被放逐。

孟献子去到宋国，这是对华元的访问的地方。

夏，晋国的荀首去到齐国迎接齐女，所以宣伯在谷地馈送给他食物。

梁山崩塌，晋侯用传车召见伯宗。伯宗在路上叫一辆载重车让路，说：“躲开我的傅车。”押送重车的人说：“与其等我，不如走捷径要快。”伯宗问他是哪里人，他说：“绛城人。”伯宗问起绛城的事情。他说：“梁山崩塌，打算召见伯宗商量。”伯宗问打算怎么办。他说：“山有了腐朽的土壤而崩塌，又能怎么办？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遇到山崩川竭，国君就要为它减膳撤乐、穿素服、乘坐没有彩画的车子、不奏音乐、离开寝宫，太祝陈列献神的礼物、太史宣读祭文，以礼祭山川之神。就是这样罢了，尽管是伯宗，还能怎么样？”伯宗请求带他去见晋侯，他不答应。于是伯宗就把他的话告诉晋侯，晋侯听从了。

许灵公到楚国去控告郑伯。六月，郑伯去到楚国争讼，没有诉胜，楚国人抓住了皇戌和子国。所以郑伯回国以后，派遣公子偃到晋国请求讲和。秋八月，郑伯和晋国的赵同在垂棘结盟。

宋国的公子围龟在楚国当人质以后回到宋国，华元设享礼招待他。他请求击鼓呼喊而出华元的大门，又击鼓呼喊而进去，说：“这就是演习进攻华氏。”宋公把他杀了。

冬，成公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盟，这是由于郑国顺服。

诸侯商量再次会见，宋公派向为人用公子围龟灵事件为理由而辞谢了。

十一月十二日，周定王死。

六年春，郑伯去到晋国拜谢讲和，子公子偃作为相礼，在大堂东柱的东边举行授玉的仪节。士贞伯说：“郑伯恐怕要死了！自己不尊重自己。目光游移而走路快速，不能安详地处在自己的位子上，活不了多久是应该的。”

二月，季文子由于鞌地战役的功劳建立了武宫，这是不合于礼的。听从别人来救援自己的患难，不应该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应该由于自己而不是由于别人的功劳。

占取郟地，《春秋》这样记载，是说事情完成得很容易。

三月，晋国伯宗、夏阳说、卫国孙良夫、宁相、郑国人、伊雒戎人、陆浑、蛮氏侵袭宋国，这是由于宋国拒绝会见的缘故。军队驻扎在鍼地。卫人不设防。夏阳说要袭击卫国，说：“即使不能进入，多抓一些俘虏回去，有罪也不至于死。”伯宗说：“不行。卫国因为相信晋国，所以军队驻扎在他们郊外而不设防。如果偷袭他们，这是丢弃信用。即使多抓了卫国俘虏，但晋国没有了信用，用什么去求得诸侯的拥护？”于是就停下来没有行动。军队回国，卫国人登上了城墙。

晋国人计划离开故绛，大夫们都说：“一定要住在郟氏瑕氏的地方，那里肥沃富饶而靠近盐池，国家有利，国君欢乐，不可以失掉它。”韩献子正率领新中军，同时做仆大夫。晋侯朝罢向群臣作揖而后退入路门，韩献子跟着。晋侯站在正寝外边的院子里，对韩献子说：“怎么样？”韩献子回答说：“不行。郟、瑕氏之地土薄水浅，污秽容易聚积。污秽容易聚积，百姓就愁苦，百姓愁苦，身体就瘦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风湿脚肿的疾病。不如新田，土厚水深，住在那里不生疾病，

有汾水、浍水以冲走污秽，而且百姓服从教导，这是子孙十代的利益。深山、大泽、森林、盐池，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百姓就骄傲放荡。靠近宝藏，公室就会贫困。不能说是欢乐。”晋侯很高兴，听从了他的话。夏四月十三日，晋国迁都到新田。

六月，郑悼公死。

子叔声伯去到晋国，晋国命令鲁国进攻宋国。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攻打宋国，是由于晋国的命令。

楚国的子重攻打郑国，这是由于郑国跟随晋国的缘故。

冬，季文子去到晋国，这是为了祝贺迁都。

晋国栾武子救援郑国，和楚军在绕角相遇。楚军退走回国。晋军就袭击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带领申地、息地的军队救援蔡国，在桑隧抵御晋军。赵同、赵括想要出战，向栾武子请求，栾武子准备答应。知庄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韩献子韩厥进谏说：“不行。我们来救援郑国，楚军离开我们，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把杀戮搬到别人头上。杀戮而没完没了，又激怒楚军，作战一定不能取胜。即使战胜，也不是好事。整顿军队出国，仅仅打败楚国两个县的部队，有什么光荣呢？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受到的羞辱就太过分了，不如回去。”于是晋军就回去了。

当时军官中要作战的很多。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的愿望和大众相同，因而成事，您何不听从大众的意见？您是执政大臣，应当斟酌百姓的意见办事。您的辅佐者十一个人，不愿作战的仅仅三个人而已。想要作战的人可以说是多数。《尚书》说：‘三个人占卜，听从两个人的。’因为是多数的缘故。”

栾武子说：“都样是吉祥善良才听从多数。吉祥善良是大众主张。现在有三位大臣主张，可以说是大众了。依从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

七年春，吴国攻打郟国，郟国和吴国讲和。

季文子说：“中原诸国不整顿军队，蛮夷进攻，而没有人对此忧虑。这是因为没有出色的君主的缘故啊！《诗》说：‘上天不善，动乱没有个安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有了上面的人但是不善，还有谁不受到动乱？我们很快就会灭亡了。”君子说：“像这样知道警惧，就不会灭亡。”

郑国的子良作为郑成公的相礼者去到晋国，进见晋侯，同时拜谢出兵救郑。

夏，曹宣公前来朝见。

秋，楚国的子重攻打郑国，军队驻扎在汜地。诸侯救援郑国。郑国的共仲、侯羽包围楚军，囚禁郟公钟仪，把他献给晋国。

八月，成公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一起在马陵结盟，这是由于重温虫牢的盟约，还有莒国顺服的缘故。

晋人带着钟仪回去，把他囚禁在军用的仓库里。

楚国包围宋国那一战役，楚军回国后，子重请求取得申邑、吕邑的部分土地作为赏赐。楚王答应了。申公巫臣说：“不行。这些土地是申、吕两地所赖以成为城邑的，从这里征发兵赋，以抵御北方。如果私人占取其中一部分，这就没有申邑和吕邑了，晋国和郑国一定可以到达汉水。”楚王就不给子重。子重因此怨恨巫臣。子反想娶夏姬，巫臣阻止他，自

己反而娶了夏姬逃到晋国，子反因此也很怨恨巫臣。等到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了巫臣的族人子闾、子荡和清尹弗忌以及襄老的儿子黑要，并且瓜分他们的家产。子重取得了子闾的家产，让沈尹和王子罢瓜分子荡的家产，子反取得了黑要和清尹的家产。巫臣从晋国写信给子反、子重两个人，说：“你们用邪恶贪婪奉事国君，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我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

巫臣请求出使到吴国，晋侯允许了。吴国的国君寿梦喜欢他。于是巫臣就使吴国和晋国通好，带领了楚国的三十辆战车到吴国做教练，留下十五辆。送给吴国以射手和御者，教吴人使用战车，教他们使用战阵，教他们背叛楚国。又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下，让他在吴国做外交官。吴国开始攻打楚国、攻打巢国、攻打徐国，子重奉命奔驰。在马陵会见的时候，吴国进入州来，子重从郑国奉命赶去。子重、子反在这种情况下一年七次奉命奔驰以抵御吴军。蛮夷凡从属于楚国的，吴国全部加以占取，因此开始强大，得以和中原诸国交通往来。

卫定公厌恶孙林父。冬，孙林父逃亡到晋国。卫定公去到晋国，晋国把孙林父的封邑戚地归还给了卫国。

八年春，晋侯派遣韩穿前来通知关于汶阳田地的事，要归还给齐国。季文子给他饯行，和他私下交谈，说：“大国处理事务合理适宜，凭这个作为盟主，因此诸侯怀念德行而害怕讨伐，没有三心二意。说到汶阳的田地，那原是我们的领土，后来对齐国用兵，把它还给我们。现在又有不同的命令，说‘归还给齐国’。信用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完成

命令的，这是小国所盼望而怀念的。信用不能得知，道义无所树立，四方的诸侯，谁能不离心涣散？《诗》说：‘女子并无过失，男人却有差错。男人没有准谱，他的行为前后不一。’七年之中，忽而给予忽而夺走，还有什么比这更前后不一的呢？一个男人前后不一，尚且丧失配偶，何况是霸主？霸主应该用德，但却前后不一，他怎么能长久得到诸侯的拥护呢？《诗》说：‘谋略缺乏远见，因此极力劝谏。’行父我害怕晋国因不能深谋远虑而失去诸侯，因此敢于和您作私人的交谈。”

晋国栾书侵袭蔡国，因此而侵袭楚国，俘虏了申骊。

楚军从绕角回去的时候，晋国侵袭沈国，俘虏了沈子揖初，这是听从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等人意见的结果。君子说：“听从好主意好像水流向低处一样，这是多么恰当啊！《诗》说：‘平易近人的君子，为什么不起用人材？’这就是求取善人啊！起用人材，这就是有功绩了。”

这次行动，郑伯准备去会合晋军，经过许国时攻打它的东门，俘获很多。

声伯去到晋国，这是去迎接妻子。

宋国华元前来拜访，是为宋公聘共姬为夫人。

夏，宋公派公孙寿前来代宋公订婚，这是合于礼的。

晋国的赵庄姬为了赵婴逃亡的缘故，向晋侯诬陷说：“原、屏将要作乱。”栾氏、郤氏为她作证。六月，晋国讨伐赵同、赵括。赵武跟随庄姬养在晋景公宫里。晋景公把赵氏的土田赐给祁奚。韩厥对晋景公说：“赵衰的功勋，赵盾的忠诚，但他们却没有后代来继承，做好事的人也许就要害怕了。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能够几百年保持上天的禄位。难道就没有邪

恶的君王？这是靠着祖先的贤明才得以免于亡国。《周书》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发扬道德。”于是就立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归还给他赵氏的土田。

秋，邵桓公前来把宠命赐给鲁成公。

晋侯派遣申公巫臣去到吴国，向莒国借路。和渠丘公站在护城河边上，说：“城墙太糟糕了。”渠丘公说：“敝国偏僻简陋，处在桀夷之地，有谁会把我敝国作为觊觎的对象呢？”巫臣说：“狡猾的人想开辟疆土以利于自己国家的，哪国没有？惟其如此，所以大国就多了。不过受觊觎的小国有的提高警惕，也有的放任不管。勇敢的人还要关闭内外门户，何况国家呢？”

冬，杞叔姬死。由于她从杞国被休弃回来，所以《春秋》加以记载。

晋国的士燮前来访问，通告要攻打郟国，因为它奉事吴国的缘故。成公送给他财礼，请求从缓发兵。士燮不答应，说：“国君的命令说一不二，完不成使命难以自立。依礼不应该再另送财币，事情不能两全。君王如果后于诸侯出兵，这样寡君就不能奉事君王了。燮打算就这样向寡君回报。”季孙害怕了，派宣伯率兵会合晋军攻打郟国。

卫国人送女子前来作为共姬的陪嫁，这是合于礼的。凡是诸侯女儿出嫁，同姓的国家送女作为陪嫁，异姓就不送。

九年春，杞桓公前来迎接叔姬的尸体，这是由于鲁国的请求。叔姬的死，是由于被杞国国君遗弃的缘故。迎接叔姬的尸体，是为了我国。

由于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的缘故，诸侯对晋国有了

二心。晋国害怕，在蒲地和诸侯会见，以重温马陵的盟会。季文子对范文子说：“德行已经不行，重温旧盟做什么？”范文子说：“用殷勤来安抚他们，用宽厚来对待他们，用坚强来驾驭他们，用盟誓于神灵来约束他们，笼络顺服的而攻打三心二意的，这也是次一等的德行了。”

这一次，打算开始和吴国会见，吴人不来。

二月，伯姬出嫁到宋国。

楚国人用很重的财礼求取郑国，郑伯和楚国公子成在邓地会盟。

夏，季文子去到宋国慰问伯姬，回国复命，成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文子朗颂《韩奕》的第五章。穆姜从厢房走出来，行两次下拜之礼，说：“大夫辛勤，不忘记先君以及于继位之君，延及于未亡人，先君也是这样来期望您的。谨拜谢大夫加倍的辛勤。”又朗颂《绿衣》的最后一章以后才进去。

晋国人前来送女陪嫁，这是合于礼的。

秋，郑伯到晋国去，晋人为了惩罚他勾结楚国，在铜鞮逮住了他。

栾书攻打郑国，郑人派遣伯鬲求和，晋人杀了他，这是不合于礼的。两国交兵，使者可以来往两国之间。

楚国的子重攻打陈国来救援郑国。

晋侯视察军用仓库，见到钟仪，问人说：“戴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官吏回答说：“是郑人所献的楚国俘虏。”晋侯让人把他放出来，召见并且慰问他。钟仪行再拜之礼，叩头。晋侯问他家世代所作的官职，他回答说：“是乐官。”晋侯说：“能够奏乐吗？”钟仪回答说：“这是先人的职责，岂

敢从事于其他？”晋侯命令给他一张琴，他弹奏南方的乐调。晋侯说：“你们的君王怎么样？”钟仪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侯再三问他，他回答说：“当他做太子的时候，师、保奉事着他，每天早晨向令尹子重、晚上向司马子反去请教。我不知道别的。”晋侯这种情况告诉范文子。文子说：“楚囚是君子啊。说话中举出先人的职官，这是不背弃根本；奏乐奏家乡的乐调，这是不忘记故旧；举出楚君做太子时候的事，这是没有私心；称二卿的名字，这是尊崇君王。不背弃根本，这是仁；不忘记故旧，这是信；没有私心，这是忠；尊崇君王，这是敏。用仁来辨理事情，用信来保守它，用忠来成就它，用敏来推行它。事情即使很大，也必然成功。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结成晋、楚的友好呢？”晋侯听从了，对钟仪重加礼遇，让他回国去求和。

冬十一月，楚国子重从陈国攻打莒国，包围了渠丘。渠丘城墙败坏，众人溃散而逃亡到莒城。初五日，楚国进入渠丘。莒国人抓住了楚国的公子平。楚国人说：“不要杀他，我们还给你们俘虏。”莒国人杀了公子平。楚国的军队包围了莒城。莒城的城墙也已败坏，十七日，莒国溃散。楚国就进入郟城，这是由于莒国没有防备的缘故。

君子说：“依仗简陋而不设防备，这是罪中的大罪；事先防备意外，这是善中的大善。莒国依仗它的简陋而不修治城郭，十二天之间而楚国攻克它的三个城市，这是由于没有防备啊！《诗》说：‘即便有了丝麻，也不要丢掉杂草；虽然有了美人儿，也不要丢掉黄脸婆。凡是君子们，无不有缺东少西的时候。’说的就是事先的防备是没有止境的。”

秦军、白狄攻打晋国，由于诸侯对晋国有了二心的缘故。

郑人包围许国，这是为了向晋国表示他们并不急于救出国君。这是公孙申出的主意，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伪装改立国君的样子，而暂时不派使者去晋国，晋国必然让国君回来。”

在内城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因为合于时令。

十二月，楚子派公子辰去晋国，以回报钟仪的使命，请求重温旧好，缔结和约。

十年春，晋侯派遣余茂去到楚国，这是回报太宰子商的出使。

卫国子叔黑背侵袭郑国，这是执行晋国的命令。

郑国的公子班听到了叔申的主意。三月，公子班立公子繻为国君。夏四月，郑人杀死公子繻，立了髡顽，公子班逃亡到许国。栾武子说：“郑国人如果立了国君，我们所抓的就只是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处？不如攻打郑国而让他们的国君回国，以此求和。”晋侯有病，五月，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会合诸侯攻打郑国。郑国的子罕把襄公宗庙中的钟赠送给晋国，子然和诸侯在修泽结盟，子驷作为人质。十一日，郑伯回国。

晋侯梦见一个恶鬼，披散的长发拖到地上，捶胸跳跃，说：“你杀了我的子孙，这是不义。我的请求已经得到天帝允许了！”恶鬼毁掉宫门和寝门走进来。晋侯害怕，躲进内室，大鬼又毁掉了内室的门。晋侯醒来，召见桑田的巫人。巫人所说的和晋侯梦见的情况一样。晋侯说：“怎么样？”巫人说：“君王吃不到新收的麦子了！”晋侯病重，到秦国请医生。秦

伯派医缓给晋侯治病。医缓还没有到达，晋侯又梦见疾病变成两个小孩子，一个说：“他是个好医生，恐怕会伤害我们，往哪儿逃好？”另一个说：“我们待在育的上边，膏的下边，拿我们怎么办？”医生到达，说：“病不能治了，在育的上边，膏的下边，砭石不能用，针刺够不着，药物的力量也到不了，不能治了。”晋侯说：“真是好医生啊。”馈送给他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去。六月初六日，晋侯想吃麦子，让甸人奉献，厨官烹煮。召见桑田巫人，把煮好的新麦给他看，然后杀了他。将要进食，晋侯肚子发胀，上厕所，跌进厕所里死去。有一个宦官早晨梦见背着晋侯登天，等到中午，他背着晋侯出厕所，于是就把他殉葬。

郑伯讨伐立国君的人，六月初八日，杀了叔申、叔禽。君子说：“忠诚是美德，所忠的人不合适尚且不可以，何况本人又并不善良呢？”

秋天，我国成公去到晋国。晋国人留下成公，让他送葬。当时余葭还没有回来。

冬，安葬晋景公。成公送葬，诸侯没有一个在场。鲁国人以此为耻辱，所以《春秋》不加记载，这是隐讳国耻。

十一年春周历三月，成公从晋国回来。晋国人认为成公勾结楚国，所以扣留了他。成公请求接受盟约，然后让他回国。

郤犇前来访问，而且参加结盟。

声伯的母亲没有举行媒聘之礼就和叔犇同居，穆姜说：“我不能把姘妇当成嫂嫂。”声伯的母亲生了声伯，就被遗弃了，嫁给齐国的管于奚，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又守寡，就把两

个孩子给了声伯。声伯让他的异父兄弟做了大夫，把异父妹妹嫁给施孝叔。郤犇前来聘问，向声伯求取妻子。声伯把施氏的妻子夺过来给了郤犇。这个女人对丈夫说：“鸟兽还不肯丢失配偶，您打算怎么办？”她的丈夫说：“我不能因此去死或者逃亡。”这个女人就随郤犇走了。在郤氏那里生了两个孩子，郤氏被灭，晋国人又把她还给施氏，施氏在黄河边迎接她，把她的两个孩子丢进黄河里。这个女人发怒说：“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配偶而让她离开，又不能爱护别人的孤儿而杀死他们，怎么能有好结果？”就发誓不再做施氏的妻子。

夏，季文子到晋国去，回报访问，同时也参加结盟。

周公楚讨厌惠王、襄王族人的逼迫，同时又和伯舆争夺政权，没有得胜，就发怒而离去。到达阳樊，周王派刘子让他回来，在鄆地结盟然后进入国内。三天后周公楚再次离去，逃亡到晋国。

秋，宣伯到齐国访问，以重修过去的友好。

晋国的郤至和周王争夺鄆地的田地，周王命令刘康公、单襄公到晋国争讼。郤至说：“温地，过去就是我的封邑，所以不敢丢失。”刘康公和单襄公对郤至说：“以前周朝战胜商朝，让诸侯据有封地。苏忿生据有温地，做了司寇，和檀伯达被封在黄河边上，苏氏投奔狄人，又和狄人处不来而逃到卫国。襄王为了慰劳文公而赐给他温地，狐氏、阳氏先住在这里，后才轮到您。如果要追查过去的情况，那么它是周王属官的封邑，您怎么能得到它？”晋侯下令使郤至不敢再争夺。

宋国的华元和令尹子重友好，又和栾武子友好，听到楚人已经允许晋国的余蔹求和，而让他回国复命了。冬，华元

去到楚国，又到晋国，促成晋、楚的友好。

秦、晋两国结好，准备在令狐会见。晋侯先到达。秦伯不肯渡过黄河，住在王城，派遣史颢和晋侯在河东会盟。晋国的郤犇和秦伯在河西结盟。范文子说：“这样的结盟有什么好处？斋戒盟誓，是用来保证信用的。约定地点会见，这是信用的开始。开始都不守信用，它还可以有诚心吗？”秦伯归国就背弃了和晋国的友好关系。

十二年春天，周王的使者来报告周公的祸难。《春秋》记载说“周公出奔晋”。本来凡是从周朝外逃的不能叫做“出”，周公自绝于周，所以才用“出”字。

宋国华元完成了促使晋、楚两国友好之事，夏天，五月，晋国士燮会见楚国公子罢、许偃。初四日，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说：“凡是晋、楚两国，不要互相以武力相加，要好恶相同，一起周济灾难危亡，救援饥荒祸患。如果有危害楚国的，晋国就攻打它；对晋国，楚国也是这样。使者往来，道路不要阻塞；协商不和，讨伐背叛。谁要违背盟约，神灵就要诛杀，使他军队颠覆，不能保佑国家。”郑伯去到晋国接受和约，和诸侯在琐泽会见，这是由于晋、楚和好的缘故。

狄人乘宋国促成的盟会这一空隙以攻打晋国，但又不设防备。秋天，晋国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晋国郤至到楚国访问，同时参加盟约，楚王设享礼招待他，子反作为相礼者，在地下室悬挂乐器。郤至将要登堂，地下室击钟奏乐，郤至吃了一惊而退了出去。子反说：“时间不早了，寡君等着呢，您还是进去吧！”客人说：“贵国君主不忘记先君的友好，加之于下臣，赐给下臣以重大的礼仪，又

加上全套音乐，如果上天降福，两国国君相见，还能用什么礼节来代替这个呢？下臣不敢当。”子反说：“如果上天降福，两国国君相见，也只能是用一枝箭彼此相赠，哪里还奏乐？寡君等着呢，您还是进去吧！”客人说：“如果用一枝箭来款待，这是祸中的大祸，还有什么福可说？当时世大治的时候，诸侯在完成天子使命的间隙，就互相朝见，在这时就有享、宴的礼仪。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恭敬节俭用来推行礼仪，而慈爱恩惠则用来展布政事。政事用礼仪来完成，百姓因此得到休息。百官承受政事，白天朝见晚上就不再朝见，这就是公侯所用来捍卫他们百姓的措施。所以《诗》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捍卫者。’等到时世动乱的时候，诸侯贪婪，侵占的欲望已无所顾忌，争夺尺寸之地而驱使百姓致于死亡，收罗他的武士，作为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心腹。’天下有道，那么公侯就能做百姓的捍卫者，而控制他的心腹。动乱就反过来。现在您说的话，是动乱之道，不能用来作为准则。然而您，是主人，郤至我岂敢不听从？”于是就进入，把事情完成。回去把情况告诉范文子。文子说：“无礼，必然说话不算话，我们离死不远了。”

冬，楚国公子罢去到晋国访问，同时参加结盟。十二月，晋侯和楚国公子罢在赤棘结盟。

十三年春，晋侯派郤锜前来请求出兵，处理事情不恭敬。孟献子说：“郤氏恐怕要灭亡了吧！礼仪，是身的躯干；恭敬，是身的基础。郤子没有基础。而且作为先君的嗣君，接受命令来请求出兵，打算保卫国家，但却怠惰，这是丢掉了国君

的命令，怎么会不灭亡？”

三月，成公去到京师。宣伯想要得到周王的赏赐，请求先行出使。周王用对普通外交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孟献子跟从成公，周王把他作为上介而重重地赠给他财礼。

成公和诸侯朝觐周王，于是就跟从刘康公、成肃公会合晋侯攻打秦国。成肃公在社神庙接受祭肉的时候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百姓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就是所谓天命。因此就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典则，用来固定天命。有能力的人保持这些得以致福禄，没有能力的人败坏这些以自取灾祸。所以君子勤于礼法，小人竭尽力量。勤于礼法没有比恭敬再好的了，竭尽力量没有比敦厚笃实再好的了。恭敬在于供奉神灵，笃实在于各安本分。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执爨之礼，战争有受脤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节。现在成肃公表现出怠惰，丢弃了天命，恐怕回不来了吧！”

夏四月初五日，晋侯派遣吕相去断绝和秦国的外交关系，说：

过去我们献公和穆公相友好，合力同心，用盟誓加以申明，再用婚姻加重这种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到了齐国，惠公到了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不忘记过去的恩德，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在晋国主持祭祀，但又不能完成重大的勋劳，而有了韩地的战役。后来内心又懊悔，因此成就了我们文公，这都是穆公的成就。文公亲自身披甲冑，跋涉山川，逾越艰难险阻，征服东方诸侯，虞、夏、商、周的后裔都向秦国朝见，也就已经报答了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犯君王的边境，

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一起包围郑国。秦国的大夫没有询问我寡君，擅自和郑国订立了盟约。诸侯憎恨这件事，打算和秦国拼命。文公恐惧，安抚诸侯，秦军得以回去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国有大功于西方之处。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善，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以我们襄公为软弱，侵犯我们的殽地，断绝我们同友好国家的往来，攻打我们的城堡，绝灭我们的滑国，离散我们的兄弟之邦，扰乱我们的同盟之国，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君王过去的勋劳，而又害怕国家的颠覆，这样才有殽地这一战役，但还是愿意在穆公那里解释罪过。穆公不听，反而靠拢楚国打我们的主意。天意保佑我国，楚成王丧命，穆公因此不能在我国得逞。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康公，是我国穆姬所生的，但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领我国的内奸，以动摇我们的边疆，于是我国才有了令狐这一战役。康公仍然不改悔，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我国涑川，掠取我国王官，割断我国的羈马，于是我国才有了河曲这一战役。东边的道路不通，那是由于康公同我们断绝友好关系的缘故。

等到当今君主继承君位以后，我们的国君景公伸着脖子望着西边说：“大概要安抚我们了吧！”但贵国君也不肯加惠结盟，反而乘我国有狄人的祸难，进入我国河县，焚烧我国的箕地、郟地，抢割我国庄稼，骚扰我国边境，我国因此而发动辅氏的战役。贵国君也后悔于灾祸的蔓延，而想求福于先君献公和穆公，派遣伯车前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与你同心同德、丢弃怨恨，重温以往的恩惠，以追念过去的勋劳。”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我寡君因此而有令狐的会

见。贵国君又不善，背弃了盟誓。白狄和贵国君同在雍州境内，他们是君王的仇人，我们的姻亲。贵国君前来命令说：“我跟你攻打狄人。”寡君不敢顾惜婚姻，畏惧君王的威严，就给官吏下达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君王对狄人有了别的念头，告诉他们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对贵国君的做法，狄人接受而又厌恶，因此就告诉了我们。楚国人讨厌贵国君的反覆无常，也来告诉我说：“秦国背弃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国请求结盟：‘对着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楚国的三位先王祝告：我虽然和晋国有往来，我只是唯利是图。不我讨厌他反覆无常，因此把它公布，以惩戒言行不一。’”诸侯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才痛心疾首，亲近寡人。寡人率领诸侯以听候贵国君的命令，只是为了请求友好。贵国君如果加惠而顾念诸侯，怜悯寡人，而赐我们以结盟，那是寡人的愿望，就可以安抚诸侯而退走，岂敢求乱？贵国君如果不施大恩大惠，寡人不才，就不能率领诸侯退走了。谨把区区下忱布露给您的左右执事，请执事权衡利害。

秦桓公和晋厉公在狐结盟以后，却又召来狄人和楚人，要引导他们进攻晋国，诸侯因此跟晋国和睦。晋国的栾书率领中军，荀庚作为辅佐；士燮率领上军，郤锜作为辅佐；韩厥率领下军，荀莹作为辅佐；赵旃率领新军，郤至做为辅佐。郤毅驾御战车，栾鍼作为车右。孟献子说：“晋国的将领和甲士上下齐心，军队必然建立大功。”五月初四日，晋军率领诸侯的车队和秦军在麻隧作战。秦军大败，俘虏了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曹宣公死在军中。军队就渡过泾水，到达候丽然后回去。军队在新楚迎接晋侯。

成肃公死在瑕地。

六月十五日晚上，郑国公子班从訾地请求进入祖庙，没有办到，就杀了子印、子羽，回来驻扎在市上。十七日，子驷率领国内的人们在祖庙结盟，跟着就全部烧了它，杀了公子班、子驪、孙叔、孙知。

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宣公的尸体。秋，负刍杀了曹宣公的太子而自立为国君。诸侯就请求讨伐他。晋国人由于他在和秦国作战中的功劳，请求等到以后再讨伐。冬，安葬曹宣公。安葬以后，公子欣时打算出奔，国内的人都打算跟随他。做了成公的负刍才感到害怕，承认罪过，而且请求公子欣时留下来不要走。公子欣时这才回来把采邑还给成公。

十四年春，卫定公去到晋国，晋侯勉强卫定公接见孙林父。卫定公不同意。夏，卫定公回国以后，晋侯派郤犇送孙林父去见他。卫侯想要推辞。定姜说：“不行。他是先君宗卿的后嗣，大国又以此作为请求，如果不答应，我国将要灭亡。虽然讨厌他，不还比亡国强吗？君王还是忍耐一下吧！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不也可以吗？卫侯接见了孙林父并且恢复了他的职位和采邑。”

卫侯设享礼招待苦成叔郤犇，宁惠子作为相礼者。苦成叔表现出傲慢的样子。宁惠子说：“苦成叔家恐怕要被灭亡吧！古代举行享礼，是用来视察威仪、省查祸福的，所以《诗》说：‘角杯弯弯，美酒柔和。不骄不傲，聚集的了多多的福德。’现在他老人家表现傲慢，是取祸之道啊！”

秋，宣伯去到齐国为成公迎接齐女，《春秋》称他的族名，

这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

八月，郑国的子罕攻打许国，战败。二十三日，郑伯再次攻打许国。二十五日，进入许国的外城。许国把叔申的封地交还郑国来和郑国媾和。

九月，侨如领着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不称族名，这是由于尊重夫人。所以君子说：“《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但意义显明，记载史实但含蓄深远，婉转但顺理成章，穷尽但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卫定公有病，让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的儿子衎作为太子。冬十月，卫定公死。夫人姜氏哭完以后休息，看到太子并不悲哀，就连水也不喝，叹气说：“这个人啊，将要不仅败坏卫国，而且必然从我身上开始。呜呼，这是上天降祸给卫国吧！我不能得到鲧来主持国家。”大夫们听到以后，无不感到害怕。孙文子从此不敢把他的重器藏在卫家国，而都放在采邑戚地，同时尽量和晋国的大夫们交好。

十五年春，成公和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这是为了讨伐曹成公。逮住了曹成公回到京师。《春秋》记载说“晋侯执曹伯”，这是由于曹成公的罪过不及于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讨伐而且逮了他，就说“某人执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

诸侯打算让曹子的子臧进见周王而立他为国君。子臧辞谢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圣人通达节操，其次保守节操，最下失去节操。’做国君不合于我的节操。虽然不能及于圣人，岂敢失节呢？”于是逃亡到宋国。

夏六月，宋共公死。

楚国打算向北方出兵，子囊说：“新近和晋国结盟就背弃它，恐怕不可以吧！”子反说：“敌情有利进兵，有什么结盟不结盟？”申叔时已经老了，住在采邑申地，听到这话，说：“子反必然不能免于祸难。信用用来保持礼法，礼法用来保护生存，信用、礼法亡失了，想要免于祸难，能做到吗？”

楚子进攻郑国，到达暴隧，于是就侵袭卫国，到达首止。郑国子罕侵袭楚国，占取了新石。

栾武子想要对楚国报复，韩献子说：“不用，让他自己加重罪过，百姓将会背叛他。没有百姓，谁去作战。”

秋八月，安葬宋共公。在这时华元做右师，鱼石做左师，荡泽做司马，华喜做司徒，公孙师做司城，向为人做大司寇，鳞朱做少司寇，向带做大宰，鱼府做少宰。荡泽要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华元说：“我做右师，国君和臣下的教导，这是师所掌管的。现在公室的地位低下，却不能拨正，我的罪过大了。不能尽到职责，怎敢认为得到宠信是有利呢？”于是出奔晋国。

二华，是戴公的后代；司城，是庄公的后代；其他六大臣就都是桓公的后代。鱼石打算阻止华元出逃。鱼府说：“右师如果回来，必然要讨伐荡泽，这就会没有桓氏这一族了。”鱼石说：“右师如果能够回来，纵然允许他讨伐，他必然不敢。而且他多建大功，国内的人们亲附他，如果他不回来，反倒要怕桓氏在宋国没有人祭祀了。右师如果讨伐，还有向戌在。桓氏即便灭亡，必然只是亡掉一部分而已。”鱼石自己在黄河边上阻止华元。华元请求讨伐荡泽，鱼石答应了，这才回来。

派遣华喜、公孙师率领国内的人们进攻荡氏，杀了荡泽。《春秋》记载说“宋杀其大夫山”，说的是荡泽背弃了自己的宗族。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离开都城住在睢水旁边，华元派人劝阻他们，他们不同意。冬十月，华元亲自去劝阻，他们又不同意，华元就回来了。鱼府说：“现在不听从，以后就不能进入国都了。右师眼睛转动很快而说话很急，说明也有别的想法呀。如果不接纳我们，现在就会疾驰而去了。”登上山头而远望，就看到华元疾驰而去。这五个人驱车跟随华元，华元已经掘开睢水堤防、关闭城门登上城墙了。左师、两个司寇、两个宰就逃亡到楚国。华元让向戌做左师，老佐做司马，乐裔做司寇，以安定国内。

晋国三郤认为伯宗是障碍，诬陷以后又杀了他，并且连累及于栾弗忌。伯宗之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韩献子说：“郤氏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连续加以杀害，不灭亡还等什么？”

起初，伯宗每次朝见，他的妻子一定劝戒他说：“‘盗贼憎恨主人，百姓讨厌大官。’您喜欢说直话，必然及于祸难。”

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合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国人鞅以及邾和吴国在钟离会见，这是开始和吴国往来。

许灵公害怕郑国逼迫，请求迁到楚国。十一月初三日，楚国公子申把许国迁到叶地。

十六年春，楚子从武城派公子成用汝阴的田地，向郑国求和。郑国背叛晋国，子跟随楚子在武城结盟。

夏天，四月，滕文公死。

郑国的子罕攻打宋国，宋国将钮、乐惧在沟洫打败了他。宋军退兵，驻扎在夫渠，不加警备。郑人加以袭击，在沟洫打败了他们，俘虏了将钮、乐惧。这是由于宋国仗着打了胜仗而不加警备。

卫侯攻打郑国，到达鸣雁，这是为了晋国的缘故。

晋侯打算讨伐郑国，范文子说：“如果按照我的愿望，诸侯都背叛，晋国的危机可以得到缓解。如果只是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可能马上就来了。”栾武子说：“不能当我们这一辈执政的时候失去诸侯，一定要攻打郑国。”于是就发兵。栾书率领中军，士燮作为辅佐；郤锜率领上军，荀偃作为辅佐；韩厥率领下军；郤至作为新军辅佐。荀莹留守。郤犇去到卫国，乘机到齐国，请求两国出兵。栾黶来我国请求出兵。孟献子说：“晋国可能得胜了。”四月十二日，晋军出兵。

郑国人听到晋国出兵，就派使者报告楚国，姚句耳一起前往。楚王救援郑国，司马子反率领中军，令尹子重率领左军，右尹子辛率领右军。路过申地，子反进见申叔时，说：“这次作战会怎么样。”申叔时回答说：“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这是战争的手段。德行用来施予恩惠，刑罚用来纠正邪恶，和顺用来事奉神灵，道义用来建立利益，礼法用来适合时宜，信用用来护守事物。人民生活丰厚，德行就端正；举动有利，事情就合于节度；时宜合适，万物就有所成就；这样就能上下和睦，相处没有矛盾，有所需求无不具备，各人都知道行动的准则。所以《诗》说：‘安置百姓，无不合乎准则。’这样，神灵就降福于他，四季没有灾害，百

姓生活丰足，齐心一致地听从，莫不尽力以服从上面的命令，牺牲性命来弥补死去战士的空缺，这样就是战争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现在楚国内部丢弃他的百姓，外部断绝他的友好；亵渎神圣的盟约而说话不算话；违反时令发动战争，使百姓疲劳以求快意，百姓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都是罪过。人们为他们的结局担忧，还有谁肯牺牲性命？您还是尽力去做吧！我不会再看到您了。”姚句耳先回来，子驷询问情况。他回答说：“楚军行走快速。经过险要的地方行列不整齐。快速就会考虑不周，不整齐就丧失了行列。考虑不周、行列丧失，准备靠什么作战？楚国恐怕不能依靠了。”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到楚军将要到达，范文子想要回去，说：“我们假如逃避楚国，就能够缓和忧患。会合诸侯，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还是把它遗留给有能力的人吧。我们如果众臣和睦以奉事国君，这就足够了。”栾武子说：“不行。”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郤至说：“韩地那一战，惠公不能胜利归来；箕地那一役，先轸不能回国覆命；邲地那一仗，荀伯不能再跟楚军周旋，这都是晋国的耻辱。您也见到先君时代的战争了。现在我们逃避楚国，这是又增加耻辱了。”范文子说：“我们先君屡次作战，是有原因的，秦国、狄人、齐国、楚国都很强大，不尽自己的力量，子孙将会转弱无能。现在三强已经顺服，敌人仅楚国而已。只有圣人能够外部内部都没有祸患。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定，内部必有忧患，何不放掉楚国把它作为外部的戒惧呢？”

五月三十晦日，楚军在早晨逼近晋军而摆开阵势。晋国

的军吏担心这种情况。范匄快步向前，说：“填井平灶，就在军营中摆开阵势，把行列间的距离放宽。晋、楚两国都是上天所赐，有什么可担心的？”其父范文子拿起戈来驱逐他，说：“国家的存亡，这是天意，小孩子知道什么？”栾书说：“楚军轻佻，加固营垒而等待他们，三天一定退走。乘他们退走而加以攻击，一定可以得胜。”郤至说：“楚国有六个空子，不可以失掉。他们的两个卿互相排斥，楚王的亲兵们从旧家中选拔担任，郑国虽然摆开阵势却不整齐，蛮人虽有军队却摆不成阵势，摆阵不避晦日，士兵在阵中喧闹，与敌军相遇就更加喧闹。各军彼此观望后顾，没有战斗意志，旧家出身的士兵不一定精良，晦日出兵触犯上天所忌。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

楚王登上楼车瞭望晋军。子重让大宰伯州犁侍立在楚王身后。楚王说：“车子向左右驰骋干什么？”伯州犁说：“这是召集军吏。”“都聚集在中军了。”伯州犁说：“这是一起谋划。”“帐幕打开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先君的神主前占卜。”“撤掉帐幕了。”伯州犁说：“这是将要发布命令。”“喧闹得厉害，而且尘土飞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打算填井平灶摆开行列。”“都上了战车了，将帅和车右都拿着武器下车了。”伯州犁说：“这是听取军队誓师。”“他们要作战吗？”伯州犁说：“还不能知道。”“上了战车，将帅和车右又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战前的祈祷。”伯州犁把晋侯亲兵的情况报告楚王。苗贲皇在晋侯的旁边。也把楚王亲兵的情况报告晋侯。都说：“有国家中杰出的人物在那里，而且军阵厚实，不能抵挡。”苗贲皇对晋侯说：“楚国的精兵，在于他们中军的王族而已。我

请求把我们的精兵分开去攻击他们的左右军，三军往中军王卒那里聚集，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晋侯让太史占筮。太史说：“吉利。得到复繻，卦辞说：‘南方的国家局促，射它的国王，箭中眼睛。’国家局促，国王受伤，不失败，还等什么？”晋侯听从了。

前面有片泥沼，于是晋军都从左右两边躲开泥沼。步毅驾御晋厉公的战车，栾鍼作为车右。彭名驾御楚共王的战车，潘党作为车右。石首驾御郑成公的战车，唐苟作为车右。栾、范领着他们私族部队左右夹侍着晋侯前进。战车陷在泥沼里。栾书准备用自己车装载晋侯。他儿子栾鍼说：“栾书退下去！国家有大事，你哪能一人包办？而且侵犯别人的职权，这是冒犯；丢弃自己的职责，这是怠慢；离开自己的部下，这是扰乱。这三件罪名是不能碰的。”于是就把晋侯的战车掀离泥沼。

五月二十九日，潘尪的儿子党和养由基把皮甲叠摞起来用箭射，穿透了七层。拿去给楚王看，说：“君王有这样两个臣下在这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楚王发怒说：“真丢人！明早作战，你们射箭，将会死在这武艺上。”吕錡梦见自己射月亮，射中，自己却退进了泥里。占卜，说：“姬姓，是太阳；异姓，是月亮，这一定是楚王了。射中了他，自己又退进泥里，就一定会战死。”等到作战，吕錡射中了楚王的眼睛。楚王召唤养由基，给他两枝箭，让他射吕錡，射中脖子，伏在弓套上死去。养由基拿剩下的一枝箭回见楚王复命。

郤至三次碰到楚王的士兵，见到楚王，一定下车，脱下头盔，向前快步而走。楚王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

“正当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浅红色熟皮军服的人，是君子啊！刚才见到我君而快走，恐怕是受伤了吧！”郤至见到客人，脱下头盔接受命令，说：“贵国君王的外臣至跟随寡君作战，托君王的福，参与了披甲的行列，不敢拜谢命令。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感谢君王命令惠赐于我。由于战事的缘故，谨向使者肃拜。”三次向使者肃拜以后才退走。

晋国的韩厥追赶郑伯，他的御者杜溷罗说：“赶快追上去！他们的御者屡屡回顾，注意力不在马上，可以追上。”韩厥说：“不能两次羞辱国君。”于是就停止追赶。郤至追赶郑伯，他的车右蒯翰胡说：“另外派轻车从小道拦截，我追上他的战车把他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要受到刑罚。”也停止追赶。石首说：“卫懿公由于不去掉他的旗子，所以才在荧地战败。”于是就把旗子放进弓袋里。唐苟对石首说：“您在国君旁边，战败者应该一心保护国君。我不如您，您带着国君逃走，我请求留下。”就战死了。

楚军被逼在险阻的地方。叔山冉对养由基说：“虽然国君有命令，为了国家的缘故，您一定要射箭。”养由基就射向晋军，再射，被射人都被射死。叔山冉举起晋国人掷过去，掷中战车，折断了车前的横木。晋军于是停下来。囚禁了楚国的公子蔑。

栾鍼见到子重的旌旗，请求说：“楚人说那面旌旗是子重的旗号，他恐怕就是子重吧。过去下臣出使到楚国，子重问起晋国的勇武表现在那里，下臣回答说：‘喜好整齐，按部就班。’子重说：‘还有什么？’下臣回答说‘喜好从容不迫。’现在两国兴兵，不派遣行人，不能说是按部就班；临到事情

而说话不算，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重进酒”晋侯答应了，派遣行人持榼奉酒，到了子重那里，说：“寡君缺乏使者，让鍼执矛侍立在他左右，因此不能犒赏您的从者，派我前来送酒。”子重说：“他老人家曾经跟我在楚国说过喜好整齐和从容不迫，一定是这个原因。他的记忆力不也是很强吗？”受酒而饮，不留难使者而重新击鼓。早晨开始作战，直至见到星星还没有结束。

子反命令军吏视察伤情，补充步兵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摆列战车马匹，鸡叫的时候吃饭，唯主帅的命令是听。晋军因此而担心。苗贲皇通告全军说：“检阅战车、补充士卒，喂好马匹、磨快武器，整顿军阵、巩固行列，饱餐一顿、再次祈祷，明天再战！”就故意放松楚国的俘虏让他们逃走。楚王听到这些情况，召子反一起商量。谷阳竖献酒给子反，子反喝醉了不能进见。楚王说：“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啊！我不能等着。”于是就夜里逃走了。

晋军进入楚国军营，吃楚军留下的粮食吃了三天。范文子站在晋侯的车马前面，说：“君王年幼，下臣们不才，怎么能得到这个结果？君王还是要警惕啊！《周书》说，‘天命不能永恒不变’，说的是有德的人就可以享有天命。”

楚军回去，到达瑕地，楚王派人对子反说：“先大夫让军队覆没，当时国君不在军中。现在您没有过错，这是我的罪过。”子反再拜叩头说：“君王赐下臣一死，死而不朽。下臣的士兵的确奔逃了，这是下臣的罪过。”子重派人对子反说：“当初让军队覆没的人，其结果你也听到过了。何不自己打算一下！”子反回答说：“即使没有先大夫自杀的事，大夫命令

我死去，我岂敢陷于不义？我使国君的军队败亡，岂敢忘记一死？”楚王派人制止他，尚未赶到，子反自杀了。

作战的第二天，齐国的国佐、高无咎到达军中，卫侯从卫国出发，我国成公从坏隄出发。宣伯和穆姜私通，想要去掉季、孟两人而占取他们的家财。成公将要出行，穆姜为他送行，让他驱逐这两个人。成公把晋国的危难告诉她，说：“请等我回来再听取您的命令。”穆姜发怒，公子偃、公子伋快步走过，穆姜指着他们说：“你要不同意，他们都可以是国君。”成公在坏隄等待，防护宫室、加强戒备、设置守卫，然后出行，所以去晚了。成公派遣孟献子在公宫留守。

秋天，成公和晋侯、齐侯、卫侯、宋国华元、邾人在沙随会见，为商量攻打郑国。宣伯派人告诉郤犇说：“鲁侯在坏隄等着，以等待胜利者。”郤犇率领新军，同时做公族大夫，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他从宣伯那里拿了财物，而在晋侯那里诽谤成公。晋侯就不和成公见面。

曹国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先君宣公去世，国内的人们说：‘怎么办？忧患还没有消除。’而贵国又讨伐我寡君，因而使镇抚曹国的公子子臧逃亡，这是在大举灭曹，大概是由于先君有罪吧！可是如果有罪，那么您又让他参加会见了。您不丢失德行和刑罚，所以才能做诸侯的领袖，难道独独由于敝邑丢掉？区区之意，谨在私下向您布达。”

七月，成公会合尹武公和诸侯攻打郑国。将要出行，穆姜又像以前一样命令成公。成公又在宫中设防以后才出行。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郑国都西部，我国的军队驻扎在督扬，不敢经过郑国。子叔声伯派叔孙豹请求晋军前来迎接我军，又在

郑国都郊外准备饭食。晋军为迎接我军而来到。声伯四天没有吃饭等着他们，直到让晋国的使者吃了饭以后自己才吃。

诸侯的军队迁移到制地，知武子作为下军副帅，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到达鸣鹿，于是又进攻蔡国。还没有回来，诸侯又迁移到颖上。七月二十四日，郑国的子罕在夜里突然袭击，宋国、齐国、卫国的军队都溃不成军。

曹国人再次向晋国请求。晋侯派人对子臧说：“你回去，我送回你们国君。”子臧回国，曹伯也回来了。子臧把他的封邑和卿的职位全部交出去而不再出仕。

叔孙侨如派人告诉郤犇说：“鲁国有季氏、孟氏，就好像晋国有栾氏、范氏，政令就是在那里制订的。现在他们商量说：‘晋国的政令出于不同的卿族，这是不能服从的。宁可奉事齐国和楚国，那怕亡国，也不跟从晋国了。’晋国如果要在鲁国行使自己的意志，请留下季孙行父并杀了他，我把仲孙蔑弄死，鲁国奉事晋国，就没有二心了。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一定服从晋国。不这样，仲孙蔑行父回国就必然背叛晋国。”九月，晋国人在荅丘逮住了季孙行父。成公回来，在郚地等待，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放回季孙。郤犇说：“如果去掉仲孙蔑而留下季孙行父，我给您鲁国的政权，对待您比对公室还亲。”声伯回答说：“侨如的情况，您肯定听说了。如果去掉蔑和行父，这是大大地毁弃鲁国而惩罚寡君。如果还不丢弃鲁国，而承您向周公求福，让寡君能够奉事晋国国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的社稷之臣。如果早晨去掉他们，鲁国晚上必然灭亡。鲁国靠近晋国的仇敌，灭亡了以后变成仇敌，还来得及补救吗？”郤犇说：“我为您请求封邑。”声伯回

答说：“婴齐我，是鲁国的小臣，岂敢依仗大国以求取丰厚的官禄？我奉了寡君的命令前来请求，如果得到所请求的，您的恩赐就很多了，还另有什么请求？”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助过两个国君。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难道能不认为他是忠诚吗？相信奸邪而丢弃忠良，怎么对付诸侯？子叔声伯接受国君的命令没有私念，为国家谋划没有二心，为自己打算而不忘国君。如果拒绝他的请求，这是丢弃善人啊！您还是考虑一下。”于是允许鲁国讲和，赦免了季孙。

冬十月，放逐叔孙侨如并且和大夫们结盟。侨如逃亡到齐国。十二月，季孙和郤犇在扈地结盟。回国，暗杀了公子偃，把叔孙豹从齐国召回而立了他。

齐国的的声孟子和侨如私通，声孟子让价和位于高氏、国氏之间。侨如说：“不能再获罪。”逃亡到卫国，也位于各卿之间。

晋侯派遣郤至到成周奉献对楚国作战的俘获，郤至和单襄公说话，屡屡夸耀自己的功劳。单襄公对大夫们说：“郤至恐怕要被杀吧！位在七个人之下，而想要盖过他上面的人。聚集怨恨，这是祸乱的根本。多招怨恨而自造祸乱的阶梯，怎么还能据有官位？《夏书》说：‘怨恨难道只是在明里？看不到的倒是应该考虑。’这是说在细微的地方也要谨慎啊。现在郤至把看不到的怨恨都变得明显了，难道行吗？”

十七年春周历正月，郑国子驷进攻晋国的虚、滑两地。卫国的北宫括救援晋国，侵袭郑国，到达高氏。夏五月，郑国太子髡顽和侯孺到楚国作人质，楚国公子成、公子寅到郑国

戍守。

成公会合尹武公、单襄公以及诸侯攻打郑国，从戏童到达曲洧。

晋国的范文子从鄢陵回国，让他的祝宗祈求早点死去，说：“国君骄横奢侈而又战胜敌人，这是上天加重他的毛病，祸难将要起来了。爱我的人只有诅咒我，让我快点死去，不要赶上祸难，这就是范氏的福气。”六月初九日，范文子死。

六月二十六日，成公和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在柯陵结盟，这是为了重温戚地的盟会。

楚国的子重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首止。诸侯退兵回国。

齐国的庆克和声孟子私通，穿着女人衣服和女人一起坐辇进入宫中的夹道门。鲍牵见到了，报告国武子。武子把庆克召来告诉他。庆克躲在家里很久不出门，报告声孟子说：“国子责备我。”声孟子生气了。国武子作为灵公的相礼参加会见，高无咎、鲍牵留守。等到回国，将要到达的时候，关闭城门，检查旅客。声孟子诬陷说：“高、鲍两人打算不接纳国君而立公子角，国子参与这件事。”秋七月十三日，砍去了鲍牵的双脚而驱逐了高无咎。高无咎逃亡到莒国。高弱据有卢地而发动叛乱。齐国人前来我国召回鲍国而立了他。

起初，鲍国离开鲍氏前来做施孝叔的家臣。施氏的家臣头子的人选，匡句须吉利。施氏的家臣头子拥有一百家人家的采邑。施氏给了匡句须采邑，让他做家臣头子，他却让给鲍国而且把采邑也给了鲍国。施孝叔说：“你是占卜认为吉利的。”匡句须回答说：“能够给忠良，还有比这再大的吉利吗？”鲍国辅助施氏很忠诚，所以齐国人把他召回去作为鲍氏的后

嗣。

孔子说：“鲍牵的聪明不如葵菜，葵菜还能保护自己的脚。”

冬，诸侯进攻郑国。十月十二日，包围郑国。楚国公子申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汝水边上。十一月，诸侯退兵回国。

起初，声伯梦见徒步趟过洹水，有人给他琼瑰吃下去，哭出来的眼泪都成了琼瑰装满怀抱，随后唱歌说：“渡过洹水，赠给我琼瑰。回去吧回去吧，琼瑰装满我的怀内！”由于害怕而不敢占卜。从郑国回来，十一月某日，到达狸胀才占卜这件事，说：“我害怕死，所以不敢占卜。现在大伙那么多人跟随我已经三年了，没有妨碍了。”说完这件事，到晚上就死了。

齐侯派崔杼做大夫，派庆克辅佐他，率领军队包围卢地。国佐跟从诸侯包围郑国，由于齐国发生祸难请求回国。于是就到了包围卢地的军队里，杀了庆克，占据谷地而发动叛乱。齐侯和他在徐关结盟以后恢复了他的官位。十二月，卢地投降。齐侯派遣国胜向晋国报告祸难，并且让他在清地等候命令。

晋厉公奢侈，有很多宠信的大夫。从鄢陵回来，想要全部去掉其他的大夫，而立左右宠信的人。胥童因为胥克之被废，怨恨郤氏，并为厉公宠信。郤犇夺走了夷阳五的土田，夷阳五也为厉公宠信。郤犇和长鱼矫争夺土田，把长鱼矫抓起来并且囚禁，和他的父母妻子系在一根车辕上。不久以后，长鱼矫也受到厉公的宠信。栾书怨恨郤至，因为他不听自己的主意而又打败了楚军，想要废掉他。栾书让楚国的公子茷告诉厉公说：“这次战役，实际上是郤至召来我寡君的，因为东

方的军队没有到达并且晋军队统帅没有完全出动，他说：‘这一战晋国一定失败，我就乘机拥立孙周来事奉君王。’”厉公告诉栾书。栾书说：“恐怕有这回事。否则，难道他会不顾虑死而接受敌人的使者吗？君王何不试着派他到成周而考察他一下呢？”郤至到成周聘问，栾书让孙周接见他。厉公派人窥探，相信了。于是就怨恨郤至。

厉公打猎，和女人一起首先射猎并且喝酒，然后让大夫射猎。郤至奉献野猪，寺人孟张夺走野猪。郤至射死了他。厉公说：“郤至欺负我！”

厉公准备发动祸难，胥童说：“一定要先去掉三郤。他们族大，怨恨多。去掉大族，不受逼迫；讨伐怨恨多的人，容易有功。”厉公说：“对。”郤氏听到这件事，郤锜想要攻打厉公，说：“即使我们死，国君也一定危险了。”郤至说：“人能立得住，是由于有信用、明智、勇敢。信用不能背叛国君，明智不能残害百姓，勇敢不能发动祸乱。丢掉这三样，还有谁亲近我？死了又增多怨恨，还有什么用？国君拥有臣下而杀了他们，能把他怎么办？我如果有罪，死得已经晚了。如果国君杀害的是无罪的人，他将要失掉百姓，想要安定，能行吗？还是听候命令吧。受了国君的禄位，因此才能聚集亲族。有了亲族而和国君相争，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十二月二十六日，胥童、夷羊五率领八百甲士准备进攻郤氏，长鱼矫请求不要兴师动众，厉公派清沸魑去帮助他们。长鱼矫和清沸魑抽出戈来，衣襟相结，装成一副打架争讼的样子。三郤准备在台榭里和他们计议，长鱼矫乘机用戈在座位上刺死了郤锜和郤犇。郤至说：“冤枉死不如逃走。”于是快步奔逃。长

鱼矫追上他的车子，用戈刺死了他。都陈尸在朝廷上。

胥童带领甲士在朝廷上劫持了栾书、中行偃。长鱼矫说：“不杀这两个人，忧患必然会到国君身上。”厉公说：“一天之中而把三位卿陈尸朝上，我不忍心增加了。”长鱼矫回答说：“别人会对君王忍心的。下臣听说祸乱在外就是奸，在内就是轨。用德行来对待奸，用刑罚来对待轨。不施教化就加以杀戮，不能叫做德行；臣下逼迫国君而不讨伐，不能叫做刑罚。德行和刑罚不加树立，奸、轨就一起来了，下臣请求离去。”于是就逃亡到狄人那里。厉公派人向栾书和荀偃辞谢说：“寡人讨伐郤氏，郤氏已经伏罪，大夫不要把劫持的事作为耻辱，还是复职复位吧！”他们都再拜叩头说：“君王讨伐有罪的人，而赦免下臣一死，这是君王的恩惠。我们两个人即使死了，岂敢忘记君王的恩德？”于是都回去了。厉公派胥童做卿。

厉公在匠丽氏那里游玩，栾书、中行偃就乘机抓住了他。召唤士匄，士匄推辞。召唤韩厥，韩厥推辞，说：“从前我在赵氏家里养大，孟姬诬陷赵氏时，我能顶住不出兵。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作主’，何况是国君呢？您几位不能事奉国君，又哪里用得到我韩厥呢？”

舒庸人由于楚军的战败，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地，攻打驾地，包围厘地和虺地，因此就依仗着吴国而不设防。楚国公子囊师袭击舒庸，灭亡了它。

闰月二十九日，栾书、中行偃杀了胥童。百姓不亲附郤氏，胥童引导国君作乱，所以《春秋》都记载说“晋杀其大夫”。

十八年春周历正月初五日，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死厉公，葬在翼地的东门外边，仅仅用了一辆车子。派遣荀罃、士魴在京师迎接周子而立他为国君，这时他十四岁。大夫在清原迎接。周子说：“孤开始的愿望并没有到这地步，现在虽然到了这地步，怎么能不是上天的意志呢？另外人们要求有国君，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立了以后又不听他的，还哪里用得着国君？您几位用得着我，在今天；用不着，也在今天。恭敬而听从国君，这是神灵所赐福的。”大夫回答说：“这是下臣们的愿望，怎敢不唯命是听。”十五日，结盟以后才进入国都，住在伯子同家里。二十六日，在武宫朝见新君。驱逐了不合臣道的七个人。周子有一个哥哥是白痴，不能辨别豆子和麦子，所以不能立为国君。

齐国为了庆氏祸难的缘故，正月二十九日，齐侯派掌刑官华免用戈把国佐杀死在内宫的前堂。大伙逃到夫人的宫里。《春秋》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这是由于他丢弃君命、专权杀人、占据谷地而叛变的缘故。让清地人杀了国胜。国弱逃亡到我国来，王湫逃亡到莱地。庆封做大夫，庆佐做司寇。不久以后，齐侯让国弱回国，让他继承国氏，这是合于礼的。

二月初一日，晋悼公在朝廷上即位。开始任命百官，赐舍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积欠，照顾到鳏夫寡妇，起用被废黜和长居下位的贤良，救济贫困，援助灾难，禁止邪恶，少徵赋税，宽恕罪过，节约器用，在农闲时使用农民，个人的欲望不和农时冲突。派魏相、士魴、魏颀、赵武做卿；荀家、荀会、栾廙、韩无忌做公族大夫，让他们教育卿的子弟恭敬、节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派士渥浊做太傅，让他学习范武

子的法度；右行辛做司空，让他学习士蒯的法度。弁纠驾御战车，校正之官属他管辖，让他教育御者们明白道理。荀宾作为车右，司士属他管辖，让他教育勇士们以待时选用。卿没有固定的御者，设立军尉兼管这些事。祁奚做中军尉，羊舌职辅佐他；魏绛做司马，张老做候奄。铎遏寇做上军尉，籍偃为他做司马，让他教育步兵车兵，相互和睦而听从命令。程郑做乘马御，六驺属他管辖，让他教育他们明白礼仪。凡是各部门的长官，都是受百姓赞扬的人。举拔的人不失职，做官的人不改变常规，爵位不超过德行，师不欺凌正，旅不逼迫师，百姓没有批评的话，这就是所以再次成为诸侯领袖的原因。

成公去到晋国，朝见新立的国君。

夏六月，郑伯攻打宋国，到达曹门外边。于是就会合楚王一起攻打宋国，占取朝郟。楚国子辛、郑国皇辰进攻城郟，占取幽丘。一起攻打彭城，把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送回宋国，用三百辆战车留守然后回国。《春秋》记载说“复入”。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本国迎接而且立他，叫做“入”；回复原来的位置，叫做“复归”；诸侯把他送回来，叫做“归”；用武力的叫做“复入”。宋国人担心这件事。西钜吾说：“为什么担心？如果楚国人和我们同仇敌忾，施恩德给我们，我们本来是会奉事他们的，不敢有二心。现在大国的欲望没有个满足，即使把我国作为他们的边邑还会觉得遗憾。否则，收留我们讨厌的人，让他们辅助政事，等机会钻我们的空子，也是我们的祸害。现在却尊崇诸侯的乱臣而且分给他们以土地，阻塞各国之间的通道，使乱臣得以快意而使服

从他们的国家离心，毒害诸侯而使吴国、晋国恐惧，这样，我们的好处多啦，并不是我们的忧患。而且奉事晋国为了什么？晋国肯定会救助我们。”

成公从晋国回来。晋国的范宣子前来拜访，同时答拜我成公对晋君的朝见。君子认为晋国在这件事情上合于礼。

秋，杞桓公前来朝见，慰劳成公，同时询问晋国的情况。成公把晋君的政治措施告诉他。杞桓公因此很快地向晋国朝见而请求通婚。

七月，宋国的老佐、华喜包围彭城，老佐死在这次战役里。

八月，邾宣公前来朝见，这是为了即位而前来进见。

建造鹿囿，《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不合时令。

初七日，成公死在寝室里，这是说合于正常情况的。

冬十一月，楚国的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到晋国去告急。这时韩献子执政，说：“想要得到别人的拥护，一定要先为他付出勤劳。我们成就霸业，安定疆土，从宋国开始了。”晋侯领兵驻扎在台谷来救援宋国。在靡角之谷和楚军相遇，楚军退走回国。

晋国的士魫前来请求出兵。季文子向臧武仲问出兵的多少，他回答说：“攻打郑国那次战役，是知伯来请求出兵的，他是下军的辅佐。现在士魫也辅佐下军，出兵的多少像攻打郑国时就可以了。奉事大国，不要违背使者的爵位次序而要更加恭敬，这是合于礼的。”季文子听从了。

十二月，孟献子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崔杼在虚圻会见，谋划救援宋国。宋人辞谢诸侯，而请求出兵以

包围彭城。孟献子向诸侯请求先回国参加葬礼。

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我君成公”，《春秋》这样记载，是表示一切都安定顺利。

襄 公

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

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

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大子光为质于晋。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郟，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郟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

秋，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郑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郑子来朝，礼也。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二年春，郑师侵宋，楚令也。

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

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楨，以自为椁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

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

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郑伯斡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

会于戚，谋郑故也。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知武子曰：“善。鄆之会，吾子闻崔子之言，今不来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寡君之忧不唯郑。螽将复于寡君，而请于齐。得请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请，事将在齐。君子之请，诸侯之福也，岂唯寡君赖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复会于戚，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郑人乃成。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

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

公如晋，始朝也。夏，盟于长檣。孟献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孟献子曰：“以

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仇，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使士匄告于齐曰：“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郟外。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

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

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

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张老为中军司马，士富为候奄。

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

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韩献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今我易之，难哉！”

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陈人不听命。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

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

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槨，不虞。

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

初，季孙为己树六槨于蒲圃东门之外。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槨，季孙不御。

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

冬，公如晋听政，晋侯享公。公请属郟，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仇仇，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郟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晋侯许之。

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

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迓安，五也。君其图之！”

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纥救郕，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髻。鲁于是乎始髻，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五年春，公至自晋。

王使王叔陈生诉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魴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

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

穆叔觐郕大子于晋，以成属郕。书曰：“叔孙豹、郕大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

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夏书》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

穆叔以属郟为不利，使郟大夫听命于会。

楚公子贞为令尹。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公子贞，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

冬，诸侯戍陈。公子贞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华弱与乐轡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楛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

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从！”子罕善

之如初。

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莒人灭鄆，鄆恃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晋人以鄆故来讨，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

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

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郟子来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贰也。

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

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

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谓从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贞围陈，会于邲以救之。

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邲，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邲，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简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陈人患楚。庆虎、庆寅谓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执之。”楚人从之。二庆使告陈侯于会，曰：“楚人执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稷宗庙，惧有二图。”陈侯逃归。

八年春，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

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

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

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

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大夫不书，尊晋侯也。

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贞伐郑，讨其侵蔡也。

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矫、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子驷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驸也受其咎。”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骈告于晋，曰：“君命敝邑：‘修尔车赋，偁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

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女女，不遑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狐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

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

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勺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掬；具缁、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郟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钅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昧，以出内火。是故昧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

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也。”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稚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公子贞曰：“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穡。商、工、皂、隶不知迁业。韩厥老矣，知罃稟焉以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军。韩起少于栾黶，而栾黶、士魴上之，使佐上军。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君明、臣忠，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王曰：“吾既许之矣。虽不及晋，必将出师。”

秋，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

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

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郕从荀罃、士匄门于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黶、士魴门于北门。杞人、邠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汜，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饩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

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

将盟，郑六卿，公子骅、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蚤、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骅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

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曰：

“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轿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楚庄夫人卒，王未能定郑而归。

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十年春，会于柎，会吴子寿梦也。三月癸丑，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不敬。士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

夏四月戊午，会于柎。

晋荀偃、士匄请伐逼阳，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

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犍重如役。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陬人纆抉之以出门者。狄虺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橰，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

诸侯之师久于逼阳，荀偃、士匄请于荀罃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间，曰：“女成二事而后告余。余恐乱命，以不女违。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帅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书曰“遂灭逼阳”，言自会也。

以与向戌，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逼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祝如之？若惠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以逼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逼阳妘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礼也。

师归，孟献子以秦董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

六月，楚公子贞、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毋。庚午，围宋，门于桐门。

晋荀罃伐秦，报其侵也。

卫侯救宋，师于襄牛。郑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公子贞、郑子耳侵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竟已甚。周犹不堪竟，况郑乎？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

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东鄙。

诸侯伐郑。齐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己酉，师于牛首。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公孙夏闻盗，不俟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

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轿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魴、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郑及晋平。

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栾黶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与楚师夹颖而军。

子轿曰：“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亦以退之。”宵涉颖，与楚人盟。栾黶欲伐郑师，荀罃不可，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不如致怨焉而还。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还也！”丁未，诸侯之师还，侵郑北鄙而归。楚人亦还。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

于王庭，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筭门闺窆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驛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筭门闺窆，其能来东国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筭门闺窆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闾，诅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郑人患晋、楚之故。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大夫说之，使疆場之司恶于宋。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至，吾乃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

夏，郑子展侵宋。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

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踏其国家。”

楚公子贞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癸如楚，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楚人执之，书曰“行人”，言使人也。

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骕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

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镛磬，女乐二八。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

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绌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魴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栢，晋师败绩，易秦故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郚，取其钟以为公盘。

夏，晋士魴来聘，且拜师。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

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齐侯许昏，王使阴里结之。

公如晋，朝，且拜士魴之辱，礼也。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夏，郟乱，分为三。师救郟，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荀罃、士魴卒。晋侯搜于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黶，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黶将下军，魏絳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

秋，楚共王卒。公子贞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公子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郑良霄、大宰石巢犹在楚。石巢言于公子贞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脚，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楚人归之。

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

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知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

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戎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逖？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罾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于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侨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侨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械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黶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

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

栾鍼曰：“此役也，报栢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黶谓士匄曰：“余弟不欲住，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

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不书，惰也。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黶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

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

公使子娇、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鄆，使子行请于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鄆人执之。

初，尹公佗学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鞬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饗而射之，贯臂。

子鲜从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

公使厚成叔吊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执事曰：‘有君不吊，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增淫发泄，其若之何？’”卫人使大叔仪对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为君忧。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赐。”厚孙归，复命，语臧武仲曰：“卫君其必归乎！有大叔仪以守，有母弟鮒以出，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

齐人以邾寄卫侯。及其复也，以邾粮归。右宰谷从而逃归，卫人将杀之。辞曰：“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

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

卫侯在邾，臧纥如齐，唁卫侯。卫侯与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更，何以

复国?”子展、子鲜闻之，见臧纆，与之言，道。臧孙说，谓其人曰：“卫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

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于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军无帅，故舍之。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公子贞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公子贞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谷。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祚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医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

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乎！”

冬，会于戚，谋定卫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

楚公子贞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公子贞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廐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觊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公孙夏、伯有、子产之故，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三月，公

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郭。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莒。晋侯有疾，乃止。

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轿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会于溴梁。命归侵田。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

殖、郑公孙蚤、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许男请迁于晋。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

郑子侨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

晋荀偃、栾黶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秋，齐侯围成，孟孺子速缴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陔而还。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闲，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勺在此，敢使鲁无鸪乎？”

十七年春，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印，卑宋也。

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诘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

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诉于晋。

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纆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郟叔纆、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

齐人获臧坚。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无死！”坚稽

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杙抉其伤而死。

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

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左师惧曰：“老夫无罪。”贼曰：“皋比私有讨于吴。”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闻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必逐之！”左师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师为己短策，苟过华臣之门，必聘。

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瘠狗，瘠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且诅有祝，祸之本也。”

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纛斩，苴经带，杖，菅屨，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来。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执孙蒯于纯留，为曹故也。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

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穀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济。

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溴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輿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晋州绰及之，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顾曰：“为私誓。”州绰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后缚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皆衿甲面缚，坐于中军之鼓下。

晋人欲逐归者，鲁、卫请攻险。己卯，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郟。赵武、韩起以上

军围庐，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橧以为公琴。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门中，以枚数阖。

齐侯驾，将走邮棠。大子与郭荣扣马，曰：“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大子抽剑断鞅，乃止。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许。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稽首而对曰：“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矫、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孔、子展、公孙夏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猷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毋侵小。”

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归之于我。

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荀偃瘵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纳。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晋栾魴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鬻声姬，生光，以为大子。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大子，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不祥；间诸

侯，难。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东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

齐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杀戎子，尸诸朝，非礼也。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

晋士匄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蚤卒，赴于晋大夫。范宣子言于晋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晋侯请于王，王追赐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秋八月，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书曰：“齐杀其大夫。”从君子昏也。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公孙夏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妣之子也。圭妣之班，亚宋子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难。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为右尹。郑人使子展当国，公孙夏听政，立子产为卿。

齐庆封围高唐，弗克。

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问守备焉，以无备告。揖之，乃登。闻师将傅，食高唐人。殖

绰、工倭会夜缒纳师，醢卫于军。

城西郭，惧齐也。

齐及晋平，盟于大隧。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

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谓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庄子会莒人，盟于向，督扬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

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

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蔡人杀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诉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践土之盟，晋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无常，公子燮求从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书曰：“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言不与民同欲也；“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将出奔，呼于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齐子初聘于齐，礼也。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

《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晋，拜师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

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纆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纆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皂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纆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怨。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执公子买于句瀆之丘。公子鉏来奔。叔孙还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蘧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怀子患之。祁惧其讨也，诉诸宣子曰：“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宠报之，又与吾同官而专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专于国，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其谋如是，惧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为之征。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黑。囚伯华、叔向、籍偃。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驢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谏勋，明征定保。’夫

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辞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将逃罪。罪重于郊甸，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廙，不能保任其父之劳。大君若不弃书之力，亡臣犹有所逃。若弃书之力，而思廙之罪，臣戮余也，将归死于尉氏，不敢还矣。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诸轘辕。

冬，曹武公来朝，始见也。

会于商任，锢栾氏也。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

勇也。”

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于此乎？”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

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矫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迺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孟，归而讨之。溴梁之明年，子矫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仇，敝邑是惧。其敢忘

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

秋，栾盈自楚适齐。晏平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于晋。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张卒。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郑子张其有焉。”

冬，会于沙随，复锢栾氏也。栾盈犹在齐，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

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

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复使蘧子冯为令尹，公子畸为司马。屈建为莫敖。有宠于蘧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他日朝，与申叔豫言。弗应

而退。从之，入于人中。又从之，遂归。退朝，见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惧，不敢不见。吾过，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对曰：“吾不免是惧，何敢告子？”曰：“何故？”对曰：“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子南得罪，观起车裂。何故不惧？”自御而归，不能当道。至，谓八人者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则可。不然，请止。”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

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礼，为邻国阙。

陈侯如楚。公子黄愬二庆于楚，楚人召之。使庆乐往。杀之。庆氏以陈叛。

夏，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城，版队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于常。’”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许诺。伏之，而觴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

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

四月，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献子私焉，故因之。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韩、赵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程郑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

乐王鲋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栾氏至矣！”宣子惧。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且栾氏多怨，子为政；栾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栾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乱在权，子无懈矣。”公有姻丧，王鲋使宣子墨绶冒经，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

范鞅逆魏舒，则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趋进，曰：“栾氏帅贼以入，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请驂乘持带。”遂超乘，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仆请，鞅曰：“之公。”宣子逆诸阶，执其手，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

范氏之徒在台后，栾氏乘公门。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栾氏退。摄车从之，遇栾氏，曰：“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乐射之，不中；又注，则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栾魴伤。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

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摯为右。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贰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启：牢成御襄罢师，狼蓬疏为右。肱：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駟乘。自卫将遂伐晋。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图之！”弗听。陈文子见崔武子，曰：“将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不得其死。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

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张武军于荧庭。戍郟邵，封少水，以报平阴之役。乃还。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牝。

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季武子无嫡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乃止。访于臧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钅，使与之齿，季孙失色。

季氏以公钅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公钮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故公钮氏富，又出为公左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氏之御驹丰点好羯也，曰：“从余言，必为孟孙。”再三云，羯从之。孟庄子疾，丰点谓公钮：“苟立羯，请仇臧氏。”公钮谓季孙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应。己卯，孟孙卒，公钮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钮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钮“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季孙不信。臧孙闻之，戒。

冬，十月，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甲从己而视之。孟氏又告季孙。季孙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纆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纆，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臧贾、臧为出在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曰：“纆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纆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再拜受龟。使为以纳请，遂自为也。臧孙如防，使来告曰：“纆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

邑。”乃立臧为。

臧纥致防而奔齐。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适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魴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弗与田。

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

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公孙夏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说，乃轻币。

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公孙夏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齐，晋故也。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蘧启疆如齐聘，且请期。齐社，搜军实，使客观之。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蘧启疆如楚，辞，且乞师。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

晋侯使张骼、辅跖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

楚子自棘泽还，使蘧启疆帅师送陈无宇。

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

陈人复讨庆氏之党，针宜咎出奔楚。

齐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

大路。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感疾，将死而忧也。”

二十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事，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民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

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倮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懿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鲜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

其谁纳之？”行及弇中，将舍。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谁能惧我？”遂舍，枕辔而寝，食马而食。驾而行，出弇中，谓婴曰：“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遂来奔。

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鬻，不跽，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晋侯济自泮，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使隰鉏请成。庆封如师，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晋侯许之。使叔向告于诸侯。公使子服惠伯对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

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并堙木刊。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紼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

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

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楚蘧子冯卒，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子强曰：“久将垫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卫献公入于夷仪。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阍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

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公孙夏复伐陈，陈及郑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楚芟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芟掩书田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

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芟子之功也。”以与芟掩。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

恤其后矣。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邾。其五月，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妘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妘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妘，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告右宰谷，右宰谷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谷曰：“我请使焉而观之。”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犹夫人也。若不己，死无日矣。”悼子曰：“子鲜在。”右宰谷曰：“子鲜在，何

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悼子曰：“虽然，弗可以已。”

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国伤。宁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大子角。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

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公至，使让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对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负羁继，以从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贰，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从近关出。公使止之。

卫人侵戚东鄙，孙氏愬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从卫师，败之圉。雍钮获殖绰。复愬于晋。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有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

夏，中行穆子来聘，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颡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颡，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颡归。

印董父与皇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于是卫侯会之。晋人执宁喜、北宫遗，使女齐以先归。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

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师畏而恶之。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内师而无宠。

秋，楚客聘于晋，过宋。大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欲，用牲，加书征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公使视之，则信有焉。问诸夫人与左师，则皆曰：“固闻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过期，乃缢而死。佐为大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亨伊戾。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献。”左师改命曰：“君夫人。”而后再拜稽首受之。

郑伯归自晋，使公孙夏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国。”

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戌将

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幸，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铎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鄙，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

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判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燬，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

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蓄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汜而归，而后葬许灵公。

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晋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于

宰旅，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于晋乎！辞不失旧。”

齐人城邾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廩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窞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余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乌余以众出。使诸侯伪效乌余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卫宁喜专，公患之。公孙免余请杀之。公曰：“微宁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未可知，只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宁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

夏，免余复攻宁氏，杀宁喜及右宰谷，尸诸朝。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敛以亡，惧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沮劝？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且罇实使之。”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

木门，不乡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准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

公与免余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臣弗敢闻。且宁子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公固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公使为卿，辞曰：“大叔仪不贰，能赞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为卿。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驹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

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

晋有信也。

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

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人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晋荀盈遂如楚莅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公孙夏、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鸿之赳赳》，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阃，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公孙夏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

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与东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废之，而立明。成请老于崔，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与强怒，将杀之。告庆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庆封曰：“子姑退，吾图之。”告卢蒲癸。卢蒲癸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将弃彼矣。彼实家乱，子何病焉？崔之薄，庆之厚也。”他日又告。庆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女。”

九月庚辰，崔成、崔强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使卢蒲癸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

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嬖复命于崔子，且御而归之。至，则无归矣，乃缢。崔明夜辟诸大墓。辛巳，崔明来奔，庆封当国。

楚蘧罢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蘧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

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

卫人讨宁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

郑悼公来朝，时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廷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

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

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驹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女何与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

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责，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

齐庄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癸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

公膳，日双鸡。饗人窃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怒。庆封告卢蒲癸。卢蒲癸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车。子车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

冬，十月，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丙辰，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龟而泣。乃使归。庆嗣闻之，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子家弗听，亦无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获在吴、越。”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

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麻婴为尸，庆巢为上献。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子尾抽桷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遂杀庆绳、麻婴。公惧，鲍国曰：“群臣为君故也。”陈须无以公归，税服而如内宫。

庆封归，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鴟》亦不知。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

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钅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瀆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

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故有宠。释卢蒲癸于北竟。

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殓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

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公过郑，郑伯不在。伯有廷劳于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

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

楚人使公亲禭，公患之。穆叔曰：“袞殡而禭，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茱先袞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郑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卜，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卜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卜。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

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

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在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闾，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闾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饷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

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肆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郟鼓父、党叔为一耦。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责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沔沔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迂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鹄》《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鹄》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帙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鳧，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秋，九月，齐公孙蚤、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

为高氏之难故，高豎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鄫，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通嗣君也。穆叔问：“王子之为政何如？”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固问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将有大事，子荡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驷、良方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

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

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于是，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

夏，四月己亥，郑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

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过诸廷，闻其叹而言曰：“乌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杀之！不戚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围茆，逐成愆。成愆奔平陆。五月癸巳，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佞夫。括、瑕、廖奔晋。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庙，曰：“禧禧！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禧禧。”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皙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

大夫聚谋。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罕、驷、丰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谓子产：“就直助强！”子产曰：“岂为我徒。国之祸难，谁知所蔽？或主强直，难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不及谋而遂行。印段从之。子皮止之。众曰：“人不我顺，何止焉？”子皮曰：“夫人礼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产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

乙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

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曰：“子皮与我矣。”癸丑，晨，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伯有死于羊肆，子产禭之，枕

之股而哭之，斂而殓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乃止。

于是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复归。

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

于子轿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仆展从伯有，与之皆死。羽颡出奔晋，为任大夫。

鸡泽之会，郑乐成奔楚，遂适晋。羽颡因之，与之比，而事赵文子，言伐郑之说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孙钅为马师。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

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蚕、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入某入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

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

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与季孙语晋故，季孙不从。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为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会。

齐子尾害闾丘婴，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我问师故。

夏，五月，子尾杀闾丘婴以说于我师。工倭洒、涓灶、孔虺、贾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卒，毁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禚，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

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

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扞闑，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间，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圻人以时塀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巢陨诸樊，阖戕戴吴，天似启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启季子也。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廷劳于棐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无大国之讨乎！其数世之福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谿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

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

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译文】

元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诸侯包围宋国彭城。彭城已经不

是宋国的地方，春秋这样记载，因为这是追记。当时为了宋国去讨伐鱼石，所以举出宋国，而且不记载叛变者的名字，这是宋国人的想法。

彭城投降晋国，晋人带了在彭城的五个宋国大夫回去，安置在瓠丘。

齐国人没参加在彭城的会聚，晋国人因此讨伐齐国。二月，齐国太子光到晋国作为人质。

夏五月，晋国韩厥、荀偃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进入它的外城，在洧水边打败了它的步兵。在这时候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鄆地，等待晋军。晋军从郑国带领驻在鄆地的军队进攻楚国的焦地、夷地和陈国。晋侯、卫侯住在戚地，以作为后援。

秋，楚国子辛救援郑国，侵袭宋国的吕地和留地。郑国子然侵袭宋国，占取了犬丘。

九月，郑国国君郑子前来朝见，这是合于礼的。

冬，卫国子叔，晋国知武子前来访问，这是合于礼的。凡是诸侯即位，小国前来朝见，大国就来访问，以继续友好、取得信任、商量国事、补正缺失，这是礼仪中的大事。

二年春，郑国的军队侵袭宋国，这是楚国的命令。

齐侯攻打莱国，莱国人派正舆子把精选的马和牛各一百匹赠给夙沙卫，齐军就退兵回去。君子因此而知道了齐灵公所以谥为“灵”的缘故。

夏，齐姜死。起初，穆姜派人选择上好的檟木，为自己制作了内棺和颂琴，季文子把它拿来安葬齐姜。

君子说：“这是不合于礼的。礼不能有所不顺。媳妇是奉

养婆婆的人。亏损婆婆以成就媳妇，没有比这再大的不顺了。《诗》说：‘只有明智的人，才可以把好话告他，要他顺着道德而行动。’季孙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很不明智了，而且穆姜还是国君的祖母啊。《诗》说：‘酿造甜酒，献给祖妣，合于礼仪，遍降福气。’”

齐侯派遣嫁给大夫的宗女和同姓大夫的妻子前来送葬，召见莱国国君莱子。莱子不参加会见，所以晏弱在东阳筑城以逼迫他。

郑成公生病，子驷请求顺服晋国以解除对楚国的负担。郑成公说：“楚国的国君由于郑国的缘故，眼睛被箭射中。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寡人啊！如果背弃他，这是丢弃了人家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还有谁来亲近我？使我免于过错，就看你们几位了。”

秋七月庚辰，郑国的伯眵死。当时子罕主持国家大事，子驷处理政务，子国做司马。晋军进攻郑国。大夫们想要服从晋国。子驷说：“国君的命令没有改变。”

仲孙蔑和晋国荀罃、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在戚地会见，这是为了讨论征服郑国的缘故。仲孙蔑说：“请在虎牢筑城以逼迫郑国。”知武子荀罃说：“好。鄆地的盟会，您听到了齐国崔杼的话，现在他不来了。滕国、薛国、小邾国不来到，都是由于齐国的缘故。寡君的忧虑不仅在于郑国。我准备向寡君报告而向齐国请求会见。请求得到允许而告诉诸侯共同在虎牢筑城，这是大夫的功劳。如果请求得不到允许，战事就会在齐国发生。大夫的请求，是诸侯的福气，岂独寡君依靠它？”

穆叔到宋国拜访通问，向他们报告新君即位。

冬，再次在戚地会见，齐国的崔武子和滕国、薛国、小邾国的大夫都参加会见，这是由于知武子这一番话的缘故。于是就在虎牢筑城。郑国人这才同意媾和。

楚国的公子申做右司马，受了小国很多财礼，以逼迫子重、子辛。楚国人杀了他，所以《春秋》记载说“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国的子重攻打吴国，组织了一支经过挑选的军队。攻下鸠兹，到达衡山。派遣邓廖率领穿组甲的车兵三百人、穿被练的步兵三千人以侵袭吴国。吴军拦腰攻击楚军，俘虏了邓廖。逃脱的只有车兵八十人、步兵三百人而已。

子重回国，在太庙庆祝凯旋三天后，吴国人攻打楚国，占取了驾地。驾地，是上等的城邑；邓廖，也是楚国的突出人物。君子认为，“子重在这次战役中，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楚国人因此责备子重。子重很不痛快，就得了精神病死去。

我国襄公去到晋国，这是初次去朝见。夏，在长檣会盟。孟献子仲孙蔑作为相礼者。襄公叩头。知武子说：“有天子在那里，而承贵君行叩头的大礼，寡君感到害怕。”孟献子说：“由于敝邑地近东海，紧挨着仇敌，寡君将要唯贵君是望，怎敢不行叩头的大礼。”

晋国由于郑国顺服的缘故，同时想要和吴国修好，打算会合诸侯。派遣士匄向齐国报告说：“寡君派匄前来，是由于年来各国之间纠纷不少，对意外的事情又没有戒备，寡君愿

意和几位兄弟相见，来商讨解决彼此的不和睦。请您光临，派勺来请求结盟。”齐侯想要不答应，而又不好表示不和睦，就在酇水外面结盟。

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侯向他询问接替他的人选。他称道解狐，这是他的仇人。晋侯打算任命解狐，他却死了。晋侯又问祁奚。祁奚回答说：“祁午可以胜任。”当时羊舌职死了，晋侯说：“谁可以接替他？”祁奚回答说：“羊舌赤可以胜任。”因此就派遣祁午做中军尉，羊舌赤为副职。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推举有德行人。称道他的仇人而不是谄媚，安排他的儿子而不是偏私，推举他的副手而不是结党。《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君王之道浩浩荡荡’，这说的就是祁奚啊。解狐能被推举，祁午能被安排，羊舌赤能有官位，建立一个官位而成就三件事，这是由于能够推举好人的缘故。唯其有德行，才能推举类似他的人。《诗》说，‘正因为具有美德，推举的人才能和他相似’，祁奚就是这样的”。

六月，襄公会见单顷公和诸侯。二十三日，在鸡泽会盟。

晋侯派遣荀会在淮水边上迎接吴国国君吴子，吴子没有来到。

楚国的子辛做令尹，侵害小国以满足欲望，陈成公派遣袁侨到会请求和好。晋侯派遣和组父向诸侯报告。秋，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与陈国的袁侨结盟，这是由于陈国请求顺服的缘故。

晋侯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的行列。魏绛杀了他驾车人。晋侯发怒，对羊舌赤说：“会合诸侯，是以此为光荣。

扬干受到侮辱，还有比这更羞辱的吗？一定要杀掉魏绛，不要耽误了。”羊舌赤回答说：“魏绛没有二心，事奉国君不避危难，有了罪过不避惩罚，恐怕会来辩解的，何必劳动国君发布命令呢？”话刚说完，魏绛就来了，把奏书交给仆人，准备用剑自杀。士魴、张老劝阻了他。晋侯读他的信，说：“以前君王缺乏使唤的人，让下臣担任司马的职务。下臣听说：‘军队里的人服从叫做武，军队里做事宁死不犯军纪叫做敬。’君王会合诸侯，下臣岂敢不敬？君王的军队不武，办事的人不敬，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下臣害怕死，所以才涉及于扬干，罪过无可逃避。未能事先教导全军，以至于动用了斧钺，下臣的罪过很重，岂敢不服从惩罚以激怒君王？我请求回去死在司寇那里。”晋侯光着脚跑出来，说：“寡人的话，是出于对兄弟的亲爱；您的诛戮之令，是出于执行军法。寡人有弟弟，没有能够教导他，而让他触犯了军令，这是寡人的过错。您不要加重寡人的过错，谨以此作为请求。”

晋侯认为魏绛能够用刑罚来治理百姓，从盟会回国，在太庙设宴招待他，让他做新军副帅。张老做中军司马，士富做候奄。

楚国的司马公子何忌进攻陈国，这是由于陈国背叛的缘故。

许灵公事奉楚国，不参加鸡泽的会见。冬，晋国的知武子领兵攻打许国。

四年春，楚军由于陈国背叛的缘故，还驻扎在繁阳。韩献子担心这件事，在朝廷上说：“文王率领背叛商朝的国家去

事奉纣，这是由于知道时机未到。现在我们倒了过来，想要称霸，难哪！”

三月，陈成公死。楚国人正打算攻打陈国，听到陈国有丧，就停止攻打。陈国不听从楚国的命令。臧武仲听说这种情况，说：“陈国对楚国不顺服，一定灭亡。大国实行礼仪而不去顺服，对大国来说尚且有灾祸，何况是小国呢？”

夏，楚国的彭名进攻陈国，这是由于陈国缺乏礼仪的缘故。

穆叔去到晋国，这是为了回报知武子的拜访。晋侯设享礼招待他。乐器演奏《肆夏》的三章，穆叔没有答拜。乐工歌唱《文王》三曲，又没有答拜。歌唱《鹿鸣》三曲，三次答拜。

韩献子派行人子员去问他，说：“您奉着君王的命令光临敝邑，敝邑依先君之礼用音乐来招待大夫。大夫舍弃重大的而为细小的三拜，谨请问这是什么礼仪？”穆叔回答说：“《三夏》，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使臣不敢听到。《文王》，是两国国君相见的音乐，使臣不敢涉及。《鹿鸣》，是君王用来嘉奖寡君的，岂敢不拜谢这种嘉奖？《四牡》，是君王用来慰劳使臣的，岂敢不拜两次？《皇皇者华》，君主对使臣的教导教导使臣说：‘一定要向忠信的人咨询。’使臣听说：‘向善人访求询问就是咨，咨询亲戚就是询，咨询礼仪就是度，咨询事情就是谏，咨询困难就是谋。’臣得到这五善，岂敢不再三拜谢？”

秋，定姒死。没有在祖庙内停放棺木，没有使用内棺，没有举行虞祭。

匠庆对季文子说：“您做正卿，但是小君的丧礼没有完成，这是让国君不能为他生母送终。国君长大后，谁将会受到责备？”

起初，季孙为自己在蒲圃的东门外边种植了六棵楩木，匠庆请求把它做定妣的棺椁木料，季孙说：“简单点吧。”匠庆还是使用了蒲圃的楩木，季孙也没有阻止。

君子说：“志所说的‘多做不合礼仪的事，祸患一定来到自己身上’，说的恐怕就是这个吧！”

冬，襄公去到晋国听取晋国的要求。晋侯设享礼招待襄公，襄公请求把鄆国归属鲁国。晋侯不答应。孟献子说：“寡君紧挨着仇敌，还是愿意坚决地奉事您”，没有耽误过您的命令。鄆国并没有向晋国的司马交纳贡赋，而您的左右执事却经常对敝邑有所命令，敝邑褊窄狭小，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是罪过，寡君因此希望得到鄆国以为帮助。”晋侯允许了。

楚国人让顿国乘陈国的空子而进攻陈国，所以陈国人包围了顿国。

无终国君嘉父派遣孟乐去晋国，通过魏庄子的关系奉献了虎豹的皮革，以请求晋国和各部戎人媾和。晋侯说：“戎狄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亲近的人而且贪婪，不如攻打他们。”魏庄子说：“诸侯新近顺服，陈国新近前来媾和，都将观察我们的行动。我们有德，就亲近我们；不这样，就背离我们。在戎人那里劳动了军队，楚国攻打陈国就一定不能去救援，这就是丢弃陈国了。中原诸国一定背叛我们。戎人，不过是禽兽。得到戎人而失去中原，恐怕不可以吧！《夏训》有这样的话说：‘有穷的后羿……’”晋侯说：“后羿怎么样？”魏庄子

回答说：“从前夏朝刚刚衰落的时候，后羿从钜地迁到穷石，依靠夏朝的百姓取代了夏朝政权。后羿仗着他的射箭技术，不致力于治理百姓而沉溺于打猎，抛弃了武罗、伯因、熊髡、龙圉等贤人而任用寒促。寒促，是伯明氏的奸诈子弟，伯明后寒丢弃了他，后羿加以收养，信任并且使用他，作为自己的辅助。寒促在里边（对女人）献媚，在外边广施财物，愚弄百姓，而使后羿沉溺于打猎。扶植了奸诈邪恶，用这个取得了后羿的国和家，外部和内部都服从归顺。后羿仍然不肯改悔，打算从打猎的地方回来，他的手下人把他杀了煮熟，让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又被杀死在穷国的城门口。靡逃亡到有鬲氏。寒促和后羿的妻妾生了浇和豷，仗着他的奸邪诈伪，而对百姓不做好事，派浇带领军队，灭了斟灌和斟寻氏。让浇住在过地，让豷住在戈地。靡从有鬲氏那里收集两国的遗民，用以灭亡了寒促而立了少康。少康在过地灭掉了浇，后杼在戈地灭掉了豷，有穷从此就灭亡了，这是由于失去贤人。从前周朝的辛甲做太史的时候，命令百官，每人都劝诫天子的过失。在《虞人之箴》里说：‘辽远的夏禹遗迹，划分为九州，开通了无数的大道。百姓有屋有庙，野兽有丰茂的青草；各有居住的地方，他们因此互不干扰。后羿身居帝位，贪恋着打猎，忘记了国家的忧患，想到的只是走兽飞鸟。武事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能扩大夏后氏的国家。兽臣主管打猎，谨以此报告君主的左右。’《虞箴》是这样，难道能不警戒吗？”当时晋侯喜欢打猎，所以魏庄子提到这件事。

晋侯说：“然而就没有比跟戎人媾和更好的办法了吗？”魏庄子回答说：“跟戎人媾和有五种利益：戎狄逐水草而居，重

财货而轻土地，他们的土地可以收买，这是一。边境不再有所警惧，百姓安心在田野里耕作，收割五谷的人可以完成农活，这是二。戎狄奉事晋国，四边的邻国震动，诸侯因为我们的威严而慑服，这是三。用德行安抚戎人，将士不辛劳，武器不损坏，这是四。有鉴于后羿的教训，而利用道德法度，远国来朝而近国安心，这是五。君王还是考虑一下！”

晋侯高兴了，派遣魏庄子跟各部戎人媾和。又致力于治理百姓，打猎也按照时令了。

冬十月，邾国人、莒国人攻打郕国，臧纥救援郕国，进攻邾国，在孤骀被击败。我们国内的人们去接丧的都用麻系发，鲁国从这时开始就有了用麻系发的习俗。国内的人们讽刺说：“姓臧的身穿狐皮袄，使我们在孤骀被打败了。我们的国君小孩子，把个侏儒派了这差使。侏儒啊侏儒，使我们败给邾。”

五年春，襄公从晋国回到鲁国。

周王派遣王叔陈生向晋国控告戎人，晋国人把他抓了起来。士魴去到京师，报告说王叔和戎人有勾结。

夏，郑国的子国前来访问，这是由于为新立的国君通好。

穆叔带领郕国的太子去到晋国进见，以完成郕国对鲁国的归属。《春秋》记载说“叔孙豹、郕太子巫如晋”，这就是把郕国的太子巫比作鲁国的大夫。

吴国国君派遣寿越去晋国，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会见的原因，同时请求听从命令和诸侯友好。晋人准备为它会合诸侯，让鲁国、卫国先会见吴国，同时告诉它会见的日期。所以孟

献子、孙文子在善道会见了吴人。

秋，举行盛大的雩祭，这是由于天旱。

楚人质问陈国背叛的原因，陈人说：“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以满足他个人欲望。”楚国就杀死了子辛。《春秋》记载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是由于子辛的贪婪。

君子认为“楚共王在这件事情上惩罚不当。《诗》说：‘大道笔直笔直，我的心里很清楚。主意出得不好，招集贤人决定。’自己就没有信用，反而杀人以显示自己没错，不也是很难了吗？《夏书》说：‘完成信用然后才能完成功业。’”

九月二十三日，我国襄公和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国世子光、吴国人、郟国人在戚地结盟，这是为了会见吴人，同时由晋侯命令诸侯出兵戍守陈国。

穆叔认为郟国的归属对鲁国不利，就让郟国的大夫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见听取命令。

楚国的公子贞做了令尹。范宣子说：“我们失去陈国了。楚国人讨伐的三心二意的国家而又立了公子贞，一定会改变子辛的所作所为而很快讨伐陈国。陈国地近楚国，百姓时时恐惧危急，能够不归向楚国吗？保有陈国，不是我们的事情；放弃陈国后反倒好办。”

冬，诸侯派兵戍守陈国。公子攻打陈国。十一月十二日，襄公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会合以救援陈国。

季文子死。根据大夫入敛的礼仪，襄公亲自监临。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为葬具。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粮

食的马，没有收藏铜器玉器，一切用具没有重份。君子从这里知道季文子如何忠于公室：“辅助过三位国君而没有私人积蓄，难道可以不认为是忠心吗？”

六年春，杞桓公死。讣告开始记载他的名字，这是由于两国同盟的缘故。

宋国的华弱和乐轡小时候彼此很亲昵，长大了就彼此戏谑，又彼此攻击。乐轡有一次发怒，在朝廷上用弓套住华弱的脖子如同带枷一样。平公见到了，说：“司马而在朝廷上带枷，打仗就难于取胜了。”夏，华弱逃亡到齐国。

司城子罕说：“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这是不合于刑法的。在朝廷上专横和侮辱别人，还有比这大的罪过吗？”于是也想驱逐乐轡。乐轡把箭射在子罕大门上，说：“看你还有几天会不跟着我被赶走？”子罕害怕，优待他像过去一样。

秋，滕成公前来朝见，这是第一次朝见襄公。

莒国人灭亡了郕国，这是由于郕国仗着送过财礼而疏于防备。

冬，穆叔去到邾国访问，同时重修友好关系。

晋国人由于郕国的缘故前来讨伐，说：“为什么消灭郕国？”季武子去到晋国，同时听候处置。

十一月，齐侯灭亡莱国，这是由于莱国只想仗着谋略而不务实际的缘故。

在郑国子国前来访问的时候，四月，晏弱在东阳筑城，因而就包围莱国。四月某日，环城堆起土山，紧挨着女墙。到杞桓公死去的那一个月，十五日，王湫领兵和正舆子、棠邑人迎战齐军，齐军把他们打得大败。二十七日，进入莱国。莱

共公浮柔逃亡到棠地。正舆子、王湫逃亡到莒国，莒国人杀了他们。四月，陈无宇把莱国宗庙里的宝器献于齐襄公庙。晏弱包围棠邑，十二月初十灭了它。把莱国的百姓迁到郕地。高厚、崔杼主持划定分配莱国的田地。

七年春，郟子前来朝见，这是第一次朝见襄公。

夏四月，三次为郊祭而占卜，都不吉利，于是就免除使用牺牲。

孟献子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有占卜和占筮了。郊祭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一到启蛰节就举行郊祭，郊祭以后开始耕作。现在开始耕作后才为郊祭占卜，上天不同意是当然的了。”

南遗做费邑县宰。叔仲昭伯做隧正，想要讨好季氏，因而谄媚南遗。他对南遗说：“你去请求在费地筑城，我多给你劳力。”所以季氏在费地筑城。

小邾穆公前来朝见，也是第一次朝见襄公。

秋，季武子去卫国，这是为了回报子叔的访问，同时解释所以延迟回报不是出于三心二意。

冬十月，晋国韩献子告老退休，公族穆子患有残疾，准备立他为卿。穆子辞谢说：“《诗》说：‘难道不是早晚都想着前来？无奈路上的露水太多。’又说：‘办事不能亲临，百姓不会信任。’无忌我没有才能，让给别人，也许可以吧？请立我弟弟起吧。起和田苏交往，田苏称赞他‘好仁’。《诗》说：‘忠诚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喜爱这正人和直人。神灵将会听到，赐给你以大福。’体恤百姓是德，纠正直是正，纠正曲是

直，把这三者合而为一是仁。像这样做，那么神灵就会听到，降给大福。立他为卿，不也是可以的吗？”

初九日，让韩献子朝见，于是他就告老退休。晋侯认为韩无忌具有仁德，让他做首席公族大夫。

卫国的孙文子前来访问，同时答谢季武子的解释，重温和孙桓子的盟约。襄公登上台阶，孙林父也并肩登上。叔孙穆子相礼，快步进入，说：“诸侯会见，寡君从来没有走在卫君后面。现在您没走在寡君后面，寡君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大夫您稍停一下。”孙林父没有话说，但是也没有后悔的表情。

穆叔说：“孙子必然逃亡。作为臣下而和国君并肩而行，有了过错而不改悔，这是〔将来〕逃亡的思想基础。《诗》说，‘退朝回家吃饭，从容自得’，说的是小心顺从的人。专横而又满不在乎，必然遭受挫折。”

楚国的子贞包围陈国，我襄公和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在郟地会见以救援陈国。

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在鲁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同去晋国，对子罕不加礼遇。又和子丰同去楚国，对子丰也不加礼遇。等到僖公即位的元年去晋国朝见，子丰想要向晋国控告而废掉僖公，子罕加以劝阻。等到将要在郟地会见，子驷做相礼，僖公又对他不加礼遇。侍者劝谏，不听；又劝谏，就把他杀了。到达郟地，子驷派人夜里害死僖公，而用急病致死讣告诸侯。简公当时五岁，就奉立他为国君。

陈国人担心楚国〔对自己的包围〕。庆虎、庆寅对楚国人说：“我们派公子黄去，你们逮住他。”楚国人听从了。二庆

派人到会报告陈侯，说：“楚国人抓住公子黄了。君主如果不回来，下臣们不忍心国家宗庙被楚灭亡，恐怕会有别的打算。”陈侯于是就逃回国都。

八年春，襄公去晋国，朝聘，同时听取晋国要求的朝聘所用财币的数日。

郑国的公子们由于僖公的死，计划杀死子驷。子驷先下手。夏四月十二日，编造罪名杀了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逃亡到卫国。

四月二十二日，郑国的子国、子耳侵袭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高兴，唯独子产不随声附和，说：“小国没有文治而有了武功，没有比这再大的祸患了。楚国人前来讨伐，能够不顺从他们吗？顺从楚国，晋国的军队必然到来。晋、楚两国攻打郑国，从今以后郑国至少四五年内不得安宁。”其父子国对他发怒说：“你知道什么！国家有发兵的重大命令，而且有执政的卿在那里，小孩子说这些话，要杀头的！”

五月初七日，季孙宿和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在邢丘会见，由晋国提出朝聘的财礼数目，让诸侯的大夫听取命令。季孙宿、齐国高厚、宋国向戌、卫国甯殖、邾国大夫参加会见。郑伯在这次会上奉献俘虏，所以亲自听取命令。《春秋》没有记载大夫的名字，这是出于尊重晋侯。

莒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以划定鄆地田地的疆界。

秋九月，举行盛大的雩祭，这是由于天旱。

冬，楚国的公子贞攻打郑国，讨伐它侵袭蔡国。

子驷、子国、子耳要顺从楚国，子孔、子轿、子展要等待晋国救援。子驷说：“《周诗》有这样的话：‘等待黄河澄清，人的寿命能有多长？占卜实在太多，等于为自己结成网罗。’跟好多人家商量，[主意太多，]百姓多数不能跟从，事情更不能成功。百姓危急了，暂且顺从楚国，以缓和百姓的苦难。晋国军队来到，我们再顺从他。恭恭敬敬地供给财货，以等待人家前来，这是小国所应当做的。用牺牲玉帛，在两边的边境上准备好，以等待强有力的国家来保护百姓。敌人不为祸害，百姓不疲劳困乏，不也是可以的吗？”

子展说：“小国用来事奉大国的，是信用。小国没有信用，战争和祸乱会每天来到，很快就要灭亡了。五次盟会树立的信用，现在打算背弃它，即便楚国救援我国，还有什么用？楚国的亲近对我国不会有好结果，他们的愿望是把我国纳入他们领土，不能顺从他们。不如等待晋国。晋国的国君正当贤明的时候，四军完备无缺，八个卿和睦无间，必然不会丢弃郑国。楚军距离我们遥远，粮食将要吃完了，一定会很快回去，担心什么？舍之我听说：没有比信用再能够依靠的了。整治守备以使楚军疲惫，依靠信用以等待晋军，不也是可以的吗？”

子驷说：“《诗》说：‘出主意的人很多，事情因此不能成就。说话的人挤满院子，谁敢承担过错？好像一个人边走路边和人商量，因此一无所得。’请顺从楚国，我来承担责任。”

于是就和楚国媾和，派王子伯骕向晋国报告，说：“贵国君命令我国：‘整治你们的战车，让你们的车兵步兵保持戒备，以讨伐动乱。’蔡国人不顺从，我国的人不敢安居，收集我国

的全部军队，以讨伐蔡国，俘虏了司马燮，奉献于邢丘的盟会上。现在楚国前来讨伐，说：‘你们为什么对蔡国用兵？’焚烧我国郊外的城堡，进犯我国的城郭。我国的大众，夫妻男女，顾不得休息而互相救援。国家危危乎将要倾覆，没有地方可以控告。百姓死去和逃亡的，不是父兄，就是子弟。人人哀愁悲痛，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保护。百姓知道山穷水尽，因而就接受楚国盟约。孤和孤的几个臣下不能禁止，不敢不报告。”

知武子派行人子员回答说：“贵国君受到楚国的讨伐，也不派一个使者告诉寡君，反而立刻屈服于楚国。贵国君的愿望，谁敢反对？寡君准备率领诸侯和你们在城下相见。请贵国君考虑一下。”

晋国范宣子前来访问，同时拜谢襄公的朝见，报告准备对郑国用兵。

襄公设享礼招待他。范宣子朗颂《摽有梅》这首诗。季武子说：“谁敢（不及时）啊！现在用草木来比喻，寡君之于您，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而已。高高兴兴地接受命令，有什么时间早晚？”季武子朗颂《角弓》这首诗。客人将要退出，季武子朗颂《彤弓》这首诗。范宣子说：“城濮那一仗，我们的先君文公在衡雍奉献战功，在襄王那里接受了红色的弓，作为子孙的宝藏。我是先君官员的后代，岂敢不接受您的命令？”君子认为范宣子范匄懂得礼仪。

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当时，乐喜正做司城执掌政权，派伯氏管理街巷。火没有到达的地方，拆除小屋，用泥涂抹大屋，摆列盛土运土的器具；预备汲水的绳索和瓦罐，预备

盛水的器具，估量活计的轻重；储满水塘，堆积泥土，巡查城郭，修缮守卫工具，立标指明火的趋向。派华臣调集常备的徒卒，华臣又命令隧正调集远郊城堡的徒卒，奔赴火灾发生的地方。派华阅主管右司，作为长官督促他的下属。向戌主管左司，也如同华阅一样。派乐湔准备刑具，也如同华阅一样。派皇郟命令校正牵出马匹，工正推出战车，攻守武器装备齐全，守卫武器库。派西钅吾保卫国库，西钅吾命令司宫、巷伯在宫内警戒。左师右师命令四个乡正祭祀四乡的神灵，祝宗用马祭祀四城的神灵，在西门外祭祀盘庚。

晋侯向士弱询问说：“我听说，宋国遭了火灾，从这里就知道了天道，为什么？”士弱回答说：“古代的火正，[祭火星的时候]或者用心宿陪祭，或者用柳宿陪祭，由于火星运行在这两个星宿中间。所以柳宿就是鹑火星，心宿就是大火星。陶唐氏的火正阍伯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星，而用火星来确定季节。相土沿袭这个方法，所以商朝以大火星为祭祀的主星。商朝人观察他们祸乱和失败的预兆，一定从火灾开始，因此在过去自以为掌握了天道。”晋侯说：“可以肯定吗？”士弱回答说：“在于有道或者无道。假如国家动乱而上天不给预兆，这就不能预知了。”

夏，季武子前往晋国，这是由于回报范宣子前来访问。

穆姜死在东宫里。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占筮，得到艮☶变为八。太史说：“这叫做艮变为随☱。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要赶紧出去，”穆姜说：“不用！这卦象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躯体最高的地方；亨，是嘉礼中的主宾相会；利，是道义的总和；贞，是

事情的本体。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美好的会见足以协调礼仪，有利于万物足以总括道义，本体巩固足以办好事情。这样，当然是不能欺骗的。因此即使得到随卦而没有灾祸。现在我作为女人而参与了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了事情而害自身，不能说利；丢弃寡妇的地位而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能说是贞。有上面四种德行的，得到随卦才可以没有灾祸。我全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卦卦辞吗？我挑取邪恶，能够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秦景公派遣士雅向楚国请求出兵，准备攻打晋国。楚王答应了。公子贞说：“不行。目前我们不能和晋国争夺。晋国国君区分人的能力而使用，举拔人材不失去胜任的人，任命官员不改变政策。他的卿把职位让给出色的人，他的大夫不失职守，他的士致力于教育百姓，他的庶人致力于农事，商贾技工和皂隶不想改变职业。韩厥老了，知罃继承他而执政。范匄比中行偃年轻而中行偃让他在己之上，国君让他做中军副帅。韩起比栾黶年轻，而栾黶、士魴让他在自己之上，国君让他做上军副帅。魏绛的功劳很多，却认为赵武贤能而甘愿做他的辅佐。国君明察、臣下忠诚，上面谦让、下面努力。在这个时候，晋国不能抵挡，事奉他们才行。君王还是考虑一下！”楚王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们虽然比不上晋国，也一定要出兵。”

秋，楚王驻军在武城，以作为秦国的后援。

秦国人侵袭晋国。晋国正遭受饥荒，不能回击。

冬十月，诸侯攻打郑国。季武子、齐国的崔杼、宋国的

皇郟跟随荀罃、士匄进攻郟门，卫国的北宫括、曹国人、邾国人跟随荀偃进攻师之梁门，滕国人、薛国人跟随栾黶、士魋进攻北门，杞国人、郕国人跟随赵武、魏絳砍掉路边的栗树。十五日，军队驻扎在汜水边上。晋侯命令诸侯说：“修理作战用具，备好干粮，送回老的小的，让有病的人住在虎牢，宽免过错，包围郑国。”

郑人害怕，就派人求和。荀偃说：“完成对郑国的包围，以等待楚人救援，和他们作战。不这样，就没有（真正的）媾和。”知罃说：“答应他们结盟然后退兵，用这样的办法引诱楚人进攻郑国，使楚人疲劳。我们把四军分为三部分，加上诸侯的精锐部队，以迎击敌军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乏，而楚国就受不了。这样，还是比决战好。暴露白骨以快一时之意，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和敌人争胜。巨大的疲劳并未止息。君子用智，小人用力，这是先王的训示。”诸侯都不想作战，于是就允许郑国媾和。十一月初十日，一起在戏地结盟，这是由于郑国顺服了。

准备结盟，郑国的六卿公子骅、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蚤、公孙舍之以及他们的大夫、卿的嫡子，都跟随郑伯。晋国的士庄子制作盟书，说：“从今天盟誓以后，郑国如果对晋国不唯命是听或者有别的想法，就像这份盟书所记载的一样。”公子骅快步走进，说：“上天降祸郑国，让我国夹于两个大国之间。大国不赐给我们仁德的话，反而发动战乱以要挟我们结盟，使我们的鬼神不能得到祭祀，百姓不能享受土地上的出产，男人女人都辛苦衰弱，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从今天盟誓以后，郑国如果不服从既合于礼仪而且有强

大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国家，而敢有别的想法，也像这份盟书所记载的一样。”荀偃说：“修改这篇盟辞！”公孙舍之说：“已经把盟约报告神灵了。如果可以修改，大国也可以背叛了。”知罃对荀偃说：“我们实在不合于道德，反而用盟约来要挟别人，这难道合于礼仪吗？不合礼仪，用什么主持盟会？姑且结盟而退兵，修养德行、休整军队然后前来，最终必然得到郑国，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合于道德，百姓将会丢弃我们，岂只是郑国？如果能够美好和睦，远方的人都将会来到，有什么要依靠郑国的？”于是就结盟然后回国。

晋国人在郑国不能满足愿望，带领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十二月初五日，攻击郑国的三面城门，攻打了五天。十二月二十日在阴阪渡河，进攻郑国。驻扎在阴口然后回去。子孔说：“晋军可以攻击，军队长久在外边因而疲劳，而且有回去的念头，一定可以大胜他们。”子展说：“不行。”

襄公送晋侯，晋侯为襄公在黄河边上设宴，问起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见的那一年，寡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年了，这叫做一终，这是岁星运行一圈的终止。国君十五岁而生孩子，举行冠礼以后生孩子，这是合于礼仪的。您可以举行冠礼了。大夫为什么不准备举行冠礼的用具？”季武子回答说：“国君举行冠礼，一定要用裸享这种礼仪作为它的序幕，用钟磬的音乐表示节度，在先君的宗庙里才能举行。现在寡君正在路上，不能准备冠礼的用具，请在到达兄弟国家以后借用这些用具。”晋侯说：“好。”襄公回国，途中路过卫国，在卫成公庙里举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合于礼的。

楚王攻打郑国。子驷打算和楚国媾和，子孔、子侨说：“和大国结盟，[歃血为盟时] 嘴里的血没有干就违背它，行吗？”子驷、子展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到，晋国不救援我国，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盟誓的话，难道敢违背它？而且在要挟下举行的盟誓没有诚信，神灵不会降临。神灵所降临的只是有诚信的盟会，而信，是言语的凭证，善良的主体，所以神灵降临。明察一切的神灵不会显示于要挟下举行的盟会，违背它是可以的。”于是就和楚国媾和。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结盟，一起在中分盟誓。

楚庄夫人死，楚王没有能安定郑国就回国了。

晋侯回国，计议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魏绛请求赐给恩惠，把积聚的财物借给百姓。从晋侯以下，如果有积聚的，全都拿了出来。国内没有积滞的财物，也没有困乏的百姓；公家不禁止百姓牟利，也没有贪婪的百姓。祈祷用财币代替牺牲，招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不制做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只求够使。这些措施实行一年，国家就有了法度。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和晋国争夺。

十年春天，襄公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杞伯、小邾子、齐国世子光在柵地会见，这是为了会见吴子寿梦。

三月二十六日，齐国的高厚作为太子光的相礼，和诸侯先期在钟离会见，表现出不恭敬。士庄子说：“高子作为太子的相礼以会见诸侯，应当捍卫他们的国家，但却表现出不恭

敬，这是丢弃国家，恐怕将不免于祸难吧！”

夏天四月初一日，在粗地会见。

晋国的荀偃、士匄请求攻打逼阳而把它作为向戌的封邑。荀偃说：“城小而坚固，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被人讥笑。”荀偃等人坚决请求。初九日，包围逼阳，不能攻克。孟氏的家臣秦董父用人力拉了辘重车到达战地。逼阳人打开城门，诸侯的将士乘机进攻。内城把闸门放下，廩县长官纣双手举门，把攻进城里的将士放出来。狄虺弥把大车轮子立起来，蒙上皮甲作为大盾牌，左手拿着它，右手拔戟，领兵单成一队。孟献子说：“这就是《诗》所说的‘像老虎一样有力气’的人啊。”逼阳的守城人又把布挂下来，秦董父拉着布登城，刚到墙垛，守城人就把布割断。秦董父跌落在地，守城人又把布挂下来。秦董父苏醒过来重新上去，这样三次，守城人表示钦佩，不再挂布。这才退兵。秦董文把割断的布做了带子在军内游行了三天。

诸侯的军队在逼阳久了，荀偃、士匄请示荀偃说：“快下大雨了，恐怕到时不能回去，请您退兵吧。”荀偃发怒，把靠几向他们扔过去，从两个人中间飞过，说：“你们把两件事情办成了再来跟我说话。原来我恐怕意见不一而扰乱了军令，所以不违背你们。你们既已使国君辛苦而发动了诸侯的军队，牵着我老头子到了这里，既没有坚持进攻，而又想归罪于我，回去说：‘就是他发令退兵。不然就攻下来了。’我又老又弱，还能再承担一次罪责吗？七天攻不下来，一定要你们的脑袋！”五月初四日，荀偃、士匄率领步兵攻打逼阳，亲身受到箭和石块的攻击，初八日，灭亡了逼阳。《春秋》记载说“遂灭逼

阳”，说的是从逼地盟会以后就立即进攻了逼阳。

把逼阳封给向戌。向戌辞谢说：“如果还承蒙君王安抚宋国，而用逼阳来使寡君扩大疆土，下臣们就安心了，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赐予呢？如果专门赐给臣下，那就是下臣发动诸侯的军队而为自己求得封地了，还有什么比这再大的罪过呢！谨以一死来请求。”于是就把逼阳给了宋公。

宋公在楚丘设宴招待晋侯，请求使用桑林之舞。荀罃辞谢。荀偃、士匄说：“诸侯中的鲁国、宋国，在那里可以参观礼仪。鲁国有禘乐，在招待贵宾和举行大祭的时候使用。宋国使用桑林之舞招待国君，不也是可以的吗？”开始舞蹈，乐师手举旌夏之旗率领乐队进来。晋侯害怕而退进耳房里。宋国人去掉旌夏，使这次宴会顺利结束，晋侯才回国。到达著雍，晋侯生病。占卜，从卜兆里见到桑林之神。荀偃、士匄想要奔回宋国请求祈祷，荀罃不同意，说：“我们已经辞去这种礼仪了，他们还是要用它。如果有鬼神，会把灾祸加在他们身上的。”晋侯病愈了，带了偃阳子回国，奉献于晋武公之庙武宫，把他称为夷人俘虏。偃阳，是姓妘 [的一族统治的]。晋侯派周朝的内史选择它宗族中的后嗣让他们住在霍人这个地方，这是合于礼的。

军队回国，孟献子让秦堇父做车右。秦堇父生了秦丕兹，拜孔子为师。

六月，楚国的公子贞、郑国的（皇戌之子）子耳攻打宋国，军队驻扎在訾毋。十四日，包围宋国，攻打桐门。

晋国的荀罃攻打秦国，这是为了报复秦国的侵袭。

卫侯救援宋国，军队驻扎在襄牛。郑国（皇戌之子）子

展说：“一定要攻打卫国。不这样，就是不亲附楚国了。得罪了晋国，又得罪了楚国，打算把国家怎么办？”子駟说：“国家已经很困乏了。”子展说：“得罪了两个大国，一定灭亡。困乏，不还比灭亡强吗？”大夫们都认为子展的话正确。所以郑国的皇耳进攻卫国，这是接受楚国的命令。

孙林父为追逐郑国军队占卜，把卜兆献给（卫定公的妻子）定姜。定姜问繇辞怎么样。孙林父说：“由辞是：卜兆如同山陵，有人出国征伐，丧失他们的英雄。”定姜说：“征伐而丧失英雄，这是有利于抵御敌人的。大夫考虑一下！”卫国人追逐郑国军队，（孙林父之子）孙蒯在犬耳这个地方俘虏了郑国的皇耳。

秋天，七月，楚国的公子贞、郑国的子耳进攻我国西部边境。回国的时候，包围萧地。八月十一日，攻克萧地。九月，子耳进攻宋国北部边境。

孟献子说：“郑国恐怕有灾祸吧！军队征战太过分了。周王还经不起经常争战，何况郑国呢！有灾祸，恐怕会在执政的三位大夫身上吧！”

莒国人钻了诸侯有战事的空子，所以攻打我国东部边境。

诸侯攻打郑国，齐国的崔杼让太子光先到达军队，所以排在滕国前面。七月二十五日，军队驻扎在牛首。

起初，子駟和尉止有争执，在将要抵御诸侯军队的时候减少了尉止的兵车。尉止俘虏了敌人，子駟又和他争夺功劳。子駟压抑尉止说：“你的战车太多，不合礼制。”于是就不让他献俘。起初，子駟开通田里的水沟，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田地。所以五个宗族聚集了一伙不得志的人凭

藉公子的宗党以发动叛乱。当时子驷掌握国政，公子发国做司马，子耳做司空，公子嘉做司徒。冬天，十月十四日，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氏率领叛乱分子进入，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攻打执政，杀了子驷、公子友、子耳，劫持郑伯到了北宫。公子嘉事先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死。《春秋》记载说“盗”，这是说（杀郑公子）没有大夫参预。

公孙夏听说有叛乱，不设警戒就出来了，收了他父亲尸骨就去追赶叛乱分子。叛乱分子进入北宫，公孙夏就回去，发下皮甲，但是家臣和妾婢已经大多逃走，器物也已经大多丢失。子产听说有叛乱，设置守门的警卫，配齐所有的官员，关闭档案库，慎重收藏，完成防卫设备，把士兵排成行列以后才出来，有战车十七辆。先收了他父亲的尸骨然后在北宫攻打叛乱分子，子驷率领国内的人们帮助他，杀了尉止、子师氏，这伙叛乱分子全部被杀死了。侯晋逃亡到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亡到宋国。

公子嘉掌握国政，制作盟书，规定官员各守其位、听取执政的法令。大夫、官员们、守门不肯顺从，准备诛杀。子产劝阻他，请求烧掉盟书。不同意，说：“制作盟书用来安定国家，大伙发怒就烧了它，这是大伙当政，国家不也很为难了吗？”子产说：“众怒难犯，专权的愿望难于成功，把两件难办的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这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盟书来安定大伙，您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大伙也能够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专权的愿望不能成功，触犯大伙会发生祸乱，您一定要听从他们。”于是就在仓门外边烧掉了盟书，大伙这才安定下来。

诸侯的军队在虎牢筑城并且戍守，晋国军队在梧和制这两个地方筑城，士魴、魏绛戍守。《春秋》记载说：“戍郑虎牢”，不是郑国的领土（而这样记载），这是说将要归还给郑国了。郑国和晋国讲和。

楚国的公子贞救援郑国。十一月，诸侯的军队环绕郑国移动然后往南，到达阳陵。楚军不退。荀罃想要退兵，说：“现在我们避开楚国，楚国必然骄傲，他们骄傲了就可以和他们作战了。”栾黶说：“避开楚国，这是晋国的耻辱。会合诸侯来增加耻辱，不如一死。我打算单独前进。”军队就往前推进。十六日，和楚军夹着颍水驻扎下来。

子矫说：“诸侯已经完成了退兵准备，一定不会作战了。顺从他们要退兵，不顺从他们也要退兵。他们退兵，楚国必然包围我们。同样是要退兵，不如顺从楚国，用这样的办法让他们退兵。”夜里渡过颍水，和楚国人结盟。栾黶想要攻打郑国军队，荀罃不同意，说：“我们实在不能抵御楚国，又不能保护郑国，郑国有什么罪？不如把怨恨奉送给楚国然后回去。现在攻打他们的军队，楚国必然救援他们。作战而不能胜利，就被诸侯笑话。胜利不能肯定，不如回去吧。”二十四日，诸侯的军队撤退，攻打了郑国的北部边境然后自回国。楚国人也退兵回国了。

王叔陈生和伯兴争夺政权，周王支持伯兴。王叔陈生发怒而逃亡。到达黄河，周王让他官复原位，杀了史狡取悦他。王叔陈生不回成周，就住在黄河边上。晋侯派士匄调和王室的纠纷，王叔和伯兴提出诉讼。王叔家的宰和伯兴的大夫瑕禽在周天子的朝廷上争论曲直，士匄听取他们的诉讼。王叔

的宰臣说：“蓬门小户的人都要陵驾于他上面，上面的人就很难处了。”瑕禽说：“从前平王东迁，我们七姓人家跟随天子，牺牲全都具备，天子信赖他们，而赐给他们用赤牛祭神的盟约，说：‘世世代代不要失职。’如果是蓬门小户，他们能够来到东方而住下来吗？而且天子又怎么信赖他们呢？现在自从王叔辅助天子以后，政事用贿赂来完成，把执行法律的责任放在宠臣身上。官员中的师和旅，钱多得没有办法，这样，我们能够不是蓬门小户吗？请大国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就不能有理，那么什么叫做公正呢？”士匄说：“天子所支持的，寡君也支持他；天子所不支持的，寡君也不支持他。”就让王叔和伯兴对证讼辞，王叔拿不出他的文书来。王叔逃亡到晋国。《春秋》所以没有记载，这是由于没有告诉我国的缘故。单靖公做了卿士，以辅助王室。

十一年春天，季武子打算编定三个军，告诉穆叔说：“请编三个军，每家管一个军。”穆叔说：“政权将要轮到您来执掌，您一定掌不好的。”季武子坚决请求，穆叔说：“那么是不是为这个盟誓呢？”于是就在僖公宗庙门口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

正月，编定了三个军，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而各掌握一军。三家各自把原有私家车兵并入。季氏让他私人武装成员参加军队的免除征税，不参加的加倍征税。孟氏让他的私邑战士中的一半，即其少壮者做奴隶兵。叔孙氏仍然把他私邑战士全编为奴隶兵，不这样，就不并入所分的公室军队里。

郑国人担心晋国和楚国，大夫们说：“不顺从晋国，国家

几乎灭亡。楚国比晋国弱，而晋国并不急于需要我们。如果晋国急需，楚国会避开他们的。怎么做才能让晋军出死力攻打我们，楚国就不敢抵挡，然后才能够稳固地亲附晋国。”子展说：“向宋国挑衅，诸侯必然来到，我们跟他们结盟。楚军来到，我们又跟从楚国，这样晋国就要大为生气了。晋国如果能屡次前来，楚国将不能抵挡，我们就能稳固地亲附晋国了。”大夫们对这计划表示高兴，派边境的官吏向宋国挑衅。宋国的向戌进攻郑国，俘获很多。子展说：“可以出兵攻打宋国了。如果我们攻打宋国，诸侯攻打我们必然出死力气。我们就听从命令，同时报告楚国。楚军来到，我们就和他们结盟而多多地贿赂晋军，就可以免于祸患了。”

夏天，郑国的子展进攻宋国。

四月，诸侯攻打郑国。十九日，齐国太子光、宋国向戌先到达郑国，驻扎在东门外。当天晚上，晋国荀罃到达西郊，往东进攻许国的旧地。卫国孙林父进攻郑国的北部边境。六月，诸侯在北林这个地方会见，军队驻扎在向地。又转向西北，驻扎在琐地。包围郑国，在南门外炫耀武力。又有军队从西边渡过齐隧。郑国人害怕，就向诸侯求和。

秋天，七月，一起在亳这个地方结盟。士匄说：“如果不谨慎，必然失去诸侯。诸侯来往疲乏而没有取得成功，能够没有三心二意吗？”于是就结盟。盟书说：“凡是我们同盟国家，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庇护罪人，不要收留。救济灾荒，安定祸乱，统一好恶，辅助王室。有人触犯这些命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所有的神灵，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祖宗，明察的神灵便诛戮他，使他失去百

姓，丧君灭族，亡国亡家。”

楚国的公子贞向秦国请求出兵。秦国的右大夫詹率领军队跟随楚王，由楚王率领攻打郑国。郑伯前去迎接（表示顺服）。七月二十七日，攻打宋国。

九月，诸侯全部出兵以再次攻打郑国，郑国人派良霄、太宰石孟去到楚国，告诉说准备对晋国顺服，说：“孤由于国家的缘故，不能怀念君王了。君王如果能够用玉帛安抚晋国，不这样，那就不用武力对他们加以威慑，这都是孤的愿望。”楚国人囚禁了他们。《春秋》记载说“行人”，这是说他们是使者不应该有罪囚禁的意思。

诸侯的军队在郑国东门外检阅。郑国人派王子伯骈求和。九月二十六日，晋国的赵孟进入郑国和郑伯结盟。

冬天，十月初九，郑国的子展出城和晋侯结盟。十二月初一，在萧鱼这个地方会见。初三，赦免郑国的俘虏，都给以礼遇而放回去；收回巡逻兵，禁止抢掠。晋侯派叔向通告诸侯。襄公派臧武仲回答说：“凡是我们同盟国家，小国有了罪过，大国派兵讨伐，如果稍有所得，很少对小国不加赦免的，寡君听到命令了。”郑国人赠给晋侯（乐师）师愷、师触、师蠲；配对的广车、辘车各十五辆，盔甲武器齐备，和其他战车一共一百辆；歌钟两架以及和它相配的镛和磬；女乐两佾十六人。

晋侯把乐队的一半赐给魏絳，说：“您教寡人同各部落戎狄讲和以整顿中原诸国，八年中间九次会合诸侯，好像音乐的合谐，没有地方不协调，请和您一起享用它们。”魏絳辞谢说：“同戎狄讲和，这是国家的福命；八年中间九次会合诸侯，

诸侯没有变心，这是由于君王的威灵，也是由于其他几位的辛劳。下臣有什么力量？然而下臣希望君王既安于这种快乐而又想到它的终了。《诗》中说：‘快乐啊君子，镇抚天子的家邦。快乐啊君子，他的福祿和别人共享。治理好附近的小国，使他们相率服从。’音乐用来巩固德行，用道义对待它，用礼仪推行它，用信用保守它，用仁爱勉励它，然后能用来镇抚邦国、同享福祿、召来远方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快乐。《书》说：‘居安思危。’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谨以此规劝君王。”晋侯说：“您的教导，岂敢不承受命令！而且要是没有您，寡人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赏赐，是国家的典章，藏在盟府，不能废除的。您还是接受吧！”魏绛从这时开始有了金石的音乐，这是合于礼制的。

秦国的庶长鲍、庶长武领兵攻打晋国以救援郑国。鲍先进入晋国国境，士魴抵御他，认为秦军人少而不加设防。十二月初五，武从辅氏渡河，和鲍夹攻晋军。十二日，秦国和晋国在栢地作战，晋军大败，这是由于轻视秦国的缘故。

十二年春天，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季武子救援台地，就乘机进入郟国，掠取了他们的钟改铸为襄公的盘。

夏天，晋国的士魴前来访问，同时拜谢我国出兵。

秋天，吴王寿梦死，襄公在周文王庙哭泣吊唁，这是合于礼的。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的在城外哭泣吊唁，同姓的在宗庙里，同宗的在祖庙里，同族的在父庙里。因为这样，鲁国为了姬姓诸国，在周文王庙里哭泣吊唁；为了邢、凡、蒋、

茅、胙、祭各国，在周公庙里哭泣吊唁。

冬天，楚国公子贞、秦国的庶长无地讨伐宋国，军队驻扎在杨梁，以报复晋国为得到郑国。

周灵王在齐国求取王后，齐侯向晏桓子询问答辞。晏桓子回答说：“先王的礼仪辞令有这样的话：天子在诸侯那里求取王后，诸侯回答说：‘夫人所生的多少人，妾妇所生的多少人。’没有女儿而有姐妹和姑母，就说：‘先君某公的遗女有多少人。’”齐侯答应了婚事。周灵王派遣（大夫）阴里作了口头约定。

襄公去到晋国朝见，同时拜谢士魴的到来，这是合于礼的。

秦嬴嫁给楚国。楚国的司马子庚到秦国访问，是为了夫人回娘家，这是合于礼的。

十三年春天，襄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这是合乎礼的。

夏天，邾国发生动乱，分成了三部分。我国出兵救援邾国，就乘机占取了它。凡是《春秋》记载说“取”，就是说事情容易；使用了大军叫做“灭”；并不占有它的土地叫做“入”。

荀偃、士魴死了。晋侯在绵上这个地方打猎以训练军队。派遣士匄率领中军，他辞谢说：“荀偃比我强。过去下臣熟悉荀偃，因此辅佐他，而不是由于我的贤能啊。请派遣荀偃。”荀偃率领中军，士匄作为辅佐。派遣韩宣子率领上军，他辞让给了赵孟。又派遣栾黶，他辞谢说：“下臣不如韩宣子。韩

宣子愿意让赵孟在自己上面，君王还是听从他。”就派遣赵孟率领上军，韩宣子作为辅佐；栾黶率领下军，魏绛作为辅佐。新军没有统帅，晋侯对这个人选感到为难，让新军的十个官吏率领徒兵骑兵和所属官员，附在下军里，这是合乎礼的。晋国的百姓因此大大和协，诸侯也因此亲睦。

君子评论说：“谦让，是礼的主体。士匄谦让，他的下面都谦让。栾黶即使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世都受益，这是由于取法于善的缘故啊！一个人取法于善，各族各姓都美好协调，难道可以不致力于这一点吗？《书》说，‘一个人有善，亿万人有功，国家的安宁可以久长’，说的就是这个吧！周朝兴起的时候，它的诗说，‘效法文王，万邦信任’，说的是取法于善。等到它衰弱的时候，它的诗说，‘大夫不公平，我干的活唯独最多’，说的是不谦让。当社会大治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面谦让，小人努力以事奉他的上面，因此上下有礼而奸邪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夺的缘故，这叫做美德。当国家动乱的时候，君子夸耀他的功劳以陵驾小人之上，小人夸耀他的技能以陵驾君子之上，因此上下无礼，动乱残暴就一起发生，这是由于争相自以为是的缘故，这叫做昏德。国家的败坏，常常是由于这样。”

楚王生病，告诉大夫说：“不谷没有德行，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生下来十年而失去了先君，没有来得及学习师保的教训就承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而在鄢陵丧失了军队，让国家蒙受耻辱，让大夫担心，这都够严重的了。如果由于大夫的福气，不谷得以保全首领善终，在这些祭祀安葬的事情上，得以在祢庙中追随先君，只能请求谥做‘灵’或

者‘厉’了。请大夫选择吧。”没有人回答。等到五次命令以后才答应了。

秋天，楚共王死了。公子贞和大家商量谥号。大夫说：“国君已经有过命令了。”公子贞说：“国君是用‘恭’来命令的，怎么能毁掉它？声威赫赫的楚国，国君在上边统治，安抚着蛮夷，大举征伐南海，让他们从属于中原诸国，而国君又知道自己的过错，可以不说是恭吗？请谥做‘共’。”大夫们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吴国进攻楚国，养由基很快地奔赴迎敌，子庚领兵跟着上去。养由基说：“吴国乘我们有丧事，认为我们是不能出兵的，必然轻视我们而不加戒备。您设置三处伏兵来等待我，我去引诱他们。”子庚听从了。在庸浦这个地方展开战斗，大败吴军，俘虏了公子党。君子认为吴国不善，《诗》中说：“上天认为你不善，动乱就不能安定。”

冬天，在防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这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打算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等待农活完了以后再动工，这是合乎礼的。

郑国的良霄、太宰石孟还在楚国。石孟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征伐要连续占卜五年，每年重复吉兆，就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能重复吉兆，那就更加努力修养道德而重新开始占卜。现在楚国实在不能自强，行人有什么罪过？留下郑国一个卿，（庚霄）这就去掉了郑国的君臣的威迫，让他们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而坚决顺从晋国，这对楚国有什么好处？让他回去而他却没有完成出使的任务，他会埋怨国君和仇恨大夫，因而互相牵制，这不还要强一点吗？”于是楚人就把良霄

放了回去。

十四年春天，吴国向晋国报告战败，（季孙宿、叔老和晋国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国子侨、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和吴人在向这个地方会见，这是为吴国策划攻打楚国的缘故。士匄责备吴国不道德，拒绝了吴人的请求。

逮住了莒国的公子务娄，这是因为他的使者和楚国来往。

打算逮戎子驹支，士匄亲自在朝廷上责备他，说：“过来，姜戎氏！以前秦国把你的祖父吾离身披蓑衣、头戴草帽前来归附我们先君。我们先君惠公只有并不丰厚的田地，还和你平分而吃它用它。你的先祖追逐到瓜州，现在诸侯事奉我们寡君不如以前，这是因为说话泄漏机密，应当是由于你的缘故。明天早晨的事情，你不要参加了。如果参加，将要把你逮起来。”戎子回答说：“从前秦国人仗着他们人多，贪求土地，驱逐我们各部戎人。惠公显示了他的大德，说我们各部戎人，都是四岳的后代，不能加以抛弃。赐给我们南部边境的田地，狐狸居住在那里，豺狼嚎叫在那里。我们各部戎人砍伐这里的荆棘，驱逐这里的狐狸豺狼，作为先君不侵犯不背叛的臣下，直到如今没有三心二意。从前文公和秦国攻打郑国，秦国人偷偷地和郑国结盟而安排了戍守的兵力，因此就有了淆地的战役。晋国在上边抵御，戎人在下边对抗，秦国的军队回不去，实在是我们各部戎人迫使他们这样的。譬如捕鹿，晋国人抓住它的角，各部戎人拖住了它的腿，和晋国一起让它躺倒。戎人为什么不能免于罪责呢？从这个时候以来，晋国的各个战役，我各部戎人一个接着一个不失时机

地参加，以追随执事，如同淆地战役一样，岂敢违背？现在各部门官员恐怕实在有过失，因而使诸侯三心二意，反倒要责罚我们各部戎人！我们各部戎人饮食衣服和中原不同，财礼不相往来，言语不通，能够做什么坏事呢？不参加会见，我也没有什么可发愁的。”赋了《青蝇》这首诗然后退下。士匄表示歉意，让他参加会见的事务，显示了平易而不听谗言的美德。

当时，齐子作为季武子的副手参加会见，从此晋国人减轻了鲁国的财礼而更加敬重它的使者。

吴王诸樊已经去除丧服，打算立季札为国君。季札辞谢说：“曹宣公死的时候，诸侯和曹国人不赞成曹成公，打算立公子欣为国君。公子欣离开了曹国，曹国人就没有按原来的想法去做，成全了曹成公。君子叫做‘能够保持节操’。君王您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敢冒犯？据有国家，不是我的节操。我虽然没有才能，愿意追随公子欣时，以不失节操。”诸樊坚决要立他为国君，季札丢掉了他的家产而去种田，于是就不再强勉他。

夏天，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攻打秦国，以报复栎地战役。晋侯在国境内等待，让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到达泾水，诸侯的军队不肯渡河。叔向进见穆叔，穆叔赋《匏有苦叶》这首诗，叔向退出以后就准备船只。鲁国人、莒国人先渡河。郑国的子侨进见卫国的北宫括子说：“亲附别人而不坚定，没有再比这个使人讨厌了，把国家怎么办？”北宫括很高兴。两个人去见诸侯的军队劝他们渡河。军队渡过泾水驻扎下来。秦国人在泾水上游放置毒物，诸侯的士兵死去很多。郑国司马

子矫率领郑国的军队前进，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跟上，到达棫林，不能让秦国屈服讲和。荀偃命令说：“鸡叫套车，填井平灶，你们就看着我的马头行动。”栾黶说：“晋国的命令，没有过这样的。我的马头可要往东呢。”就回国了。下军跟随他回去。随军左史对魏绛说：“不等荀偃了吗？”魏绛说：“他老人家命令我们跟从主将，栾黶，是我的主将，我打算跟从他。跟从主将，也就是合理地对待他老人家。”荀偃说：“我的命令确实有错误，后悔哪里来得及，多留下人马只能被秦国俘虏。”于是就命令全军撤退。晋国人称这次战役为“迁延之役”。

栾鍼说：“这次战役，是为了报复栎地的战败。发动战役而又没有功劳，这是晋国的耻辱。我在战车上居于第二位，岂敢不感到耻辱呢？”于是就和士鞅冲到秦军中间，最后战死了。士鞅回来后，栾黶对士匄说：“我的兄弟不想前去，你的儿子叫他去。我的兄弟战死，你的儿子回来，这是你的儿子杀了我的兄弟。如果不赶走他，我也打算杀死他。”士鞅逃亡到秦国。

当时齐国崔杼、宋国的华阅、仲江一起参加攻打秦国。《春秋》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是由于他们怠惰。向地会见的记载也和这一样。对卫国的北宫括在向地会见时不加记载，而记载在这次攻打秦国的战役中，这是由于他积极参与的缘故。

秦伯向士鞅询问说：“晋国的大夫谁先灭亡？”士鞅回答说：“恐怕是栾氏吧！”秦伯说：“由于他的骄横吗？”士鞅回答说：“对。栾黶骄横暴虐太过分，还可以免于祸难，祸难恐怕要落在其子盈的身上吧！”秦伯说：“什么缘故？”士鞅回答

说：“栾书的恩德留在百姓中间，好像周朝人思念召公，就爱护他的甘棠树，何况他的儿子呢？栾黶死了，盈的好处没有能到达别人那里，栾书所施舍的又逐渐消失了，而对栾黶的怨恨又很明显，所以将会因此而落在栾盈身上了。”秦伯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为他向晋国请求而恢复了他的职位。

卫献公约请孙林父、宁殖吃饭，这两个人都穿上朝服在朝廷上等待。卫献公太阳快下山了还不召见他们，反而在园林里射鸿雁。两个人跟到园林里，卫献公不脱皮帽跟他们说话。两个人发怒。孙林父去了戚地，孙蒯入朝请命。卫献公招待孙蒯喝酒，让太师歌唱《巧言》的最后一章。太师辞谢。师曹请求歌唱这一章。当初，卫献公有一个宠妾，让师曹教她弹琴，师曹鞭打了她。卫献公发怒，鞭打师曹三百下。所以现在师曹愿意歌唱《巧言》，用来激怒孙蒯，作为对卫献公的报复。卫献公让师曹歌唱，师曹作了朗诵。

孙蒯害怕，告诉孙林父。孙林父说：“国君忌恨我了，如果不先下手，就非死不可。”

孙林父把家里人集中在戚地然后进入国都，遇见蘧伯玉，说：“国君的暴虐，这是您所知道的。我很害怕国家的颠覆，您准备怎么办？”蘧伯玉回答说：“国君控制他的国家，下臣哪里敢冒犯他？即使冒犯了他，立了新的国君，难道能确知比旧的国君强吗？”于是就从最近的关口出国了。

卫献公派子娇、子伯、子皮和孙林父在丘宫结盟，孙林父把他们全都杀了。四月二十六日，子展逃亡到齐国，卫献公到了鄆地，派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孙林父又杀了他。卫献公向齐国逃亡，孙家的人追上去，把卫献公的亲兵在河泽击

败，鄆地人逮住了败兵。

当初，尹公佗在庾公差那里学射箭，庾公差又在公孙丁那里学射箭。尹公佗和庾公差追赶卫献公，公孙丁驾御卫献公的车子。庾公差说：“如果射，是背弃老师；不射，将被诛戮，射了还是合乎礼的吧！”于是射中了车上两边的曲木然后回去。尹公佗说：“您为了老师，我和他的关系就远了。”于是回过车去追赶。公孙丁把马辔递给卫献公然后向尹公佗射去，一箭穿过了尹公佗的膀子。

子鲜跟随卫宣公。到达边境，卫宣公派祝宗向祖先报告逃亡，同时说自己没有罪过。定姜说：“如果没有神灵，报告什么？如果有，就不能欺骗。有罪，为什么报告没有？丢弃大臣而和小臣商量，这是第一件罪过。先君有正卿把他们作为师保而又轻视他们，这是第二件罪过。我用手巾梳子事奉先君，而你像对婢妾一样残暴地对待我，这是第三件罪过。报告逃亡算了，不要报告没有罪过！”

襄公派厚成叔到卫国慰问，说：“寡君派遣我来慰问，听说君王失去了国家而流亡在别国境内，怎么能不来慰问？由于同盟的缘故，谨派我私下对执事说：‘国君不善良，臣下不明达；国君不宽恕，臣下也不尽职，积蓄很久而发泄出来，怎么办？’”卫人派太叔仪回答，说：“下臣们没有才能，得罪了寡君。寡君不把下臣们依法惩处，反而远远地抛弃了下臣们，成为君王的忧虑。君王不忘记先君的友好，承您来慰问下臣们，又再加哀怜。谨拜谢君王的命令，再拜谢对下臣们的哀怜。”厚成叔回国复命，告诉臧武仲说：“卫君恐怕会回去的吧！有太叔仪留守，有同胞兄弟子鲜和他一起出国。有人安

抚国内，有人经营国外，能够不回去吗？”

齐国人让卫献公寄住在邾这个地方。等到卫献公复位的时候，还带着邾地的粮食回去。

右宰谷先跟从卫献公后来又逃回国去，卫国人打算杀掉他。他辩解说：“对过去的事情我不是乐于干的。我穿的是狐皮筒子羊皮袖子。”于是就赦免了他。

卫国人立子叔为国君，孙林父、宁殖辅助他，以听取诸侯的命令。

卫献公在邾地，臧武仲去到齐国慰问卫献公。卫献公和他说话，态度粗暴。臧武仲退出以后告诉他的手下人说：“卫侯大概不能回国了。他的话好像粪土。逃亡在外而不悔改，怎么能够恢复国君的地位呢？”子展、子鲜听说这话，进见臧武仲，和他说话，通情达理。臧武仲很高兴，对他的手下人说：“卫君一定能回国。这两个人，有的拉他，有的推他，想不回国，行吗？”

我军攻打秦国回来。晋侯撤销新军，这是合于礼的。大国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周朝编定六个军，诸侯中强大的，三个军就可以了。当时知朔生了荀盈以后死去，盈出生以后六年荀盈就死了，彘袭也还小，都不能做继承人。新军没有主将，所以把它撤销了。

乐师师旷随侍在晋侯旁边。晋侯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好的国君会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抚养百姓好像儿女，覆盖他们好像上天，容纳他们好像大地；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好像父母，尊仰他好像日月，敬重他好象神灵，

害怕他好像雷霆，难道能够赶走吗？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同时是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的财货缺乏，失去神灵的祭祀者，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干什么？上天生了百姓给他们立国君，让他统治他们，不让失去天性。有了国君而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保护他，不让他做事情过分。由于这样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都有亲近的人，用来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头就纠正，患难就救援，错失就改革。从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政令得失。太史加以记载，乐师为作诗歌，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庶人指责，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所以《夏书》说：‘道人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师规劝，工匠呈献技艺以作劝谏。’正月开春，在这个时候有了道人摇动木铎，这是由于劝谏失去常规的缘故。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胡来放纵他的邪恶而丢掉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秋天，楚王由于庸浦这次战役的缘故，让公子贞在棠地发攻打吴国。吴军不出战，楚军就回去了。公子贞殿后，认为吴国无能因而不加警戒。吴国人从皋舟的险道对楚军拦腰截击。楚国人不能彼此救应，吴国人击败了他们，俘虏了楚国公子宣谷。

周王派刘定公赐给齐灵公荣宠，说：“从前伯舅太公吕尚辅助我先王，作为周室的股肱，百姓的师保。世世代代酬谢太师的功劳，让他在东海显扬光大。王室没有败坏，所依靠的就是伯舅。现在我命令你环，孜孜不倦地遵循舅氏的常法，

继承你的祖先，不要玷辱你的先人。要恭敬啊，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晋侯向荀偃询问卫国的事情。荀偃回答说：“不如根据现状而安定它。卫国有国君了，攻打它，不见得能够满足愿望，反而劳动诸侯。史佚有话说：‘因为他已经安定而加以安抚。’仲虺有话说：‘灭亡着的可以欺侮，动乱着的可以推翻。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是国家的常道。’君王还是安定卫国以等待时机吧！”

冬，（季孙宿和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孙寤、莒人、邾人）在戚地会见，这是为了商量安定卫国。

士匄在齐国借了装饰仪仗的羽毛而不归还，齐国人开始有三心二意。

楚国的公子贞攻打吴国回来，就死了。临死，遗言对子庚说：“一定要在郢地筑城。”君子认为“公子贞诚。国君逝世后，不忘记谥他为‘共’；临死，不忘记保卫国家，难道能不认为他忠诚吗？忠诚，是百姓的希望。《诗》中说，‘行动归结到忠信，这是百姓的希望所在’，这就是忠诚的意思。”

十五年春天，宋国的向戌前来访问，同时重申过去盟会的友好。进见孟献子，责备他的屋子（太漂亮），说：“您有好名声而把屋子修饰得太漂亮，这不是别人所希望的。”孟献子回答说：“我在晋国的时候，我哥哥干的。要毁了它，又觉得建造的辛劳应当重视，而且不敢不同意哥哥所做的事。”

官师跟随单靖公在齐国迎接王后。卿没有去，这是不合乎礼的。

楚国的子庚做令尹，公子罢戎做右尹，蒍子冯做大司马，

公子囊师做右司马，公子成做左司马，屈到做莫敖，公子追舒做箴尹，屈荡做连尹，养由基做宫廐尹，以安定国人。君子认为“楚国在这时候能够恰当地安排官职的人选。安排官职的人选，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能够恰当地安排，那么百姓就没有非分的希望。《诗》说，‘嗟叹我所怀念的贤人，要把他们全都放在应该在的行列里’，这就是能够恰当地安排官职的人选。天子和公、侯、伯、子、男以及甸、采、卫的各级大夫，各人都在他应该在的行列里，这就是所说的‘周行’了。”

郑国尉氏、司氏的叛乱，留下的叛乱分子在宋国。郑国人由于公孙夏、良霄、子产的缘故，用马一百六十匹和师茷、师慧作为财礼送给宋国。三月，公孙黑去宋国作为人质。宋国的司城子罕把堵女父、尉翩、司齐给了郑国，认为司臣有才能而放走了他，托付给季武子，季武子把他安置在卞地。郑国人把堵女父、尉翩、司齐三个人煮熟了醢起来。

师慧走过宋国朝廷，打算小便。扶他的人说：“这里是朝廷。”师慧说：“没有人啊。”扶他的人说：“朝廷，为什么没有人？”师慧说：“一定是没有人啊。如果还有人，难道会把拥有千乘战车的相国去交换一个演唱淫乐的盲人？一定是由于没有人的缘故。”子罕听到了，坚决向宋公请求让师慧回国。

夏天，齐侯包围成这个地方，这是因为对晋国有了三心二意的缘故。在那时候就在成地建造外城。

秋天，郑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我国派使者向晋国报告。晋国打算举行会见以讨伐郑国、莒国。晋侯有病，事情就停了下来。

冬天，晋悼公死了，就没有能举行会见。郑国的公孙夏去到晋国奔丧吊唁，又派子侨前去送葬。

宋国有人得到美玉，献给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拿给玉工看过了，玉工认为是宝物，所以敢于进献。”子罕说：“我把不贪婪作为宝物，你把美玉作为宝物。如果把玉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献玉的人叩头告诉子罕说：“小人怀藏玉璧，不能够穿越乡里，把它送给您是用来请求免于—死的。”子罕把美玉放在自己的乡里，让玉工为他雕琢，卖出去，使献玉的人富有以后然后让他回家了。

十二月，郑国人夺取了堵狗的妻子，让她回到娘家范氏去。

十六年春，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叔向做太傅，张君臣做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做公族大夫，虞丘书做乘马御。改穿吉服，选任贤能，在曲沃举行祀祭。晋平公在国都布置守备以后就沿黄河而下，（和襄公、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溴梁会见。命令诸侯退回互相侵占的田地。由于我国的缘故，逮住了邾宣公、莒犁比公，而且说这两国“使者来往齐国、楚国之间”。

晋侯和诸侯在温地宴会，让大夫们舞蹈，说：“唱诗一定要和舞蹈相配。”齐国高厚的诗不相配合。荀偃发怒，并且说：“诸侯有别的想法了。”让大夫们和高厚结盟，高厚逃走回国。当时穆叔、晋国荀偃、宋国向戌、卫国宁殖、郑国子侨、小

郑国的大夫盟誓说：“一起讨伐不敬盟主的人。”

许国国君向晋国请求迁移。诸侯就让许国迁移，许国的大夫不同意，晋国人让诸侯回国（而单独出兵攻打许国）。

郑国的子侨听到将要攻打许国，就辅佐郑伯跟从诸侯的军队。穆叔跟从襄公。齐子率领军队会见晋国荀偃。《春秋》记载说“会郑伯”，是为了把次序摆平。

夏天，六月，军队驻扎在棫林。初九，攻打许国，驻扎在函氏。

晋国的荀偃、栾黶领兵攻打楚国，报复在宋国杨梁的那次战役。楚国的公子格领兵，遇到晋军，在湛坂作战。楚军大败。晋军就进攻方城山的外边，再次攻打许国然后才回去。

秋天，齐侯包围成这个地方，孟孺子速拦击齐军。齐侯说：“这个人喜欢勇敢，我们离开这里以使他成名。”孟孺子速就堵塞了海陔险道然后回去。

冬天，穆叔去到晋国访问，同时说到齐国的事情。晋国人说：“由于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祭和百姓没有休息，（所以不能救援，）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不敢忘记的。”穆叔说：“由于齐国人早晚都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愤恨，因此才来郑重请求。敝邑的危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说：‘也许可以（来救援）了吧！’等到执事得空，恐怕来不及了。”进见荀偃，赋了《圻父》这首诗。荀偃说：“我知道罪过了，岂敢不跟从执事一起为国家忧虑，而让鲁国落到达这样的地步！”进见士匄，赋《鸿雁》这首诗的最后一章。匄说：“我在这里，岂敢让鲁国不得安宁？”

十七年春天，宋国的庄朝进攻陈国，俘虏了司徒印，这是由于陈国轻视宋国的缘故。

卫国的孙蒯在曹隧打猎，在重丘让马喝水，打破了水瓶。重丘人关起门来骂他，说：“亲自赶走你的国君，你的父亲做了坏事。你不为这个担忧，来打猎干什么？”

夏天，卫国的石买、孙蒯攻打曹国，占取重丘。曹国人向晋国提出诉讼。

齐国人由于没有能在我国满足愿望，秋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桃地。高厚把臧武仲包围在防地。我军从阳关出动迎接臧武仲，到达旅松。鄆叔染纆、臧畴、臧贾率领甲士三百人，夜袭齐军，把臧武仲送到旅松后回来。齐军离开我国。

齐国人俘虏了臧坚。齐侯派夙沙卫向他慰问，并且说：“您不要死”。臧坚叩头说：“谨拜谢君王的命令。然而君王赐我不死，却又故意派宦官来对一个士表示敬意。”就用杙刺进伤口而死。

冬天，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这是为了齐国的缘故。

宋国的华阅死了，华阅之弟华臣认为华阅之子皋比家族力量微弱，就派坏人去杀他的家臣总管华吴。六个坏人用铍把华吴杀死在卢门合左师向戌屋子后边。左师害怕，说：“我老头子没有罪。”凶手撒谎说：“皋比私自讨伐华吴。”就禁闭了华吴的妻子，说：“把你的大玉璧给我。”宋公听了这件事，说：“华臣不仅残暴地对待他的宗室，而且使宋国的政事大乱，一定要赶走他。”左师向戌说：“华臣，也是卿。大臣不和顺，这是国家的耻辱。不如掩盖起来算了。”宋公就放下不问了。

左师给自己做了一根短马鞭子，如果经过华臣的门口，一定要打马快跑。十一月二十二日，国人追赶疯狗。疯狗跑到华臣家里，人们就跟着追进去。华臣害怕，就逃亡到陈国。

宋国的皇国父做太宰，给平公建造一座高台，妨碍了农业收割。子罕请求等待农事完毕以后再建造，平公不答应。筑城的人唱着歌谣说：“泽门里的白皮肤（皇国父），征发我们的劳役；住在城里的黑皮肤子罕，体贴我们的心意。”子罕听到了歌谣，亲自拿着竹鞭，在筑城的人中间巡视而鞭打那些不卖力气的人，说：“我们这一辈小人都有房子躲避干湿冷热。现在国君造一座台而不很快完成，怎么能做事情呢？”唱歌的人就停下不唱了。有人问他什么缘故。子罕说：“宋国这么一点地方，既有诅咒，又有歌颂，这是祸乱的根本。”

齐国的晏桓子死，他的儿子晏婴穿着粗布丧服，头上和腰里系着麻带，手执竹杖，脚穿草鞋，喝粥，住草棚，睡草垫子，用草作为枕头。他的家臣头管说：“这不是大夫的礼仪。”晏婴说：“只有卿才是大夫，（我还够不上大夫的身分）。”

十八年春天，白狄第一次前来。

夏天，晋国人在长子逮了卫国的行人石买，在纯留逮了孙蒯，这是为了曹国的缘故。

秋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荀偃打算攻打齐国，梦见和晋厉公争讼，没有胜诉。晋厉公用戈打他，他脑袋从前面掉下来，跪下来安在脖子上，两手捧着它走路，见到了梗阳的巫人叫做皋。过几天，在路上碰见巫皋，和他谈起梦里的情况，（竟和巫皋所梦见的）一样。巫皋说：“今年您一定

要死，如果在东边有战事，那是可以实现的。”答应了。

晋侯攻打齐国，将要渡过黄河时，用朱丝系着两对玉而祷告说：“齐灵公靠着地形险要，仗着人员众多，丢弃友好违背盟誓，欺凌虐待百姓。陪臣晋平公将要率领诸侯去讨伐，他的官臣在前后辅助，如果得胜有功，不带给神灵羞耻，官臣偃不敢再次渡河。惟你神灵加以制裁。”把玉沉入黄河然后渡河。

冬天，十月，（襄公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鲁国济水边上会见，重申溴梁的盟誓，一起攻打齐国。齐侯在平阴抵御，在防门外挖壕据守，（壕沟的）宽度（加起来）有一里。夙沙卫说：“如果不能作战，没有比扼守险要更好的办法了。”齐侯不听。诸侯的战士进攻防门，齐国人大多战死。士匄告诉析文子说：“我了解您，难道敢隐瞒情况吗？鲁国人、莒国人都请求带一千辆战车从他们那里打进来，我们已经答应了。如果攻进来，贵国君王必然丢掉国家。您何不打算一下！”析文子把这些话告诉齐侯。齐侯害怕。晏婴听到了，说：“国君本来没有勇气，而又听到了这些话，不能活多久了。”齐侯登上巫山以远望晋军。晋国人派司马排除山林河泽的险阻，虽然是军队达不到的地方，也一定树起大旗而稀疏地布置军阵。让战车左边坐上真人而右边放上假人，用大旗前导，战车后面拖上木柴跟上去，尘土飞扬。齐侯看到，害怕他们人多，就离开军队逃走回去。

二十九日，齐军夜里逃走。师旷告诉晋侯说：“乌鸦的声音愉快，齐军恐怕逃走了。”大夫屈狐庸告诉荀偃说：“有马

匹盘旋的声音，齐军恐怕逃走了。”叔向告诉晋侯说：“城上有乌鸦，齐军恐怕逃走了。”

十一月初一日，诸侯军进入平阴，于是就追赶齐军。夙沙卫把大车聊结起来以堵塞山里的小路然后自己殿后。殖绰、郭最说：“您来作为国家军队的殿后，这是齐国的耻辱。您姑且先走吧！”夙沙卫杀了马匹放在狭路上来堵塞道路。晋国的州绰赶上来，用箭射殖绰，射中肩膀，两枝箭夹着脖子。州绰说：“停下别跑，你还可以被我军俘虏；不停，我将会再往你心口射一箭。”殖绰回过头来说：“你发誓。”州绰说：“有太阳为证！”于是就把弓弦解下来而从后边捆绑殖绰，他的车右具丙也放下武器而捆绑郭最，都不解除盔甲从后面捆绑，让他们坐在中军的鼓下边。

晋国人要追赶逃兵，鲁国、卫国请求进攻险要的地方。十三日，荀偃、士匄带领中军攻下京兹。十九日，魏绛、栾盈带领下军攻下邾地；赵孟、韩宣子带领上军包围卢地，没有攻下。十二月初二日，到达秦周，砍伐了雍门外边的萩木。士鞅驻扎在雍门外边，他的御者追喜用戈在门里杀死一条狗；孟孺子速砍下檣木制作颂琴。初三，放火烧了雍门和西边和南边的外城。刘难、士弱率领诸侯的军队放火烧了申池边上的竹木。初六，放火烧了东边和北边的外城，士鞅攻打扬门。州绰攻打东闾，左边的驂马由于拥挤而不能前进，回到门里盘旋，（停留很久，）把城门上的乳钉都数清了。

齐侯驾车，打算逃到陲棠。太子光和大夫郭荣拉住马，说：“敌军行动快速而且勇敢，这是在掠夺财物，将要退走了，君王害怕什么？而且国家之主不能轻动，轻动就失去大众。君

王一定要等着！”齐侯打算冲向前去，太子抽出剑来砍断马鞅，这才停了下来。初八，诸侯的军队东边进攻到达了潍水，南边到达了沂水。

郑国的公子嘉想要消灭大夫们，打算背叛晋国然后发动楚国军队来消灭他们。派人告诉子庚，子庚不答应。楚王听到了，派扬豚尹宣告诉子庚说：“国人认为不谷主持国家而不出兵，死后就不能用规定的礼仪（安葬祭祀）。不谷即位，到现在五年，军队不出动，别人恐怕认为不谷只顾自己安逸而忘了先君的霸业了。大夫考虑一下，怎么办？”子庚叹气说：“君王恐怕认为我是贪图安逸吧！我这样做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啊。”接见使者，叩头然后回答说：“诸侯正和晋国和睦，下臣请求试探一下。如果行，君王就接着来。如果不行，收兵而退回去，可以没有损害，君王也不会受到羞辱。”子庚率领军队在汾地分发武器。当时子矫、良霄、公孙黑肱跟从郑伯攻打齐国，公子嘉、子展、子西留守。子展、子西两个人知道公子嘉的策略，就巩固守备入城坚守。公子嘉不敢和楚军会合。

楚军攻打郑国，驻扎在鱼陵。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就徒步渡过颖水、驻扎在旃然水边。蒯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攻打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向右绕过梅山，进攻郑国东北部，到达虫牢然后回去。子庚攻打鲍门，在城下住了两晚上然后回去，军队徒步渡过鱼齿山下（的潢水）。遇到大雨，楚军大多冻坏；服役的徒人几乎死光了。

晋国人听到楚国发兵，师旷说：“没有妨害。我屡次歌唱北方的曲调，又歌唱南方的曲调。南方的曲调无力，象征死

亡的声音很多。楚国一定不能建功。”董叔说：“岁星在于西北。南方的军队不合天时，一定不能建功。”叔向说：“（决定胜负）在于他们国君的德行。”

十九年春天，诸侯从沂水边上回来，在督阳结盟，说：“大国不要进攻小国。”

逮住邾悼公，这是因为攻打我国的缘故。诸侯的军队就驻扎在泗水边上，划定我国的疆界。取得了邾国的土田，从濶水以西的都归属我国。

晋侯先回国。襄公在蒲圃设享礼招待晋国的六卿，赐给他们华丽的三命车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都接受一命车服；送给荀偃五匹锦，加上玉璧，四匹马，再送给他吴王寿梦的铜鼎。

荀偃得了恶疮，疽生在头部。渡过黄河，到达著雍，病危，眼珠子都鼓了出来。大夫先回去的都赶回来。士匄请求进见，荀偃不接见。派人问继承人，荀偃说：“郑国的外甥（荀吴）可以。”二月十九日，荀偃死去，眼睛不闭，口却紧闭不能放进珠玉。士匄盥洗然后抚摸尸体，说：“事奉荀吴岂敢不像事奉您！”荀偃的尸体还是没有闭眼。栾盈说：“是为了齐国的事情没有完成的缘故吗？”就又抚摸着尸体说：“您如果死去以后，我不继续从事齐国的事情，有河神为证！”荀偃的尸体这才闭了眼，才接受了含玉。士匄出去，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实在是浅薄啊。”

晋国的栾魴领兵跟从卫国的孙林父讨伐齐国。

季武子去到晋国拜谢出兵，晋侯设享礼招待他。士匄执

政，赋《黍苗》这首诗。季武子站起来，再拜叩头，说：“小国仰望大国，好像各种谷物仰望润泽的雨水。如果经常润泽，天下将会和睦，岂独是敝邑？”就赋了《六月》这首诗。

季武子把在齐国得的武器制作了林钟并用铭文记载鲁国的武功。臧武仲对季武子说：“这是不合乎礼的。铭文，天子用来记载德行，诸侯用来记载举动合于时令和所建立的功劳，大夫用来记载征伐。现在记载征伐，那是降了一等了；记载功劳，那是借助别人的力量；记载合于时令，那么对百姓的妨碍又很多，用什么来载入铭文？而且大国攻打小国，拿所得到的东西制作彝器，记载功劳，传示子孙，这是为了宣扬明德而惩罚无礼。现在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死亡，怎么能记载这个呢？小国侥幸战胜大国，反而宣扬所得的战利品以激怒敌人，这是亡国之道啊。”

齐侯在鲁国娶了个妻子，名叫颜懿姬，没有生孩子。她的侄女鬲声姬生了公子光，齐侯把他立为太子。姬妾中有仲子、戎子，戎子受到宠爱。仲子生了个儿子名叫牙，把他托付给戎子。戎子请求立他为太子，齐侯答应了。仲子说：“不行。废弃常规，不吉祥；触犯诸侯，难于成功。公子光立为太子，已经参与诸侯盟会的行列了。现在没有大罪而废掉了他，这是专横而轻视诸侯，而把难于成功的事去触犯不吉祥的事。君王一定会后悔。”齐侯说：“一切由我。”就把太子光迁移到东部边境，让高厚做公子牙的太傅，立他为太子，让夙沙卫做少傅。

齐侯生病，崔杼偷偷地把公子光接来，在齐侯病危的时候重新立他为太子。太子光杀了戎子，把尸体陈列在朝廷上，

这是不合乎礼的。对妇女没有专门的刑罚。即使加以诛戮，也不能把尸体陈列在朝廷上。

夏天，五月二十九日，齐灵公死了。庄公（公子光）即位。在句渎之丘逮了公子牙。庄公认为夙沙卫出主意废掉自己，夙沙卫就逃亡到高唐并且据以叛变。

晋国的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到齐国的丧事就回去了。这是合乎礼的。

四月十三日，郑国的子娇死了，向晋国的大夫发出讣告。士匄告诉了晋侯，因为子娇在攻打秦国的战役中表现很好。六月，晋侯向周王请求，周王追赐给他大路，让他跟着安葬的车列，这是合乎礼的。

秋天，八月，齐国崔杼在洒蓝杀了高厚，然后兼并了他的家财采邑。《春秋》记载说：“齐杀其大夫”，这是由于高厚顺从了国君昏聩的命令。

郑国的公子子嘉执政独断专行，国人很担心，就追究西宫那次祸难和纯门那次战役的罪责。公子嘉应该抵罪，就带领了他的甲士和子革、子良家里的甲士来保卫自己。十一日，子展、公孙夏率领国人进攻，杀了公子嘉，瓜分他的家财采邑。《春秋》记载说“郑杀其大夫”，这是因为公子嘉独断专行。

子然、公子嘉，是宋穆公之妾宋子的儿子；士子孔，是宋穆公之妾圭媯的儿子。圭媯的位置在宋子之下，但是互相亲近，两个子孔也互相亲近。郑僖公四年，子然死；郑简公元年，士子孔死。公子嘉辅助子革、子良两家，三家像一家一样，所以遭到祸难。子良、子革逃亡到楚国。子革做了右

尹。郑国人让子展掌握国事，公孙夏主持政事，立子产为卿。

齐国的庆封领兵包围高唐，没有攻下。

冬天，十一月，齐侯亲自领兵包围高唐。见到夙沙卫在城墙上，大声喊他，他就下来了。齐侯问夙沙卫防守的情况，夙沙卫告诉齐侯说没有什么防守。齐侯向夙沙卫作揖，夙沙卫（还揖以后）登上城墙。他听说齐军将要贴着城墙进攻，就让高唐城里的人饱吃一顿。殖绰、工倭会在夜里缒城而下迎齐军进城，把夙沙卫在军中煮了腌起来。

我国在外城修筑城墙，这是由于害怕齐国。

齐国和晋国讲和，在大隧结盟。所以穆叔和士匄在柯地会见。穆叔进见叔向，赋《载驰》这首诗的第四章。叔向说：“我岂敢不接受命令！”穆叔回国，说：“齐国还没有停止进攻，不能不害怕。”就在武城筑城。

卫国的石买死了，（他的儿子）石恶不悲哀。孔成子说：“这叫做拔掉了根本，必然不能保有他的宗族。”

二十年春天，和莒国讲和。孟孺子速在向地会见莒人并结盟，这是由于有督扬盟会的缘故。

夏天，（襄公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株子）在澶渊结盟，这是为了和齐国讲和。

邾国人屡次来犯，这是由于（邾国认为鲁国）参加了诸侯的军队无力报复的缘故。

秋天，孟孺子速攻打邾国以作为报复。

蔡国的公子燮想要让蔡国顺服晋国，蔡国人杀了他。公

子履，是他的同胞兄弟，逃亡到楚国。

陈国的庆虎、庆寅害怕公子黄的威逼，向楚国起诉说：“公子黄和蔡司马一起策划顺服晋国。”楚国人因此讨伐陈国，公子黄逃亡到楚国去当面辩解。

当初，蔡文侯想要事奉晋国，说：“先君参与了践土的盟会，晋国不能抛弃，而且我们还是兄弟呢。”可是又害怕楚国，没有能够办到就死了。楚国人役使蔡国人没有常规，公子燮要求继承先君的遗志以有利于蔡国，没有办到就死去了。《春秋》记载说：“蔡杀其大夫公子燮”，就是说他与百姓没有相同的愿望；“陈侯之弟黄出奔楚”，就是说不是他的罪过。公子黄将要逃亡，在国都里喊叫说：“庆氏无道，谋求在陈国专政，轻慢和蔑视国君而去掉他的亲属，五年之内如果不灭亡，这就没有天理了。”

齐子第一次到齐国聘问，这是合乎礼的。

冬天，季武子去到宋国，这是回报向戌的聘问。褚师段迎接他让他接受宋公的享礼，季武子赋《常棣》这首诗的第七章与最后一章。宋国人重重地送给他财礼。回国复命，襄公设享礼招待他，他赋了《鱼洒》这首诗的最后一章。襄公赋《南山有台》这首诗。季武子离开坐席，说：“下臣不敢当。”

卫国的宁殖生病，告诉宁喜说：“我得罪了国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上而加以收藏，说‘孙林父、宁殖赶走他们的国君’。国君回国，你要掩盖这件事。如果能够掩盖它，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不能，假如有鬼神的话，我宁可挨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品。”宁喜答应后，宁殖就死了。

二十一年春天，襄公去到晋国，拜谢出兵和取得邾国的田地。

邾国（大夫）庶其带着漆和闾丘逃亡前来，季武子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做妻子，赏赐了他的随从。

当时鲁国的盗贼很多。季武子对臧武仲说：“你为什么不禁止盗贼？”臧武仲说：“盗贼不可以禁止。我也没有能力禁止。”季武子说：“我国四方边境，用来禁止盗贼，为什么不可以？您做司寇，理应清除盗贼，怎么做不到呢。”武仲说：“您召来外边的盗贼而大大地给予礼遇，怎么能禁止国内的盗贼？您当正卿，反而使外边的盗贼进来；让我清除国内的盗贼，我凭什么能够做到？庶其盗窃了城邑来我国，您把姬氏作为他的妻子，还给了他城邑，他的随从都得到了赏赐。如果对大盗用国君的姑母和大城邑去表示尊敬，其次的用皂牧车马，再小的给予衣服、佩剑、带子，这是赏赐盗贼。既赏赐他又要去掉他，恐怕困难吧。纻听说过，在上位的人要洗涤他的心，专一地待人，使它合于法度而且使人相信，然后可以治理别人。假如上层的人所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因此加以惩罚就没有人敢于不警戒。如果上面的所作所为百姓也做了，这是势所必然，又怎么能够禁止吗？《夏书》说：‘想要干的就是这个，想丢掉不干的就是这个，所要命令在于此，诚信所行者在于此，只有天帝才能记下这成功。’大体说的是要由自己来体现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诚信出于自己的一致，然后才可以记录功劳。”

庶其不是卿，他带着土地前来，虽然低贱，《春秋》一定要加以记载，这是重视土地。

齐侯派庆佐做大夫，再次讨伐公子牙集团，在句渎之丘抓了公子买。公子钮逃亡前来我国。叔孙还逃亡到燕国。

夏天，楚国的子庚死了。楚王派芈子冯做令尹，芈子冯访问申叔豫。申叔豫说：“国家宠臣很多而君王又年轻，国家的事情不能办好。”于是芈子冯就用有病来推辞不干。当时正好是大热天，挖地，放上冰然后安上床。芈子冯身穿两层绵衣，又穿上皮袍，少吃东西而躺在床上。楚王派医生去诊视，回去报告说：“瘦是瘦到极点了，但血气没有动。”于是楚王就派追舒做令尹。

栾黶娶士匄的女儿做妻子，生了栾盈。士鞅由于一度被栾黶迫逃亡，就怨恨栾氏，所以和栾盈一起做公族大夫而不能很好相处。栾桓死，栾祁和他的家臣总管用州宾私通，州宾几首侵占了全部家产。栾黶担心这件事。栾祁害怕栾黶讨伐，向士匄起诉说：“栾盈将要发动叛乱，认为你们家族弄死了栾黶而垄断了晋国政权，说：‘我的父亲赶走士鞅，（士鞅回国，）不对他表示愤怒反而用宠信来报答他，又和我担任同样的宫职而使他得以独断专行。我的父亲死后他们更加富有。弄死我父亲而在国内专政，我只有一死，也不能跟从他了。’他的计划就是这样，我怕会伤害您，不敢不说。”士鞅为她作证。栾黶喜好施舍，很多的士都归附他。士匄害怕他士多，相信了栾祁的话。栾黶当时做下卿，士匄派他在著地筑城并且因此赶走了他。

秋天，栾盈逃亡到楚国。士匄杀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赵罢（等十位大夫），囚禁了羊舌赤、叔向、籍偃。

有人对叔向说：“您得到了罪过，恐怕是不聪明吧！”叔向说：“比起死和逃亡来怎么样？《诗》中说，‘自在啊逍遥啊，姑且这样来度过岁月’，这正是聪明啊。”乐王鲋去见叔向，说：“我为您去请求。”叔向不回答。乐王鲋退出，叔向不拜送。他的手下人都责备他。叔向说：“一定要祁大夫（才行）。”家臣总管听到了，说：“乐王鲋对国君说的话，没有不照办的，他想请求赦免您，您又不答应。这是祁奚所做不到的，但您说一定要由他去办，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鲋，是一切都顺从国君的人，怎么能办得到？祁奚举拔宗族外举不弃仇，内举拔不失亲，难道独独会留下我吗？《诗》说：‘有正直的德行，使四方的国家归顺。’他老人家是正直的人啊。”

晋侯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他不丢弃亲人，他可能是参加策划叛乱的。”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这情况，坐上传车而去拜见士匄，说：“《诗》说：‘赐给我们的恩惠没有边际，子子孙孙永远保持它。’《书》说：‘智慧的人有谋略训诲，应当相信保护。’说到谋划而少有过错，教育别人而不知疲倦的，叔向是具备的，他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过错还要赦免，用这样来勉励有能力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过而死，这不也会使人困惑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又做了他的宰相，太甲始终没有怨恨的样子；管叔、蔡叔被诛戮，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他要为了他的弟弟羊舌虎而被杀？您做了好事，谁敢不努力？多杀人干什么？”宣子高兴了，和他共乘一辆车子，向晋侯劝说而赦免了叔向。祁奚不去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报告得赦而就去朝见晋侯。

当初，叔向的母亲嫉妒羊舌虎的母亲美丽而不让她陪丈夫睡觉，儿子们都劝谏母亲。叔向的母亲说：“深山大泽之中，确实会生长龙蛇。她美丽，我害怕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你们，是衰败的家族，国内受到宠信的大夫很多，坏人又从中挑拨，不也是很难处了吗？我自己有什么可爱惜的？”就让羊舌虎的母亲去陪侍睡觉，生了羊舌虎，羊舌美丽而有勇力，栾盈宠爱他，所以羊舌氏这一家族遭到祸难。

栾盈经过成周，周朝西部边境的人劫掠他的财物。栾盈向周室使者申诉说：“天子的陪臣栾盈，得罪了天子的守臣，打算着逃避惩罚。又重新在天子的郊外得罪，没有地方可以逃窜藏匿，谨冒死上言：从前陪臣书能为王室尽力，天子施给了恩惠。他的儿栾黶不能保持他父亲的辛劳。天王如果不丢弃书的努力，逃亡在外的陪臣还有地方可以逃避。如果丢弃栾书的努力，而想到栾黶的罪过，那么陪臣本来就是刑戮余生，就要回国死在尉氏那里，不敢再回来了。谨敢直言不讳，（后果怎么样，）唯有天王命令了。”周王说：“有了过错而去学它，过错就更大。”让司徒制止那些掠夺栾氏的人，让他们归还所掠取的东西，派候人把栾盈送出轘辕山。

冬天，曹武公前来朝见，这是第一次朝见襄公。

（襄公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在商任会见，这是为了禁锢栾盈。齐侯、卫侯表现得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位国君必然不免于祸难。会见和朝见，这是经常举行的礼仪；礼仪，是政事的车子；政事，是身体的寄托。轻慢礼仪，政事会有错失；政事错失，就难于立身处世，因此就会发生动乱。”

(晋国四位大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逃亡到齐国，他们都是栾氏的亲族。乐王鲋对士匄说：“为什么不让州绰、邢蒯回来？他们是勇士啊。”士匄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能得到什么？”乐王鲋说：“您如果做他们的栾氏的人，那就是您的勇士了。”

齐庄公上朝，指着殖绰、郭最说：“这是寡人（勇敢）的大公鸡。”州绰说：“您认为他们是勇敢的大公鸡，谁敢不认为是大公鸡？然而下臣不才，在平阴这次战役中，比他们二位可是先打鸣。”庄公设置勇士的爵位，殖绰、郭最想要有一份。州绰说：“东阚这次战役，下臣的左骖马被逼迫，回到城门里，记下了门上乳钉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有一份呢？”庄公说：“您是为的晋君啊。”州绰回答说：“下臣充当仆隶不久，然而这两位，如果用禽兽作比方，下臣已经吃了他的肉而睡在他的皮上了。”

二十二年春天，臧武仲去到晋国。下雨，去看望御叔。御叔在自己的封邑里，准备喝酒，说：“哪里用得着圣人？我打算喝酒，而他自己冒着雨出行，聪明有什么用？”穆叔听到了，说：“他不配出使反而对使者骄傲，这是国家的蛀虫。”命令把他的赋税增加了一倍。

夏天，晋人让郑人前去朝见。郑人派少正子产回答，说：

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即位。即位八个月，我国的先大夫子驷跟从寡君来向执事朝见，执事对寡君不加礼遇，寡君恐惧。由于这一趟，我国二年六月就向楚国朝见，晋国因此有了戏地这一仗。楚国人还强大，但对敝邑表明了礼仪。敝邑想要跟从执事，而又害怕犯下大错，说：“晋国恐怕认为我

们不尊敬有礼仪的国家”，因此不敢对楚国离心。我国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矫又跟从寡君在楚国观察他们的毛病，晋国因此有了萧鱼这一役。我们认为敝邑靠近晋国，晋国譬如草木，我们不过是散发出来的气味而已，哪里敢有不一致？楚国逐渐衰弱，寡君拿出了土地上的全部出产，加上宗庙的礼器，以接受盟约。也因此就率领下臣们随着执事到晋国，参加年终的会见。敝邑和楚国有勾结的，是子侯和石孟，回去以后就讨伐了他们。溴梁会盟的第二年，子矫已经告老退休了，公孙夏跟从寡君向君王朝见，在尝祭的时候拜见君王，参与了祭祀，饮酒吃肉。隔了两年，听说君王打算安定东方，四月，又向君王朝见以听取结盟的日期。在没有朝见的时候，没有一年不聘问，没有一次事情不跟从。由于大国的政令没有标准，国家和家族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没有一天不警惕，岂敢忘掉自己的职责？

大国如果安定敝邑，我们自己会来朝见，哪里用得着命令呢？如果不体恤敝邑的忧患，反而把它作为借口，那就恐怕不能忍受大国的命令，而被大国丢弃成为讎敌了。敝邑害怕这样的后果，岂敢忘记贵君的命令？一切托付给执事，执事认真地考虑一下。

秋天，栾盈从楚国去到齐国。晏婴对齐侯说：“商任的会见，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接纳栾氏，准备怎么任用他？小国所用来事奉大国的，是信用。失去信用，不能立身立国。君王还是考虑一下。”齐侯不听。晏婴退出以后告诉陈文子说：“做人君主的保持信用，做人臣下的保持恭敬。忠实、信用、诚笃、恭敬，上下共同保持它，这是上天的常道。国君自暴

自弃，不能长久在位了。”

九月，郑国公孙黑肱有病，把封邑归还给郑伯，召集了室老、宗人立了其子段为后嗣，而且让他减省家臣、祭祀从简。通常的祭祀用一只羊，殷祭用羊和猪，（留下）足以供给祭祀（的土地），其余的全部归还给郑伯，说：“我听说，生在乱世，地位尊贵但能够清贫，不要向百姓求取什么，这就能够在别人之后灭亡。恭敬地事奉国君和几位大夫。生存，在于警戒，不在于富有。”二十五日，公孙黑肱死了。君子说：“公孙黑肱善于警戒。《诗》中说，‘谨慎地使用你公侯的法度，以警戒意外’，郑国的公孙黑肱恐怕是做到了吧！”

冬天，（襄公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沙随会见，这是为了再次禁锢栾氏。

栾盈还是在齐国住着。晏婴说：“祸乱将要发生了。齐国将会攻打晋国，不能不使人害怕。”

楚国的观起受到令尹子南的宠信，没有增加奉禄而有了能驾几十辆车子的马匹。楚国人担心这种情况，楚王打算诛戮他们。子南的儿子弃疾做楚王的御士，楚王每次见到他，一定哭泣。弃疾说：“君王三次向下臣哭泣了。谨敢请问是谁的罪过？”楚王说：“令尹的不善，这是你所知道的。国家打算诛戮他，你还呆在这儿吗？”弃疾回答说：“父亲被诛戮儿子住着不走，君王哪里还能加以任用？泄露命令而加重刑罚，下臣也不会干的。”楚王就把子南杀死在朝廷上，把观起车裂并把尸体在国内四方示众。

子南的家臣对弃疾说：“请求让我们在朝廷上把主人的尸

体搬出来。”弃疾说：“君臣之间有规定的礼仪，这只有看他们几位怎么办了。”过了三天，弃疾请求收尸。楚王答应了。安葬完毕后，他的手下人说：“出走吗？”弃疾说：“我知道杀我父亲的预谋，出走，有什么地方进得去？”手下人说：“那么还是做君王的臣下吗？”弃疾说：“丢掉父亲事奉仇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上吊死了。

楚王再次派芈子冯做令尹，公子齯做司马，屈建做莫敖。受到芈子冯宠信的有八个人，都没有俸禄而马匹很多。过了些日子芈子冯上朝，和申叔豫说话，申叔豫不答应而退走。芈子冯跟着他走，申叔豫走进人群里。又跟着他走，申叔豫就回家了。芈子冯退朝，进见申叔豫，说：“您在朝廷上三次让我受窘，我害怕，不敢不来见您。我有过错，您不妨告诉我，为什么讨厌我呢？”申叔豫回答说：“我害怕的是不能免于罪过，哪里敢告诉您。”芈子冯说：“什么缘故？”申叔豫回答说：“从前观起受到子南的宠信，子南有了罪过，观起被车裂，为什么不害怕？”芈子冯自己驾着车子回去，车子都不能走在车道上。到家，对那八个人说：“我进见申叔豫，这个人就是所谓能使死者复生使白骨长肉的人啊。能够了解我像这个人一样的就可以留下；否则请就此罢休。”他辞退了这八个人，楚王才对他放心。

十二月，郑国的游贩将要回到晋国去，没有出国境，遇到迎娶妻子的人，游贩夺走了他的妻子，就在那个城里住下。十二月某一天，她的丈夫攻打游贩，杀了他，带着他的妻子走了。子展废掉了良而立了太叔，说：“国卿，是君主的副手，百姓的主人，不能随便的。请舍弃游贩之流。”派人寻求丢失

妻子的人，让他回到他的乡里。让游氏不要怨恨他，说：“不要宣扬邪恶了。”

二十三年春天，杞孝公死了，晋悼夫人为他服丧。晋平公不撤除音乐，这是不合乎礼的。按照礼，应该为邻国的丧事撤除音乐。

陈侯去到楚国，公子黄在楚国对庆虎、庆寅提出起诉，楚人召见庆虎、庆寅。庆虎、庆寅让庆乐前往，楚人杀了庆乐。庆氏带领陈国背叛楚国。

夏天，屈建跟从陈侯包围陈国。陈国人筑城，夹版掉下来，庆氏就杀死了筑城人。筑城的人互相传令，各自杀死他们的官长，乘机杀了庆虎、庆寅。楚人把公子黄送回陈国。君子认为庆氏，“行动不合乎道义，就不能放肆。所以《书》说：‘天命不能常在。’”

晋国将要把女儿嫁给吴国，齐侯让析文子致送妾媵，用篷车装着栾盈和他的士，把他安置在曲沃。栾盈夜里进见守曲沃的大夫胥午而把情况告诉他。胥午回答说：“不能那么做。上天所废弃的，谁能够把他兴起？您必然不免于死。我不是爱惜一死，不过明知事情是办不成的。”栾盈说：“尽管这样，依靠您而死去，我不后悔。我确实不被上天保佑，您没有过错。”胥午答应了。把栾盈藏起来以后就请曲沃人喝酒，音乐开始演奏，胥午发话说：“现在要是找到栾盈，怎么办？”人们回答说：“找到了主人而为他死，虽死犹生。”大家都叹息，还有哭泣的。举杯时，胥午又说这话。大家都说：“找到了主人，还有什么三心二意的！”栾盈走出来，对大家一一拜谢。

四月，栾盈率领曲沃的甲士，靠着魏舒，在白天进入绛地。起初，栾盈在下军中辅佐魏绛，魏舒和他私下里很要好，所以依靠他。赵氏由于赵同、赵括的祸难怨恨栾氏。韩氏、赵氏刚刚和睦。中行氏由于攻打秦国的那次战役怨恨栾氏，荀盈年纪小，因此听从中行氏的话。程郑受到晋侯的宠信。只有魏氏和七舆大夫亲附栾氏。

乐王鲋坐侍在士匄旁边。有人报告说：“栾氏来了。”士匄害怕。乐王鲋说：“奉事国君逃到固宫，一定没有危害。而且栾氏怨敌很多，您执握国政，栾氏从外边来，您处在掌权的地位，有利的条件就多了。既然有利有权，又掌握着对百姓的赏罚，有什么可害怕的？栾氏所得到的，不就仅仅魏氏吗，而且是可以强力争取过来的。平定叛乱在于权力，您不要懈怠！”晋侯有姻亲的丧事，乐王鲋让士匄穿着黑色的丧服，和两个女人坐上辇去到晋侯那里，陪侍晋侯去到固宫。

士鞅去迎接魏舒，魏舒的军队已经排成行列、登上战车，准备去迎接栾氏了。士鞅快步走进，说：“栾氏率领叛乱分子进入国都，我的父亲和几位大夫都在国君那里，派我来迎接您。我请求作为驂乘。”拉着带子，就跳上了魏舒的战车。士鞅右手摸着剑，左手拉着带子，下令驱车离开行列。驾车的人请问到哪里去，士鞅说：“到国君那里。”士匄在阶前迎接魏舒，拉着他的手，答应把曲沃送给他。

当初，斐豹是一个奴隶，用红字记载在竹简上。栾氏有一个大力士叫督戎，国内的人都害怕他。斐豹对士匄说：“如果烧掉这竹简，我去杀死督戎。”士匄很高兴，说：“你杀了他，如果我不请求国君烧掉这竹简，有太阳作为明证！”于是

就让斐豹出宫然后关上宫门。督戎跟上来。斐豹翻进矮墙等着督戎，督戎翻进墙来，斐豹从后面猛击而杀死了他。

范氏的手下人在台的后面，栾氏登上宫门。士匄对士鞅说：“箭要射到国君的屋子，你就死去！”士鞅用剑带领步兵迎战，栾氏败退，士鞅跳上战车追赶。碰到栾乐，士鞅说：“你别打了。我死了会向上天对你起诉。”栾乐用箭射他，没有中，又把箭搭上弓弦，车轮碰上槐树根翻了车。有人用戟钩他，把他的手臂拉断，他就死了。栾魴受伤。栾盈逃到曲沃。晋国人包围了他。

秋天，齐侯攻打卫国。第一前锋，谷荣驾御王孙挥的战车，召扬作为车右；第二前锋，成秩驾御莒恒的战车，申鲜虞的儿子傅摯作为车右。曹开驾御齐庄公的战车，晏父戎作为车右。齐侯的副车，是上之登驾御邢公的战车，卢蒲癸作为车右；左翼部队，牢成驾御襄罢师的战车，狼蘧疏作为车右；右翼部队，商子车驾御侯朝的战车，桓跳作为车右；后军，商子游驾御夏之御寇的战车，崔如作为车右；烛庸之越等四人共乘一车殿后。他们从卫国出发并将由此攻打晋国。

晏婴说：“君王倚仗勇力，攻打盟主。如果不成功，这是国家的福气。没有德行而有功劳，忧患必然到君王身上。”崔杼劝谏说：“不行。下臣听说：‘小国钻了大国败坏的空子而加之以武力，一定要受到灾祸’。君王还是考虑一下。”齐侯不听。陈文子进见崔杼，说：“打算把国君怎么办？”崔杼说：“我对国君说了，国君不听。把晋国奉为盟主，反而以它的祸难为利。下臣们如果着了急，哪里还有什么国君。您姑且不用管了。”陈文子退出，告诉他的手下人说：“崔杼将要死了

吧！指责国君过分而（所作所为）又超过国君，会不得善终的。用道义超过国君，还需要自己抑制，何况是用邪恶呢？”

齐侯因此而攻打晋国，占取朝歌。兵分两路，一路进入孟门，一路登上大行陁。在荧庭收集晋军尸体，派人戍守郟邵，在少水这个地方把晋军尸体埋在一个大坟里，以报复平阴那次战役，这才回去。赵胜领着东阳的军队追上去，俘虏了晏牦。

八月，穆叔领兵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这是合乎礼的。

季武子没有嫡子，公辄年长，但是季武子喜欢季悼子，想立他为继承人。向申丰说：“公辄和季悼子，我都喜欢，想要选择有才能的立为继承人。”申丰快步走出，回家，打算全家出走。过了几天，季武子又问申丰。申丰回答说：“如果这样，我打算套上我的车走了。”季武子就停止了谈继承人之事。季武子又去问臧武仲。臧武仲说：“你招待我喝酒，我为您立他。”季氏招待大夫们喝酒，臧武仲是上宾。向宾客献酒完毕，臧武仲命令朝北铺上两张席子，换上新的酒樽并加以洗涤。召见季悼子，走下台阶迎接他。大夫们都站起来。等到宾主互相敬酒酬答，才召见公辄，让他和别人按年龄大小排列座位。季武子（感到意外，）脸上都变了颜色。

季武子让公辄做马正，公辄怨恨，不肯做。闵子马见到公辄，说：“您别这样。祸和福没有门，在于人们所召唤。做儿子的，担心的是不孝，而不担心没有地位。恭敬地对待父亲的命令，事情怎么会固定不变呢？如果能够孝顺恭敬，富有可以比季氏增加一倍。如奸邪不合法度，祸患可以比老百姓增加一倍。”公辄同意他的话，就恭敬地早晚问安，谨慎地

执行职务。季武子高兴了，让他招待自己喝酒，而带着饮宴的器物前往，把器物全部留下了。公钮氏因此致富，又做了鲁国的左宰。

孟孺子速讨厌臧孙，但季武子喜欢他。孟孺子的御驹丰点喜欢孟氏的庶子羯，说：“听从我的话，你一定成为孟氏的继承人。”再三地说，羯就听从了他。孟孺子速生病，丰点对公钮说：“如果立了羯，就报复了臧氏。”公钮对季武子说：“孺子秩本来应当做继承人。如果羯能够改立为继承人，那么季氏就确实比臧氏有力量了。”季武子不答应。八月十日，孟孺子速死了。公钮奉事羯立在门边接受宾客吊唁。季武子去了，进门就哭，出门时说：“孺子秩在哪里？”公钮说：“羯在这里了。”季武子说：“孺子年长。”公钮说：“有什么年长不年长？就因为他有才能，而且是孺子速他老人家的命令。”于是就立了羯。孺子秩逃亡到邾国。

臧武仲进门号哭，很哀痛，流了许多眼泪。出门后，他的御都说：“孟孺子讨厌您，而您悲哀成这个样子。季武子如果死了，您怎么办？”臧孙说：“季武子喜欢我，这是没有痛苦的疾病；孟孺子讨厌我，这是治疾病的药石。没有痛苦的疾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石。药石还可以让我活下去，疾病没有痛苦，它的毒害更多。孟孺子速死了，我的灭亡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孟氏关起大门，告诉季武子说：“臧氏打算发动变乱，不让我家安葬。”季武子不相信。臧武仲听到了，实行戒备。

冬天，十月，孟氏打算开掘墓道，在臧氏那里借用役夫。臧武仲让正夫去帮忙，在东门开掘墓道，有甲士跟随着自己

前去视察。孟氏又告诉季武子。季武子发怒，命令攻打臧氏。十月初七，臧武仲破断鹿门的门栓逃亡到邾国。

起初，臧宣叔在铸国娶妻，她生了臧贾和臧为就死了。臧宣叔以妻子的侄女作为继室，就是穆姜妹妹的女儿，生了武仲，长在鲁公的宫中。穆姜喜欢他，所以立为臧宣叔的继承人。臧贾、臧为离开家里住在铸国。臧武仲从邾国派人告诉臧贾，同时送去大龟说：“我没有才能，不能祭祀宗庙，谨向您报告不善。我的罪过不至于断绝后代，您把大龟进献而请求立为我家的继承人，也许是可以的。”臧贾说：“这是家门的灾祸，不是您的过错，我听到命令了。”再拜，接受了大龟，让臧为去代他进献请求，臧为却请求立自己为继承人。臧武仲去到防地，派人来报告说：“我并不能伤害别人，而是由于智谋不足的缘故。我并不敢为自己私人请求。如果保存先人的祭祀，不废掉两位先人的功劳，岂敢不让出封邑！”于是就立了臧为。臧武仲献出了防地逃亡到齐国。他的手下人说：“能为了我们盟誓吗？”臧武仲说：“盟辞不好写。”打算为臧氏盟誓，季武子召见掌管恶臣的外史而询问盟辞的写法。外史回答说：“为东门氏盟誓，说：‘不要有人像东门襄仲那样不听国君的命令，杀嫡子，立庶子！’为叔孙氏盟誓，说‘不要有人像叔孙侨如那样想要废弃国家的常道，颠覆公室！’”季武子说：“臧武仲的罪过都不至于此。”孟椒说：“何不把他打城门砍门栓写进盟辞？”季武子采用了，就和其他官员盟誓，说：“不要有人像臧武仲那样触犯国家的法纪，打城门砍门栓！”臧武仲听到了，说：“国内有人材啊！是谁？恐怕是孟椒吧！”

晋人在曲沃打败了栾盈，把栾氏的亲族全部杀光了。栾魋逃亡到宋国。《春秋》记载说“晋人杀栾盈”，不说大夫，这是说他从国外进入国内发动叛乱，已不是晋国大夫。

齐侯从晋国回去，不进入国都，就袭击莒国，攻打且于的城门，大腿受伤而退走。第二天，打算再战，约定军队在寿舒集中。齐大夫杞梁、华还用战车装载甲士夜里进入且于的狭路，露宿在莒国郊外。第二天，先和莒子在蒲侯氏遭遇。莒子赠给他们重礼，让他们不要战死，说：“请和你们结盟。”华还回答说：“贪得财货丢弃命令，这也是君王所厌恶的。昨天晚上接受命令，今天太阳没有正中就丢掉，还用什麼来事奉君王？”莒子亲自击鼓，追击齐军，杀死了杞梁。莒国人和齐国讲和。

齐侯回国，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派人向她吊唁。她辞谢说：“杞梁有罪，岂敢劳动国君派人吊唁？如果能够免罪，还有祖先的破屋子在那里，下妾不能接受在郊外的吊唁。”

齐侯准备封给臧武仲土地。臧武仲听说了，进见齐侯。齐侯跟他说起攻打晋国的事，他回答说：“功劳诚然很多了，可是君王却像老鼠。老鼠这东西，昼伏夜出，不在宗庙里做窝，这是由于怕人的缘故。现在君王听到晋国动乱然后起兵，倒不如去事奉它，这不是老鼠还是什么？”齐侯发怒而没有封给他土地。孔子说：“聪明是很难做到的啊。臧武仲如此聪明，而不能为鲁国容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所作不顺于事理而所为不合于恕道。《夏书》说：‘想着这个，一心在于这个’，这就是要顺乎事理而合于恕道。”

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春天，穆叔去到晋国，士匄

迎接他，询问说：“古人有话说，‘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穆叔没有回答。士匄说：“从前我的祖先，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的时候是范氏，死而不朽恐怕就是说的这个吧！”穆叔说：“据我所听到的，这叫做世禄，不是不朽。鲁国有一位先大夫叫臧文仲，死了以后，他的话世世不废弃，所谓不朽，说的就是这个吧！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如此，虽然死了也久久不会废弃，这叫做三不朽。若只是保存姓、接受氏，用来守住宗庙，世世代代不断绝祭祀，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这只是官禄中的大的，不能说不朽。”

士匄执政，诸侯朝见晋国时的贡品很重，郑国人对此感到承受不了。二月，郑伯去到晋国，子产寄信给公孙夏，让他告诉士匄，说：

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不听说美德而听说要很重的贡品，我对这种情况感到迷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聚集在国君家里，内部就不一致。如果您把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就不一致。诸侯的内部不一致，晋国就受到损害；晋国的内部不一致，您的家就受到损害。为什么那么不明白呢！还哪里用得着财货？

好名声，是装载德行的车子；德行，是国和家的基础。有基础才不至于毁坏，不也应该致力于这个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了就能长久，《诗》中说，“快乐啊君子，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这就是有美德吧！“天帝在你的上面，不要三

心二意”，这就是有好名声吧！用谅解来发扬德行，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往前走，因此远方的人就会来到，近处的人安心。您是宁可让人对您说：“您确实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来养活自己”呢？象有了象牙而毁坏了自己，这是由于值钱的缘故。士匄很高兴，就减轻了贡品。

这一趟，郑伯朝见晋国，是为了贡品太重的缘故，同时请求讨伐陈国。郑伯叩头，士匄辞谢不敢当。公孙夏相礼，说：“由于陈国依仗大国而欺凌侵害敝邑，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叩头？”

孟孝伯侵袭齐国，这是为了晋国的缘故。

夏天，楚王出动水军以讨伐吴国，由于不对军队进行教育，没有得到成功就回来了。

齐侯对晋国发动进攻以后又害怕，打算会见楚王。楚王派遣启疆去齐国聘问，同时请问会见的日期。齐国人在军队中祭祀土地神，举行大检阅，让客人观看。陈文子说：“齐国将要受到侵犯。我听说，不收敛武力，必然危害自己。”

秋天，齐侯听说晋国打算发兵，就派遣陈桓子跟随启疆去到楚国，说明（将有战事而不能会见），同时请求出兵。崔杼领兵送他，就乘机攻打莒国，侵袭介根城。

襄公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见，打算攻打齐国。由于发生水灾，没有实现。

冬天，楚王攻打郑国以救援齐国，攻打东门，驻扎在棘泽。诸侯回军救援郑国。

晋侯派遣张骼、辅跖向楚军单车挑战，向郑国求取御者。

郑国人为派遣宛射犬而占卜，吉利。子太叔告诫宛射犬说：“对大国的人不能和他们分庭抗礼。”宛射犬回答说：“不论兵多兵少，御者的地位在车左车右之上是一样的。”子太叔说：“不是这样。小山上没有松柏。”张貉、辅跖两个人在帐篷里，让宛射犬坐在帐篷外；吃完饭，才让宛射犬吃。让宛射犬驾御广车前进，自己却坐着平时的战车。将要到达楚军营垒，然后才登上宛射犬的车子，蹲在车后边的横木上弹琴。车子走近楚营，宛射犬没有告诉这两个人就疾驰而进。这两个人都从袋子里拿出头盔戴上，进入营垒，都下车，把楚兵提起来扔出去，把俘虏捆好或者挟在腋下。宛射犬不等待这两个人而自己驱车而出，这两个人就都一跃上车，抽出弓来射向追兵。脱险以后，又蹲在车后边的横木上弹琴，说：“公孙！坐一辆战车，就是兄弟，为什么两次都不商量一下？”宛射犬回答说：“前一回一心想着冲进去，这一回是心里害怕了，（顾不上商量）。”两个人都笑了，说：“公孙的性子真急啊！”

楚王从棘泽回来，派蘧启疆领兵护送陈桓子。

吴国人为了楚国“舟师之役”的缘故，召集舒鸠国人。舒鸠人背叛了楚国。楚王在荒浦发兵，派沈尹寿和师祁黎责备他们。舒鸠国王恭恭敬敬地迎接这两个人，告诉他们没有这回事，同时请求接受盟约。这两个人回见楚王复命。楚王想要攻打舒鸠。蒯子冯说：“不行。他告诉我们说不背叛，同时又请求接受盟约，而我们又去攻打他，这是攻打无罪的国家。姑且回去使百姓休息，等待结果。如果没有三心二意，我们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如果还是背叛我们，他就无话可说，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功了。”楚王于是就退兵回去了。

陈国人再次讨伐庆氏的亲族，针宜咎逃亡到楚国。

齐国人在邾地筑城。穆叔到成周聘问，同时祝贺筑城完工。周天子奖励穆叔合于礼仪，赐给他大路。

晋侯宠信程郑，任命他为下军副帅。郑国的行人公孙挥去到晋国聘问。程郑向他，说：“谨敢请问怎样才能降级？”公孙挥不能回答，回去告诉了然明。然明说：“这个人将要死了。否则，就将要逃亡。地位尊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想到降级，就可以得到适合他的地位了。不过是在别人下面罢了，又问什么？而且既已登上高位而要求降级的，这是聪明人，程郑不是这样的人。恐怕有逃亡的迹象了吧！否则，恐怕就是有疑心病，将要死而为自己担心啊。”

二十五年春，齐国的崔杼率领军队进攻我国北部边境，以报复孟孝伯对他们的进攻。襄公担心，派人向晋国报告。孟公绰说：“崔杼将要有大志，不在于困扰我国，一定很快回去，担心什么？他来的时候不劫掠，使用百姓不严厉，和以前不一样。”齐军白来了一趟就退兵了。

齐国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棠公死了，东郭偃为崔杼驾车去吊唁。崔杼看到棠姜觉得她很美，让东郭偃帮他娶过来。东郭偃说：“男女要辨别姓氏，现在您是丁公的后代，下臣是桓公的后代，这是不可以的。”崔杼占筮，得到困卦☱变成大过卦☱，太史都说“吉利”。拿给陈文子看，陈文子说：“丈夫跟从风，风坠落妻子，不能娶的。而且它的繇辞说：‘为石头所困，据守在蒺藜丛，走进屋，不见妻，凶。’为石头所困，这意味前去不能成功；据守在蒺藜丛，这意味所依靠的东西会使人受伤；走进屋，不见妻，凶，这意味无所归

宿。”崔杼说：“她是寡妇，有什么妨碍？死去的丈夫已经承担过这凶兆了。”于是就娶了她。

齐庄公和棠姜公私通，屡次到崔家去，把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侍者说：“不行。”齐庄公说：“不用崔杼的帽子，难道就没有别的帽子了？”崔杼由此怀恨。又因为齐庄公乘晋国的动乱而攻打晋国，崔杼说：“晋国必然要报复。”想要杀死齐庄公来让晋国高兴，而又没有得到机会。齐庄公鞭打了侍人贾举，后来又亲近他，贾举就为崔杼找机会杀死齐庄公。

夏五月，莒国由于且于这次战役的缘故，莒子到齐国朝见。十六日，齐庄公在北城设享礼招待他，崔杼推说有病，不办公。十六日，齐庄公去问候崔杼，乘机又跟姜氏混在一起。姜氏进入内室，和崔杼从侧门出去。齐庄公拍着柱子唱歌。侍人贾举禁止庄公的随从入内，自己走进去，关上大门。甲士们一拥而起，齐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崔杼不答应；请求结盟，不答应；请求在太庙自杀，也不答应。都说：“君王的下臣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听取您的命令。这里靠近君王的宫室，陪臣巡查搜捕淫乱的人，不知道有其他命令。”齐庄公跳墙，有人用箭射他，射中大腿，掉在墙里，于是就杀死了他。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倮堙全都被杀死。祝佗父在高唐祭祀，到达国都，复命，没有脱掉弁帽就在崔杼家里被杀死了。申蒯，是管理渔业的人，退出来，对他的家臣头儿说：“你带着我的妻子儿女逃走，我准备一死。”他的家臣头儿说：“如果我逃走，这是违背了您的道义了。”就和申蒯一起战死。崔氏在平阴杀死了鬻蔑。

晏婴站在崔氏的门外边，他的手下人说：“死吗？”晏子

说：“光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死？”手下人说：“走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亡？”手下人说：“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他的地位来踞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王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养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是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而且别人有了君主反而杀死了他，我哪里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又到哪里去呢？”大门打开，晏子进去，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号哭，起来后，往上跳了三次以后才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百姓仰望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卢蒲癸逃亡到晋国，王何逃亡到莒国。

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时候，叔孙还把他的女儿送给齐灵公，受到宠爱，生了景公。崔杼立他为国君而辅佐他，庆封做左相，和国内的人们在太公的宗庙结盟，说：“有不亲附崔氏、庆氏的——”晏子向天叹气说：“我如果不亲附忠君利国的人，有天帝为证！”于是就歃血。二十三日，齐景公和大夫以及莒国结盟。

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杀死了太史。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因而被杀的又是两个。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就由他去了。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了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闾丘婴用车子的帷幕包捆妻子，装上车，和申鲜虞在一辆车上逃走。申鲜虞把闾丘婴的妻子推下车，说：“国君昏昧

不能纠正，危险不能救援，死了不能跟着死，只知道把自己所爱的人藏匿，有谁会接纳我们？”走到彘中狭道，准备住下来。闾丘婴说：“崔氏、庆氏恐怕在追我们。”申鲜虞说：“一对一，谁能让我们害怕？”就住下来，头枕着马辔而睡，先喂饱马然后自己吃饭，套上马走路。走出了彘中，对闾丘婴说：“快点赶马，崔氏、庆氏人多，是不能抵挡的。”于是就逃亡来我国。

崔氏把庄公的棺材在北边外城用砖围砌。二十九日，安葬在士孙之里。葬礼用四把长柄扇，不清道，送葬的破车七辆，不用武器盔甲随葬。

晋侯渡过泮水，(和襄公、宋公、卫公、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合攻打齐国，以报复朝歌这一战役。齐国人想用杀庄子这件事情向晋国解释，派隰鉏请求讲和，庆封来到军中。男男女女分开排列、捆绑。把宗庙的祭器和乐器送给晋侯。从六卿、五吏、三十个帅的将领、各部门的主管、属官和留守的人都赠送了财礼。晋侯答应了。派叔向告诉诸侯。襄公派子服惠伯回答说：“君王宽恕有罪，安定小国，这是君王的恩惠。寡君听到命令了。”

晋侯派魏舒、宛没迎接卫献公，准备让卫国把夷仪给卫献公居住。崔杼留下卫献公的妻子儿女，以谋求五鹿这块地方。

起初，陈侯会合楚王攻打郑国，陈军经过的路上，水井被填树木被砍，郑国人很怨恨。六月，郑国的子展、子产领着七百辆战车攻打陈国，夜里发动突然袭击，就进了城。陈

侯扶着他的太子偃师逃奔到坟地，碰到司马桓子，说：“装上我！”司马桓子说：“我正打算巡城呢。”碰到贾获，车上装着他的母亲妻子，贾获让他母亲妻子下车而把车子交给陈侯。陈侯说：“安置好你的母亲。”贾获辞谢说：“（妇女和你同坐，）不吉祥。”就和他妻子扶着他母亲逃奔到坟堆里，也免了祸难。

子展命令军队不要进入陈侯的宫室，和子产亲自守卫在宫门口。陈侯让司马桓子把宗庙的祭器赠送给他们。陈侯穿上丧服，抱着土地神的神主，让他手下的男男女女分开排列、捆绑，在朝廷上等待。子展拿着绳子进见陈侯，再拜叩头，捧着酒杯向陈侯献礼。子产进入，点了点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郑国人向土地神祝告除灾去邪，司徒归还百姓，司马归还符节，司空归还土地，于是就回国了。

秋七月十二日，诸侯在重丘一起结盟，这是由于跟齐国讲和的缘故。

赵孟执政，命令减轻诸侯的贡品而着重礼仪。穆叔进见他。赵孟对穆叔说：“从今以后，战争恐怕可以稍微消除了。齐国的崔氏、庆氏新近当政，将向诸侯谋求友好。武和楚国的令尹亲近。如果恭敬地执行礼仪，用辞令加以引导，以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

楚国的蒍子冯死了，屈建做令尹，屈荡做莫敖。舒鸠人终于背叛楚国。屈建攻打它，到达离城。吴人救援舒鸠。屈建急忙让右翼部队先出动，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孟率领左翼部队撤退。吴国人处在两军之间七天。子强说：“时间久了将会疲弱，疲弱就会被俘，不如快打。我请求带领家兵去引诱他们，你们选择精兵，摆开阵势等着我。我得胜就

前进，我败逃就看情况办，这样就可以免于被俘。不这样，一定要被吴国俘虏。”大家听从了他的话。五个人带领他们的家兵先攻吴军。吴军败逃，登山而远望，看到楚军没有后继，就重新追赶。逼近楚军，楚军精选过的部队就和家兵会合作战。吴军大败。楚军乘机就包围舒鸠，舒鸠溃散。八月，楚国灭亡了舒鸠。

卫献公进入夷仪。

郑国的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穿着军服处理事情。晋人质问陈国的罪状。子产回答说：“从前虞阨父做周朝的陶正，以顺服事奉我们先王。我们先王嘉奖他能制作器物，对人有利，并且是虞舜的后代，就把大女儿太姬匹配给胡公不淫，封他在陈地，使黄帝、尧、舜的后代齐备而表示诚敬。所以陈国是我周朝的后代，到今天还依靠着周朝。陈桓公死后发生动乱，蔡国人想要立他们的后代，我们先君庄公奉事五父而立了他，蔡国人杀了他。我们又和蔡国人奉事拥戴厉公。一直到庄公、宣公，都是我们所立的。夏氏的祸乱，成公流难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这是君王所知道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德，丢掉我们的大恩，抛弃我们这个姻亲，倚仗楚国人多，以逼我敝邑，但是并不能满足，我国因此而有去年请求攻打陈国的报告。没有得到贵国下令允许，反倒有了陈国进攻我国东门的战役。陈军经过的路上，水井被填，树木被砍。敝邑很害怕被削弱而带给太姬羞耻，幸而上天厌恶他们，启发了敝邑攻打陈国的念头。陈国知道自己的罪过，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惩罚。因此我们敢于奉献俘虏。”晋人说：“为什么进攻小国？”子产回答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罪过

所在，就要分别给予刑罚。而且从前天子的土地四边各一千里，诸侯的土地四边各一百里，以此递降。现在大国的土地多到四边各几千里，如果没有侵占小国，怎么能到这地步呢？”晋国人说：“为什么穿上军服？”子产回答说：“我们先君武公、庄公做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这一战役，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人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我国文公穿着军服辅佐天子，以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天子）。（现在我穿着军服，）这是由于不敢废弃天子命令的缘故。”士弱不能质问，向赵孟回复。赵孟说：“他的言辞合于情理。违背了情理，不吉利。”于是就接受郑国奉献的战利品。

冬十月，子产作为郑伯的相礼一起去到晋国，拜谢晋国接受他们奉献的陈国战利品。公孙夏再次攻打陈国，陈国和郑国讲和。

孔子说：“《志》上有这样的话：‘言语用来完成意愿，文采用来完成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愿？说话没有文采，不能到达远方。晋国成为霸主，郑国进入陈国，不是善于辞令就不能成功。要谨慎地使用辞令啊！”

楚国的蒍掩做司马，屈建让他治理军赋，检点盔甲武器。十月初八，蒍掩记载土泽地田的情况，度量山林的木材，聚集水泽的出产，区别高地的不同情况，标出盐碱地，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划分小块耕地，在沼泽地上放牧，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定井田，计量收入制定赋税制度，让百姓交纳战车和马匹，征收战车步卒所用的武器和盔甲盾牌。完成以后，把它交付给屈建，这是合于礼制的。

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以报复“舟师之役”。进攻

巢地的城门。巢牛臣说：“吴王勇敢而轻率，如果我们打开城门，他将会亲自带头进入。我乘机射他，一定要他的命。这个国君死了，边境上可以稍为安定一些。”听从了他的意见。吴王进入城门，牛臣藏在短墙里用箭射他，吴王死了。

楚王由于灭亡舒鸠赏赐屈建。屈建推辞说：“这是先大夫芈子的功劳。”楚王就把赏赐给了芈掩。

晋国的程郑死了，子产才开始了解然明。向他询问怎样施政。然明回答说：“把百姓看成像儿子一样。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戮他，好像老鹰追赶鸟雀一样。”子产很高兴，把这些话告诉子太叔，而且说：“以前我见到的只是然明的面貌，现在我见到他的心地了。”

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政事好像农活，白天黑夜想着它，想着它的开始又想着要取得好结果，早晨晚上都照想着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好像农田里有田埂，他的过错就少了。”

卫献公从夷仪派人向宁喜谈复位的事情，宁喜同意了。太叔仪听说了，说：“啊！《诗》中所谓‘我的一身还不能被人容纳，哪里来得及顾念我的后代？’宁喜可以说是不顾他的后代了。难道可以吗？大概是一定不可以的。君子有所行动，要想到结果，想到下次能够照做。《书》中说：‘慎重于开始而不怠慢于结果，结果就不会窘迫。’《诗》说：‘早晚不敢懈怠，以事奉一人。’现在宁喜看待国君不如下棋，他怎么能免于祸难呢？下棋的人举棋不定，就不能击败他的对手，何况安置国君而不能决定呢？他必定不能免于祸难了。九代相传的卿族，一旦被灭亡，可悲啊！”

在夷仪会见的那一年，齐国人在邾地筑城。这年五月，秦国、晋国讲和，晋国的韩起去到秦国参加结盟，秦国的伯车去到晋国参加结盟。虽然讲和但是并不巩固。

二十六年春，秦伯的弟弟伯车去到晋国重申盟约，叔向命令召唤行人子员。行人子朱说：“朱是当班的”。说了三次，叔向不答理。子朱发怒，说：“职位级别相同，为什么在朝廷上黜退我？”拿着剑跟上去。叔向说：“秦国和晋国不和睦已经很久了。今天的事情，如有幸而成功，晋国就依靠着它。不成功，军队就会死在战场上。子员沟通两国的话没有私心，您却常常违背愿意。用邪恶来事奉国君的人，我是能够抵抗的。”提起衣服迎上去。被别人劝住了。晋平公说：“晋国差不多要大治了吧！我的臣下所争执的是大问题。”师旷说：“公室的地位怕要降低。臣下不在心里竞争而用力量来争夺，不致力于德行而争执是非，个人的欲望已经扩大了，公室的地位能不降低吗？”

卫献公派子鲜为自己谋求重登君位，子鲜辞谢。敬嬖一定要他去。子鲜回答说：“国君没有信用，下臣害怕不能免于祸难。”敬嬖说：“尽管这样，为了我的缘故，（你还是去干吧！）”子鲜答应了。起初，献公派人和宁喜谈这件事，宁喜说：“一定要子鲜在场。不这样，事情必然失败。”所以献公派遣子鲜。子鲜没有得到敬嬖的指示，就把献公的命令告诉宁喜，说：“如果回国，政事由宁氏主持，祭祀则由寡人主持。”宁喜告诉蘧伯玉。蘧伯玉说：“我没有能听到国君的出走，岂敢听到他的进入？”于是就出走，从近处的城门出国。宁喜告诉右宰谷。右宰谷说：“不行。得罪了两个国君，天下谁能容

纳你？”宁喜说：“我在先人那里接受了命令，不能三心二意。”右宰谷说：“我请求出使去观察一下。”于是就在夷仪进见献公。回来，说：“国君流亡在外十二年了，却没有忧愁的样子，也没有宽容的话，还是那样一个人。如果不停止原计划，我们离死就没有几天了。”宁喜说：“有子鲜在那里。”右宰谷说：“子鲜在那里，有什么用处？至多不过他自己逃亡，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宁喜说：“尽管这样，不能停止了。”

孙林父在戚地，孙嘉在齐国聘问，孙襄留守在都城家里。二月初六，宁喜、右宰谷攻打孙氏，没有攻下。孙襄受伤。宁喜退出都城住在郊外。孙襄死了，孙家的人夜里号哭。都城里的人们召唤宁喜，宁喜再次攻打孙氏，攻下了。初七，杀了卫侯剡和太子角。《春秋》记载说“宁喜弑其君剡”，这是说罪过在宁氏。孙林父带着戚地去到晋国。《春秋》记载说“入于戚以叛”，这是归罪于孙氏。臣下的俸禄，实在是为国君所有的。合于道义就往前进，不合就保全一身而引退。把俸禄作为私有并以此和人打交道，应该受到诛戮。

初十，卫献公进入都城。《春秋》记载说“复归”，这表示本国人让他回来。卫献公在国境上迎接的，拉着他们的手跟他说话；对在大路上迎接的，从车上向他们作揖；对在城门口迎接的，点点头就是了。卫侯到达，派人责备太叔仪说：“寡人流亡在外边，几位大夫都使寡人早早晚晚听到卫国的消息，大夫独独不关心寡人。古人有话说：‘不是所应该怨恨的，不要怨恨。’寡人怨恨了。”太叔仪回答说：“下臣知道罪过了。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背着马笼头马缰绳跟随君王保护财物，这是下臣的第一条罪状。有人在国外，有人在国内，下臣不能

三心二意，传递里外的消息来事奉君王，这是下臣的第二条罪状。有两条罪状，岂敢忘记一死？”于是就出走，从近处的城门出国。卫献公派人阻止了他。

卫国人进攻戚地的东部边境，孙林父向晋国起诉，晋国派兵戍守茅氏。殖绰攻打茅氏，杀了晋国戍守的三百个人。孙蒯追赶殖绰，不敢攻击。孙林父说：“你连恶鬼都不如。”孙蒯就跟上卫军，在圉地打败了他们。雍钮俘虏了殖绰。再次向晋国起诉。

郑伯赏赐攻入陈国的功劳，三月初一，设享礼招待子展，赐给他先路和三命车服，然后再赐给他八个城邑；赐给子产次路和再命的车服，然后再赐给他六个城邑。”子产辞去城邑，说：“从上而下，礼数以二的数目递降，这是规定。下臣的地位在第四，而且这是子展的功劳，下臣不敢受到赏赐的礼仪，请求辞去城邑。”郑伯坚决要给他，他就接受了三个城邑。公孙挥说：“子产恐怕将要执政了。谦让而不失去礼仪。”

晋国为了孙林父的缘故，召集诸侯，打算讨伐卫国。夏，中行穆子前来聘问，这是为了召请襄公。

楚王、秦人进攻吴国，到达雩娄，听到吴国有了防备便撤退了，又乘机进攻郑国。五月，到达城麇。郑国的皇颡在城麇戍守，出城，和楚军作战，战败了。穿封戍俘虏了皇颡，公子围和他争功，要伯州犁判断是非。伯州犁说：“请问一下俘虏。”于是就让俘虏站在前面。伯州犁说：“所争夺的对象便是您，您是君子，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抬高手，说：“那一位是王子围，是寡君尊贵的弟弟。”放下手，说：“这个人穿封戍，是方城山外边的县尹。谁俘虏您了？”俘虏说：

“我碰上王子，抵挡不住。”穿封戌发怒，抽出戈追赶王子围，没有追上。楚国人带着皇颡回去。

印董父和皇颡一起在城麇戍守，楚国人囚禁印董父，献给秦国。郑国人在印氏那里拿了财货向秦国请求赎印董父，子太叔正做令正，为他们拟定请求赎回的话。子产说：“这样是不能得到董父的。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在郑国拿财物，不能说合于国家的体统，秦国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说‘拜谢君王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王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敝邑的城下’，这才可以。”子太叔不听，就动身了。秦国人不给。郑国人把财物改为一般的交际礼品，按照子产的话去说，然后赎回了印董父。

六月，襄公和晋国赵武、宋国向戌、郑国良霄、曹人在澶渊会见，以讨伐卫国，划正戚地的疆界。取得了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邑给了孙氏。《春秋》对赵孟不加记载，这是由于尊重襄公。对向戌不加记载，这是由于他到达晚了。记载郑国在宋国之前，是由于郑国人如期到达。当时卫侯是参加会见的。晋国人逮了宁喜、北宫遗，让女齐带了他们先回去。卫侯去到晋国，晋国人抓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去到晋国，晋侯设享礼同时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这首诗。国弱做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这首诗。子展做郑伯相礼者，赋《缁衣》这首诗。叔向告诉晋侯向两位国君下拜，说：“寡君谨敢拜谢齐国国君安定我国先君的宗庙，谨敢拜谢郑国国君没有二心。”国弱派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国国君正在诸侯之中宣扬他的明德，担心他们的忧患而补正他们的缺失，纠正

他们的违礼而治理他们的动乱，因此才能作为盟主。现在为了臣下而逮了国君，怎么办？”叔向告诉赵孟，赵孟把这些话报告晋侯。晋侯举出卫侯的罪过，派叔向告诉两位国君。国弱赋《辔之柔矣》这首诗，子展赋《将仲子兮》这首诗，晋侯于是就允许让卫侯回国。叔向说：“郑穆公的后代七个家族，罕氏大概是最后灭亡的，因为子展节俭而专一。”

当初，宋国的芮司徒生了个女儿，皮肤红而且长着毛，就把她丢在堤下，共姬的侍妾拣了进来，命名叫做弃。长大了很漂亮。宋平公向共姬问候晚安，共姬让他吃东西。平公见到了弃，细看，觉得漂亮极了。共姬就把她送给平公做侍妾，受到宠爱，生了佐，长得难看，但性情和顺。太子痤长得漂亮，但心狠毒，向戌对他又害怕又讨厌。寺人惠墙伊戾做太子的内师而不受宠信。秋天，楚国的客人到晋国聘问，经过宋国。太子痤和楚国的客人原来相识，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他，宋平公让他去了。惠墙伊戾请求跟从太子。平公说：“他不讨厌你吗？”伊戾回答说：“小人事奉君子，被讨厌不敢远离，被喜欢不敢亲近，恭敬地等待命令，岂敢有三心二意呢？（太子那里即使有人在外边伺候，却没有人在里边伺候，下臣请求前去。”平公就派他去了。到那里，就挖坑，用牺牲，把盟书放在牲口上，并且检查一遍，驰马回来报告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的客人结盟了。”平公说：“他已经是我的继承人了，还谋求什么？”）伊戾回答说：“想快点即位。”平公派人去视察，真有这些现象。向夫人和左师询问，他们都说：“的确听到过。”平公囚禁了太子。太子说：“只有佐能够使我免于祸难。”召请佐并让他向平公请求，说：“到

中午还不来，我知道应该死了。”左师听到了，就和佐说话说个没完没了。过了中午，太子就上吊死了。佐被立为太子。平公逐渐地听到痤没有罪，就把伊戾煮了。

向戌见到夫人的溜马人，问他。溜马人说：“我是君夫人家的人。”向戌说：“谁是君夫人？我为什么不知道？”溜马的人回去，把话报告夫人。夫人派人送给向戌锦和马，用玉作为先导，说“国君的侍妾弃让某某奉献”。向戌让他改口说“君夫人”，然后再拜叩头接受了。

郑伯从晋国回来，派公孙夏去到晋国聘问，致辞说：“寡君来麻烦执事，害怕失敬而不免于罪过，特派我前来表示歉意。”君子说：“郑国善于事奉大国。”

起初，楚国的伍参和蔡国的太师子朝友善，他的儿子伍举和声子互相交好。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为了申公而逃亡，楚国人说：“伍举确实护送了他。”伍举逃亡到郑国，打算乘机再到晋国。公孙归生打算去到晋国，在郑国郊外碰上他，把草铺在地上一起吃东西，谈到回楚国去的事。公孙归生说：“您走吧，我一定让您回去。”到宋国的向戌准备调解晋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候，公孙归生出使到晋国，回到楚国。令尹屈建和他谈话，询问晋国的事，而且说：“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更贤明？”公孙归生回答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它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好像杞木、梓木、皮革，从楚国去的。虽然楚国有了人才，晋国却实在使用了他们。”屈建说：“他们没有同宗和亲戚吗？”公孙归生回答说：“虽然有，但使用楚国的人才确实多。我听说：善于为国家做事的，赏赐不过分而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及

于坏人；刑罚滥用，就怕及于好人。如果不幸而有了不当，宁可过分，不要滥用。与其失掉好人，宁可利于坏人。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诗》说，‘这个能人不在，国家就遭受灾害’，这就是说没有好人。所以《夏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对罪人失于刑罚’，这就是怕失掉好人。《商颂》有这样的话说，‘不过分不滥用，不敢懈怠偷闲。向下国发布命令，大大地建立他的福禄。’这就是汤所以获得上天赐福的原因。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乐于赏赐而怕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在春夏行赏，在秋冬行刑。因此，在将要行赏的时候就为它加膳，加膳以后可以把剩菜大批赐给下边，由于这样而知道他乐于赏赐。将要行刑的时候就为它减膳，减了膳就撤去音乐，由于这样而知道他怕用刑罚。早起晚睡，早朝晚朝都亲临办理国事，由于这样而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是礼仪的大关键。有礼仪就没有败坏。现在楚国滥用刑罚很多，它的大夫逃命到四方的国家，并且做他们主要的谋士，而危害楚国，至于不能挽救治疗，这就是所说的对刑罚滥用不能容忍。子仪的叛乱，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把他安置在晋侯战车的后面，让他作为主要谋士。绕角那次战役，晋国人将要逃走了，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被震动。如果同时敲击许多鼓发出大声，在夜里全军进攻，楚军必然逃走。’晋国人听从了，楚军夜里就崩溃了。晋国于是就进攻蔡国，袭击沈国，俘虏了沈国的国君，在桑隧击败申国和息国的军队，俘虏了申骊而回国。郑国从此不敢顺从南方的楚国。楚国失去中原，这就是析公干出来的。雍子的父亲和哥哥诬陷雍子，国君和大夫不为他们调解，雍子逃亡到晋国，晋

国人封给他郟地，让他作为主要谋士。彭城那次战役，晋国、楚国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国人将要逃走了，雍子对军队发布命令说：‘年纪老的和年纪小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两个服役的回去一个。精选徒兵，检阅车兵，喂饱马匹，让兵士吃饱，军队摆开阵势，烧掉帐篷，明天将要决战。’让该回去的走路，并且故意放走楚国俘虏，楚军夜里崩溃，晋国允许彭城投降而归还给宋国，带了鱼石回国。楚国失去东夷，公子壬夫为此而死，这就是雍子干出来的。子反和申公巫臣争夺夏姬而阻挠申公巫臣的婚事，申公巫臣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邢地，让他作为主要谋士，抵御北狄，让吴国和晋国通好，教吴国背叛楚国，教他们坐车、射箭、驾车奔驰作战，让他的儿子狐庸做了吴国的行人。吴国在那时候攻打巢地、占取驾地、攻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今天还是祸患，这就是申公巫臣干出来的。若敖的叛乱，伯賁的儿子苗賁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苗地，让他作为主要谋士。鄢陵那次战役，楚军早晨逼近晋军摆开阵势。晋国人将要逃走了，苗賁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于他们中军的王族而已，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以抵挡他们，栾、范用家兵引诱楚军，中行和郤锜、郤至一定能够战胜子重、子辛。我们就把四军集中对付他们的王族，一定能够把他们打得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军大败，君王受伤、军队一蹶不振，子反为此而死。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就是苗賁皇干出来的。”屈建说：“这些都是事实。”公孙归生说：“现在又有比这厉害的。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子牟得罪而逃亡，国君和大夫对伍举说：‘实在是你让他走的。’伍举害

怕而逃亡到郑国，伸长了脖子望着南方，说：‘也许可以赦免我。’但是我们也不放在心上。现在他在晋国了。晋国人将要吧县封给他，以和叔向并列。他如果策划危害楚国，岂不成为祸患？”屈建害怕，对楚王说了，增加他的官禄爵位而让他回楚官复原职。公孙归生让伍举的儿子鸣去迎接。

许灵公去到楚国，请求攻打郑国，说：“兵不发，孤不回去了。”八月，死在楚国。楚王说：“不攻打郑国，怎么能求得诸侯？”

冬十月，楚王攻打郑国，郑国人准备抵御。子产说：“晋国和楚国将要讲和，诸侯将要和睦，楚王因此冒昧来这里一趟。不如让他快意而回去，就容易讲和了。小人的本性，一有空子就表现血气之勇，在祸乱中有所贪图，以满足他的本性而追求虚名，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可以听从？”子展高兴了，就不抵御敌人。十二月初五日，楚军进入南里，拆毁城墙。徒步从乐氏渡过济水，攻打师之梁城门。内城的闸门放下，俘虏了九个不能进城的郑国人。楚国人徒步渡过汜水回国，然后安葬了许灵公。

卫国人把卫姬送给晋国，晋国这才释放了卫侯。君子因此而知道晋平公失去了治国的常道。

晋国的韩宣子在成都聘问，周天子派人请问来意。韩宣子回答说：“晋国的士我前来向宰旅奉献贡品，没有别的事情。”周天子听到了，说：“韩氏恐怕要在晋国昌盛了吧！他仍然保持着以往的辞令。”

齐国人在邾地筑城的那一年，夏，齐国的乌余带着廩丘逃亡到晋国，袭击卫国的羊角，占取了这地方；又乘机袭击

我国的高鱼。下大雨，齐军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去，进入城里的武器库，取出甲冑装备士兵，登上城墙，攻克占领了高鱼。当时士匄已经死了，诸侯不能惩治乌余。等到赵孟执政，才终于把他惩治了。赵孟对晋侯说：“晋国作为盟主，诸侯有人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夺的土地。现在乌余的城邑，都属于应该讨伐的一类，而我们贪图它，这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归还给诸侯。”晋侯说：“好。谁可以做使者？”赵孟回答说：“胥梁带能够不用兵（就把事情办好）。”晋侯就派他前去。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让丢掉城邑的国家准备好车兵徒兵来接受土地，行动必须秘密。让乌余准备车兵徒兵以接受封地。乌余带领他的一伙人出来，胥梁带让诸侯假装把土地送给乌余，因而乘机逮了他，俘虏了他的全部随从。把他的城邑都夺回来，归还给诸侯。诸侯因此归向晋国。

齐国的庆封前来聘问，他的车子很漂亮。孟孝伯对穆叔说：“庆封的车子，不也是很漂亮吗？”穆叔说：“我听说：‘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有什么用？穆叔招待庆封吃饭，庆封表现得不恭敬。穆叔为他赋《相鼠》这首诗，他也不明白。”

卫国的宁喜专权，卫侯担心这件事，公孙免余请求杀了他。卫侯说：“如果没有宁喜，我不能到这地步。我已经对他表示过了。事情的结果不能知道，只是得到坏名声，不能干。”公孙免余回答说：“下臣去杀他，君王不要参与计划就行了。”就和公孙无地、公孙臣策划，让他们攻打宁氏，没有攻下，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因此战死。卫侯说：“公孙臣是没有罪的，

父子两人都为我而死了！”

夏，公孙免余再次攻打宁氏，杀了宁喜和右宰谷，陈尸在朝廷上。石恶将要参加宋国的结盟，接受了命令出来，给尸首穿上衣服，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为他们号哭，想要入敛以后自己逃亡，又害怕不能免于祸难，姑且说：“接受使命了。”于是就动身走了。

子鲜说：“驱逐我的人逃亡了，接纳我的人死掉了，赏罚没有章程，用什么来禁止和勉励别人？国君失掉他的信用，国家没有正常的刑罚，不也很危险吗？而且实在是我让宁喜这么做的。”就逃亡到晋国去。卫侯让人阻止他，不行。到达黄河，又派人阻止他。他不让使者前进而向黄河发誓。寄住在木门，坐着都不肯面对着卫国。木门大夫劝他出来做官，他不同意，说：“做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要尽自己的职责，这就宣扬了我逃亡的原因。我将要向谁诉说呢？我不能够立在别人的朝廷上了。”一直到死都不出来做官。卫侯为他服丧一直到死。

卫侯给公孙免余六十个城邑，他辞谢说：“只有卿才具备一百个城邑，下臣已经有六十个了。下面的人而有了上面的人的禄位，这是祸乱。下臣不敢听到。而且宁子就因为城邑多了，所以死掉，下臣害怕死会很快来到。”卫侯坚决要给他，他接受了一半。让他做了少师。卫侯让他做卿，他辞谢说：“太叔仪没有三心二意，能够赞助大事，君王还是任命他吧。”于是就让太叔仪做了卿。

宋国的向戌和赵孟友好，又和令尹屈建友好，想要消除诸侯之间的战争以取得名声。他去到晋国，告诉了赵孟。赵

孟和大夫们商量。韩宣子说：“战争是百姓的残害者，财货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有人要消除他，虽然说办不到，一定要答应他。不答应，楚国将会答应，用来号召诸侯，那么我国就失去盟主的地位了。”晋国人答应了向戌。向戌又去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去到齐国，齐国人感到为难。陈文子说：“晋国、楚国答应了，我们怎么能够不干？而且别人说：‘消除战争’，而我们不答应，那么就使我们的百姓离心了，将怎么使用他们？”齐国人答应了。告诉秦国，秦国也答应了。这四个国家都通告小国，在宋国会见。

五月二十七日，晋国的赵孟到达宋国。二十九日，郑国的良霄到达。六月初一日，宋人设享礼招待赵孟，叔向作为赵孟的副手。司马把煮熟的牲畜拆碎，放在俎上，这是合于礼的。以后孔子看到了这次礼仪的记载，认为修饰的辞藻太多。初二，穆叔、齐国的庆封、陈文子、卫国的石恶到达。初八，晋国的荀盈跟随赵孟之后到达。初十，邾文公到达。十六日，楚国的公子黑肱到达，和晋国商定了有关的条件。二十一日，宋国的向戌去到陈国，和屈建商定有关楚国的条件。二十二日，滕成公到达。屈建告诉向戌，请求跟从晋国和楚国的国家互相朝见。二十四日，向戌向赵孟复命。赵孟说：“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邑，寡君岂敢不坚决向齐国国君请求？”二十六日，向戌向屈建复命，屈建派专车请示楚国。楚王说：“放下齐国、秦国，请求和其他国家互相朝见。”

秋七月初二，向戌到达。当夜，赵孟和公子黑肱商定了

盟书的措辞。初四，屈建从陈国到达。陈国的孔奂、蔡国的公子归生到达。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都到达。各国军队用篱笆作为分界。晋国和楚国各自驻扎在两头。荀盈对赵孟说：“楚国的气氛很不好，怕会发动袭击。”赵孟说：“我们转折向左，进入宋国，能把我们怎么办？”初五，准备在宋国西门外边结盟。楚国人在外衣里边穿上皮甲。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别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顺服。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用来使诸侯顺服的东西了。”坚决请求解除皮甲。屈建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有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只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产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掉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孟为楚国人外衣里边穿皮甲而感到担心，把这告诉了叔向。叔向说：“有什么危害？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可以，全都不得好死。如果一个会合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情，就必然不能成功了。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的祸患。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对付的，您有什么可害怕呢？但是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不是所要担心的。”

季武子派人以襄公的名义对穆叔说：“把我国看作和邾国、滕国一样。”不久以后齐国人请求把邾国作为属国，宋国人请求把滕国作为属国，邾国、滕国都不参加结盟。穆叔说：“邾国、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们，是诸侯之国，为什么要看作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于是就参加结盟。《春秋》不记载他的族名，这是说穆叔违背了命令的缘故。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您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孟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结盟，小国本来一定有主持结盟具体事务的，让楚国做晋国的小国，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把晋国放在前面，这是由于晋国有信用。

初六，宋公同时招待晋国和楚国的大夫，赵孟作为主宾，屈建跟他说话，赵孟不能回答；让叔向在旁边帮着答对，屈建也不回答。

初九，宋公和诸侯的大夫在蒙门外边结盟。屈建向赵孟问说：“士会的德行怎么样？”赵孟回答说：“这个人的家事井井有条，对晋国人来说没有可以隐瞒的情况，他的祝史向鬼神表示诚信没有言不由衷的话。”屈建回去把话报告楚王。楚王说：“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高兴，他辅佐五世国君作为盟

主就是合适的了。”子木又对楚王说：“晋国领袖诸侯是合适的，有叔向来辅佐它的卿，楚国没有和他相当的人，不能和他们相争。”

晋国的荀盈去到楚国参加结盟。

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孟，子展、良霄、公子夏、子产、子太叔、两个子石跟从郑伯。赵孟说：“这七位跟从着君王，这是赐给我以光荣。请求都赋诗以完成君王的恩赐，武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这首诗。赵孟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但我是不足以承当的。”良霄赋《鹑之奔奔》这首诗。赵孟说：“床上的话不出门槛，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应该听到的。”公孙夏赋《黍苗》的第四章。赵孟说：“有寡君在那里，我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阴桑》这首诗。赵孟说：“我请求接受它的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这首诗。赵孟说：“这是大夫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这首诗。赵孟说：“好啊，这是保住家族的大夫！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这首诗。赵孟说：“‘不骄不傲’，福禄还会跑到哪儿去？如果保持这些话，即使想要推辞福禄，能行吗？”

享礼结束，赵孟告诉叔向说：“良霄将要被诛戮了。诗用来说明心意，心意在于诬蔑他的国君并且公开怨恨国君，又以此作为宾客的光荣，他能够长得了吗？即使侥幸，后来也一定逃亡。”叔向说：“对，他太骄奢。所谓不到五年，说的就是这个人了。”赵孟说：“其他的人都是可以传下几世的大夫。子展也许是最后灭亡的，因为处在上位而不忘降抑自己。印氏是最后第二家灭亡的，因为欢乐而有节制。欢乐用

来安定百姓，使用它们不过分，灭亡在后，不也是可以的吗？”

宋国的左师向戌请求赏赐，说：“下臣免于死，请求赐给城邑。”宋公给他六十个城邑，把简册拿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诸侯小国，晋国、楚国用武力来威慑他们，使他们害怕然后就上下慈爱和睦，慈爱和睦然后能安定他们的国家，以事奉大国，这是所以生存的原因。没有威慑就要骄傲，骄傲了祸乱就要发生，祸乱发生必然被消灭，这就是所以灭亡的原因。上天产生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把它们全都使用上，废掉一种都不行，谁能够去掉武器？武器的设置已经很久了，这是用来威慑越出常轨而宣扬文德的。圣人由于武力而兴起，作乱的人由于武力而废弃。使兴起者废弃、灭亡者生存、英明者昏暗的策略，都是从武力来的，而您谋求去掉它，不也是欺骗吗！以欺骗之道蒙蔽诸侯，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即使没有大的讨伐（也就罢了）。而又求取赏赐，这是贪得无厌到了极点了。”就把简册上的字削去并且扔了它。左师向戌就推辞不肯接受城邑。

向氏想要攻打子罕。左师向戌说：“我将要灭亡，他老人家让我生存下来，没有比这再大的恩德了。又可以攻打吗？”君子评论说：“‘那位人物，是国家主持正义的人’，这说的就是子罕吧！‘用什么赐给我，我将再接受它’，这说的就是向戌吧！”

齐国的崔杼生下儿子成和纒就死了妻子，又娶了东郭姜，生了儿子明。东郭姜带了前夫的儿子进门，名叫棠无咎，和东郭偃辅佐崔氏。崔成有病被废，立了崔明做继承人。崔成请求在崔地退休，崔杼答应了，东郭偃和棠无咎不给，说：

“崔地，是宗庙所在的地方，一定要归于宗主。”崔成和疆发怒，打算杀死他们，告诉庆封说：“我们父亲为人，也是您所知道的，惟独听从棠无咎和东郭偃的话，父老兄长都说不上话。很怕有害于他老人家，谨敢向您报告。”庆封说：“您姑且退出去。我考虑一下。”就告诉（自己的属大夫）卢蒲癸。卢蒲癸说：“他，是国君的仇人。上天或者将要抛弃他了。他家里确实出了乱子，您担的什么心？崔家的削弱，就是庆家的加强。”过几天崔成和疆又对庆封说这件事。庆封说：“如果有利于他老人家，一定要去掉他们。有危难，我来帮助你们。”

九月初五，崔成、崔疆把东郭偃和棠无咎在崔氏的朝廷上杀了。崔杼发怒走出，他的手下人都逃了，找人套车，找不着。让《养马的》圉人套上车，寺人驾着车子出门，崔杼还说：“崔氏如果有福气，祸患仅仅停留在我身上还可以。”就进见庆封。庆封说：“崔、庆是一家。这些人怎么敢这样？请您为讨伐他们。”让卢蒲癸领着甲士攻打崔氏。崔氏加筑宫墙据以守卫。攻不下来，发动国内的人们帮着攻打，就灭亡了崔氏，杀了崔成和疆，夺取了他家里全部的人口和财货，崔杼的妻子自吊而死。卢蒲癸向崔杼复命，并且为他驾车关他回家。崔杼到家，已经无家可归了。于是就上吊而死。崔明在夜里躲在墓群里。初六日，崔明逃亡前来。庆封掌握了政权。

楚国的蒍罢去到晋国参加盟会，晋侯设享礼招待他。蒍罢将要退出的时候，赋了《既醉》这首诗。叔向说：“蒍氏在楚国的后嗣将会长享禄位，恰当啊！承受国君的命令，不忘

记敏捷应对。蒞罢将要掌握政权了。用敏捷来事奉国君，必然能抚养百姓，政权还跑到哪儿去？”

崔氏那次叛乱，申鲜虞逃亡前来，在郊外雇佣了仆人，为齐庄公服丧。冬天，楚国人召请他，就去到楚国，做了右尹。

十一月初一，日食。当时斗柄指申，（应该是九月。）由于主持历法官员的过错，两次应该置闰月而没置闰月。

二十八年春，没有冰。大夫梓慎说：“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吧！岁星应当在星纪，但已经过头到了玄枵。这是因为要发生天时不正的灾荒，阴不能战胜阳。蛇乘坐在龙的上边，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宋国、郑国必然发生饥荒。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是消耗的名称。土地虚而百姓耗，不发生饥荒发生什么？”

夏天，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到晋国朝见，这是由于在宋国那次结盟的缘故。

齐侯打算出行，庆封说：“我们没有参加结盟，为什么要向晋国朝见？”陈文子说：“先考虑事奉大国而后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如果没有得到事奉的机会，就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乎礼的。我们虽然没有参加结盟，岂敢背叛晋国呢？重丘的盟会，不可以忘记啊。您还是劝国君出行吧！”

卫国人讨伐宁氏的亲族，所以石恶逃亡到晋国。卫国人立了他的侄子石圃，以保存石氏的祭祀，这是合乎礼的。

邾悼公前来见，这是按时令而来朝见。

秋天，八月，举行大雩祭，这是由于天旱。

蔡侯从晋国回国，路过郑国。郑伯设享礼招待他，他表

现得不恭敬。子产说：“蔡侯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以前经过这里的时候，国君派子展去到东门外边慰劳，但是他很骄傲。我认为他还是会改变的。现在回来，接受享礼而显得怠惰，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事奉大国，反而把怠惰骄傲作为本性，将来能有好死吗？如果不免于祸难，一定由于他的儿子。他做国君，淫乱而不像做父亲的样子。我听说，像这样的人，经常会遇到儿子发动的祸乱。”

孟孝伯去到晋国，这是为了报告在宋国的结盟而将要去楚国。

蔡侯去到晋国的时候，郑伯派子太叔去到楚国。到达汉水，楚国人让他回去，说：“在宋国的那次结盟，贵国君主亲自光临。现在大夫前来，寡君说大夫姑且回去，我将要派传车奔赴晋国询问以后再告诉您。”子太叔说：“在宋国的那次结盟，贵国君王的命令将要有利于小国，而也使小国安定它的社稷，镇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的福禄，这是贵国君王的法令，同时是小国的希望。由于年来多难，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下级执事聘问。现在执事命令说：你怎么能参与郑国的政令？一定要让你们国君丢掉你们的疆土守备，跋山涉水，冒着霜露，以满足我国君王的心意。小国还想期望贵国君主赐给恩惠，岂敢不唯命是听？但这不符合盟书的话，而使贵国君王的德行有所缺失，也对执事有所不利，小国就害怕这个。否则，还敢害怕什么劳苦呢？”

太子叔回国，复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不修明他的政事德行，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以满足自己的愿望，想要活得长，能够办到吗？《周易》有这样的情况，得

到《复》䷗变成《颐》䷚，说，‘迷路往回走，不吉利’，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践他的愿望而忘掉了原来的道路，想回来找不着地方，这叫做迷复，能够吉利吗？国君就去吧，送了葬回来，让楚国痛快一下。楚国没有近十年的时间，不能争夺霸业，我们就可以让百姓休息了。”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王都将死去。岁星失去它应有的位置，而运行在明年的位置上，要危害鸟尾，周朝和楚国要受到灾祸。”

九月，郑国的太子叔去到晋国，报告说按照在宋国的盟誓将要去楚国朝见。子产辅助郑伯去到楚国。搭了帐篷而不筑坛。外仆说：“从前先大夫辅助先君到四方各国，从没有不筑坛的。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也都相沿不改。现在您不除草就搭起帐篷，恐怕不可以吧！”子产说：“大国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去到大国，草草地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到坛？”我听说：“大国去到小国有五样好处：赦免它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赞赏它的德行和典范，教导它所想不到的地方。小国不困乏，想念和顺服大国好像回家一样，因此筑坛来宣扬它的功德，公开告诉后代的人，不要怠惰于德业的进修。小国去到大国有五样坏处：（向小国）掩饰它的罪过，请求得到它所缺乏的东西，（要求小国）奉行它的命令，供给它贡品，服从它的忽然而来的指示。不这样，就加重小国的财礼，用来祝贺它的喜事和吊唁它的祸事，这都是小国的祸患，哪里用得着筑坛来宣扬它的祸患？把这些告诉子孙，不要宣扬祸患就可以了。”

齐国的庆封喜欢打猎而嗜好喝酒，把政权交付给庆舍，就带着他的妻妾财物迁移到卢蒲癸家里，交换妻妾而喝酒。几

天以后，官员们就改到这里来朝见。庆封让逃亡在外而知道崔氏余党的人，如果前来报告就允许他回来，所以就让卢蒲葵回来了。卢蒲葵做了庆舍的家臣，受到宠信，庆舍把女儿嫁给了卢蒲葵。庆舍的家臣对卢蒲葵说：“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您却不避同宗，为什么？”卢蒲葵说：“同宗不避我，我怎么能独独避开同宗？比如赋诗的断章取义，我取得所需要的就是了，哪里知道什么同宗？”卢蒲葵又对庆舍说起王何并使他返回，两个人都受到了庆舍的宠信，让他们拿着寝戈作为前后警卫。

公家的伙食每天有两只鸡，管伙食的人偷偷地换成了鸭子。送饭的人知道了，就连肉都拿掉而只送上肉汤送上来。子雅、子尾发怒。庆封告诉卢蒲葵。卢蒲葵说：“把他们比成禽兽，我睡在他们的皮上了。”庆封派析文子告诉晏婴。晏婴说：“我的一伙人不足以使用，聪明也够不上出谋划策。但是决不敢泄露这些话，可以盟誓。”析文子说：“您已经这样说了，哪里还用盟誓？”又告诉北郭子车。子车说：“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事奉国君，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陈文子对（儿子）陈桓子说：“祸难将要发生了，我们能得到什么？”陈无宇回答说：“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头一百车（要人、权两得）。”陈文子说：“可以谨慎地保住它。”

卢蒲葵、王何为攻打庆氏而占卜，把卦象给庆舍看，说：“有人为攻打仇人而占卜，谨敢奉献卦象。”庆舍说：“能够攻下，（卦象）已经见到了血。”

冬十月，庆封在莱这个地方打猎，陈桓子跟从。十七日，陈文子派人召唤他回去，他请求说：“我的母亲病了，请求让

我回去。”庆封占卜，把卦象给陈桓子看，陈桓子说：“这是死的卦象。”捧着龟甲而哭泣，于是就让他回去了。庆嗣听到这件事，说：“祸难将要发生了。”告诉庆封“赶紧回去，祸难必然发生在尝祭的时候，回去还来得及”。庆封不听，也没有改悔的意思。庆嗣说：“他要逃亡了，能够逃到吴国、越国就是侥幸。”陈桓子渡过河，就破坏了渡船撤去了桥梁。

卢蒲姜对卢蒲癸说：“有事情而不告诉我，必然不能成功。”卢蒲癸告诉了他。卢蒲姜说：“我父亲性情倔强，没有人劝阻他，反倒不出来了。请让我去劝阻他。”卢蒲癸说：“好。”十一月初七，在太公的庙里举行尝祭，庆舍将亲临祭祀。卢蒲姜告诉他（有人要发动祸乱），而且劝他不要去。他不听，说：“是谁敢这么干？”就去到祭祀的地方。麻婴充当祭尸，庆夔充当上献。卢蒲癸、王何手拿寝戈，庆氏领着它的甲士围住公宫。陈氏、鲍氏的养马人演戏。庆氏的马容易受惊跳跃奔跑，甲士都解甲系马而喝酒，同时看戏，到了鱼里。栾氏、高氏、陈氏、鲍氏的徒兵就穿上了庆氏的皮甲。子尾抽出槌子，在门上敲了三下，卢蒲癸从后边刺庆舍，王何用戈对他猛击，卸开了他的左肩。庆舍还是能拉着庙宇的椽子，震动屋梁，把俎和壶向人扔去，砸死了人才死去。卢蒲癸等人就杀死了庆绳、麻婴。齐侯害怕，鲍国说：“臣下们是为了君王的缘故。”陈文子无带着齐侯回去，脱去祭服进了内宫。

庆封回来，碰到报告动乱的人。十九日，攻打西门，没有攻下。回过去攻打北门，攻下了。进城，攻打内宫，没有攻下。庆封请求决战，没有得到允许，就逃亡前来。把车子

献给季武子，美丽的光泽可以照出人影。大夫展庄叔进见季武子，说：“车很光亮，人必然憔悴，他的逃亡就活该了。”穆叔设宴招待庆封，庆封先遍祭诸神。穆子不高兴，让乐工为他诵《茅鴟》这首诗，他也不明白。不久以后齐国人前来责问，庆封又逃亡到吴国。吴王勾余把朱方这个邑给了他，他聚集了族人住在那里，财富超过他的过去。子服惠伯对穆叔说：“上天大概是要让坏人富有的，庆封又富有起来了。”穆叔说：“好人富有叫做奖赏，坏人富有叫做灾殃。上天恐怕是降灾殃给他，将要让他们聚拢而一起被杀吧。”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天子逝世了。没有发来讣告，《春秋》也没有记载，这是合乎礼的。

崔氏那次动乱，公子们各自逃亡，所以公子辄在鲁国，叔孙还在燕国，公子贾在句渎之丘。等到庆氏逃亡，把他们都召了回来，为他们准备了器物用具并且发还给他们封邑。另外封给晏婴邶殿边上六十个城邑，晏子不接受。子尾说：“富有，是人所需要的，为什么独独您不要？”晏婴回答说：“庆氏的城邑满足了欲望，所以逃亡。我的城邑不能满足欲望，把邶殿加上，就满足欲望了。满足了欲望，离逃亡就没有几天了。逃亡在外边连一个城邑都不能主宰。不接受邶殿，不是讨厌富有，而是恐怕失去富有。而且富有，就像布帛，有一定幅度。给它制定幅度，让它不能改变。百姓，总是想生活丰厚，器用富饶，因此就要端正道德而加以限制，让它不要不够，也不要过分，这叫做限制私利。私利过了头就要败坏。我不敢贪多，就是所谓限制。”齐侯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城邑，他接受了。赐给子雅城邑，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赐给子尾

城邑，接受而又全部奉还。齐侯认为子尾忠诚，所以宠信他。把卢蒲癸放逐到北部边境。

求取崔杼的尸体，打算戮尸，找不着。穆叔说：“一定找得着的。武王有十个治世之臣，崔杼难道能有吗？不到十个人，不足以安葬。”不久以后，崔氏的家臣说：“把他的大玉璧给我，我献出他的棺材。”因此就找到了。十二月初一，齐国人迁葬庄公，停棺在正寝。把崔杼的棺材装着崔杼的尸体在街市暴露。国内的人们还认识，都说“这是崔杼”。

为了在宋国结盟，襄公和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去到楚国。襄公经过郑国，郑伯不在国内，良霄到黄崖慰劳，表现得不恭敬。穆叔说：“良霄如果在郑国不受诛戮，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百姓的主宰，现在丢弃了它，用什么来继承保持祖宗的家业？郑国人不讨伐他，必然要遭到他的灾祸。水边的薄土，路边积水中的浮萍水草，用作祭品，季兰作为祭尸，这是由于恭敬。恭敬难道能丢弃吗？”

襄公到达汉水的时候，楚康王死了。襄公想要回去。叔仲昭伯说：“我们是为了楚国，难道为了一个人？继续走吧！”子服惠伯说：“君子有长远考虑，小人只看眼面前。饥寒都顾不上，谁有工夫顾到以后？不如回去吧。”穆叔说：“叔仲昭伯可以被专门任用了。子服惠伯，是刚开始学习的人。”荣成伯说：“长远打算的人，是忠诚的。”襄公就继续前进。宋国的向戌（对宋公）说：“我们是为了一个人，不是为了楚国。饥寒都顾不上，谁能顾得上楚国？姑且回去而使百姓休息，等他们立了国君再戒备他们。”宋公就回去了。

楚国的屈建死了，赵孟去吊丧，好像是对待同盟国一样，

这是合乎礼的。

周朝的使者前来报丧事，问他周王逝世的日期，回答说十二月十六日，所以《春秋》记载它，用以惩戒过错。

二十九年春天，周历正月，“公在楚，”这是解释不在祖庙听政的原因。

楚国人让襄公亲自为楚王的尸体穿衣服，襄公对此感到忧虑。穆叔说：“先扫除棺材的凶邪然后给死者穿衣服，这就等于朝见时陈列皮币。”于是就让巫人用桃棒、苕帚先在棺材上扫除凶邪。楚国人没有禁止，不久以后又感到后悔。

三月初六，齐国人在外城北部安葬庄公。

夏天，四月，安葬楚康王，襄公和陈侯、郑伯、许男送葬，到达西门外边，诸侯的大夫都到了墓地。楚国的郑敖即位，王子围做令尹。郑国的说：“这叫做不相宜，令尹必然要代替郑敖而昌盛。松柏的下面，草是不能繁殖的。”

襄公回来，到达方城山。季武子占取卞地，派公冶来请示，加印把信封好了追上去给了公冶，信上说：“听到戍守卞地的人打算叛变，下臣率领部下讨伐他，已经得到卞地了，谨此报告。”公冶完成了使命就退出去，到达住处以后才听到占取了卞地。襄公说：“想要这块地方而说叛变，只能是对我表示疏远。”

襄公问公冶：“我可以进入国境吗？”公冶回答说：“君王据有国家，谁敢违背君王？”襄公赐给公冶冕服，公冶坚决辞谢，勉强他，然后才接受了。襄公想不进入国境，荣成伯赋《式微》这首诗，襄公这才回国。五月，襄公从楚国回到国内。

公冶把他的封邑送还给季氏，而且始终不再进入季武子

的家门，说：“欺骗他的国君，何必派我？”季武子和他见面，就和季武子像以前一样说话；不相见，他就始终不谈季氏。公冶病危的时候，他聚集他的家臣，说：“我死了以后，一定不要用冕服入敛，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所得的赏赐。并且还不要让季武子来安葬我。”

安葬周灵王。郑国的上卿子展有事不能去，他派印段前去。良霄有说：“他年轻，不行。”子展说：“与其没有人去，尽管年轻，不还要好一点吗？《诗》中说：‘王事应当细致，没有工夫安居。’东西南北，谁敢安安稳稳地居住？坚定地事奉晋国、楚国，用以捍卫王室。王事没有缺失，有什么常例不常例？”于是就派印段去到成周。

吴国人攻打越国，抓到了俘虏，让他做看门人，派他看守船只。吴王余祭观看船只，看门人用刀杀死了他。

郑国的子展死了，子皮继位为上卿。当时郑国有饥荒而还没有到麦收，百姓困乏。子皮借用子展的遗命，把粮食赠给国内的人们，每户一钟，因此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所以罕氏经常掌握国政，作为上卿。宋国的司城子罕听到了，说：“接近于善，这是百姓的期望。”宋国也发生饥荒，司城子罕向宋平公请求，拿出公家的粮食借给百姓；让大夫也都出借粮食。子罕氏出借粮食不写契约，又拿出自己的粮食以那些缺少粮食的大夫的名义借给百姓。宋国没有挨饿的人。叔向听到了，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大约是最最后灭亡的啊，两家恐怕都要掌握国政吧！这是因为百姓归向他们的缘故。施舍而不自以为给人恩惠，乐氏就更高出一层了，这一家大约是会随着宋国的盛衰而盛衰吧！”

晋平公，是杞国女人所生的，所以他帮助整修杞国的城墙。六月，荀盈会合诸侯的大夫为杞国筑城，孟孝伯参加了，郑国的子太叔和公孙段前去。子太叔见到太叔仪，和他说话。太叔仪说：“为杞国筑城这件事太过分了！”子太叔说：“拿他怎么办好啊！晋国不担心周室的衰微，反而护夏朝的残余，它会丢弃姬姓诸国，也就可以想到了。连姬姓诸国还要丢弃，还有谁去归向他呢？我听说，丢弃同姓而靠近异姓，这叫做离德。《诗》中说：‘和协他的近亲，姻亲就会和他友好来往。’晋国把近亲不看作近亲，还有谁来和他友好来往？”

齐国的高子容和宋国的司徒进见荀盈，女齐作为相礼者。客人出去，女齐对荀盈说：“这两位都将不免于祸。子容专权，司徒奢侈，都是使家族灭亡的大夫。”荀盈说：“怎么办呢？”女齐回答说：“专权就会很快及于祸患，奢侈将会由于力量强大而致死，专权别人就会致他的死命，他将要及于祸患了。”

士鞅前来聘问，拜谢在杞国筑城。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展庄叔拿着束帛。参加射礼的要三对人。公臣的人选不够，在家臣中选取。家臣，展瑕、展王父作为一对；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作为一对，酇鼓父、党叔作为一对。

晋侯派司马女齐前来办理使鲁国归还杞国土田的事情，但没有全部归还给杞国。晋悼夫人生气说：“女齐办事不得力。先君如果有知，不会支持他这样办事的。”晋侯告诉了女齐。女齐说：“虞国、虢国、焦国、滑国、霍国、杨国、韩国、魏国，都是姬姓，晋国因此而扩大。如果不是进攻小国，将要在哪里取得？武公、献公以下，兼并的国家就多了，谁能够治理它？杞国，是夏朝的后代，而接近东夷。鲁国，是周公

的后代，而和晋国和睦。把杞国封给鲁国还是可以的，有什么杞国不杞国？鲁国对于晋国，贡品不缺乏，玩物按时送到，公卿大夫一个接一个前来朝见，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国库没有一个月不接受贡品。像这样就可以了，何必要削弱鲁国而增强杞国？而且先君如果有知，就宁可让夫人自己去办，又哪里用得着我老臣？”

杞文公前来结盟，《春秋》称他为“子”这是表示对他不尊重。

吴国的公子季札前来聘问，见到穆叔，很喜欢他。对穆叔说：“您恐怕不得善终吧！喜欢善良而不能够选择善人。我听说君子应当致力于选择善人。您做鲁国的宗卿而承担国政，不慎重举拔善人，怎么能受得了呢？祸患必然会到您身上。”

季札请求聆听观看周朝的音乐和舞蹈。于是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他说：“美好啊！开始奠定基础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勤劳而不怨恨了。”为他歌唱《邶》、《鄘》、《卫》，他说：“美好又深厚啊！忧愁而不窘迫。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这样，这恐怕是《卫风》吧！”为他歌唱《王》，说：“美好啊！思虑而不害怕，恐怕是周室东迁以后的音乐吧！”为他歌唱《郑》，他说：“美好啊！但是它琐碎得太过分了，百姓不能忍受的。这恐怕是要先灭亡的吧！”为他歌唱《齐》，他说：“美好啊，宏大呵！这是大国的音乐啊！这种东海气魄的，恐怕是太公的国家吧！国家不可限量。”为他歌唱《豳》，他说：“美好啊，博大呵！欢乐而不过度，恐怕是周公东征的音乐吧！”为他歌唱《秦》，他说：“这就叫做西方的夏声。夏就是大，大到极点了，恐怕是周朝的旧乐吧！”

为他歌唱《魏》，他说：“美好啊，抑扬浮动呵！粗犷而又婉转，艰难而易于推行，再用德行加以辅助，就是贤明的君主了。”为他歌唱《唐》，他说：“思虑很深啊！恐怕有陶唐氏的遗民吧！否则，为什么那么忧思深远呢？不是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像这样？”为他歌唱《陈》，他说：“国家没有主宰，难道能够长久吗？”从《邶》以下就没有批评了。为他歌唱《小雅》，他说：“美好啊！忧愁而不三心二意，怨恨而不形于语言，恐怕是周朝德行衰微时的乐章吧！还是有先王的遗民啊。”为他歌唱《大雅》，他说：“宽广啊，和美呵！抑扬曲折而本体刚健劲直，恐怕是文王的德行吧！”为他歌唱《颂》，他说：“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曲折而不卑下，亲近而不侵犯，疏远而不离心，流放而不邪乱，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淫；使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显露，施合而不耗损，收取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进而流荡。五声协调，八风和谐。节拍有一定的尺度，乐器都按次序，这都是盛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

季札看到跳《象箛》、《南籥》舞，说：“美好啊！但还有遗憾。”看到跳《大武》舞，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恐怕就像这样吧！”看到跳《韶濩》舞，说：“像圣人那样的弘大，尚且还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不容易啊！”看到跳《大夏》舞，说：“美好啊！勤劳而不自以为有德，不是禹，还有谁能做到呢？”看到跳《韶箛》舞，说：“功德到达顶点了，伟大啊！像上天的无不覆盖，像大地的无不装载。盛德到达顶点，就不能再比这有所增加了，聆听观看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不敢再请求了。”

季札出国聘问，是为新立的国君通好。因此就到齐国聘问，他喜爱晏婴，对他说：“您赶快交还封邑和政权。没有封邑没有政权，这才能免于祸难。齐国的政权将会有所归属，没有得到归属，祸难不会停止。”所以晏婴通过陈桓子交还了政权和封邑，因为这样而免于栾氏、高氏发动的祸难。

到郑国聘问，见到子产，好像老相识。送给子产白绢大带，子产献上麻布衣服。季札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奢侈，祸难将要来到了。政权必然落到您身上。您掌握政权，按礼仪谨慎处事。否则，郑国将会败坏。”

去到卫国，喜爱蘧伯玉、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季札说：“卫国的君子很多，不会有患难。”

从卫国去晋国，准备在戚这个地方住宿，听到钟声，季札说：“奇怪啊！我听说了，发动变乱而没有德行，必然遭到诛戮。这一位就在这地方得罪了国君，害怕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寻欢作乐的？这一位在这地方，就像燕子在帐幕上做巢。国君又正停棺没有安葬，难道可以寻欢作乐吗？”于是就离开戚地。孙林父听到了，到死不再听音乐。

季札到晋国，喜欢赵孟、韩宣子、魏舒，说：“晋国的政权大约要聚集在这三家了！”喜爱叔向，离别时，对叔向说：“您努力吧！国君奢侈但优秀的臣下很多，大夫都富有，政权将要归于私家。您喜欢直话直说，一定要设法使自己免于祸难。”

秋天，九月，齐国的子尾、子雅放逐他们的大夫高子容到北燕。初二，出国。《春秋》记载说“出奔”，这是由于归罪于高子容。高子容喜欢生事而且自己居功，同时又专权，所

以祸难到了他身上。

冬天，孟孝伯去到晋国，这是回报士鞅的聘问。

为了高氏受到惩罚的缘故，高竖据有卢地发动叛乱。十月二十七日，问兵婴领兵包围卢地。高竖说：“如果让高氏有后代，我请求把封邑交还给国君。”齐国人立了高傒的曾孙高偃，这是认为高傒贤良。十一月二十三日高竖交还卢地而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在绵地筑城把他安置在那里。

郑国的良霄派公孙黑去楚国，公孙黑不肯去，说：“楚国和郑国正在互相憎恨，而让我去，这是等于杀死我。”良霄说：“你家世世代代都是去外国办外交的。”公孙黑说：“可以去就去，有危难就不去，有什么世世代代不世世代代的？”伯有打算强迫他去。公孙黑发怒，准备攻打良霄，大夫们为他们和解。十二月初七，郑国的大夫们在良霄家里结盟。裨谿说：“这次结盟，它能管多少时候呢？《诗》中说，‘君子多次结盟，动乱因此滋长’，现在这样是滋长动乱的做法，祸乱不能停歇，一定要三年然后能解除。”然明说：“政权将会到哪家去？”裨谿说：“善人代替坏人，这是天命，政权必属子产。如果不是越级举拔别人，那么按班次子产就应该执政了。选择善人举拔，就为大家所尊重。上天又为子产清除障碍，使良霄丧失了精神，公孙夏又去世了，执政的人哪里跑得了子产？上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还可以安定。不这样，就将会灭亡了。”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楚王派遣蒍罢前来聘问，这是为新立的国君通好。穆叔问起王子围执政的情况怎么样。蒍罢回答说：“我辈小人吃饭听使唤，还害怕不能完成使命而不

能免于罪过，哪里能参与政事？”再三地询问，他还是不回答。穆叔告诉大夫说：“楚国的令尹将要发动大乱，蒞罢将参与协助，他在掩盖内情了。”

子产辅助郑伯去到晋国，叔向问起郑国的政事。子产回答说：“我能不能见到，就在这一年了。驷氏、良氏正在争夺，不知道怎么调和。如果有所调和。我能够见到，这就可以知道了。”叔向说：“不是已经和好了吗？”子产回答说：“良霄奢侈而又倔强固执，公孙黑喜欢居于别人之上，两人互不相让。虽然他们已经和好，还是积聚了憎恶，它的来到不会有几天了。”

二月二十三日，晋悼夫人赐给为杞国筑城的役卒吃饭，绛县人中有一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儿子而自己前去，给他吃东西。有人怀疑他的年龄，让他说说他的年龄。他说：“下臣，是小人，不知道记住年龄。下臣生的那一年，是正月初一甲子日，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最末一个甲子日到今天刚刚二十天。”官吏走到朝廷里询问。师旷说：“这是鲁国的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郤缺的那一年。这一年，狄人攻打鲁国，叔孙得臣当时在咸地击败狄人，俘虏了长狄的侨如和魋、豹，而都用来命名他儿子。这老头已满七十三岁了。”史赵说：“亥字是‘二’字头‘六’字身，把‘二’拿下来当作身子，这就是他的日子数。”士文伯说：“那么是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了。”赵孟问起老人的县大夫，原来就是他的下属。他把老人召来向他道歉，说：“我没有才能，负担了国君的重要职责，由于晋国多有忧患，没有能任用您，让您屈居卑下已经很久了，这是我的罪过。谨由于没有才能而向

您道歉。”于是就让他做官，派他辅助自己执政。老人由于年纪大而辞谢。给了他土地，让他为国君主持免除徭役的事务，做绛地县师，而撤除了征发他的舆尉的职务。当时鲁国的使者正在晋国，回去告诉了大夫们。季武子说：“晋国不能轻视啊。有赵孟做正卿，有伯瑕做辅佐，有史赵、师旷可以谘询，有叔向、女齐做国君的师保。他们朝廷上君子很多，哪里能够轻视呢？要尽力事奉他们才行。”

夏天，四月的一天，郑伯和他的大夫结盟。君子因此而知道郑国的祸难没有结束。

蔡景侯为太子般在楚国娶妻，又和儿媳妇私通。太子杀死了景侯。

当初，周灵王的（弟弟）儋季死了，他的儿子儋括将要进见灵王时，连声叹气。单国的公子愆旗做灵王侍卫，经过朝廷，听到叹气声，就说：“啊！一定是想着占有这里吧！”进去把情况报告灵王，而且说：“一定要杀了他？他不哀戚而愿望大，目光不定而抬脚高，心中有其他想法了。不杀，必然造成危害。”灵王说：“小孩子知道什么！”等到灵王死去，儋括想要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道。二十八日，儋括包围蒗地，赶走了成愆。成愆逃亡到平時。五月初四，大夫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了佞夫。括、瑕、廖逃亡到晋国。《春秋》记载说“天王杀死他的兄弟佞夫，这是由于罪过在于周天子。”

有人在宋国太庙里大喊，说：“嘻嘻，出出。”鸟在亳社上鸣叫，声音好像在说“嘻嘻”。五月初五，宋国发生大火灾。宋伯姬被烧死，这是为了等待保姆。君子认为宋伯姬“奉行

的是大闺女而不是媳妇的守则。大闺女应当等待保姆，媳妇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行动。”

六月，郑国的子产去到陈国参加结盟，回来，复命。告诉大夫们说：“陈国，是要灭亡的国家，不能亲附。他们积聚粮食，修理城郭，靠了这两条而不安抚百姓。他们的国君根基不巩固，公子奢侈，太子卑微，大夫骄傲，政事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大国之间，能够不灭亡吗？不超过十年了。”

秋天，七月，叔弓去到宋国，这是由于安葬共姬。

郑国的良霄嗜好喝酒，造了地下室，而在夜里喝酒、奏乐。朝见的人来到，他还没有喝完。朝见的人说：“主人在哪里？”他的手下人说：“我们的主人在山沟里。”朝见的人都分路回去了。不久以后朝见郑伯，又要派公孙黑去到楚国，回家以后又喝酒。七月十一，公孙黑带着驷氏的甲士攻打良霄并且放火烧了他的家。良霄逃亡到雍梁，酒醒以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又逃亡到许国。

大夫们聚在一起商量。子皮说：“《仲虺之志》说：‘动乱的就攻取它，灭亡的就欺负它。’摧毁灭亡的而巩固存在的，这是国家的利益。罕氏、驷氏、丰氏本来是同胞兄弟，良霄骄傲奢侈，所以不免于祸难。”别人对子产说，要靠拢正直的帮助强大的。子产说：“他们难道是我的一伙？国家的祸难，谁知道怎么让它平息？如果有主持国政的人强大而且正直，祸难就不会发生。姑且保住我的地位吧。”十二日，子产收了伯有氏死者的尸体而加以殡葬，等不到和大夫们商量就出走了。印段跟从他。子皮不让他走。大伙说：“别人不顺从我们，为

什么不让他走？”子皮说：“这个人对死去的人有礼，何况对活着的人呢？”于是就亲自劝阻子产。十三日，子产进入国都。十四日，印段进入国都。两个人都在公孙黑家里接受了盟约。十六日，郑伯和他的大夫们在太庙结盟，和国内的人们在师之梁门外结盟。

良霄听到郑国人为他而结盟，很生气；听到子皮的甲士没有参加攻打他，很高兴，说：“子皮亲附我了。”二十四日，从墓门的排水洞进入，靠着马师羽颉（的帮助），用襄库的皮甲装备士兵，带着他们攻打旧北门。驷带率领国人猛烈地攻打良霄。两家都召请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到达这地步，我服从上天所保佑的一家。”良霄死在买卖羊的街市上。子产给良霄的尸体穿上衣服，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为他号哭，收尸并把棺材停放在街市旁边良霄部下的家里，不久又葬在斗城。驷氏想要攻打子产。子皮为这发怒，说：“礼仪，是国家的主干。杀死有礼的人，没有比这再大的祸患了。”于是就停止了攻打。

当时太子叔去了晋国以后回来，听说发生祸难，不进入。让副手回来复命。八月初六，逃亡到晋国。驷带追赶他，到达酸枣这个地方。太子叔和驷带结盟，把两件玉珪沉在黄河里表示诚意。让公孙肸进入国都和大夫结盟。十一日，太子叔再次回到国内。

《春秋》记载说“郑人杀良霄”，不称他为大夫，这是说良霄从国外进来（因而没有官位了）。

在子娇死了以后，将要安葬，公孙挥和裨灶早晨会商丧事。路过伯有氏，他的门上长了狗尾巴草。公孙挥说：“他的

狗尾巴草还在那儿吗？”当时岁星在降娄，降娄星在天空中白天就亮了，裨灶指着降娄星，说：“还可以等岁星绕一周，不过活不到岁星再到这个位次就是了。”等到他被杀，岁星正在娥訾的口上，下一年才能到达降娄。

仆展跟从良霄，和他一起死去。羽颉逃亡到晋国，做了任邑的长官。

鸡泽的会见，郑国的乐成逃亡到楚国，就乘机去到晋国。羽颉靠着他，和他勾结着一起奉事赵孟，提出了攻打郑国的建议。由于在宋国盟誓的缘故，赵孟不同意。子皮让公孙锄代替羽颉做了马师。

楚国的王子围杀了大司马芈掩而占取了他的家财。申无宇说：“王子必然不能免于祸难。善人，是国家的栋梁。王子辅助楚国的政事，应该培养善人，现在反倒对他们暴虐，这是危害国家。而且司马，是令尹的辅佐，也是国君的手足。断绝百姓的栋梁，去掉自己的辅佐，斩除国君的手足，以危害国家，没有比这再大的不吉利了。怎么能免于祸难呢？”

为了宋国火灾的缘故，诸侯的大夫会见，商量给宋国赠送财货。

冬，十月，穆叔和晋国的赵孟、齐国的子尾、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好、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澶渊会见，事情完了又没有赠送给宋国什么东西，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与会者的姓名。

君子评论说：“信用恐怕不能不谨慎吧！澶渊的会见，不记载卿的名字，这是由于不守信用的缘故。诸侯的上卿，会见了又不守信用，全都丢掉了他们尊贵的姓名，不守信用是

如此不可啊。《诗》中说，‘文王或升或降，都是在天帝的左右’，这是说要守信用。又说，‘好好地谨慎你的行动，不要表现你的虚伪’，这是说不守信用。”《春秋》记载说“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这是为了责备他们。不记载鲁国的大夫，这是为他隐讳。

郑国的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子产辞谢说：“国家小而靠近大国，家族庞大而受宠的人众多，不能治理好。”子皮说：“我率领他们听从，谁敢触犯您？您好好地辅助国政吧。国家不在于小，小国能够事奉大国，国家就可以得到缓和了。”

子产治理政事，有事情要公孙段去办，赠送给他城邑。子太叔说：“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为什么独独给他送东西？”子产说：“要没有欲望确实是难的。使他们都满足欲望，去办他们的事情而取得成功。这不是我的成功，难道是别人的成功吗？对城邑有什么爱惜的，它会跑到哪里去？”子太叔说：“四方邻国将怎么看待？”子产说：“这样做不是为了互相违背而是为了互相顺从，四方的邻国对我们有什么可责备的？《郑书》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一定要优先照顾大族。’姑且先照顾大族，以等待它的后果。”不久公孙段害怕而交回封邑，最终还是给了他。伯有死了以后，郑伯让太史去命令公孙段做卿，公孙段辞谢。太史退出，公孙段又请求太史重新发布命令，命令下来了又辞谢。像这样一连三次，这才接受了策书入朝拜谢。子产因此讨厌公孙段的为人，但又怕他作乱，就让他居于仅次于自己的地位。

子产让城市和乡村有所区别，上下尊卑各有职责；土田有四界水沟，庐舍和耕地互相适应。对卿大夫中忠诚俭朴的，

听从他，亲近他；骄傲奢侈的就依法惩办。

丰卷准备祭祀，请求猎取祭品，子产不答应，说：“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兽，一般人只要大致足够就可以了。”丰卷发怒，退出以后就召集兵卒。子产要逃亡到晋国，子皮阻止他而驱逐了丰卷。丰卷逃亡到晋国。子产请求不要没收他的田地住宅，三年以后让丰卷回国复位，把他的田地住宅和一切收入都还给了他。

子产参与政事一年，人们念诵说：“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费，丈量我的耕地而征税。谁杀死子产，我就助他一臂。”到了三年，又念诵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土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来继位？”

三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穆叔从澶渊参加会见回来，进见孟孝伯，对他说：“赵孟将要死了。他的话毫无远虑，不像百姓的主人。而且年纪不到五十，絮絮叨叨好像八九十岁的人，他不能活得很长了。如果赵孟死了，掌握政权的恐怕是韩宣子吧！您何不对季武子去说这件事，可以及早建立友好，他是个君子。晋国的国君将要失去治国权力了，如果不去建立友好，让韩宣子早点为鲁国做些工作，不久以后政权落进大夫手里，韩宣子又懦弱，大夫大多贪婪，要求和欲望没有个满足，齐国、楚国却不足以亲附，鲁国恐怕危险了！”孟孝伯说：“人的一辈子能有多久，谁能没有点得过且过？早晨活着到不了晚上，哪里用得着去建立友好？”穆叔出去，告诉别人说：“孟孝伯将要死了。我告诉他赵孟的得过且过，但他又超过赵孟。”又和季武子说到晋国的事情，季武子不听从。等到赵孟死了，晋国公室的地位下降，政权落在豪奢的家族手

里。韩宣子掌握国政，不能使诸侯拥护晋国。鲁国难以负担晋国的要求，奸邪小人很多，因此有了平丘的会见。

齐国的子尾害怕闾丘婴，想杀他，派他领兵攻打阳州。我国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出兵。

夏天，五月，子尾杀了闾丘婴，来向我军解释。工倮、酒、滑灶、孔黜、贾寅逃亡到莒国。子尾驱逐了公子们。

襄公建造楚国式的宫殿。穆叔说：“《大誓》说：‘百姓所要求的，上天必然听从。’国君想要楚国了，所以建造楚国式的宫殿。如果不再去楚国，必然死在这座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在楚宫里逝世了。

叔仲昭伯偷了襄公的大玉璧，给了御者，放在他的怀里，又跟着拿了过来，因此而获取了罪名。

立了胡国女人敬归的儿子子野，住在季氏那里。秋天，九月十一日，子野死了，这是由于哀痛过度。

九月十七日，孟孝伯死了。

立了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稠为国君。而穆叔不愿意，说：“太子死了，有同母兄弟，就立他；没有，就立年长的。年纪相当就选择贤能，贤能相当就占卜，这是古代的常规。死去的并不是嫡子，何必非要立他母亲妹妹的儿子？而且这个人，在丧事里不哀痛，父母死了反而有喜悦的脸色，这叫做不孝。不孝的人，很少不出乱子的。假如立了他，必然造成季氏的忧患。”季武子不听，终于立了他。等到安葬襄公，三次更换丧服，丧服的衣襟好像旧丧服一样。当时昭公十九岁了，还有孩子脾气，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

冬天，十月，滕成公前来参加葬礼，表现得不恭敬而眼

泪很多。子服惠伯说：“滕国的国君将要死了。在他的吊临的位上表现懈怠，而哀痛又太过分，在葬礼中已经显出预兆了，能够不跟着死吗？”

十月二十一日，安葬襄公。

襄公逝世的那一月，子产辅佐郑伯去到晋国，晋侯由于我国有丧事，没有会见他。子产派人全部拆毁了宾馆的围墙而安放车马。士文伯责备他，说：“敝邑由于政事刑罚不能修明，盗贼到处都是，无奈诸侯的属官来向寡君朝聘，因此派官吏修缮宾客所住的馆舍，大门造得高，围墙筑得厚，以不让宾客使者担忧。现在您拆毁了它，虽然您的随从能够戒备，让别国的宾客又怎么办呢？由于敝邑是盟主，所以修缮围墙，以接待宾客。如果都毁了，那么将怎么供应宾客的需要呢？寡君派我前来请问拆墙的意图。”子产回答说：“由于敝邑狭小，处在大国之间，而大国需索贡品又没有一定的时候，因此不敢安居，全部搜索敝邑的财富前来朝会。碰上执事不得空，没有能够见到；又得不到命令，不知道进见的日期。我们不敢献上财币，也不敢让它日晒夜露。如果奉献，那么它就是君王府库中的财物，不经过在庭院里陈列的仪式，就不敢奉献。如果让它日晒夜露，就又害怕时而干燥时而潮湿因而朽坏，以加重敝邑的罪过。我听说文公做盟主的时候，宫室低小，没有可供观望的台榭，而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得又高又大，好像现在君王的寝宫一样；对宾馆内的库房马厩加以修缮，司空按时整修道路，泥瓦工按时粉刷墙壁；诸侯的宾客到达，甸人点起火把，仆人巡视宫馆；车马有一定的处所，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管理车子的官员为车辖加油，隶人、牧、圉各

人照看自己份内的事情；百官各人陈列他的礼品；文公不让宾客耽搁，也没有因为这样而荒废事情；和宾客忧乐相同，有事就加以安抚；对宾客所不知道的加以教导，所缺乏的加以周济。宾客来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还有什么灾患？不怕抢劫偷盗，也不怕干燥潮湿。现在铜鞮山的宫室绵延几里，而诸侯住在像奴隶住的屋子里，门口进不去车子，而又不能翻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而传染病又不能防止。宾客进见没有准时候，君王接见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如果还不拆毁围墙，这就没有地方收藏财礼而加重罪过了。谨敢请问执事，对我们将有什么指示？虽然君王遭到鲁国的丧事，但这同样也是敝邑的忧虑。如果能够奉上财礼，我们愿把围墙修好了走路，这是君王的恩惠，岂敢害怕辛勤劳苦！”士文伯复命。赵孟说：“确实是这样。我们实在德行有亏，把容纳奴隶的围墙去接待诸侯，这是我们的罪过啊。”就派士文伯去表示歉意。

晋侯接见郑伯，礼仪有加，宴会更加隆重，赠送更加丰厚，然后让他回去。于是就建造接待诸侯的宾馆。

叔向说：“辞令的不能废弃就像这样吧！子产善于辞令，诸侯因他而得利。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诗》中说：‘辞令亲热，百姓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安定。’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郑国的子皮派印段去楚国，先到晋国报告这件事，这是合于礼的。

莒犁比公生了去疾和展舆。已经立了展舆，又废了他。犁比公暴虐，国人对此感到特别地担心。十一月，展舆靠着国

人的支持攻打犁比公，杀死了他，就自立为国君。去疾逃亡到齐国，因为他是齐女所生的。展舆是吴女所生。《春秋》记载说“莒人杀其君买朱钜”，这是说罪过在于莒犁比公。

吴王派屈狐庸到晋国聘问，这是为了沟通两国往来的道路。赵孟询问他，说：“延州来季札终于能够立为国君吗？攻打巢地死了诸樊，看门人杀了戴吴，上天似乎为季札打开了做国君的大门，怎么样？”屈狐庸回答说：“不立。这是两位国王的命运不好，不是为季札打开大门。如果上天打开了门，恐怕是为了现在的国君吧！他很有德行而且行为合于法度。有德行就不会失去百姓，合于法度就不会办错事情。百姓亲附而事情有秩序，他是上天为他打开大门的。保有吴国的，最终一定是这位国君的子孙。季札，是保持节操的人，虽然把国家给他，他也是不肯做国君的。”

十二月，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去到楚国，这是由于在宋国盟会的缘故。经过郑国，印段到棐林去慰劳他们，按照聘问的礼仪，使用慰劳的辞令。北宫文子进入国都聘问。公孙挥做行人，冯简子和子太叔迎接客人。事情完毕以后出来，对卫侯说：“郑国合于礼仪，这是几辈子的福气，恐怕不会有大国的讨伐了吧！《诗》中说：‘天气热得要命，谁能不去洗澡。’礼仪对于政事，好像天热得到洗澡。洗澡用来消除炎热，有什么可担心的？”

子产参与政事，选择贤能而使用他们：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有文采，公孙挥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政令而且明白他们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职爵位、地位贵贱、才能高低，又善于辞令。裨谿能出谋划策，在野外策划就正确，在

城里策划就不行。郑国将要有外交上的事情，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政令，并且让他草拟几份外交辞令稿；和裨谌一起坐车到野外去，让他策划是否可行；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决断。计划完成，就交给子太叔执行，和宾客交往应对，因此很少有把事情办坏的时候。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合于礼。

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事的得失。然明对子产说：“毁了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人们早晚事情完了到那里游玩，来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用忠为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摆出权威来防止怨恨。权威难道不能很快制止议论，但是就像防止河水一样。洪水冲破大口子，伤人必然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把水细细地放掉加以疏导，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而作为药石。”然明说：“我从今以后知道您确实是可以事奉的了。小人实在没有才能。如果这样做下去，这确实有利于郑国，岂独有利于二三位大臣？”孔子听到这些话，说：“从这里来看，别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子皮想要让尹何治理封邑。子产说：“年轻，不知道行不行。”子皮说：“这个人谨慎顺从，我喜欢他，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去学习一下，他也就更能知道怎么办事情了。”子产说：“不行。别人喜欢一个人，总是谋求对这个人有利。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好像一个人不会拿刀子而让他去割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是要损伤自己的。您喜欢他，不过是伤害他而已，有谁敢在您这里求得喜欢？您在郑国是栋梁。

栋梁折断，椽子会崩散，侨将会压在底下，岂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您有了漂亮的彩绸，是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制的。大官和大的封邑，是自身的庇护，反而让学习的人去裁制，它比起漂亮的彩绸来价值不就多得多吗？我听说学习以后才做官，没有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如果终于这么办，一定有所伤害。譬如打猎，熟习射箭驾车，就能获得猎物，如果过去没有登车射过箭驾过车，那么一心害怕车翻人压，哪里有工夫想到获得猎物？”子皮说：“好啊！我真是不聪明。我听说君子致力于了解大的远的，小人致力于了解小的近的。我，是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了解而且慎重对待它；大官和大的封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我却疏远而且轻视它。要没有您的话，我是不了解的。从前我说，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族以庇护我自己，这就可以了。从今以后才知道不够。从现在我请求，虽然是我家族的事情，也听恁您去办理。”子产说：“人心不一样好像他的面孔，我哪里敢说您的面孔像我的面孔呢？不过心里觉得危险的，就把它告诉您了。”子皮认为他忠诚，所以把政事全交付给他，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

卫侯在楚国，北宫文子见到令尹（王子）围的仪表，对卫侯说：“令尹像国君了，将要有别的想法。虽然能实现这种想法，但是不能善终。《诗》说：‘什么都有个开头，很少能有好的结束。’善终实在是很难的，令尹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卫侯说：“您从哪里知道？”北宫文子回答说：“《诗》中说：‘不要滥用威仪，因为它是百姓的准则。’令尹没有威仪，百姓就没有准则。百姓所不去效法的人，而在百姓之上，就不

能善终。”卫侯说：“好啊！什么叫威仪？”北宫文子回答说：“有威严而使人能害怕叫做威，有仪表而使人仿效叫做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它的臣子害怕而爱护他，把他作为准则而仿效他，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享受好名声，传于子孙后代。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面害怕而爱护他，所以能保住他的官职，保护家族，家庭和睦。顺着这个次序以下都像这样，因此上下能够互相巩固。《卫诗》说，‘威仪安详，好处不能计量’，这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有威仪。《周诗》说，‘朋友之间互相辅助，所用的就是威仪’，这是说朋友之道一定要用威仪来互相教导。《周书》列举文王德行，说，‘大国害怕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恩德’，这是说对他害怕而又爱护。《诗》中说，‘无知无识，顺着天帝的准则’，这是说把他作为准则而加以仿效。纣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跟着他去坐牢，纣于是就害怕而把他放了回去。文王攻打崇国，两次发兵，崇国就降服了，蛮夷也相继归服，可以说是害怕他。文王的功业，天下赞诵而歌舞，可以说以他为准则。文王的措施，到今天还作为规范，可以说是仿效他。这是因为有威仪的缘故。所以君子在官位上可使人怕他，施舍可以使人爱他，进退可以作为法度，揖让可以作为准则，形容举止可以值得观摹，做事情可以学习，德行可以仿效，声音气度可以使人高兴；举动有修养，说话有条理，用这些来对待下面，这就叫做有威仪。”

昭 公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埤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贖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贖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而入。许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会于虢，寻宋之盟也。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

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穠是蓑，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楚令尹圉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晋人许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圉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宋左师曰：“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晋乐王鲋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

退会，子羽谓子皮曰：“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鲋字而敬，子与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弗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

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于会。楚告于晋曰：“寻盟未退，而鲁伐莒，渎齐盟，请戮其使。”

乐桓子相赵文子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使请带焉，弗与。梁其眊曰：“货以藩身，子何爱焉？”叔孙曰：“诸侯之会，

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然鲋也贿，弗与，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曰：“带其褊矣。”赵孟闻之，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请诸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辟难，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出不逃难，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难而不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谁从之？鲁叔孙豹可谓能矣，请免之，以靖能者。子会而赦有罪，又赏其贤，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妘、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焉？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莒之疆事，楚勿与知，诸侯无烦，不亦可乎？莒、鲁争郟，为日久矣。苟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去烦宥善，莫不竞劝。子其图之。”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赵孟曰：“何故？”对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

《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强不义也。令尹为王，必求诸侯。晋少懦矣，诸侯将往。若获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将何以终？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芣》，曰：“小国为芣，大国省穧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麋》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虜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雒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为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

叔孙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

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器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橐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

大夫皆谋之。子产曰：“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乃执子南，而数之，曰：“国之大纲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

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

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慎选。”癸卯，针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针出奔晋”，罪秦伯也。

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司马侯问焉，曰：“子之车尽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女叔齐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归。臣闻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针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赵孟曰：“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天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针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

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子产弗讨。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莒展舆立，而夺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齐。秋，齐公子钅纳去疾，展舆奔吴。叔弓帅师疆郟田，因莒乱也。于是

莒务娄、瞽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庞与常仪靡奔齐。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诗》曰：‘无竞维人。’善矣。”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洺，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辩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

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宠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栋、郟。郑人惧。子

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焉？”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宫厖尹子皙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郑。葬王于郑。谓之郑敖。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

子干奔晋，从车五乘，叔向使与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饩。赵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国，不闻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国，强御已甚。《诗》曰：‘不侮鰥寡，不畏强御。’秦、楚，匹也。”使后子与子干齿，辞曰：“针惧选，楚公子不获，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与羈齿，无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楚灵王即位，蘧罢为令尹，蘧启强为大宰。郑游吉如楚葬郑敖，且聘立君。归，谓子产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必合诸侯。吾往无日矣。”子产曰：“不数年未能也。”

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余。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緜》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

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望《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宣子遂如齐纳币。见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见子尾。子尾见强，宣子谓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晋侯使郊劳。辞曰：“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致馆，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伤疾作而不果。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

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缙。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冬十月，陈无宇归。

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

三年春王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趯见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子大叔曰：“将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嫡，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也！然自今子其无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晋将失诸侯，诸侯求烦不获。”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书名。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嫡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殒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嬙，寡人之望也。’”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缙经之中，是以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赐。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屨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夏四月，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君子曰：“礼，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始乎？《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其是之谓乎！”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义而自与也。”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

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其以徼祸也？君子曰：‘弗知实难。’知而弗从，祸莫大焉。有言州必死！”

丰氏故主韩氏，伯石之获州也，韩宣子为请之，为其复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乃先受馆。敬子从之。

晋韩起如齐逆女。公孙蚤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谓宣子：“子尾欺晋，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

秋七月，郑罕虎如晋，贺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则宋之盟云。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对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张趯使谓大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贱，不获来，畏大国，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将无事’，吉庶几焉。”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齐侯田于菖，卢蒲癸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九月，子雅放卢蒲癸于北燕。

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齐公孙灶卒。司马灶见晏子，曰：“又丧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妨将始昌。二惠竟爽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日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问。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

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使叔向对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获春秋时见。诸侯，君实有之，何辱命焉？”椒举遂请昏，晋侯许之。

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许君，将焉用之？”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

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祿，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

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不出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

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宋太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

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缙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

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悛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

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榘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榘。”王从之。迁赖于鄢。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

九月，取郟，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郟，郟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蚕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

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吴伐楚，入棘、栝、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蘧启疆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玃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田于丘菟，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飡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菜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泄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孙谋去中军。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泄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闾，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

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嫡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

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晋侯送女于邢丘。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闾，以羊舌肸为司宫，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对。蘧启疆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覯有璋。小有述职，大有巡功。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宴有好货，殄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国家之败，失之道也，则祸乱兴。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既获姻亲，又

欲耻之，以召寇仇，备之若何？谁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图之。晋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诸侯而麋至；求昏而荐女，君亲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犹欲耻之，君其亦有备矣。不然，奈何？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跖、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君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谷之过也，大夫无辱。”厚为韩子礼。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

韩起反，郑伯劳诸圉。辞不敢见，礼也。

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晏子骤见之，陈桓子问其故，对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非卿而书，尊地也。莒人愬于晋。晋侯欲止公，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诱也。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惰也。为盟主而犯此二者，无乃不可乎？请归之，间而以师讨焉。”乃归公。秋七月，公至自晋。

莒人来讨，不设备。戊辰，叔弓败诸蚡泉，莒未陈也。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栝、麻之役。蓬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

闻吴师出，蘧启强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

楚子以驺至于罗汭。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欢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冯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乃弗杀。

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蘧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蹶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蘧启强待命于雩娄。礼也。

秦后子复归于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

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赐。得赐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赐？”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宋寺人柳有宠，太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郑灾。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柎。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菰，不抽屋，不强勺。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怨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蘧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廄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蘧泄而杀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诸河，礼也。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二月戊

午，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椀、罍耳，不克而还。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台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之阖入焉。无宇执之，有司弗与，曰：“执人于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王将饮酒，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大宰蘧启强曰：“臣能得鲁侯。”蘧启强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奉承以来，弗敢失陨，而致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日月以冀。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孤与其二三臣，悼

心失图，社稷之不皇，况能怀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宠灵楚国，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赐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赐。”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遯启强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国之赐？纵吾子为政而可，后之人若属有疆场之言，敝邑获戾，而丰氏受其大讨。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丰氏也。敢以为请。”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与宣子。宣子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县于乐大心。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

不信。不信，民不从也。”

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魑。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置之。得免其死，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为子产之敏也，使从嬖大夫。

秋八月，卫襄公卒。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卫事晋为睦，晋不礼焉，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侯贰。《诗》曰：‘鸛鸣在原，兄弟急难。’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况远人，谁敢归之？今又不礼于卫之嗣，卫必叛我，是绝诸侯也。”献子以告韩宣子。宣子说，使献子如卫吊，且反戚田。

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

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僇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纆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单献公弃亲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之，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羈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祖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

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鹿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诉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公子留奔郑。书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也；“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晋，贺鹿祁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鹿祁也。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东千乘。

七月甲戌，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杀梁婴。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车，皆来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将攻之。陈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将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则数人告。将往，又数人告于道，遂如陈氏。桓子将出矣，闻之而还，游服而逆之。请命，对曰：“闻强氏授甲将攻子，子闻诸？”曰：“弗闻。”“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诲之犹惧其不济，吾又宠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谓之？《周书》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顷、灵福子，吾犹有望。”遂和之如初。

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楚人将杀之，请置之。既又请私，私于幄，加经于颢而逃。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国。”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颢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廙会楚子于陈。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外入于许。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迓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橐杓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

王有姻丧，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阎田与襚，反颍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

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

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跖佐下军以说焉。

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

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

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

“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铎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孙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曰：“《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公与桓子莒之旁邑，辞。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游吉遂如晋。九月，叔孙婁、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郑子皮将以币行。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

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经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见。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晋，大夫皆见。高强见而退。昭子语诸大夫曰：“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庆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君以为忠而甚宠之。将死，疾于公宫，辇而归，君亲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犹及之，难不慎也？丧夫人之力，弃德旷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其是之谓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问于苾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

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殽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韩宣子问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对曰：“克哉！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胙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

‘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缙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大可没振。”

五月，齐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

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祿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箴。反自祿祥，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

楚师在蔡，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

秋，会于厥憇，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许。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衿，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衿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

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史赵曰：“必为鲁郊。”侍者曰：“何故？”曰：“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单成公卒。

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栢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羈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栢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

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当道者，毁之，则朝而崩；弗毁，则日中而崩。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郑之役，莒人愬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懋遂如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子失辞。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以中俊也？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穆子曰：“吾军帅强御，卒乘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公孙僂趋进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齐侯出。

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遂杀之。或谮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怀宠也。

六月，葬郑简公。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绞奔郊。

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鳅。丁酉，杀献太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

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适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谋季氏。愁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曰:“吾不为怨府。”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鬻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鬻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钺秘,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

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於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王夺斗韦龟中犍，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且违上，何适而可？”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

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獬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从从师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剿。”师及訾梁而溃。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王沿夏，将欲入郢。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围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

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

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犍、栎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犍、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犍、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于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斗韦龟属成然焉，且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

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羈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爰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

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犇、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晋成虎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郟故，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征会，告于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肸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

次于卫地，叔肸求货于卫，淫刍菟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筐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刍菟者异于他日，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曰：“晋有羊舌肸者，渎货无厌，亦将及矣。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赐之，其已。”客从之，未退，而禁之。

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抑齐人不盟，若之何？”对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

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迟速唯君。”叔向告于齐，曰：“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为请。”对曰：“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齐人惧，对曰：“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叔向曰：“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

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僂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

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

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

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与之锦而入。晋人以平子归，子服湫从。

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

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

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

冬十月，葬蔡灵公，礼也。

公如晋。荀吴谓韩宣子曰：“诸侯相朝，讲旧好也，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辞之。”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

犹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孙犹在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鲁，兄弟也，土地犹大，所命能具。若为夷弃之，使事齐、楚，其何瘳于晋？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子其图之。谚曰：‘臣一主二。’吾岂无大国？”穆子告韩宣子，且曰：“楚灭陈、蔡，不能救，而为夷执亲，将焉用之？”乃归季孙。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诸侯而执其老。若犹有罪，死命可也。若曰无罪而惠免之，诸侯不闻，是逃命也，何免之为？请从君惠于会。”宣子患之，谓叔向曰：“子能归季孙乎？”对曰：“不能。鲋也能。”乃使叔鱼。叔鱼见季孙曰：“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微武子之赐，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归子而不归，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惧，先归。惠伯待礼。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尊晋、罪己，礼也。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

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舆。蒲余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舆，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余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舆。”许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郢，以无忘旧勋。

冬十二月，蒲余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庚舆于齐。齐隰党、公子锄送之，有赂田。

晋邢侯与雍子争鄙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未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

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谓之曰：“王唯信子，故处子于蔡。子亦长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请。”又谓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处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难乎？弗图，必及于难。”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郑。王怒，曰：“余唯信吴，故置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无极对曰：“臣岂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迎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冬，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

十二月，晋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

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钺钺，柎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

齐侯伐徐。

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

知我肆。’其是之谓乎！”

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宣子有环，有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饘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鬯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蓀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

平子曰：“尔幼，恶识国？”

秋八月,晋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芣》,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鸣鸠氏,司马也;鹁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

民无淫者也。自颡顛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苾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戒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颡顛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瓊罍玉瓚，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

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衎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国迁其可乎？”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

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六月，邠人藉稻。邾人袭邠，邠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邠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乃简兵大蒐，将为蒐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

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子产曰：“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既，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恟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荐为弊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

盍迁许？许不专于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郑曰：‘余俘邑也。’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国不可小，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楚子说。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郟。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宁请师。二月，宋公伐郟，围虫。三月，取之。乃尽归郟俘。

夏，许悼公疢。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郟人、郟人、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迓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鄆。使孙书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鄆，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

是岁也，郑驷偃卒。子游娶于晋大夫，生丝，弱。其父兄立

子瑕。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弗许，亦弗止。驷氏耸。他日，丝以告其舅。冬，晋人使以币如郑，问驷乞之立故。驷氏惧，驷乞欲逃。子产弗遣。请龟以卜，亦弗予。大夫谋对，子产不待而对客曰：“郑国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丧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寡君与其二三老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谚曰：‘无过乱门。’民有乱兵，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平丘之会，君寻旧盟曰：‘无或失职。’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辞客币而报其使。晋人舍之。

楚人城州来。沈尹戌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禴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覿也。龙斗，我独何覿焉？禴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

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廩。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

卫公孟縶狎齐豹，夺之司寇与鄆，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

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驂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

丙辰，卫侯在平寿，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使祝蛙置戈于车薪以当门，使一乘从公孟以出。使华齐御公孟，宗鲁驂乘。及闕中，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

公闻乱，乘，驱自闕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鸿驪魑駟乘于公，公载宝以出。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闕。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公如死鸟，析朱锄宵从窬出，徒行从公。

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遂从诸死鸟，请将事。辞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无所辱君命。”宾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臣不敢贰。”主人曰：“君若惠顾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有宗祧在。”乃止。卫侯固请见之，不获命，以其良马见，为未致使故也。卫侯以为乘马。宾将擗，主人辞曰：“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敢辞。”宾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亲执铎，终夕与于燎。

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锄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

卫侯告宁于齐，且言子石。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辞，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縻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邠甲出奔郑。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败子城。子城适晋。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曰：“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询。”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轻以归，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轻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

齐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

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鬻馘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

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迓，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綌，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遘。’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槲，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窳则不咸，总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归，见昭子。昭子问蔡故，以告。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

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

宋华费遂生华貆、华多僚、华登。貆为少司马，多僚为御士，与貆相恶，乃谮诸公曰：“貆将纳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对曰：“君

若爱司马，则如亡。死如可逃，何远之有？”公惧，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饮之酒而使告司马。司马叹曰：“必多僚也。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与公谋逐华貊，将使田孟诸而遣之。公饮之酒，厚酬之，赐及从者。司马亦如之。张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宜僚尽以告。张匄欲杀多僚，子皮曰：“司马老矣，登之谓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将见司马而行，则遇多僚御司马而朝。张匄不胜其怒，遂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多僚，劫司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华、向入。乐大心、丰愆、华轶御诸横。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旧郕及桑林之门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

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丙寅，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雒、偃州员。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

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翟倭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华姪居于公里，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曹翰胡会晋荀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子禄御公子城，庄董为右。干犇御吕封人华豹，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押矢。城射之，殪。张匄抽旻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犇请一矢，城曰：“余言汝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大败华氏，围诸南里。华亥搏膺而呼，见华豨，曰：“吾为栾氏矣。”豨曰：“子无我廷。不幸而后亡。”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豨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楚鬬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后，既许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朱愬于楚，楚子将讨蔡。无极曰：“平侯与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废之。灵王杀隐太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齐北郭启帅师伐莒。莒子将战，苑羊牧之谏曰：“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余。齐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

莒盟，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莒于是乎大恶其君。

楚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无宁以为宗羞？寡君请受而戮之。”对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楚人患之。诸侯之戎谋曰：“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其亦能无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貜、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印为大司徒，乐祁为司马，仲几为左师，乐大心为右师，乐祁为大司寇，以靖国人。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蚩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錡氏。戊辰，刘子摯卒，无子，单子立刘蚩。五月庚辰，见王，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

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

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钱之甲，以逐刘子。壬戌，刘子奔扬。单

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庄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与之重盟，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从之。樊顷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及领，大盟而复，杀摯荒以说。刘子如刘，单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鬲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刘子入于王城。辛未，巩简公败绩于京。乙亥，甘平公亦败焉。叔鞅至自京师，言王室之乱也。闵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单子欲告急于晋，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车，次于皇。刘子如刘。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辛卯，郟肸伐皇，大败，获郟肸。壬辰，焚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单氏之宫，败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东圉。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跖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刘盩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丧也。己丑，敬王即位，馆于子旅氏。

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跖、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王师军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闰月，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军其东南。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师围郊。癸卯，郊、郟溃。丁未，晋师在平阴，王师在泽邑。王使告间，庚戌，还。

邾人城翼，还，将自离姑。公孙锄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徐锄、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遂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

过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师，获锄、弱、地。

邾人诉于晋，晋人来讨。叔孙婞如晋，晋人执之。书曰：“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婞。”言使人也。晋人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韩宣子使邾人取其众，将以叔孙与之。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士弥牟谓韩宣子曰：“子弗良图，而以叔孙与其仇，叔孙必死之。鲁亡叔孙，必亡邾。邾君亡国，将焉归？子虽悔之，何及？所谓盟主，讨违命也。若皆相执，焉用盟主？”乃弗与，使各居一馆。士伯听其辞而诉诸宣子，乃皆执之。士伯御叔孙，从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先归邾子。士伯曰：“以刍菹之难，从者之病，将馆子于都。”叔孙旦而立，期焉。乃馆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

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吾告女所行货。”见，而不出。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诱刘佗杀之。丙戌，单子从阪道，刘子从尹道伐尹。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己丑，召伯奭、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邾罗纳诸庄宫。尹辛败刘师于唐。丙辰，又败诸邾。甲子，尹辛取西闾。丙寅，攻蒯，蒯溃。

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於道左，惧将止死。苑羊牧之曰：“君过之！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来奔。齐人纳郊公。

吴人伐州来，楚蘧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燬。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己，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燬。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君臣之辞也。不言战，楚未陈也。

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苾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郟，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樊入郟，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蘧越追之，不及。将死，众曰：“请遂伐吴以徼之。”蘧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于蘧澨。

公为叔孙故如晋，及河，有疾而复。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己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蚝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简公、南宫嚭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苾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君其务德，无患无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郕。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叔孙使梁其待于门内，曰：“余左顾而欬，乃杀之。右顾而笑，乃止。”叔孙见士伯，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礼，将致诸从者。使弥牟逆吾子。”叔孙受礼而归。二月，媯至自晋，尊晋也。

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

郑伯如晋，子大叔相，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螫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隕，为将及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

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

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几如是而不及郢？《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王之谓乎？”

二十五年春，叔孙婣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

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

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从，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曹氏告公，公告乐祁。乐祁曰：“与之。如是，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士伯告简子曰：“宋右师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无以祥大焉。”

‘有鸛鹄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鸛之鹄之，公出辱之。鸛鹄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鸛鹄跕跕，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鸛鹄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鸛鹄鸛鹄，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鸛鹄来巢，其将及乎？”

秋，书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与鬻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诉于公甫，曰：“展与夜姑将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杀余也。”将为之请。平子使竖勿内，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

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

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蕝。蕝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鬻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鬻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

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公先于野井。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

先下之，礼之善物也。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繾綣从公，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而何守焉？”乃不与盟。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左师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铸归。平子有异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梦大子栾即位于庙，已与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为二三子忧，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获保首领以没，唯是楸柎所以藉干者，请无及先君。”仲几对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国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队。臣之失职，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只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齐侯围郚。

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僂句，以卜为信与僭，僭吉。臧氏老将如晋问，会请往。昭伯问家故，尽对。及内子与母弟叔孙，则不对。再三问，不对。归，及郊，会逆，问，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间。会出，逐之，反奔，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门？”拘臧氏老。季、臧有恶。及昭伯从公，平子立臧会。会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蘧射城州屈，复茄人焉。城丘皇，迂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闻之，曰：“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齐侯取郚。

葬宋元公，如先君，礼也。

三月，公至自齐，处于郚，言鲁地也。

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一如瑱，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齧：“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齧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齧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齧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子犹受之，言于齐侯曰：“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据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君如晋，卒于曲棘。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耶，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兹无敌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齐侯从之，使公子锄帅师从公。成大夫公孙朝

谓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许之。请纳质，弗许，曰：“信女，足矣。”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鲁成备而后告曰：“不胜众。”师及齐师战于炊鼻。齐子渊捷从泄声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辘，匕入者三寸。声子射其马，斩鞅，殪。改驾，人以为鬻戾也而助之。子车曰：“齐人也。”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带从野泄，叱之。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骂。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无乃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颜鸣去之。苑子之御曰：“视下顾。”苑子荆林雍，断其足。釜而乘于他车以归，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

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

秋，盟于郟陵，谋纳公也。

七月己巳，刘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刘。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晋知跖、赵鞅帅师纳王，使汝宽守关塞。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适也，王子建实聘之。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国有外援，不可渎也。王有适嗣，不可乱也。败亲、速仇、乱嗣，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必杀令尹！”

令尹惧，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子尸，及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庄宫。

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郑郕。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赧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赧。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请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

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下。’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

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处于郚，言在外也。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废无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楚师闻吴乱而还。

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郟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譖郤宛焉，谓子常曰：“子恶欲饮子酒。”又谓子恶：“令尹欲饮酒于子氏。”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

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及飨日，帷诸门左。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且此役也，吴可以得志，子恶取赂焉而还，又误群帅，使退其师，曰：‘乘乱不祥。’吴乘我丧，我乘其乱，不亦可乎？”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不往，召鄢将师而告之。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蒸之。子恶闻之，遂自杀也。国人弗蒸，令曰：“不蒸氏，与之同罪。”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国人投之，遂弗蒸也。令尹炮之，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令尹病之。

秋，会于扈，令戍周，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固请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故鞅以为难。二子皆图国者也，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

孟懿子、阳虎伐郚。郚人将战，子家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众也。天既祸之，而自福也，不亦难乎？犹有鬼

神,此必败也。乌呼!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败于且知。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与中厖尹莫知其罪,而子杀之,以兴谤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杀人以掩谤,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夫无极,楚之谗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聪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今又杀三不辜,以兴大谤,几及子矣。子而不图,将焉用之?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埸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图。”九月己未,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

冬,公如齐,齐侯请飧之。子常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飧焉?其饮酒也。”乃饮酒,使宰献,而请安。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鲁人辞以难。

二十八年春,公如晋,将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听。使请逆于晋。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

晋祁胜与郈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诗》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

讨，国何有焉？”遂执之。祁胜赂荀跖，荀跖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愁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惓无餍，忿黷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叔似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魏子谓成鱄：“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

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黷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陋，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在。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

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郚。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只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尹固之复也，有妇人遇之周郊，尤之，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夫也，其过三岁乎？”

夏五月庚寅，王子赵车入于鄆以叛，阴不佞败之。

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履，而归之于乾侯。公执归马者，卖之，乃不归马。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缢而死，公将为之椁。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帊裹之。

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曰：“务人为此祸也。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太子。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鬻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鬲川，鬲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

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

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郟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

夏六月，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侨送葬。今吾子无贰，何故？”对曰：“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责，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紼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底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从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晋人不能诘。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

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迓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

晋侯将以师纳公。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季孙意如会晋荀跖于适历。荀跖曰：“寡君使跖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图之！’”季孙练冠麻衣跣行，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

夏四月，季孙从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跖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跖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葬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夫人。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

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臣请复于寡君。”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鲁师，季孙必与君归。”公欲从之，众从者胁公，不得归。

薛伯谷卒，同盟，故书。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

冬，邾黑肱以濫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勤，诸侯用宁，螫贼远屏，晋之力也。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我一人无征怨于百姓，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恤，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馘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

侯。”言失其所也。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译文】

元年春天，楚国的王子围在郑国聘问，并在公孙段家娶妻。伍举是他的副手。他要进入宾馆时，因郑人不喜欢他，而派公孙挥婉言拒绝，于是他就住在城外。聘礼后打算带领兵士去迎娶。子产担心他们侵袭，派公孙恇辞谢，说：“敝邑狭小，难以容纳您的随从，请求让我们清除地面作埴，再听取您的命令。”令尹王子围命令太宰伯州犁回答说：“贵君赐给寡大夫围恩惠，对我说‘将要让丰氏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我摆设几

筵，在庄王、共王的神庙中祭告后前来。如果在野外赐给我，这是把贵君的恩赐丢在草丛里了，是让寡大夫不能在卿的行列里相处了。不仅如此，还让我欺骗了先君，就能不再做寡君的大臣，恐怕也不回去了。请大夫考虑一下。”公孙恇说：“小国没有罪过，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就是它的罪过。小国希望依靠大国安定自己，而大国却恐怕是别有用心来打小国的主意吧！怕的是小国失去了依靠，诸侯都因戒惧而都怨恨大国，对国君的命令抗拒违背，使它行不通。否则敝邑就等于贵国的宾馆，岂敢爱惜丰氏的祖庙？”伍举知道郑国已有准备，请求倒转弓袋进入国都。”郑国同意了。

正月十五日，王子围进入国都，迎娶完毕而归。于是就和穆叔、晋国赵武、齐国国弱、宋国向戌、陈国公子招、蔡国公子归生、郑国罕虎、许人、曹人在虢地会见，这是为了重温宋国盟会的友好关系。祁午对赵孟说：“在宋国的会盟，楚国占了晋国的先。现在令尹不讲信用，这是诸侯都听说的。您如果不加以戒备，怕的是又像在宋国一样。屈建讲信用是为诸侯所称道的，尚且欺骗晋国而要压在上面，何况是不守信用中的拔尖人物呢？您辅佐晋国为盟主，至今已七年了。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狄人归服，使华夏的东方安宁，平定秦国造成的动乱，在淳于修筑城墙，军队不劳困，国家不困乏，百姓没有诽谤，诸侯没有怨言，上天不降大灾，这是您的力量。有了好名声，反而用耻辱来结束，我就是害怕这样，您不能不警惕。”赵孟说：“我接受您的恩赐了。在宋国的结盟，屈建有害人之心，我有爱人之心，这就是楚国所以压在晋国上面的缘故。现在我还是这样的心，楚国又干不守信用的事，这可不是他所

能伤害的了。我要以信用作为根本,照此去做。譬如农夫,只要勤于除草培土,虽然有一时的饥馑,但最终总会获得丰收。我听说能守信的人,用就不会在别人之面,我还是不能做到守信用啊。《诗》说,‘不弄假不伤残,很少不能做典范’,这是由于讲信用的缘故。能够做别人典范的,不会在别人之下。我难在不能做到这一点,楚国不造成祸患。”楚国的令尹王子围请求使用牺牲,只是宣读一下过去的盟约并放在牺牲上面。晋国答应了。

三月二十五日,结盟。楚国的王子围排列国君的仪仗服饰,两个卫士拿着戈侍立。穆叔说:“楚国的公子很精神,很像个国君啊!”郑国的子皮说:“两个拿着戈的人站在前面了。”蔡国的公孙归生说:“蒲宫有一对执戈卫士也是站在前面,好象也可以。”楚国的伯州犁说:“这些东西是这次出来的时候,向国君请求而借来的。”郑国的行人公孙恽说:“借了不会还了。”伯州犁说:“您还是去担心你们子晰想要作乱之事吧。”公孙恽说:“公子弃疾在那里,如果借了不还,您难道没有忧虑吗?”齐国的国弱说:“我替这两位担心呀。”陈国的公子招说:“不忧愁怎么能办成事情?这两位可高兴啦。”卫国的齐恶说:“如果有人事先知道,虽然有忧虑又有什么危害?”宋国的问戌说:“大国发令,小国恭敬,我知道恭敬就是了。”晋国的乐王鲋说:“《小旻》的最后一章很好,我照章办事。”

退出会场后,公孙恽对子皮说:“穆叔辞妥切而委婉,宋国问戌语言简明而合于礼仪,乐王鲋自重而恭敬,您和子家说话得体,都是保持几代爵禄的大夫。齐国、卫国、陈国的大夫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国弱替人忧虑,公子招以高兴代替忧虑,齐

恶虽然有忧虑却不当作危害。凡是忧虑没有降至自身而替人忧虑,和应该忧虑反而高兴,和忧虑而不当作危害,这都是引起忧虑的原由,忧虑必然降至身上。大誓说:‘百姓所要求的,上天必然听从。’三位大夫有了忧虑的征兆,忧虑能不来吗?从言语来了解事情的后果,说的就是这个了。”

季武子攻打莒国,占取了郚地,莒国人向盟会报告。楚国对晋国说:“重温过去的盟会还没有结束,鲁国就攻打莒国,褻渎盟约,请求诛戮他的使者。”

乐桓子辅佐赵孟,他想向穆叔索取财货乐桓子为了替穆叔向赵孟说情,派人向穆叔索取他的带子,穆叔不给。梁其胫说:“财货用来保护身体,您有什么可惜呢?”穆叔说:“诸侯的会见,是为了保卫国家。我用财货来免于祸患,鲁国就必然要受到进攻了,这是为它带来祸患啊,还称得上什么保卫的?人所以有墙壁,是用来遮挡坏人的。墙壁裂缝,这是谁的过错?为了保卫反而让它受攻击,我的罪过又超过了墙壁。虽然应当埋怨季武子,但是鲁国有什么罪过呢?穆叔出使季孙守国,一向就是这样的,我又去怨谁呢?然而乐王鲋喜欢财货,不给他,我看这事没有完。”召见使者,撕下一片做裙子的帛给他,说:“身上的带子恐怕太窄了。”赵孟听到了,说:“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这是忠心;想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这是诚意。为国家打算而不惜一死,这是坚定;计谋以上述三点作为主体,这是道义。有了这四点,难道可以诛戮吗?”于是就向楚国请求说:“鲁国虽然有罪,它的执事不避祸难,害怕贵国的威严而恭敬地奉命了。您如果赦免他,用来勉励您的官员,这还是可以的。如果您的官员在国内不避污浊,在国外不逃避祸难,还有什么可

忧虑的？忧虑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见污浊而不治理，见祸难而退避啊。能做到这两点，又忧虑什么？不安定贤能的人，有谁去跟从他？鲁国的穆叔可以说是贤能的人了，请求赦免他，用来安定贤能的人。您参加会盟而赦免了有罪的国家，又奖励它的贤人，诸侯还有谁不是高高兴兴地望着楚国而归顺你们，亲近你们？边境上的城邑，一下归那边，一下归这边，有什么一定？三王五伯的政令，划定边疆，在那里设置官员，设置标志，而写明在章程法令上，越境就有惩罚，尽管这样尚且不能划一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虞舜时代有三苗，夏朝有观氏、扈氏，商朝有妘氏、邳氏，周朝有徐国、奄国。自从没有英明的天子以后，诸侯争相扩张，交替主持结盟，难道又能够划一不变吗？注意大的动乱而不计较小的过错，就可以做盟主，又哪里用得着管这些？边境被侵削，哪个国家没有发生？主持结盟的，谁能治理得了？吴国、百濮有隙可乘，楚国的执事难道还只顾到盟约？莒国边境上的事情，楚国不用去过问，诸侯不需烦劳，不是很好吗？莒国、鲁国争夺郚地，日子很久了。如果对他们国家没有大妨碍，可以不必去保护。免除烦劳、赦免好人，别人就没有不争相努力的。您还是考虑一下。”晋国人坚决向楚国请求，楚国人答应了，就赦免了穆叔。

令尹王子围设宴招待赵孟，赋《大明》的第一章。赵孟赋《小宛》的第二章。事情完了，赵孟对叔向说：“令尹自以为是国王了，怎么样？”叔向回答说：“国王弱，令尹强，大约是可以成功的吧！虽然可以成功，但不能善终。”赵孟说：“这是什么缘故？”叔向回答说：“用强大去制服弱小，可以心安理得，只是强大而不合于道义。不合于道义而强大，他的灭亡必然很快。

《诗》说：‘声威赫赫的宗周，褒姒灭亡了它’，这是由于强大而不合道义的缘故。令尹做了国王，必然想要取得诸侯的拥护。晋国趋于衰弱了，诸侯就会投靠他。如果得到了诸侯，他的暴虐就会更加厉害。百姓不能忍受暴虐，那么他将怎么能善终？用强力来取得君位，不合于道义而能取胜，必然把它作为常道。把荒淫暴虐作为常道，地位是不能长久的啊！”

夏天四月，赵孟、穆叔、曹国的大夫进入郑国，郑伯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子皮正式通知赵孟，通知的礼仪结束，赵孟赋《瓠叶》这首诗。子皮就正式通知穆叔，同时告诉他赵孟赋诗的情况。穆叔说：“赵孟想要一献，您还是听从他。”子皮说：“敢吗？”穆叔说：“那个人要这样，还有什么不敢？”等到举行享礼，在东房准备了五献的器物用具。赵孟辞谢，私下对子产说：“武已经向冢宰请求过了。”于是就使用了一献。赵孟作为主宾。享礼完毕就饮宴。穆叔赋《鹊巢》这首诗，赵孟说：“我不敢当啊。”穆叔又赋《采芣》这首诗，说：“小国献上了芣，大国爱惜而加以使用，岂敢不服大国的命令？”子皮赋《野有死麇》的最后一章，赵孟赋《常棣》这首诗，同时说：“我们兄弟亲密而友好，可以让狗别叫了。”穆叔、子皮和曹国的大夫起来，下拜，举起牛角杯，说：“小国靠着您，知道免于罪过了。”喝酒喝得很高兴，赵孟出来，说：“我不会再见到这样的欢乐了。”

周天子派刘定公在颍地慰劳赵孟，让他住在雒水边上。刘定公说：“美好啊，禹的功绩！他光明的德行多么深远。如果没有禹，我们大约要变成鱼了吧！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都是禹的力量。您何不远继禹的功绩而很好地庇护百姓呢？”赵孟回答说：“我老头子惟恐犯下罪过，

哪里去考虑长远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吃饭混日子，早晨不想到晚上，哪里能够作长远打算呢？”刘定公回去，把情况告诉周天子，说：“俗话说老了会聪明些，可是糊涂却来到了，这说的就是赵孟吧！做晋国的正卿应该主持诸侯，却同那些下贱的人差不多，早晨想不到晚上，这是将神灵和百姓。神灵发怒、百姓背叛，怎么能长久？赵孟不再能过年了。神灵发怒，不享用他的祭祀；百姓叛变，不做事情。祭祀和事情不能办理，又怎么能过得了年？”

穆叔回国后，曾夭为季武子驾着车去慰劳他。从早晨到中午，穆叔没有出来。曾夭对曾阜说：“从早晨到中午一直等着，我们已经知道罪过了。鲁国是用互相忍让来治理国家的。在国外忍让，在国内不忍让，那又何必呢？”曾阜说：“他几个月在外边，我们在这里等一早晨，有什么妨碍？商人要赢利，还能讨厌喧闹吗？”曾阜对穆叔说：“可以出去了。”叔孙指着柱子说：“虽然讨厌这个，难道能够去掉吗？”于是就出去接见季武子。

郑国徐吾犯的妹妹很漂亮，公孙楚已经聘她为妻，公孙黑又派人硬送去聘礼。徐吾犯心里害怕，将这事告诉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事混乱，不是您的忧患。她愿意嫁给谁让其自己选择。”徐吾犯请求这二位，允许让他妹妹自己选择。他们都答应了。公孙黑打扮得非常华丽，进来之后，陈设财礼然后出去。公孙楚穿着军服进来，左右开弓，然后一跃登车而出去了。女子在房间里观看他们，说：“子皙确实是漂亮，不过子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这就是所谓顺。”嫁给了公孙楚家。公孙黑发怒，不久以后就把皮甲穿在外衣里面去见公孙楚，想要杀死他而占取他的妻子。公孙楚知道

他的企图,拿了戈追赶他,到达十字路口,用戈敲击他。公孙黑受伤回去,告诉大夫说:“我很友好地去见他,不知道他有别的想法,所以受了伤。”

大夫们商量这件事。子产说:“曲直相等,年幼地位低的有罪,因而公孙楚有罪。”于是就抓住公孙楚而列举他的罪状,说:“国家的大节有五条,你都触犯了。惧怕国君的威严,听从他的政令,尊重贵人,事奉长者,奉养亲属,这五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现在国君在国都里,你动用武器,这是不惧怕威严;触犯国家的法纪,这是不听从政令;公孙黑是上大夫,你是下大夫,你又不肯在他下面,这是不尊重贵人;年纪小而不恭敬,这是不事奉长者;用武器对付堂兄,这是不奉养亲属。国君说:‘我不忍杀你,赦免你让你到远地去。’你尽量快走吧,不要加重你的罪过!”

五月初二日,郑国放逐公孙楚到吴国。准备让公孙楚动身,子产征求太叔的意见。子太叔说:“我不能保护自身,哪里能保护一族?他的事情属于国政,不是私家的危难。您为郑国办事,有利的就去做,又有什么疑惑呢?周公杀死管叔,放逐蔡叔,难道不爱他们,这是为了巩固王室。我如果得罪,您也将要执行惩罚,何必把游氏诸人放在心上?”

秦国的伯车受到桓公的宠信,在景公的时候和景公如同两君并列。他的母亲说:“不要离开,恐怕会放逐你的。”五月二十日,伯车到晋国去,他的车子有一千辆。《春秋》记载说“秦伯之弟针出奔晋”,这是把罪责归于秦伯。

伯车设享礼招待晋侯,在黄河里排列船只当浮桥,每隔十里就停放一批车辆,从雍城绵延到绛城。回去取奉献的礼物,

到享礼结束一共回去八次。女齐询问说：“您的车辆全都在这里了吗？”伯车回答说：“这已经算多了。如果能比这些少，我怎么能见到你呢？”女齐把这些话报告晋侯，而且说：“秦公子必然回国。下臣听说君子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一定有好的打算。好的打算，这是上天所赞助的。”

伯车进见赵孟。赵孟说：“您大约什么时候回去呢？”伯车回答说：“我害怕被国君放逐，因此留在这里，准备等待继位的国君。”赵孟说：“秦国的国君怎么样？”伯车回答说：“国君无道。”赵孟说：“国家会灭亡吗？”伯车回答说：“一代的人无道，国家还不至于到达绝境。立国在天地之间，必然有辅助的人，不是几代的荒淫，不会灭亡的。”赵孟说：“国君会短命吗？”伯车回答说：“会的。”赵孟说：“大约还能活多久呢？”伯车回答说：“我听说，国家无道而粮食丰收，这是上天在辅助他。少则不过五年。”赵孟看着太阳的影子，说：“早晨到不了晚上，谁能等待五年？”伯车出来，告诉别人说：“赵孟将要死了。主持百姓的事情，既混日子又急不可待，他还能活多久？”

郑国由于游楚作乱的缘故，六月初九，郑伯和他的大夫们在公孙段家里结盟。子友、子产、公孙段、印段、子太叔、驷带在闺门外边私下结盟，盟地就在薰隧。公孙黑硬参加了结盟，让太史写下他的名字，而且称为“七子”。子产并没有加以讨伐。

由于重视了徒兵，晋国的中行穆子在大原打败了无终和各部狄人。准备交战，魏舒说：“他们是徒兵我们是车兵，两军相遇的地方又形势险要，用十个徒兵对付一辆战车，必然得胜。用徒兵把他们围困在险地，我们就能打胜他们。请全部改为徒兵，从我开始。”于是就放弃战车改编为徒兵的行列，五乘

战车改成三伍。荀中行穆子的宠臣不肯编入徒兵，将其杀了示众。编成五种阵势以互相呼应，两个在前面，五个在后面，专作为右翼，参作为左翼，偏作为前锋方阵，用这个来诱敌。狄人讥笑他们。没有等狄人摆开阵势，晋兵就迫近进攻，狄人大败。

莒国的展舆即位，剥夺了公子们的俸禄。公子们到齐国把去疾召回来。秋天，齐国的公子伋把去疾送回莒国，展舆逃亡到吴国。

叔弓率领军队规划正郛地方的疆界，这是乘莒国发生动乱的缘故。在这时候莒国的务娄、督胡和公子灭明带着大庞和常仪靡逃亡到齐国。

君子说：“莒展不能被立，因为他丢掉了人材。人材可以丢掉吗？《诗》说，‘要强大只有得到人材’，这是很正确的啊。”

晋侯有病，郑伯派子产去到晋国聘问，同时问候病情。叔向询问子产说：“寡君的重病，占卜认为：是实沈、台骀在作怪。太史不知道他们，谨敢请问这是什么神灵？”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住在大树林里。他俩互相不和睦，每天使用武器互相攻打。帝尧认为他们不好，把阏伯迁移到商丘，用火火星来定时节。商朝人沿袭下来，所以大火星成了商星。把实沈迁移到大夏，用参星来定时节，唐国人沿袭下来，以归服事奉夏朝、商朝。它的末世叫做唐叔虞。正当武王的邑姜怀着太叔的时候，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为你的儿子起名为虞，准备给他唐国，属于参星，而蕃衍养育他的子孙。’等到太叔生下来，在他掌心里有像虞字这样的纹路，就起名为虞。等到成王灭了唐国，就封给了太叔，所以参星是晋国的星宿。从这里看来，那么实沈就是参星之神了。从前金

天氏有后代叫做昧，做水官，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世代相承他的官位，疏通汾水、洮水，堵住大泽，以居住在广阔的高平地区。颛顼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川，沈、姒、蓐、黄四国世守着它的祭祀。现在晋国主宰了汾水一带，灭掉了这些国家。这样看来，台骀就是汾水之神了。然而这两位神灵并不涉及您身上。山川的神灵，遇到水旱瘟疫这些灾祸就向他们祭祀禳灾；日月星辰的神灵，遇到雪霜风雨不合时令，就向他们祭祀禳灾。至于疾病在您身上，是由于劳逸、饮食、哀乐这些事情的缘因，山川、星辰的神灵又哪能降病给您呢？我听说，君子每天有四段时间，早晨用来听取政事，白天用来调查谘询，晚上用来确定政令，夜里用来安歇身子。在这时就可以有节制地散发气息，别让它有所壅塞而使身体衰弱，别因心里不明白，而使百事昏乱。现在恐怕是体气聚在一处，而生病了。我又听说，国君的妾侍不能有同姓，否则子孙不能昌盛。美丽老早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就会得病，君子因此讨厌这样。所以《志》说：‘买姬妾侍女不知道她的姓，就得占一下卜。’对这两条，古代是很慎重的。男女要辨别姓氏，这是礼仪的大事。现在君王的宫里有四个姬姓侍妾，不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如果是由于这两条，病就不能治了。需要将这四个姬姓女子去掉，否则就必然得病。”叔向说：“好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呢，这都是真的啊。”

叔向出来，行人公孙辉送他。叔向询问郑国的政事，同时询问公孙黑的情况。公孙辉回答说：“他还能活多久？不讲礼仪而喜欢凌驾于人，仗着富有而轻视他的上级，活不长久了。”

晋侯听说子产的话，说：“他是知识渊博的君子啊。”用重

礼送给子产。

晋侯在秦国求医,秦伯让医生和去看病。医生和说:“病不能治了,这叫做亲近女人,得病好像蛊惑。不是因为鬼神也不是因为饮食,而是因为被迷惑而丧失了意志。良臣将要死去,上天无法保佑。”晋侯说:“女人不能亲近吗?”医生和回答说:“要有节制。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五声的节奏;快慢、本末以互相调节,声音和谐,然后音调降下来。五声下降而停止以后,就不允许再弹了。这时候再弹就有了反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荡耳烦,就会忘记了平正和谐,因此君子是不听的。事情也像音乐一样,一到过度,就应该罢手,不要因此而得病。君子接近妻室,是用来表示礼仪节度的,不是用来烦心的。天有六种气候,派生为五种口味,表现为五种颜色,应验为五种声音。以上种种一旦过度就会发生六种疾病。六种气候就叫做阴、晴、风、雨、夜、昼,分为四段时间,顺序有五声的节奏,过了头就是灾祸:阴没有节制是寒病,阳没有节制是热病,风没有节制是手病脚病,雨没有节制是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女人,事情属于阳性而时间在夜里,对女人没有节制就会发生内热蛊惑的疾病。现在您没有节制不分昼夜,能不到这个地步吗?”

医生和出来,告诉赵孟。赵孟说:“谁相当于良臣?”医生和说:“就是您了。您辅佐晋国,至今已八年了,晋国没有发生动乱,诸侯没有缺失,可以说是良了。我听说,国家的大臣,受到国家的信任和爵禄,承担国家的大事。当有灾祸发生而不能改变做法,将会遭受到灾殃。现在国君到了没有节制的程度而得病,将要不能为国家图谋操劳,还有比这更大的灾祸吗?您不

能禁止,我因此才这样说。”赵孟说:“什么叫蛊?”医生和回答说:“这是沉迷惑乱所引起的。在文字里,器皿中的毒虫是蛊。稻谷中的飞虫也是蛊。在《周易》里,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叫做蛊☱。这都是同类事物。”赵孟说:“你真是好医生啊。”赠给他很重的礼物而让他回去。

楚国的王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犇、栎、郟地筑城。郑国人很害怕。子产说:“没有妨害。令尹打算干大事要先除掉这两位。不用担心,祸患不会到达郑国。”

冬天,楚国的王子围打算到晋国聘问,伍举作为副手。还没有走出国境,就听说楚王有病,公子围就回来。由伍举到郑国聘问。十一月初四日,王子围到达王宫,进宫问候楚王的病情,把楚王勒死了,并乘机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幕和平夏。右尹子干逃亡到晋国,宫廐尹子皙逃亡到郑国。公子黑肱将太宰伯州犁杀死。把楚王安葬在郟地,称他为郟敖。派使者到郑国发讣告。伍举问使者关于继承人的措辞,使者说:“寡大夫围。”伍举改正说:“共王的儿子围是年长。”

子干逃亡到晋国,跟从的车子有五辆,叔向让他和秦公子后子食禄相同,都是一百人的口粮。赵孟说:“秦公子很富有。”叔向说:“俸禄多少是根据德行,德行相等再根据年龄,年龄相同考虑地位。公子的俸禄根据他国家的大小,没有听说根据富有。而且带着一千辆车子离开他的国家,太过分强暴了。《诗》中说:‘不欺侮鳏寡,不害怕强暴。’秦国、楚国是匹敌的国家。”于是就让伯车和子干并列,伯车辞谢说:“我害怕被驱逐,楚公子因为得不到信任,所以都来到晋国,也只能唯命是从。而将下臣和旅客并列,恐怕不可以吧!史佚有话说:‘不是旅

客,为什么要对他恭敬?’”

楚灵王即位,蘧罢作令尹,蘧启疆做太宰。郑国的子太叔到楚国参加郑敖的葬礼,同时为新国君的即位聘问。回国之后,对子产说:“准备行装吧。楚王骄傲奢侈,又孤芳自赏,必然要会合诸侯,我看没有几天就要前去了。”子产说:“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办不到的。”

十二日,晋国已经举行了烝祭。赵孟去到南阳,准备祭祀孟子余。初一日,在温地家庙举行烝祭。初七日,赵孟死去。郑伯到晋国吊唁,到达雍地就回去了。

二年春天,晋侯派韩宣子前来聘问,同时通报他掌握国政,前来进见是合于礼的。韩宣子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明白周公有这样好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成就王业是什么缘故了。”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赋《绵》的最后一章。韩宣子赋《角弓》这首诗。季武子叩头,说:“谨敢拜谢您弥补敝邑,寡君有了希望了。”季武子赋了《节》的最后一章。享礼完毕,在季武子家里饮宴。有一棵好树,韩宣子赞美它。季武子说:“我岂敢不培植这棵树,为了不忘记《角弓》。”就赋了《甘棠》这首诗。韩宣子说:“我不敢当,没有赶得上召康公的地方。”

韩宣子到齐国奉献财礼。进见子雅。子雅召见栾施,让他拜见韩宣子。韩宣子说:“这不是保住家族的大夫,不像个臣子。”进见子尾。子尾让强拜见韩宣子。韩宣子对他的评论与对栾施的一样。大夫大多讥笑韩宣子,只有晏婴相信他,说:“他老人家是君子。君子有诚心,他的了解是有所根据的。”

韩宣子从齐国到卫国聘问。卫侯设享礼招待他。北宫文

子赋《淇澳》这首诗,韩宣子赋《木瓜》这首诗。

夏天四月,晋国的公族大夫韩须到齐国迎接齐女。齐国的陈桓子把少姜送到晋国。少姜受到晋侯的宠爱,晋侯称她为少齐。认为陈桓子不是卿,把他在中都逮了起来。少姜为他请求,说:“送亲人的地位同于迎亲的人。由于害怕大国,有了一些改变,因此才发生了混乱。”

叔弓到晋国聘问,这是为了回报韩宣子前来聘问的缘故。晋侯派人到郊外慰劳,他辞谢说:“寡君派我前来继续过去的友好,坚持说‘你不能作为宾客’,只要把命令上达给执事,敝邑就大有光彩了,岂敢烦劳郊使?请允许辞谢。”请他住宾馆,他辞谢说:“寡君命令下臣前来继续过去的友好,使命完成,这就是下臣的福祿了。岂敢住进豪华的宾馆!”叔弓说:“叔弓懂得礼啊!我听说,‘忠信,是礼的容器;谦让,是礼的根本。’言辞不忘记国家,这是忠信;先国家后自己,这是谦让。《诗》中说:‘不要滥用威仪,要亲近有德的人。’他老人家已经接近德行。”

秋天,郑国的公孙黑打算发动叛乱,想要去掉游氏替而代之,由于旧伤发作而没有实现。驷氏和大夫们想要杀死公孙黑。子产正在边境,听到了,害怕赶不到,乘坐了传车到达。让官吏历数他的罪状,说:“良宵那次动乱,当时由于正致力于事奉大国,因而没有讨伐你。你有谋反之心不能满足,国家对你不能容忍。专权而攻打良霄,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兄弟争夺妻子,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薰隧的盟会,你假托君位,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有了死罪三条,怎么能够容忍?你不快点去死,死刑就会降到你的头上。”公孙黑再拜叩头,推托说:“我早晚

就要死了,不要再帮着上天来虐待我。”子产说:“人谁不死?凶恶的人不得善终,这是天命。做了凶恶的事情,就是凶恶的人。不帮着上天,难道还帮着凶恶的人?”公孙黑请求让他的儿子印做褚师的官职。子产说:“印如果有才能,国君自然会任命他;如果没有才能,将会早晚跟你去。你不担心自己的罪过,却又来请求什么?司寇将要来了不快点去死。”七月初一日,公孙黑上吊死了。暴尸在周市之衢,把写着罪状的木头放在尸体上。

晋国的少姜去世,昭公去晋国。到达黄河,晋侯派士文伯来辞谢,说:“不是正式的配偶,请您不必光临。”昭公回国之后,季武子就送去了下葬的衣服。

叔向为了陈桓子对晋侯说:“他有什么罪?君王派公族大夫迎亲,齐国派上大夫来送亲,这样还说不恭敬,君王的要求也太过分了。我国自己就不恭敬,反而把齐国的使者抓起来。君王的刑罚太偏,怎么做盟主?而且少姜还为他说过话的。”冬天十月,陈桓子回国。

十一月,郑国的印段去到晋国吊唁。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郑国的游吉去到晋国,为少姜送葬。梁丙和张趯进见。梁丙说:“您单为这件事情而来,太过分了。”游吉说:“难道愿意这样吗?从前文公、襄公领袖诸侯的时候,他们的事情不烦劳诸侯,命令诸侯三年而聘问,五年而朝覲,有事就会见,不和睦就结盟。国君死,大夫吊唁,卿参加安葬;夫人死,士吊唁,大夫送葬。只要能发扬礼仪、发布命令、商量补救缺失就足够了,不再有额外的命令了。现在为宠姬的丧事,别国不敢选择适当职位的人来参加丧礼,而且礼数超过了

夫人，惟恐有所得罪，哪里还敢怕麻烦？少姜得到宠爱而死，齐国必然继续送女子前来。现在我又一次将要来祝贺，不仅是这一趟啊。”张趯说：“好啊，我能够听到这样的礼数！然而从今以后您大约没有事情了。譬如大火星，它在天空正中，寒气或者暑气就要消退。这一次就是他的极点，能够不衰退吗？晋国将会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想要麻烦还得不到呢。”两位大夫退出。游吉告诉别人说：“张趯明白事理，也许还是在君子的行列里吧！”

正月二十四日，滕国国君滕子原去世。由于是同盟国家，所以春秋记载他的名字。

齐侯派晏婴请求继续送女子到晋国，说：“寡君派遣婴的时候说：‘寡人愿意奉事君王，早晚都不怠倦。要奉献财礼而不错过规定的时间，由于国家多难，因此不能前来。不美好的先君的嫡女在君王的内宫充数，照亮了寡人的希望，但又没有禄命，过早地死去，寡人失去了希望。君王如果不忘记先君的友好，加恩顾念齐国，对寡人和睦，求福于太公、丁公，光辉照耀敝邑，镇定安抚我们的国家，那么还有先君的嫡女和遗姑姐妹若干人。君王如果不抛弃敝邑，而派遣使者慎重选择，以充姬妾，这就是寡人的希望。’”韩宣子派叔向回答说：“这正是寡君的愿望。寡君不能单独承担国家大事，没有正式的配偶，但在服丧期间，因此没有敢请求。君王有命令，没有比这再大的恩惠了。如果加恩顾念敝邑，安抚晋国，赐给晋国内主，岂独是寡君，凡是臣下都受到他的恩赐，从唐叔以下都会尊崇赞许他。”订婚以后，晏婴接受享礼，叔向与他饮宴，互相谈话。叔向说：“齐国怎么样？”晏婴说：“已经到了末世了，我不能不说齐国可

能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百姓,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各自再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大了。他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低于山上;鱼盐蜃蛤,价格低于海边。百姓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分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烂生虫,而老百姓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百姓有痛苦疾病,陈氏就厚加赏赐。他爱护百姓如同父母,而百姓归附如同流水。想要不得到百姓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跟随着胡公、太姬已经在齐国了。”叔向说:“是这样的。我们公室现在也到末世了。战马不驾御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百姓贫困,而宫室更加奢侈。饿死的人在路边到处可以互相看见,而宠姬的家里富得流油。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好像躲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已经沦为低贱吏役,政事在于私家,百姓无所依靠。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改悔,寻欢作乐来度过忧患。公室的卑微,还能再等几天?《谗鼎之铭》中说,‘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子孙后代还会懈怠’,何况哪天都不肯改悔,他能够长久吗?”晏婴说:“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结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微,它的宗族像树枝树叶一样先落,公室就跟着凋零了。我的一宗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法度,得到善终就是侥幸,难道还会受到祭祀?”

当初,齐景公要为晏婴更换住房,说:“您的住房靠近市

场,低矮潮湿、喧闹多尘,不能居住,请您换到高爽的房子去。”晏婴辞谢说:“君王的先臣住在这里,下臣不足以继承祖业,住在里边已经过分了。而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小人的利益,岂敢麻烦里旅为我造新房子?”景公笑着说:“您靠近市场,知道物品的贵贱吗?”晏婴回答说:“既然以它为利,能够不知道吗?”景公说:“什么贵?什么贱?”当时景公滥用刑罚,有出卖假腿的,所以晏婴回答说:“假腿贵,鞋子贱。”晏婴已经告诉国君,所以跟叔向说话的时候谈到这个。景公为此减免了刑罚。君子说:“仁人的话,它的效益多么大啊!晏婴一句话,齐侯就减免了刑罚。《诗》说,‘君子如此喜悦,祸乱大概就会很快停歇’,说的就是这个吧!”等到晏婴去晋国,景公更换他的住宅,回来时就已经完成了。晏婴拜谢以后,就拆毁了它,恢复建造邻居的房屋,都像原来的一样,让原来的住户回来,说:“俗话说:‘不是住宅需要占卜,惟有邻居需要占卜。’这几位已经先占卜邻居了。违背占卜不祥。君子不去碰不合礼的事情,小人不去碰不祥的事情,这是古代的制度。我敢违背它吗?”景公不允许,晏婴托陈桓子代为请求,景公才允许了。

夏天四月,郑伯去到晋国,公孙段作为相礼者,很恭敬而且谦卑,没有违背礼仪的。晋侯大加赞许,把策书授给公孙段,说:“子丰在晋国有过功劳,我听说了以后不会忘记。赐给你州县的土地,以报答你们过去的动劳。”公孙段再拜叩头,接受了策书而出去。君子说:“礼仪应该是人所急需的吧!公孙段这样骄傲,一旦在晋国实行了礼仪,尚且承受了它的福禄,何况始终实行礼仪呢?《诗说》,‘人没有礼仪,还不如快点死’,说的

就是这个吧!”

当初,州县是栾豹的采邑。等到栾氏灭亡,范宣子、赵孟、韩宣子都想要这块地方。赵孟说:“温县是我的县。”两个宣子说:“从郤称划分州县温县以来,已经传了三家了。晋国把一县划分为二的不仅是州县,谁能够按划分前的情况去治理它?”赵孟感到惭愧,就放弃了。两个宣子说:“我们不能口头上讲公正,而把好处给自己。”就都放弃了。等到赵孟执政,他的儿子赵获说:“可以把州县拿过来了。”赵孟说:“出去!他们两位的话是合于道义的。违背道义,要遭受祸患。我不能治理我的封邑,又哪里用得着州县而去自找祸患?君子说:‘不知道祸患是很难的。’知道了不照着做,没有比这再大的祸患了。再有人提到州县的一定处死!”

丰氏原来住在韩氏那里,公孙段得到州县,是韩宣子为公孙段请求的,这是为了他可以再次取得这块地方的缘故。

五月,叔弓去到滕国,参加滕成公的葬礼,子服惠伯作为副手。到达郊外,碰上懿伯的忌日,叔弓不进滕国。子服惠伯说:“公家的事情只能考虑公家的利益,没有私家的忌避。我请求先进入。”于是就先住进了宾馆。叔弓听从了他的意见。

晋国的韩宣子到齐国迎接齐女。子尾因为少姜受到宠爱,把他的女儿更换了齐侯的女儿,而把齐侯的女儿嫁给别人。别人对韩宣子说:“子尾欺骗晋国,您为什么接受?”韩宣子说:“我想要得到齐国,却反而疏远它的宠臣,宠臣能够来吗?”

秋天七月,郑国的子皮去到晋国,祝贺夫人,同时通报说:“楚国人每天来问敝邑不去朝贺他们新立国君的原因。如果敝邑派人前去,害怕执事会说寡君本来就心向外边;如果不派人

去,在宋国的盟约又规定了是要去朝见的。进退都是罪过。寡君派我前来陈述。”韩宣子派叔向回答说:“君王如果心向着寡君,在楚国有什么害处?这是为了重修在宋国盟会的友好。君王如果记着盟约,寡君就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君王如果心里没有寡君,尽管早晚光临敝邑,寡君也会猜疑的。君王确实心向寡君,何必来告诉寡君。君王还是回去吧!如果心向寡君,在楚国就像在晋国一样。”

张趯派人对子太叔说:“自从您回去以后,小人扫除先人的破房子,说,‘您大约会来的’。现在子皮来了,小人失去了希望。”子太叔说:“我的地位低下,不能前来,这是由于害怕大国、尊敬夫人的缘故。而且您说‘你将要没事了’,我也许可以没事了。”

小邾穆公前来朝见,季武子想要用低于诸侯的礼仪接待他。穆叔说:“这样不行。曹国、滕国和两个邾国确实没有忘记和我国的友好关系,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还害怕他有三心二意。如果要降低一个友好国家的地位,那怎么能迎接许多友好国家呢?还是像过去一样,而且要更加恭敬。《志》中说:‘能够恭敬,不会有灾祸。’又说:‘恭敬地迎接前来的人,这就是上天降福的原因。’”季武子听从了他的话。

八月,因为旱灾举行了大雩祭。

齐侯在莒地打猎,卢蒲癸进见,哭泣着请求说:“我的头发如此之短,我还能做什么?”齐侯说:“好,我告诉他们两位。”回去以后就告诉了子尾和子雅。子尾愿意让他官复原位,子雅不同意,说:“他的头发短,心计长,他也许要睡在我的皮上了。”九月,子雅把卢蒲癸放逐到北燕。

燕简公有很多宠爱的人,想要去掉大夫们而立宠臣为大夫。冬天,燕国的大夫勾结起来杀死了简公的宠臣。简公害怕,逃亡到齐国。《春秋》记载说“北燕伯款出奔齐”,这是归罪于他。

十月,郑伯去到楚国,子产作为相礼者。楚王设享礼招待郑伯,赋《吉日》这首诗。享礼结束,子产就准备了打猎用具,楚王和郑伯去江南的云梦打猎。

齐国的子雅去世。司马灶进见晏婴,说:“又失去子雅了。”晏婴说:“可惜啊!子雅不能免于祸患,危险啊!姜族削弱了,而妫氏将要开始昌盛。如果惠公的两个子孙刚强明理,还可以维持姜氏,现又丧失了一个,姜氏危险啊!”

四年春天,周历正月,许男去到楚国,楚子留下了他,并因此而留下郑伯。再次在江南打猎,许男参加了。

楚王派伍举去到晋国,为求得诸侯的拥护,伍举传达楚王的命令说:“寡君派遣我前来的时候说:从前蒙贵君的恩惠,赐给敝邑在宋国结盟,说:‘跟从晋国和楚国的国家互相朝见。’由于近年来多难,寡人愿意讨取几位国君的欢心,派我前来请您抽空听取寡人的请求。您如果四方边境没有忧患,那么就希望借您的光,向诸侯发出请求。”晋侯想要不允许。女齐说:“不行。楚王做事正在过分的时候,也许是上天想让他满足愿望,以增加别人对他的痛恨,然后给他降下惩罚,这是说不定的。或许让他得以善终,这也是说不定的。晋国和楚国的霸业只有靠上天的帮助,而不是可以彼此争夺的。君王还是允许他,而修明德行以等待他的归宿。如果归结到德行,我们还要去事奉他,何况诸侯呢?如果荒淫暴虐,楚国人自己会抛弃他,又有谁

来和我们争夺？”晋侯说：“晋国有三条可以免于危险，还有谁能和我们匹敌？国家的地势险要，盛产马匹，齐国、楚国多有祸难；有这三条，哪里能不成功？”女齐回答说：“仗着地势险要和马匹，而对邻国幸灾乐祸，这是三条危险。四狱、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都是九州中的险要，它们并不属于一姓所有。冀州的北部，是出产马的地方，并没有新兴的国家。仗着地势险要和马匹，这是不能巩固自己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因此国君致力于修明德行以沟通神和人，没有听说他致力于地形险要和马匹的。邻国的祸难，是不能以此为高兴的。或者是由于多有祸难而巩固了国家，开辟疆土；或者是由于没有祸难而丧失了国家，失掉疆土，怎么能幸灾乐祸？齐国发生了仲孙的祸难，而桓公得为霸主，到今天齐国还靠着他的余荫。晋国发生了里克、丕郑的祸难，而文公回国而当了盟主。卫国、邢国没有祸难，敌人也就灭亡了它们。所以不要因别人的祸难而高兴。仗着这三条，而不去修明政事和德行，挽救危亡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成功？您还是允许他们。殷纣淫乱暴虐，文王仁慈和蔼，殷朝因此灭亡，周朝因此兴旺，难道只是在于争夺诸侯？”晋侯就答应了楚国使者的请求，派叔向回答说：“寡君因为有国家大事，所以不能在春秋两季按时进见。至于诸侯，君王本来就拥有他们，何必再惠赐命令呢？”伍举就为楚王求婚，晋侯答应了。

楚王向子产询问说：“晋侯会允许诸侯归服我国吗？”子产说：“会允许君王的。晋侯贪图小处安逸，志向不在于诸侯。他的大夫们大多为索取需求，不能扶助国君。在宋国的盟约又说两国友好如同一国。如果不允许君王，哪里用得着在宋国的盟

约?”楚王说：“诸侯会来吗？”子产说：“一定会来的。服从在宋国的盟约，取得君王的欢心，不害怕晋国，为什么不来？不来的国家，大约是鲁、卫、曹、邾几个国家吧！曹国害怕宋国，邾国害怕鲁国，鲁国、卫国为齐国所逼迫而亲近晋国，因此不来。其余的国家，是君王的威力所能达到的，谁敢不到？”楚王说：“那么我所要求的都会办到？”子产回答说：“从别人那里求得快活是不行的；和别人愿望相同，都能成功。”

天下大雨和冰雹。季武子向申丰询问说：“冰雹可以防止吗？”申丰说：“圣人在上面，没有冰雹。即使有，也不会成灾。在古代，太阳在虚宿和危宿的位置上就藏冰，昴宿和毕宿在早晨出现就把冰取出来。藏冰的时候，深山穷谷，凝聚着阴寒之气，就在这里凿取。当把冰取出来的时候，朝廷上有禄位的人，迎宾、用膳、丧事、祭祀，就在这里取用。当收藏它的时候，用黑色的公羊和黑色的黍子来祭祀司寒之神。当把它取出来的时候，门上挂上桃木弓荆棘箭，来消除灾难。它的收藏取出都按一定的时令。凡是吃肉的官吏，都是有资格用冰的。大夫和妻子死后洗擦身体要用冰。祭祀司寒之神而加以收藏，奉献羔羊祭祖打开冰室，国君最早使用，大火星出现而分配完毕，大夫和他们的妻子以至于退休的生病的，没有人不分到冰。山人凿取，县人运输，舆人交付，隶人收藏。冰由于寒风而坚固，由于春风而取出使用。它的收藏周密，它的使用普遍，那就冬天没有暴热，夏天没有阴寒，春天没有凄风，秋天没有苦雨，雷鸣不伤人，霜雹不成灾，瘟疫不流行，百姓不夭折。现在收藏着河川池塘的冰放在那里不用，风不散而草木凋零，雷不鸣而人畜伤亡，冰雹成灾，谁能够防止它？《七月》这首诗的最后一章，就是

藏冰的道理。”

夏天,诸侯去到楚国,鲁国、卫国、曹国、邾国不参加会见。曹国、邾国借口国内有祸难来推辞,昭公借口祭祖来推辞,卫侯借口生病来推辞。郑伯先在申地等待。六月十六日,楚王在申地会合诸侯。伍举对楚王说:“下臣听说,诸侯不归服于别的,只归服于有礼。现在君王开始得到诸侯,对礼仪要谨慎啊。霸业的成功与否,就看这次会见了。夏启有钧台的宴享,商汤有景毫的命令,周武王有孟津的盟誓,成王有岐阳的田猎,康王有酆宫的朝觐,穆王有涂山的会见,齐桓有召陵的会师,晋文有践土的会盟。君王打算采用哪一种?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在这里,他们是诸侯大夫中的突出人物,君王可以加以挑选。”楚王说:“我采用齐桓公的方式。”楚王派人向左师向戌和子产询问礼仪。向戌说:“小国学习礼仪,大国使用礼仪,岂敢不进献所听到的?”于是上献上公侯会合诸侯的礼仪六项。子产说:“小国以事奉大国作为职责,岂敢不进献所该做的?”于是献上伯子男会见公侯的礼仪六项。君子认为向戌善于保持前代的礼仪,子产善于辅佐小国。

楚王让伍椒举侍从在身后纠正错失,到事情结束没有任何纠正。楚王问他什么缘故,伍举回答说:“礼仪我没有见到的有六项,又怎么纠正?”

宋国的太子佐晚来到,楚王在武城打猎,很久没有接见他。伍举请楚王辞谢他。楚王派使者前去,说:“在武城有祭祀宗庙的事情,寡君将要把财礼献给宗庙,谨为不能及时接见您而致意。”

徐子,是吴女所生的,楚王认为他有二心,所以在申地把

他逮了起来。

楚王向诸侯显示出骄横。伍举说：“六王、二公的事情，都是以此向诸侯显示礼仪，诸侯也因而听命。夏桀举行仍地的会见，有缙背叛他；商纣举行黎地的田猎，东夷背叛他；周幽王举行太室的盟会，戎狄背叛他，都是因为向诸侯显示骄横，诸侯也因此而违命。现在君王过于骄横，恐怕不会成功吧！”楚王不听。子产见到向戌说：“我不担心楚国了。骄横而不听劝谏，不会超过十年。”向戌说：“对。不会是十年的骄横，他的邪恶是不会远播的。邪恶远播然后会被抛弃。善也像恶一样，德行远播然后会兴盛。”

秋天七月，楚王带领诸侯攻打吴国，宋太子、郑伯先行回国，宋国的华费遂、郑国的大夫跟从军队。派屈申包围朱方，八月某日，攻下了朱方。逮住了齐国的庆封，并把他的族人全部消灭。将要诛戮庆封，伍举说：“臣听说没有缺点的人才可以诛戮别人。庆封就因为违逆君命，才在这里，他肯服服贴贴地被诛戮吗？如果他在诸侯中宣扬丑事，那为何要这么做呢？”楚王不听，让庆封背上斧钺，在诸侯军队中巡行示众，让他说：“不要有人像齐国的庆封那样杀死他的国君，削弱国君的孤儿，去和他的大夫会盟！”庆封说：“不要有人像楚共王的庶子王子围杀死他的国君——哥哥的儿子麇——而取代他，来和诸侯会盟！”楚王赶紧让人把他杀了。

楚王于是就带领诸侯灭亡赖国。赖国国君两手反绑，嘴里衔着玉璧，土袒背，抬着棺材跟从，到了中军。楚子向伍举询问，伍举回答说：“成王攻下许国，许僖公就像这样。成王亲手解除他的捆绑，接受了他的玉璧，烧掉了他的棺材。”楚王听从

了。把赖国迁移到鄢地。

楚王想要把许国迁移到赖国境内,派斗韦龟和公子弃疾为它筑城,完毕后回国。

申无宇说:“楚国的祸难将会在这里开始。召集诸侯都前来,攻打别国就容易攻下,在边境筑城也没有人争论,国君的愿望都能如意,却考虑百姓能够安居吗?百姓不能安居,还能忍受吗?不能忍受国君的命令,就是祸乱。”

九月,取得郟国,这是说事情办得很容易。莒国发生动乱,著丘公即位而不安抚郟国,郟国背叛而来,所以说“取”。凡是攻下城邑,不使用武力叫做“取”。

郑国的子产制订丘赋的制度,国人指责他,说:“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自己做蝎子尾巴,在国内发布命令,国家将要怎么办?”子宽把这些话告诉子产。子产说:“哪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都由它去。而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不改变他的法制,所以能够有所成功。百姓不能满足,法制不能更改。《诗》中说:‘在礼义上没有错失,为什么担心别人说的话。’我不更改了。”子宽说:“国氏恐怕要先灭亡吧!君子在凉薄的基础上制订法令,它的后果是贪婪。在贪婪的基础上制订法令,后果将会怎么样?姬姓的国家,蔡国和曹国、滕国大约是要先灭亡的吧,因为它们逼近大国而没有礼仪。郑国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逼近大国而没有法度。政令不遵循法度,而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百姓各人有各人的意志,哪里能够尊敬上面的人?”

冬天,吴国攻打楚国,进入棘地、栎地、麻地,以报复朱方这一战役。楚国的沈尹射到夏汭奔赴应命,箴尹宜咎在钟离筑

城，邈启疆在巢地筑城，子革在州来筑城。东部地区发生水灾，不能筑城。彭生停止了赖地军队的筑城任务。

当初，穆叔离开叔孙氏，到达庚宗，碰到一个女人，让她偷偷地弄点东西吃，然后就和她私通。女人问他的行动，穆叔把原因告诉她，她哭着送走了穆叔。到了齐国，在国氏那里娶了妻子，生了孟丙、仲壬。穆叔梦见天塌下来压着自己，要顶不住了，回头一看，见到一个人，黑皮肤，肩膀向前弯，抠眼睛，猪嘴巴，就喊叫说：“牛，快来帮我！”这才顶住了。早晨召见手下人，没有人像梦中见到的，就说：“记住这个人！”等到叔孙侨如逃亡到齐国，穆叔送给他食物。叔孙侨如说：“鲁国由于我们先人的缘故，将会保存我们的宗族，一定会召你回去。要是召你回去，怎么样？”穆叔回答说：“早就愿意了。”

鲁国人召穆叔回去，他不告诉公孙侨如就走了。穆叔立为卿以后，在庚宗和他睡觉的女人献上野鸡。穆叔问他儿子的情况，回答说：“我儿子长大了，能够捧着野鸡跟着我了。”把孩子召来进见，孩子就像穆叔所梦见的人。穆叔没有问他的名字，就喊他叫“牛”，孩子回答说：“是。”穆叔把手下人都召来让他们看这个孩子，就让他做了小臣。牛受到宠信，长大后就让他主管家务。穆叔在齐国的时候公孙明和他交情好，穆叔回国，没有去接国姜，公孙明娶了她，穆叔迁怒于她所生的两个儿子，等他们长大以后才派人去接回鲁国。

穆叔在丘菟打猎得了病。竖牛想要搅乱他的家室而加以占有，硬要和孟丙盟誓，孟丙不同意。穆叔为孟丙铸造了一口钟，说：“你还没有正式和人交际，在为大夫们举行享礼的时候举行钟的落成典礼。”孟丙完成了享礼的准备，让竖牛请穆叔

订定日子。竖牛进去了，不报告这件事；出来，假传穆叔的命令订定日子。等到宾客来到，穆叔听到钟声。竖牛说：“孟丙那里有北边女人的客人。”穆叔发怒，准备前往，竖牛对他加以阻止。客人出去以后，穆叔派人拘禁了孟丙，在外边把他杀了。竖牛又硬要和仲壬盟誓，仲壬不同意。仲壬和昭公的御者菜书在公宫游玩，昭公赐给他玉环。仲壬让竖牛送去给穆叔看。竖牛进去了，不给他看；出来，假传穆叔的命令让仲壬佩带。竖牛对穆叔说：“让仲壬进见国君怎么样？”穆叔说：“为什么？”竖牛说：“不让他进见，他自己已经去见过了，国君给了他玉环佩带在身上了。”穆叔就把仲壬赶走了，仲壬逃亡到齐国。穆叔病危，命令召仲壬回来，竖牛口头上答应了，却不去召他。杜泄进见，穆叔告诉他又饥又渴，把戈交给杜泄让他去杀了竖牛。杜泄回答说：“找他他来了，为什么又要去掉他？”竖牛说：“他老人家病得很重，不想见人。”让别人把送来的食物放在厢房里就出去。竖牛不把食物送进去，就倒掉了，让别人撤走食具。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叔不吃东西；二十八日，穆叔去世。竖牛立了昭子而辅佐他。

晋侯派杜泄安葬穆叔，竖牛把财货送给叔仲昭子和南遗，让他们在季武子那里说杜泄的坏话而去掉他。杜泄打算用路车随葬，同时全都按照卿的礼仪安葬。南遗对季武子说：“穆叔没有乘坐过路车，怎么能用它安葬？而且正卿没有路车，副卿用来随葬，不也是不正当吗？”季武子说：“对。”让杜泄不要使用路车。杜泄不同意，说：“他老人家在朝廷上接受命令而到天子那里聘问，天子想念过去的功勋而赐给他路车，回来复命而把它上交国君。国君不敢违逆天子的命令而再次赐给他，让三

个官员记载这件事。您做司徒，记载姓名；他老人家做司马，让工正记载车服；孟孙做司空以记载功勋。现在他死了而不用路车，这是丢掉国君的命令。记载藏在公府而不用路车，这是废弃三个官员。如果国君命令使用的车服，活着不敢用，死了又不用来随葬，哪里还用得着它？”季武子这才让他用路车随葬。

季武子策划去掉中军。竖牛说：“他老人家本来就要去掉它了。”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废除中军，这是为了降低公室的地位。在施氏那里讨论，在臧氏那里取得协议。开始编定中军的时候，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而各家掌握一军。对于所分得的公室军队，季氏采用征兵或者征税的方式；叔孙氏让壮丁作为奴隶，老弱的作为自由民；孟氏则把一半作为奴隶，一半作为自由民。等到这次废除中军，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季氏择取四分之二，其他两位各有四分之一，全部都改为征兵或者征税，而向昭公交纳贡赋。

季氏用策书让杜泄向穆叔的棺材报告说：“您本来要毁掉中军，现在已经毁掉了，前来向您报告。”杜泄说：“他老人家正因为不想废掉中军，所以在僖公宗庙门口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接了策书扔在地上，率领他手下人哭泣。

叔仲昭伯对季武子说：“我在武叔那里接受命令，说：‘安葬不得善终的人从西门出去。’”杜泄说：“卿的丧礼从朝门出去，这是鲁国的礼仪。您掌握国政，礼仪没有被正式修改之前，而现在擅自加以改变。下臣们害怕被诛戮，是不敢服从的。”安葬完毕就出走了。

仲壬从齐国来到，季武子想要立他为叔孙的后嗣。南遗

说：“叔孙氏强，季氏就弱。他发生家乱，您不要参预，不也是可以的吗？”南遗让国人帮助竖牛在大库的庭院里攻打仲壬，司宫用箭射，仲壬被射中眼睛而死。竖牛取得了东部边境的三十个城邑，给了南遗。

昭子即位，召集他的家族朝见，说：“竖牛给叔孙氏造成祸难，搅乱了正常秩序。杀死嫡子，立了庶子，又分裂封邑，打算用它来逃避罪责，这样的罪过太大了。一定要赶紧杀死他！”竖牛害怕，出逃齐国。孟丙、仲壬的儿子把他在塞关之外杀了，把脑袋扔在宁风的荆棘上。孔子说：“叔孙昭子不酬劳竖牛，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周任有话说：‘掌握政权的人不赏赐私劳，不惩罚私怨。’《诗》中说：‘具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顺。’”

起初，穆叔出生的时候，叔孙用《周易》来占筮，得到《明夷》䷣变成《谦》䷎，把卦象给卜楚丘看。楚丘说：“这个孩子将会出奔，而又回来为您祭祀。领着奸邪的人回来，他名叫牛，这个孩子最终以饥饿而死。明夷，是日。日的数目是十，所以有十时，也和十日的位次相配。从王以下，第二位是公，第三位是卿。日从地下上升，这个时候最为尊贵，露一点头是第二，刚刚升起是第三。明夷变为谦，已经明亮然而不高，大约是正相当于刚刚升起的时候吧，所以说可以继承卿位‘为您祭祀’。日变为谦，和鸟相配，所以说‘明夷飞翔’。已经明亮然而不高，所以说‘垂下它的翅膀’，象征日的运动，所以说‘君子在路上’。位在刚刚升起的时候相当于第三，所以说‘三天不吃饭’。离，是火；艮，是山。离是火，火烧山，山就毁坏。艮对人来说就是言语。毁坏言语是诬罔，所以说‘有人离开。主人有话’。这话一

定是诬罔。配合离的是牛,时世动乱而诬罔得到胜利,胜利将会归向于离,所以说‘他名叫牛’。谦就是不满足,所以虽然能飞而不能回旋,下垂就是不高,所以虽有翅膀而不能行远。所以说‘大约是您的继承人吧’。您,是亚卿;但是继承人却有点不得善终。”

楚王由于屈申和吴国有勾结,就杀了他。让屈生做莫敖,派他和令尹子荡到晋国迎接晋女。经过郑国,郑伯在汜地慰劳子荡,在菟氏慰劳屈生。晋侯送女儿到邢丘,子产辅佐郑伯在邢丘会见晋侯。

昭公去到晋国,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货,都没有失礼。晋侯对女齐说:“鲁侯不也是精通礼吗?”女齐回答说:“鲁侯哪里懂得礼!”晋侯说:“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货,没有违背礼节,为什么说他不懂得礼?”女齐回答说:“这是仪式,不能说是礼。礼,是用来保护国家、推行政令、拥有百姓的。现在政令在于私家,不能拿回来;有子家羁,不能任用;触犯大国的盟约,欺侮虐待小国;把别人的危难看作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自己也存在着危难。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百姓靠三家大夫养活。民心不归向国君,国君却不考虑后果。作为一个国君,危难将要降临到他身上,却不知道去忧虑他的处境。礼的根本和枝节就在于此,他却琐琐屑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说他精通礼,不也是距离太远的了吗?”君子认为女齐在这里是懂得礼的。

晋国的韩宣子去到楚国护送晋女,叔向做副手。郑国的子皮、子太叔在索氏慰劳他们。子太叔对叔向说:“楚王骄横得太过分,您应该警惕一点。”叔向说:“骄横太过分,是自身的灾殃,哪会到别人身上?奉献我们的财礼,谨慎地保持我们的威

仪；守信用，行礼仪；开始恭敬而考虑结果，以后就可以照样办。顺从而不失分寸，恭敬而不失身分；以古圣先贤的言语作为引导，对传统的法度加以遵行，用先王的事情作为考核，把两国的利害得失加以衡量，楚王虽然骄横，能把我怎么样？”

到达楚国。楚王让大夫们上朝，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能够满足愿望，就不用顾虑其他。现在他们来的人，是上卿、上大夫。假使我们让韩起做司閤，让叔向做司宫，这足以羞辱晋国，我们也满足了愿望。行吗？”大夫没有一个回答。蘧启疆说：“行。如果有防备，为什么不行？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不作防备，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因此圣王致力于推行礼仪，不想羞辱别人。朝觐聘问有珪，宴享进见有璋，小国有述职的规定，大国有巡狩的制度。设置了几而不靠，爵中酒满而不饮；宴会时有友好的礼品，吃饭时有增加的菜肴，入境有郊外的慰劳，离开有赠送的财货，这都是礼仪的最高形式。国家的败亡，由于不履行这种常道，祸乱就会发生。城濮战役，晋国得胜而没有防备楚国，在邲地吃了败仗。邲地战役，楚国得胜而没有防备晋国，在鄢地吃了败仗。自从鄢地战役以来，晋国没有丧失防备，而且对楚国礼仪有加，和睦为重，因此楚国不能报复，而只能请求亲善了。既然得到了婚姻的亲戚关系，又想要羞辱他们，以自找仇敌，又怎么防备它，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有能够承担责任的人，羞辱他们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君王还是考虑一下。晋国事奉君王，下臣认为很可以了：要求得到诸侯就一起来到；求婚就进奉女子，国君亲自送她，上卿和上大夫送到我国。如果还要羞辱他们，君王恐怕也要有所防备。不这样，怎么办？韩起的下面，赵成、中行穆子、魏舒、士鞅、

荀盈；叔向的下面，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跖、苗贲皇，都是诸侯所应该选拔的人材。韩襄做公族大夫，韩须接受命令而出使了；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都是大家族。韩氏征收赋税的七个城邑，都是大县。羊舌氏四族，都是强盛的家族。晋国人如果丧失韩起、叔向，五卿、八大夫辅助韩须、杨石，靠了他们的十家九县，战车九百辆，其余四十县，留守的战车有四千辆，发扬他们的勇武威猛，以报复他们的奇耻大辱。伯华为他们出谋划策，中行伯、魏舒率领他们，就没有不成功的了。君王将要亲善换成怨恨，确实违背礼仪以招致敌人，而又没有应有的防备，让下臣们送上门去，以满足您的心意，有什么不行呢？”楚王说：“这是不谷的过错，大夫不用再说了。”对韩起厚加优礼。楚王想要用叔向不知道的事物来对他加以蔑视，然而没有做到，于是也对他厚加优礼。

韩宣子回去，郑伯在圉地慰劳他。他辞谢不敢进见，这是合乎礼的。

郑国的子皮去到齐国，在子尾氏那里娶亲。晏婴屡次进见。陈恒子问什么缘故。晏婴回答说：“他能够任用好人，是百姓的主人。”

夏天，莒国的牟夷带了牟娄和防地、兹地逃亡前来。牟夷不是卿，但《春秋》加以记载，这是由于看重这些地方。

莒人向晋国起诉，晋侯想要扣留昭公。士鞅说：“不行。别人来朝见将其逮住，这就如同诱骗。不采用武力讨伐他，而用诱骗来取得成功，这是怠惰。做盟主而犯了这两条，恐怕不行吧！请让他回去，等有时间再用武力去讨伐他们。”于是就让昭公回国。秋天七月，昭公从晋国回到国内。

莒国人前来攻打,但不设防。十四日,叔弓在蚡泉击败了他们,这是由于莒国人没有摆开阵势的缘故。

冬天十月,楚王带领诸侯和东夷的军队攻打吴国,以报复棘地、栎地、麻地的那次战役。蘧射带领繁阳的军队在夏汭会师。越国的大夫常寿过领兵和楚王在琐地会合。听到吴军出动,蘧启疆领兵迎战,匆忙中没有设防,吴国人在鹊岸击败了他。楚王乘坐驿车到达罗汭。

吴王派他的兄弟蹶由到楚营犒劳军队,楚国将他逮起来,准备杀了他用血祭鼓。楚王派人询问,说:“你占卜过来这里吉利吗?”蹶由回答说:“吉利。寡君听说君王将要在敝邑用兵,就用守龟占卜,致告龟甲说:‘我赶紧派人去犒劳军队,请前去以观察楚王的状态而加以设防,请神能使我预先知道吉凶。’占卜的卦象告诉我们说吉利,说:‘得胜是可以预知的。’君王如果高高兴兴地迎接使臣,增加了敝邑的懈怠,而麻痹了思想,我们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现在君王勃然大发雷霆,逮住使臣,将要用来祭鼓,那么吴国就知道该怎么戒备了。敝邑虽然疲弱,如果早日把城郭武器修缮完备,也许可以阻止贵军。对患难平安都有准备,这可以说是吉利了。而且吴国为国家而占卜,难道是为了使者一个人?使臣得以祭祀军鼓,而敝邑知道设防来抵御意外,这就是很大的吉利。国家的守龟,有什么事情不能占卜?一吉一凶,谁能够肯定落在哪件事情上?城濮的卦象,它的应验在汜地。现在这一趟,占卜的卦象也许会有应验的。”楚王于是决定不杀蹶由。

楚军在罗汭渡河,沈尹赤和楚王会合,驻扎在莱山。蘧射率领繁阳的军队先进入南怀,楚军跟上去,到达汝清。不能进

入吴国。楚王就在坻箕之山检阅军队。

这一次行动吴国早已设防。楚国没有建功,带着蹇由回国去了。楚王惧怕吴国,派沈尹射在巢地待命,蘧启疆在雩娄待命,这是合乎礼的。

秦国的伯车再次回到秦国,这是由于景公去世的缘故。

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杞文公去世。前去吊唁好像对同盟的国家一样,这是合乎礼的。

大夫去到秦国,参加景文公的葬礼,这是合乎礼的。

三月,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说:

开始我对您是寄于希望的,现在完了。从前先王是以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这是害怕百姓有争执之心的缘故。还是不能禁止,因此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用以勉励服从的人;严厉地判罪,用以威胁放纵的人。还恐怕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诚训诫他们,根据行为奖励他们,用知识技艺教导他们,用慈善对待他们,用严肃面对他们,用威严接触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明理智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吏、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顺服而不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法律,就对上面不恭敬。大家都有争执之心,征引刑法作为根据,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这就不好治理了。

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定作汤刑;周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三种法律的产生,都在很晚的时候了。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水沟,

设置推行挨骂的政事,制订三种法律,把刑法铸在鼎上,打算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吗?《诗》中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法律?百姓知道了争执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征引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到处使用。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衰败吧?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个吧!”

子产覆信说:

按照您所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孙子,我是用来挽救当代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岂敢忘了您的教诲!

士文伯说:“大火星出现,郑国会有火灾吧!大火星还没有出来,而使用火来铸造刑器,包藏着引起争执的法律。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不引起火灾还会有什么?”

夏天,季武子去到晋国,这是为了拜谢不讨伐占取莒国土地的缘故。晋侯设享礼招待他,有外加的菜肴。季武子退出,派行人报告说:“小国事奉大国,如果能免于被讨伐,不敢再求赏赐。得到赏赐也不超过三献。现在菜肴有所增加,下臣不敢当。这样也许是罪过吧!”韩宣子说:“寡君用它来讨取您的欢心。”季武子回答说:“寡君尚且不敢当,何况下臣是君王的奴隶,岂敢听到有外加的赏赐?”坚决请求撤去加菜,然后结束享宴。晋国人认为他懂得礼仪,在宴礼中送给他许多财礼。

宋国的寺人柳受到宋平公的宠信,太子佐讨厌他。华合比说:“我去杀了他。”寺人柳听到了,就挖坑、杀牲口、把盟书放在牲口上埋起来,然后报告宋公说:“华合比准备接纳逃亡在

外的人,已经在北边外城结盟了。”宋公派人去看,有这回事,就驱逐了华合比。华合比逃亡到卫国。当时华合比的弟弟华亥想要取代华合比的右师这一官职,就和寺人柳勾结,跟着为他作证明,说:“这件事我也听到很久了。”宋公让他代替了华合比。华亥进见左师,左师说:“你这个人一定会逃亡。你对自己的宗族都要毁坏,对别人能怎么样?那么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诗》中说:‘族长就是城垣,不要使城垣毁坏,不要使自己孤立而有所害怕。’你大约会害怕的吧!”

六月初七日,郑国发生火灾。

楚国的公子弃疾去到晋国,这是为了回报韩宣子的致送晋女。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太叔跟从郑伯在相地慰劳他。公子弃疾辞谢不敢见面。郑伯坚决请求,这才肯见面。进见郑伯好像进见楚王,用驾车的马八匹作为私人进见的礼物。进见子皮好像进见楚国的上卿,用马六匹;进见子产用马四匹;进见子太叔用马两匹。禁止割草放牧采摘砍柴,不进农田,不砍树木,不摘菜蔬,不拆房屋,不强行讨取。发誓说:“有触犯命令的,君子撤职,小人降等!”寄住的时期讲究礼节,主人不用担心客人。来回途中都是这样,郑国的三位卿都知道他将要做楚王了。

韩宣子去到楚国的时候,楚人不出来迎接。公子弃疾到达晋国国境,晋侯也不打算派人去迎接。叔向说“楚国不正派,我们正派。为什么要去学不正派?《诗》中说:‘你的教导,百姓都要仿效。’按照我们自己的去做就行了,哪里用得着去学别人的不正派。《书》中说:‘圣人做出准则。’是以善人做准则,还是去学别人的不正派呢?一个普通人做好事,百姓还以他为准

则,何况国君?”晋侯高兴了,就派人迎接公子弃疾。

秋天九月,举行大的雩祭,这是因为发生了旱灾。

徐国的徐仪楚到楚国聘问,楚王逮了他,他逃走回国。楚王害怕他背叛,派蘧洩攻打徐国。吴国人救援徐国。令尹 罢率领军队攻打吴国,在豫章发兵而住在乾溪。吴国人在房钟击败了令尹 罢的军队,俘虏了宫廐尹弃疾。远罢把罪过推在蘧洩身上而杀了他。

冬天,叔弓去到楚国聘问,同时慰问战争失败。

十一月,齐侯去到晋国,请求同意攻打北燕。士匄辅佐士鞅在黄河边上迎接,这是合乎礼的。晋侯同意了。十二月,齐侯攻打北燕,打算把简公送回去。晏婴说:“简公送不回去的。燕国有了国君了,百姓没有三心二意。我们的国君贪财,左右的人阿谀奉承,办大事不凭信用,所以还不可以呢!”

七年春天周历正月,因齐国要求,北燕和齐国讲和。十八日,齐侯住在虢地。燕国人求和,说:“敝邑知道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请求把先君的破旧器物用来谢罪。”公孙皙说:“接受他们的归服先退兵,等待有空子再出动,可以这样做。”二月十四日,在濡水边上结盟。燕国人把燕姬嫁给齐侯,送给他玉甕、玉柜、玉斝。齐国退兵回国。

楚王做令尹的时候,使用国王的旌旗去打猎,芋尹申无宇砍断旌旗的飘带,说:“一个国家两个君主,有谁受得了?”等到即位,建造章华之宫,专门接纳逃亡的人安置其中。申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之宫里。申无宇要逮他,管理宫室的官员不允许,说:“在国王的宫里逮人,这罪过就大了。”逮住申无宇去进见楚王。楚王准备喝酒,申无宇申诉说:“天子经营天下,诸侯

治理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边境之内,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土地上的土产,谁不是国君的下臣?所以《诗》中说:‘凡是上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沿着土地之边,无不是天子的下臣。’天有十个日子,人有十个等级。下边以此奉事上边,上边以此祭祀神灵。所以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皂,皂统治舆,舆统治隶,隶统治僚,僚统治仆,仆统治台。养马有圉,放牛有牧,各有专司以应付各种事情。现在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里逮人?’不在王宫,又在哪里逮他呢?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的,大搜捕’,因此就得了天下。我们的先君文王制订惩罚窝藏的法令,说,‘隐藏盗贼的赃物,和盗贼同罪’,因此就得到了直到汝水的疆土。如果按照那些官员的做法,这就是没有地方去逮逃亡的奴隶了。逃亡的就让他逃亡,这就没有奴隶了。这样,国家的工作恐怕就会有所缺失了!从前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通告诸侯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主,聚集的渊藪。’所以人们拼命地攻打他。君王开始求取诸侯而效法商纣,这样恐怕不好吧!如果用两位文王的法令来逮盗贼,盗贼是有地方可逮的。”楚王说:“逮了你的奴隶走吧。有一个盗贼正受到恩宠,还不能逮到呢。”于是就赦免了申无宇。

楚国建成章华之台,希望和诸侯一起举行落成典礼。太宰蘧启疆说:“下臣能够请来鲁侯。”蘧启疆前来召请昭公,致辞说:“从前贵国的先君成公命令我们的先大夫子重说:‘我不忘记先君的友好,将要派衡父光临楚国,镇定安抚国家,以使你们百姓安宁。’子重在蜀地接受了命令。接受命令回来,不敢丢弃遗失,而祭告于宗庙。过去我们先君共王引领北望,每天每月都在盼着,世代相传至今经历四位国王了。恩赐没有来到,

只有襄公为了我国的丧事而光临。孤和手下的几个臣子心神不宁没了主意,治理国家尚且不得闲空,哪里还能够怀念您的恩德?现在君王如果移步屈尊,和寡见面,使楚国得到恩宠福泽,以继续蜀地那次会盟、送来君王的恩惠,这样,寡君就已经受到恩赐,哪里敢希望再像蜀地那次结盟一样?敝邑的先君鬼神也会嘉许和依靠它,岂独寡君?如果君王不来,使臣请问君王领兵出动的日期。寡君将要奉着进见的财币而到蜀地去见君王,以请问鲁先君成公的恩赐。”

昭公打算前去,梦见襄公为他出行祭祀路神。梓慎说:“君王是不能的。襄公去楚国的时候,梦见周公祭祀路神然后出行。现在襄公在祭祀路神,君王还是不去为好。”子服惠伯说:“去!先君从没有去过楚国,所以周公祭祀路神以引导他;襄公去过楚国了,然后祭祀路神来引导君主。怎么不能去呢?”

三月,昭公去楚国,郑伯在师之梁慰劳昭公。孟僖子做副手,不能相礼。到达楚国,不能对郊外的慰劳答礼。

夏天四月初一,日食。晋侯向士文伯询问说:“谁将要承受日食的灾祸?”士文伯说:“鲁国和卫国会遭受灾祸。卫国受祸大,鲁国受祸小。”晋侯说:“什么原因?”士文伯回答说:“日食的时候日头离开卫国分野到了鲁国的分野,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灾祸,鲁国就应该承受。这次大灾恐怕要落在卫君的身上吧!鲁国将由上卿来承当。”晋侯说:“《诗》中所说的‘那个日头发生日食,是什么地方不好’,是什么意思?”士文伯回答说:“这说的是不能办好政事。国家无道,不用善人,那就在日月的灾祸里会自找倒霉,所以政事是不能不谨慎的。致力于三条就行了:第一是选择人材,第二是依靠百姓,第三是顺从时令。”

晋国派人前来划定杞国的田界,季武子打算把成地让给他们。谢息为孟僖子镇守成地,他不同意,说:“人们有这样的话说:‘虽然只有小智小慧,守着器物就不能出借,这是礼。’他老人家跟随国君,而守臣却丢掉他的城邑,即使是您也会怀疑我不忠的。”季武子说:“国君在楚国,对于晋国来说就是罪过。又不听从晋国,鲁国的罪过就加重了。晋军一定会到来,我没有力量可以抵御他们,不如给他们算了。等晋国有机可乘而再取之于杞国。我给您桃地,成地如果重归于我国,谁敢占有它?这就是得到两份成地了。鲁国没有忧患而孟僖子增加封邑,您又担什么心呢?”谢息推辞说桃地没有山,季武子又给他莱山和柞山。谢息这才迁到桃地。晋国人为杞国取得成地。

楚王为昭公在新台设享礼招待,让高大健壮的人相礼。把大屈之弓送给昭公。不久又后悔了。蘧启疆听说这件事,进见昭公。昭公跟他说起这件事,蘧启疆下拜祝贺。昭公说:“为什么祝贺?”蘧启疆回答说:“齐国和晋国、赵国早就都很想要它,寡君并没有给他们,而送给了君王。君王防御三个邻国,谨慎地保护宝物,岂敢不祝贺呢?”昭公听后害怕,就把弓送还给了楚王。

郑国的子产到晋国聘问。晋侯有病,韩宣子迎接客人,私下说:“寡君卧病,到现在三个月了,所应该祭祀的山川都去祈祷过了,但是病情只有增加而没有减轻。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寝门,这是什么恶鬼?”子产回答说:“以君王的英明,您做正卿,哪里会有恶鬼?从前尧在羽山杀死了鲧,他的精灵变成黄熊,钻进羽渊里,为夏朝所郊祭,三代都祭祀他。晋国做盟主,或者没有祭祀他吧!”韩宣子祭祀鲧。晋侯的病逐渐痊愈,把莒国的

两个方鼎赐给子产。

子产为郑公子口段之子丰施把州地的田地归还给韩宣子，说：“过去君王认为公孙段能够胜任职务，因而赐给他州地的田地。现在不幸早死，不能长久地享有君王的恩赐。他的儿子不敢占有，也不敢让君王知道，所以私下送给您。”韩宣子辞谢。子产说：“古人有话说：‘他的父亲劈柴，他的儿子不能承担。’丰施将会害怕不能承受他先人的俸禄，更何况担当大国的赐与？即使您执政而可以使他免于罪戾，后人如果刚好有关于边界的闲话，敝邑得罪，丰氏就会受到降罪。您取得州地，这是使敝邑免于罪过，又等于扶持丰氏。谨敢以此作为请求。”韩宣子接受了，把情况报告晋侯。晋侯把州地给了韩宣子。韩宣子由于以前的话，占有州地觉得惭愧，把它向乐大心调换了原县。

郑国有人因为良霄而互相惊扰，说：“良霄来了！”全都撒腿就跑，不知跑到哪里去好。把刑法铸在鼎上的那年二月，有人梦见良霄披甲而行，说：“三月初二，我将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又将要杀死公孙段。”到去年三月二日那一天，驷带去世，人更加害怕。齐国和燕国讲和的那一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去世，国人就越来越害怕了。下一月，子产立了公子嘉之子公孙洩和良霄之子良止来安抚良宵的鬼魂，这才停了下来。子太叔问这样做的原因。子产说：“鬼有所归宿，这才不做恶鬼，我是为他寻找归宿啊。”子太叔说：“立公孙洩干什么？”子产说：“为了使他们高兴。立身没有道义而希图高兴，执政的人对礼仪有所违背，这是为了取得百姓的欢心。不取得百姓的欢心，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百姓是不会听从你

的。”

等到子产去晋国，赵成问他，说：“良霄还能做鬼吗？”子产说：“能。人刚刚死去叫做魄，已经变成了魄，阴气叫做魂。生时衣食精美丰富，魂魄就强有力，因此有现形的能力一直达到神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不能善终，尚且能附在别人身上，以大肆惑乱暴虐，何况良霄是我们先君穆公的后代，子良的孙子，子耳的儿子，敝邑的卿，执政已经三代了。郑国虽然不强大，或者就像俗语所说是‘小小的国家’，可是三代执掌政权，他使用的东西很丰富，他在其中汲取精粹也是很丰富，他的家族比较大，所凭藉的势力雄厚，可又不得善终，能够做鬼，不也是应该的吗？”

子皮的族人喝酒没有节制，所以罕朔和子皮氏的关系变得很坏。齐军从燕国回去的那个月，罕朔杀了罕魑。罕朔逃亡到晋国。韩宣子向子产询问安排他什么官位。子产说：“君王的寄居之臣，如果能够容他逃避死罪，还敢选择什么官位？卿离开本国，随大夫的班位；有罪的人根据他的罪行降等，这是古代的制度。罕朔在敝邑的班位是亚大夫；他的官职是马师。犯罪而逃亡，就听凭执政安排了。能够免他一死，所施的恩惠就很大了，岂敢要求官位？”韩宣子由于子产答复恰当，让他随下大夫的班位。

秋天八月，卫襄公去世。晋国的大夫对士鞅说：“卫国事奉晋国恭敬亲近，晋国不加礼遇，包庇它的叛乱者而占取它的土地，这样容易导致诸侯对晋国三心二意。《诗》中说：‘鸛鹄在平原，遇到急难兄弟互相救援。’又说：‘死丧是那么可怕，兄弟要互相关怀。’兄弟不和睦，就不能互相亲善，何况远方的人们，

谁敢前来归顺?现在又对卫国的后嗣不加礼遇,卫国必然背叛我们,这种做法会断绝诸侯的。”士鞅把话告诉韩宣子。韩宣子很高兴,派士鞅去卫国吊唁,同时归还戚地的土田。

卫国的齐恶向周朝报告丧事,同时请求赐予恩命。周天子派成简公去卫国吊唁,同时追命襄公说:“叔父升天,在我先王的左右,以辅佐事奉上帝,我岂敢忘了高圉、亚圉?”

九月,昭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认为自己对礼仪不够精通,就认真学习,如果有精通礼仪的人,他就拜师。等到临死的时候,召集他手下的大夫,说:“礼仪,是人的主干。没有礼仪,不能自立。我听说有一个将要得志的人名叫孔丘,是聪明人的后代,而他的家族却在宋国灭亡了。他的祖先弗父何本来应当据有宋国,却让给了宋厉公。到了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命而做了上卿就更加恭敬,所以他的鼎铭说:‘一命低头,二命躬身,三命把腰深深弯下。沿着墙快步而走,也没人敢把我欺压。稠粥在这里烧煮,稀粥也在这里烧煮,用来糊我的嘴巴。’他的恭敬就像这样。臧武仲有话说:‘聪明人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如果不能做国君,他的后代必然有显贵的。’现在恐怕会在孔丘身上吧!我如得以善终,一定把南宫敬叔和孟懿子托给他老人家,让他们事奉他而学习礼仪,以稳定他们的地位。”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把孔子作为老师来事奉。孔子说:“能够弥补过错的,就是君子啊。《诗》中说,‘取法仿效君子’,孟僖子就是可以取法仿效的。”

单献公丢弃亲族而任用寄居的客臣。冬天十月二十日,襄公、顷公的族人杀了献公而立了单成公。

十一月,季武子去世。晋侯对士文伯说:“我所询问的关于

日食的事情,应验了。可以经常这样占验吗?”士文伯说:“不行。六种事物不相同,百姓心志不统一,事情轻重不相类,官员好坏不一样,开始相同而结果相异,怎么可以经常这样做呢?《诗》中说:‘有人舒舒服服地安居休养,有人精疲力尽地为国操劳,’它的结果相异就像这样。”晋侯说:‘六种事物说的是什么?’士文伯回答说:“这说的就是岁、时、日、月、星、辰。”晋侯说:“很多人告诉我辰的意义,但没有相同的,到底辰是什么?”士文伯回答说:“日和月相会做叫辰,所以用来和日相配。”

卫襄公夫人姜氏没有儿子,宠姬媯始生了孟縶。孔成子梦见卫的始封祖康叔对自己说:“立元为国君,我让羈的孙子孔文子和史苟辅佐他。”史朝也梦见康叔对自己说:“我将要命令你的儿子苟和孔成子的曾孙孔圉辅佐元。”史朝进见孔成子,告诉他梦见的情况,两梦相合。晋国韩宣子执政向诸侯聘问的那一年,媯始生了儿子,为他取名元。公孟縶的脚不好走路,孔子成用《周易》来占筮,祝告说:“元希望享有卫国,主持国家。”得到《屯》卦䷂。又祝告说:“我还想立公孟縶,希望能够允许。”得到《屯》卦䷂变成《比》卦䷇。把卦象给史朝看。史朝说:“‘元享’就是元将会享有,又有什么怀疑呢?”孔成子说:“‘元’不是说为首的吗?”史朝回答说:“康叔为他取名,可以说是为首的了。公孟縶不是这样的人,他将不能列在宗主里,不能叫做为首的。而且它的繇辞说:‘利建侯。’嫡子嗣位而吉利,还建立什么侯?建立就不是嗣位。两次卦象都那么说,你还是建立他为好。康叔命令了我们,两次卦象告诉了我们,占筮和梦境相合,这是武王所经过的,为什么不听从?脚有毛病只能待在家里。国君主持国家,亲临祭祀,奉养百姓,事奉鬼神,参加会见朝

覲，又哪里能待着。各人按照他所有利的去做，不也可以吗？”所以孔成子立了元，就是灵公。十二月二十三日，安葬了卫襄公。

八年春天，在晋国的魏榆有石头说话。晋侯向师旷询问说：“石头为什么会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不能说话，有东西凭借着它。否则，就是百姓听错了。下臣又听说：‘做事情不合时令，怨恨诽谤在百姓中发生，就有不能说话的东西说话。’现在宫室豪华奢侈，百姓的贫困交加，怨恨诽谤一齐产生，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生活，石头说话，不也是相宜的吗？”当时晋侯正在建造虬祁之宫，叔向说：“师旷的话真是君子啊！君子的话，诚实而有依据，所以怨恨远离他。小人的话，虚伪而没有依据，所以怨恨灾祸来到他身上。《诗》中说：‘不会说话多么伤心，话从他舌头上出来，只能劳累他自己。会说话多么美好，漂亮话好像流水，使他自己安居休息’，说的就是这个吧！这座宫殿落成，诸侯将会背叛，国君将有灾殃，他老人家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陈哀公的第一夫人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第二夫人生了公子留，第三夫人生了公子胜。第二夫人受到宠爱，公子留得宠，哀公把他托付给司徒公子招和公子过。哀公患有长期不愈的疾病，三月十六日，公子招、公子过杀了悼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做了太子。

夏天四月十三日，哀公上吊而死。干徵师到楚国报丧，同时又报告立了国君。公子胜向楚国起诉。楚国人抓住干徵师而杀了他。公子留逃亡到郑国。《春秋》记载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这是由于罪过在于公子招；“楚人执陈行人干徵

师杀之”，这是由于罪过不在于行人。

叔弓去到晋国，祝贺麇祁之宫的落成。子太叔辅佐郑伯而去到晋国，也是祝贺麇祁之宫的落成。史赵见到子太叔，说：“大家互相蒙骗也太过分了！可以吊唁的事，反而又来祝贺它！”子太叔说：“怎么吊唁啊？不仅我国祝贺，天下都将会来祝贺。”

秋天，在红地举行大检阅，从东部边境的根牟直到和宋国、卫国边境线上，革车有一千辆。

七月初八日，齐国的子尾去世。栾施想要治理子尾的家政。十一日，杀掉子尾的家宰梁婴。八月十四日，驱逐了子成、子工、公孙捷三位大夫，这三个人都逃亡前来，栾施为高疆氏立了家臣总管。高疆的家臣说：“孩子已经长大了，栾施却要帮忙管我们的家事，这是想要兼并我们。”把武器发下去，准备攻打栾施。陈桓子和子尾亲近，也把武器发下去，准备帮助高疆的家臣。有人报告给栾施，栾施不相信，又有几个人来报告。栾施打算去高疆家里，又有几个人在路上向他报告，因此就去到陈氏那里。陈桓子打算出动了，听到栾施来，就转回去，穿上便服迎接栾施。栾施请问陈桓子的意图。陈桓子回答说：“听说高疆家里把武器发下去准备攻打您，您听到了吗？”栾施说：“没有听说。”“您何不也把武器发下去，申无宇请求跟从您。”子旗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个孩子。我教导他，还恐怕他不能成功，我又宠信他为他立了家臣总管，如果和他互相攻打，怎么对得起先人？您何不对他去说一说。《周书》说，‘施惠于不感激施惠的人，劝勉不受劝勉的人’，这就是康叔所以能够做事宽大的缘故。”陈桓子叩着头说：“顷公、灵公保佑您，我

还希望您赐惠于我呢。”就让两家和好如初。

陈国的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了他。九月，楚国的公子弃疾领兵奉事太孙吴包围陈国。宋国的戴恶领兵会合。冬十一月某日，灭亡了陈国。舆宠臣袁克杀了马毁了玉为陈侯殉葬。楚国人打算杀他，他请求赦免，不久又请求让他小便。他在帐幕里小便，把麻带子缠在头上逃走了。

楚王派大夫穿封戌做陈公，说：“在城麋那次事件中他不谄媚。”穿封戌事奉楚王饮酒，楚王说：“城麋那次事件，你要知道寡人能到这一步，你大约会让我的吧！”穿封戌回答说：“如果知道您能到这一步，下臣一定冒死来安定楚国。”

晋侯向史赵询问说：“陈国大约就此灭亡了吗！”史赵说：“没有。”晋侯说：“什么缘故？”史赵回答说：“陈国，是颛顼氏的后代。岁星在于鹑火，颛顼氏由此而终于灭亡。陈国也将会和过去一样。现在岁星在箕宿、斗宿间的银河中，陈国还将会复兴。而且陈氏要在齐国取得政权以后才最终灭亡。这一族从幕一直到瞽瞍都没有违背天命，舜又增加了盛德，德行一直落到虞遂的身上。虞遂的后代保持了它。到了胡公不淫，所以周朝给他赐姓，让他祭祀虞帝。下臣听说，盛德一定享有一百代的祭祀。现在虞的世代数字不满一百，将会在齐国继续保持下去，它的预兆已经在那里了。”

九年春天，叔弓、宋国华亥、郑国游吉、卫国赵廙在陈国会见楚王。

二月某日，楚国的公子弃疾把许国迁到夷地，其实就是城父。拿州来、淮北的土地来补给许国，由伍举把土地授给许男。子革把城父的人迁到陈地，用濮地，夷地西部的土地补给陈

地。把方城山外边的人迁到许地。

周朝的甘地人和晋国的阎嘉争夺阎地的土地。晋国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颍地。周天子派詹桓伯到晋国责备说：“在夏代由于后稷的功劳，魏国、骀国、芮国、岐国、毕国成为我们的西部领土。到武王战胜商朝，蒲姑、商奄我们的东部领土；巴国、濮国、楚国、邓国是我们的南部领土；肃慎、燕国、亳国是我们的北部领土。我们有什么近处的封疆领土？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建立同母兄弟的国家，用来护卫周室，也是为了防止周室的衰败，难道只是像黑布帽子和儿童剪去的头发，事情完了就丢了？先王让樛机住在四方边远的地方，以抵御山中的精怪，所以允姓中的坏人住在瓜州。伯父晋惠公从秦国回去，就引诱他们前来，让他们逼迫我们姬姓的国家，进入我们的郊区，戎人于是就占取了这些地方。戎人占有中原，这是谁的罪责？后稷缔造了天下，现在为戎人割据，这样不是很危险吗？伯父考虑一下！我们对于伯父来说，犹如衣服有冠冕，树木流水有本源，百姓有谋主。伯父如果裂冠毁冕，拔木塞源，专断并丢掉谋主，即使是戎狄，他们心里哪里会有我这天子？”叔向对韩宣子说：“晋文公领袖诸侯，也不能改变旧制。他辅佐拥戴天子，而又加上恭敬。从文公以来，每一代都是德行衰减，而且损害和轻视王室，以宣扬它的骄横；那么诸侯的三心二意，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而且天子的辞令理直气壮，您还是考虑一下。”韩宣子心悦诚服。周天子有姻亲的丧事，宣子就派赵成到成周吊唁，而且送去阎地的土地和入殓的衣服，遣返在颍地抓到的俘虏。周天子也派宾滑逮了甘地的大夫襄来讨晋国的喜欢，晋国人对她加以礼遇而放了他回去。

夏天四月,陈地发生火灾。郑国的裨灶说:“过五年陈国将会重新受封,受封后五十二年被灭亡。”子产问这是什么缘故。裨灶回答说:“陈国,是水的隶属;火,是水的配偶,而是楚国所主治的。现在大火星出现而陈国发生火灾,这是驱逐楚国而建立陈国。阴阳五行用五来相配,所以说五年。岁星过五年到达鹑火,然后陈国终于灭亡,楚国战胜而占有它,这是上天之道,所以说五十二年。”

晋国的荀盈去到齐国迎接齐女,回来,六月,在戏阳去世,停棺在绛地,没有安葬。晋侯喝酒、奏乐。膳宰屠蒯快步走进,请求帮着斟酒,晋侯答应了。屠蒯就斟酒给乐工喝,说:“你作为国君的耳朵,职责是让它灵敏。日子在甲子乙卯,叫做忌日。国君撤除音乐,学乐的人停止演习,这是为了忌避的缘故。国君的脚佐,这叫做股肱。股肱有了缺损,还有比这样更痛心的事情吗?你没有听到而奏乐,这是耳朵不灵敏。”又给宠臣嬖叔喝,说:“你作为国君的眼睛,职责是让它明亮。服饰用来表示礼仪,礼仪用来推行事情,事情有它的类别,类别有它的外貌。现在国君的外貌,不是他应有的类别,而你看不见,这是眼睛不明亮。”自己也喝了一杯,说:“口味用来让气血流通,气血用来充实意志,意志用来确定语言,语言用来发布命令。下臣的职责是调和口味,两个侍侯国君的人失职,而国君没有下令治罪,这是下臣的罪过。”晋侯高兴了,撤除了酒宴。

当初,晋侯想要废掉荀盈而立他的宠臣,因为上述这件事就改变想法而没有办。秋天八月,派荀盈之子荀跖辅佐下军以表明自己的意思。

孟僖子去到齐国举行盛大的聘问,这是合乎礼的。

冬天,修造郎囿。《春秋》加以记载,这是由于合于时令。季平子想要快点完工,叔孙昭子说:“《诗》中说:‘营造开始不要着急,百姓却像儿子一样自动跑来。’哪里用得着加速完成来使百姓受累呢?没有园林还是可以的,没有百姓,可以吗?”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有一颗星出现在婺女宿。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七月戊子那天,晋国国君将要死去。”现在岁星在玄枵,姜氏、任氏保持着这里的土地,婺女宿正当玄枵的首位,而有了妖星,这是预告灾祸将要降临到邑姜。邑姜,是恶侯的先妣。上天用七来记数,戊子是逢公的死日,这颗星出现在这里,我是用它占卜而知道的。

齐国的惠氏、栾氏、高氏都喜欢喝酒,听信女人的话,所以别人的怨恨很多。其势力比陈氏、鲍氏大而又讨厌陈氏、鲍氏。

夏天,有人告诉陈桓子说:“栾氏的栾施、高氏的高疆打算攻打陈氏、鲍氏。”同时也告诉了鲍氏。陈桓子把兵器发给部下并且到鲍氏那里。路上遇到高疆喝醉了酒而纵马奔驰,就进见鲍文子,鲍文子也已经把兵器发下去了。派人去看栾施高疆两个人,他们都打算喝酒。陈桓子说:“这话虽然靠不住,但是他们听说我们发下兵器,就一定会驱赶我们。趁着他们在喝酒,抢先攻打他们怎么样?”陈氏、鲍氏正相处和睦,就一起攻打栾氏、高氏。高疆说:“先得到国君的支持,陈氏、鲍氏能跑到哪里去?”于是就攻打虎门。

晏婴穿着朝服站在虎门外边,四个家族召见他,他都不去。他的手下人说:“帮助陈氏、鲍氏吗?”晏婴说:“他们有什么值得帮助?”“帮助栾氏、高氏吗?”晏婴说:“难道能胜过陈氏、鲍氏吗?”“那么回去吗?”晏婴说:“国君被攻打,回哪里去?”齐

侯召见他,进去了。齐侯为了派王黑使用灵姑旗帜领兵而占卜,吉利。请求砍去三尺以后加以使用。五月某日,在稷地作战,栾氏、高氏战败,在庄地又把他们击败。国内的人们追赶他们,又在鹿门再次把他们击败。栾施、高疆逃亡前来,陈氏、鲍氏分了他们的家产。

晏婴对陈桓子说:“一定要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主干。让给别人叫做美德。凡是有血气,都有争夺之心,所以利益不能勉强,想着道义就能胜过别人。道义,是利益的根本。积聚利益就生出妖孽。姑且让它不要积聚吧!可以让它慢慢地生长。”陈桓子把陈氏、鲍氏的家产全都交给齐侯,而请求在莒地告老退休。

陈桓子召见公子山,私下准备了帷幕、器物、从者的衣服鞋子,而把棘地还给了他。对子商也是这样,而把封邑还给了他。对子周也像这样,而把夫子这个地方给了他。让子成、子公、公孙捷回来,而都增加了他们的俸禄。凡是公子、公孙中没有俸禄的,私下把封邑分给他们。对国内贫困孤寡的人,私下给他们粮食。他说:“《诗》中说,‘把受到的赏赐摆出来赐给别人就创建了周朝’,这就是愿意施舍的缘故。桓公因为这样做而成为盟主。”齐侯把莒地旁边的城邑赐给陈桓子,他辞谢了。齐景公的母亲穆姜姬为他请求高唐,陈氏就这样开始昌盛。

秋天七月,季平子攻打莒国,占取郟地。奉献俘虏,在亳社开始用人祭。臧武仲在齐国,听到这事情,说:“周公大概不去享用鲁国的祭祀了吧!周公享用合乎道义的祭祀,鲁国不合乎道义。《诗》中说:‘那美好的话特别分明,让百姓不要轻佻随便。’现在的做法可以说轻佻随便得过分了,而又特意去这样

做，上天将会降福给谁呢？”

七月初三日，晋平公去世。郑伯去晋国，到达黄河，晋国人辞谢了。游子太叔，就去到晋国。九月，叔孙昭子、齐国国弱、宋国华定、卫国北宫喜、郑国子皮、许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去到晋国，这是为了安葬平公。

郑国的子皮准备带了财礼前去，子产说：“吊丧哪里要用财礼？用财礼一定要一百辆车，一百辆车一定要一千人。一千人到那里，一时不会回来。不回来，财物一定全都用尽。一千人的礼物出去几次，国家还有不灭亡的？”子皮坚决请求带了出去。

安葬完毕，诸侯的大夫想顺便拜见新的国君。叔孙昭子说：“这是不合乎礼的。”大家不听。叔向辞谢他们，说：“大夫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却又命令孤。孤哀痛地处在服丧期间，如果用吉服相见，那么丧礼还没有完毕；如果以丧服相见，这就是再受一次丧唁，大夫们打算怎么办？”大家都没有理由再请求拜见了。

子皮用完了全部财礼。回国，对子羽说：“懂得道理并不难，难在于实行。他老人家懂得道理，我连道理还懂得不够。《书》中说，‘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说的就是我啊。他老人家懂得法度和礼仪了，我确实是放纵欲望而不能自己克制。”

叔孙昭子从晋国来到，大夫们都来进见，高疆进见以后就退了出去。叔孙昭子对大夫们说：“做一个人的儿子不能不谨慎啊！过去庆封逃亡，子尾接受的城邑很多。而稍稍送还给国君一部分，国君认为他忠诚，因而很宠信他。临死以前，在公宫

得病,坐上人力车回家,国君亲自推着他走。他的儿子不能继承,因此在这里。忠诚是美德,他的儿子不能继承,罪过却到他身上,怎么能不谨慎呢?丧失了那个人的功劳,丢掉德行,让宗庙闲空而不得祭祀,而罪过就到他身上,不也是祸害吗?《诗》中说,‘忧患的来到不在我前头,也不在我后头’,说的就是这个吧!”

冬天十二月,宋平公去世。当初,宋元公讨厌寺人柳,想要杀他。等到有了丧事,寺人柳在元公所坐的地方烧上炭,使其变得暖和。元公将要到达,就把炭撤去。等到安葬以后,寺人柳又得到了宠信。

十一年春天,周历二月,为了安葬平公,叔弓去到宋国。

周景王向大夫苾弘询问说:“现在诸侯之中,哪里吉利,哪里不吉利?”苾弘回答说:“蔡国不吉利。这是蔡侯般杀死他国君的年份,岁星在豕韦,不会过去这一年了。楚国将会据有蔡国,然而这是积累邪恶。岁星到达大梁,蔡国复国,楚国不吉利,这是上天的常道。”

楚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灵侯打算前去,蔡国的大夫说:“楚国贪婪而没有信用,唯独怨恨蔡国。现在财礼重而说话甜,这是诱骗我们,不如不去。”蔡侯不同意。三月十五日,楚王在申地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蔡侯,让他喝醉了就逮了他。夏天四月初七日,杀了蔡侯,还杀了他的士七十人。公子弃疾领兵包围蔡国。

韩宣子询问叔向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侯得罪了他的国君,又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上天将要借楚国的手来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战胜?但是我听说,由于

没有信用而得利，不能有第二回。楚王事奉孙吴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灭了陈国建置为县。现在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来包围他们的国家，虽然能侥幸得胜，必然会受到它的灾殃，不能长久了。夏桀战胜了有缙而丢掉了国家，商纣战胜东夷而丧失了生命。楚国疆域小地位低，而一再地表现得比上面两个国王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凶恶然后降罚给他。比如像上天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任人加以使用，材力用尽就没了，因此楚国不能拯救了，最后也不能兴盛了。”

五月初四日，鲁昭公的母亲齐归去世。在比蒲举行盛大的阅兵，这是不合乎礼的。

孟僖子会见邾庄公，在祫祥结盟，重修旧好，这是合于礼的。

泉丘人有一个女儿，梦见用她的帷幕覆盖了孟氏的祖庙，就私奔到孟僖子那里，她的同伴也跟着去了。和孟僖子在清丘的土地神庙里盟誓说：“有了儿子，不要丢掉我！”孟僖子让她们做妾，住在蘧氏那个地方。从祫祥回来住在蘧氏，泉丘的那个女人生了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她的同伴没有儿子，让她抚养敬叔。

楚国的军队在蔡国，晋国的中行穆子对韩宣子说：“不能救援陈国，又不能救援蔡国，别人因此就不来亲附了。晋国的无能也知道了。自己做盟主而不去为灭亡的国家帮忙，哪里还用得着盟主？”

秋天，季平子意如和晋国韩宣子、齐国国弱、宋国华亥、卫

国北宫佗、郑国子皮、曹人、杞人在厥慙会见，为了商议救援蔡国。

郑国的子皮将要出行。子产说：“走不远的，已经不能救援蔡国了。蔡国小而不顺服，楚国大而不施仁德，上天将要抛弃蔡国来使楚国积累邪恶，满了数然后惩罚它，蔡国一定会灭亡。丧失了国君而能够守住国家的也是很少的。到了三年，楚王大约有灾祸吧！美和恶在岁星绕行一周的时候必然会有报应，楚王的邪恶已经要到岁星绕行一周的时候了。”

晋国人派狐父到楚国请求楚国宽免蔡国，楚国不答应。

单成公在戚地会见韩宣子，目光向下，说话迟缓。叔向说：“单成公大约将要死了吧！朝见有规定的位置，会见有标志，衣服有交叉，衣带有交结。会见和朝见的言语一定要使在座者都能听到，用地明事情有条不紊；目光不低于衣服交叉和衣带交结之处，端正仪容形貌。言语以发布命令，仪容形貌以表明态度，做不到就有错误。现在单成公做天子的百官之长，在盟会上宣布天子的命令，却目光不高于衣带，声音超过一步就听不到，形貌不能端正，言语不能明白。不端正，就是不恭敬；不明白别人就不能顺从。他已经没有养生之气了。”

九月，安葬齐归，昭公不悲痛。晋国送葬的士，回去把情况告诉史赵。史赵说：“他一定会寄居到别国郊外。”侍从的人说：“为什么？”史赵说：“他是归氏亲生，不想念母亲，祖先不会保佑的。”

叔向说：“鲁国的公室大约要下降了吧！国君发生大丧事，国家却不停止阅兵；有三年的丧期，却没有一天的悲痛。国家不为丧事而悲哀，这是不怕国君；国君没有悲痛的面貌，这是

不顾亲人。国家不怕国君,国君不顾亲人,能够不下降吗?恐怕会丢掉他的国家了。”

冬天十一月,楚王灭亡蔡国,杀了隐太子祭祀冈山。申申无宇说:“不吉祥。五种牲口不能互相交换用来祭祀,何况用诸侯呢?国君一定要后悔的。”

十二月,单成公去世。

楚王在陈地、蔡地、不羹筑城。派弃疾做蔡公。楚王向申申无宇询问说:“弃疾在蔡地怎么样?”申申无宇回答说:“选择儿子没有像父亲那样合适的,选择臣子没有像国君那样合适的。郑庄公在栎地筑城而安置子元,让昭公不能立为国君。齐桓公在谷地筑城而安置管仲,到现在齐国还得到利益。臣听说五种大人物不在边境,五种小人物不在朝廷。亲近的人不在外边,寄居的人不在里边。现在弃疾在外边,子革在里边,君王恐怕要稍加戒备!”楚王说:“国都有高大的城墙,还怕什么?”申申无宇回答说:“在郑国的京地、栎地杀了公子忽,在宋国的萧地、亳地杀了子游,在齐国的渠丘杀了无知,在卫国的蒲地、戚地赶出了献公。如果从这样来看,就有害于国都。树枝大了容易被折断,尾巴大了就不能摇摆,这是君王所知道的。”

十二年春天,齐国的高偃把北燕伯款送到唐地,这是因为唐地的群众愿意接纳他。

三月,郑简公去世。打算为安葬而清道,到达游氏的祖庙,准备拆毁它。子太叔让手下清道的人拿着工具站着,而不要去拆,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如果问你们为什么不拆,就说:‘不忍心祖庙啊。不过已经准备拆了。’”这样一番话之后,子产就让清道的人避开游氏的祖庙。司墓的房屋有位于当路的,拆

了它,就可以在早晨下葬。不拆,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子太叔请求拆了它,说:“不拆,各国的宾客怎么安排?”子产说:“各国的宾客能够前来参加我们的丧礼,难道会怕推迟到中午?对宾客没有损伤,而百姓不遭危害,这样不好吗?”于是就不拆,到中午下葬。君子认为子产在这事上懂得礼。礼,没有毁坏别人而成全自己的事。

夏天,宋国的华定前来聘问,为新立的宋君通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这首诗,他不知道,又不赋诗回答。叔孙昭子说:“他必然会遭致逃亡。他对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祿不接受,他将怎么能终于其位?”

齐侯、卫侯、郑伯去晋国,朝见新立的国君。昭公去到晋国,到达黄河,就回去了。郟地的那一次战役,莒国人向晋国起诉,晋国正好有平公的丧事,没有能够办理,所以辞谢昭公。公子慤就去到晋国。

晋侯设享礼招待诸侯,子产辅佐郑伯,请求不参加享礼,请求丧服满期后听取命令。晋国人答应了,这是合乎礼的。

晋侯和齐侯饮宴,中行穆叔相礼。投壶,晋侯先投,中行穆子说:“有酒像淮流,有肉像高丘。寡君投中,统帅诸侯。”投中了。齐侯举起矢,说:“有酒像澠水,有肉像山陵。寡人投中,代君盛兴。”士文伯对中行穆子说:“您的话不恰当。我们本来就称霸诸侯了,壶有什么用,把投中看成希罕事?齐君认为我们国君软弱,回去以后不会来了。”中行穆子说:“我们军队统帅强大,士兵互相勉励,今天和从前一样,齐国能做什么?”公孙僂快步走进,说:“天晚了,国君疲劳,请回去吧!”就和齐侯

一起出去。

楚王认为成虎是若敖的余党，就杀了他。有人在楚王那里诬陷成虎，成虎知道了，但是没有出走。《春秋》记载说“楚杀其大夫成虎”这是因为他舍不得放弃宠幸。

六月，安葬郑简公。

晋国的荀吴假装会合齐军的样子，向鲜虞借路，就乘机进入昔阳。秋天八月初十，灭亡肥国，带了肥国国君绵皋回国。

周朝的原伯绞暴虐，他的许多手下人成群结队地逃走。冬天十月初一，原地大众赶走绞，立了公子跪寻。绞逃亡到郊地。

甘简公没有儿子，立了他兄弟甘过做国君。甘过打算去掉成公、景公的族人。甘成公、景公的族人贿赂刘献公，二十五日，杀了甘悼公，立了成公的孙子鲚。二十六日，杀了献太子保傅庚皮的儿子过，在市上杀了瑕辛，又杀了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这六位大夫。

季平子即位，对南蒯不加礼遇。南蒯对公子慙说：“我去赶走季氏，把他的家产归公，然后由您取代他的地位，我带着费地作为公臣。”公子慙答应了。南蒯告诉叔仲穆子，同时把原因告诉了他。

季悼子死的时候，叔孙昭子由于再命而做了卿。等到季平子攻打莒国得胜，叔孙昭子改受三命。叔仲穆子想要离间季氏和叔孙氏两家，对季平子说：“三命超过了父兄，这是不合乎礼的。”季平子说：“是这样。”所以就让叔孙昭子自己辞谢。叔孙昭子说：“叔孙氏发生家祸，杀死嫡子立了庶子，所以我才到了这一步。如果是因为祸乱而来讨伐，那么我听到命令了。如果不废除国君的命令，那么本来就有我的位次。”昭子朝见，命令

官吏说：“我打算和季氏争讼，写诉讼辞的时候不要偏袒。”季平子害怕，就归罪于叔仲穆子。因此叔仲穆子、南蒯、公子慙就打季氏的主意。公子慙告诉昭公，就跟随昭公去了晋国。南蒯害怕打不赢，带了费地叛变到了齐国。公子慙回国，到达卫国，听到动乱的情况，丢下副使先逃走回国，到达郊外，听到费地叛乱，就逃亡到齐国去了。

南蒯准备叛变的时候，有位乡人大概知情，走过他门口时叹了口气，说：“忧愁啊！忧啊，愁啊！深思而智谋浅，关系近而志向远，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露脸，有这样的人材啊！”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就以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易，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了合于卦辞的预测，不是这样，就一定失败。外面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用温顺来实行占卜，这是信用，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部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善，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当不起卦辞的预测。而且易不能用来预测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卦辞的预测。如果有所缺少，卦辞虽然吉利，还是不行的。”

南蒯打算去费地，请乡里的人喝酒。乡人唱歌说：“我有块菜地，却生长了枸杞啊！跟我走的是大男子呵，不跟我走的不

是东西呵,背弃他亲人的可耻呵!罢了罢了,不是我们一伙的人士呵!”

季平子想要让叔孙昭子赶走叔仲穆子。叔仲穆子听到了,不敢朝见。叔孙昭子命令官吏告诉叔仲穆子在朝廷上等待办公,说:“我不充当怨恨聚集的角色。”

楚王在州来狩猎阅兵,驻扎在颍尾,派荡侯、潘子、司马督、箴尹午、陵尹喜领兵包围徐国,使吴国害怕。楚王住在乾谿,作为他们的后援。下雪,楚王头戴皮帽子,身穿秦国的复陶羽衣,外披翠羽披肩,脚穿豹皮鞋,手拿鞭子走出来。仆人析父作为随从。右尹子革晚上朝见,楚王接见他,脱去帽子、披肩,丢掉鞭子,和他说话,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和吕级、王孙牟、鬬父、禽父一起事奉康王,四国都被颁赐宝器,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派人到成周,请求把鼎作为颁赐,周天子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啊!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僻处荆山,乘柴车、穿破衣开荒清除丛生的杂草,跋山涉水以事奉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作为进贡。齐国,是天子的舅父;晋国和鲁国、卫国,是天子的同胞兄弟。楚国因此没有得到颁赐而他们都有。现在是周朝和四国顺服事奉君王了,将会唯命是从,难道还爱惜鼎?”楚王说:“以前我们的皇祖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现在郑人贪图这里的土地而不给我们。如果我们求取,他会给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啊!周朝不爱惜鼎,郑国敢爱惜土地?”楚王说:“从前诸侯认为我国偏僻而害怕晋国,现在我们大大地修筑陈国、蔡国、两个不羹城的城墙,每地都有战车一千辆,您是有功劳的,诸侯大约害怕我们了吧!”子革回答说:“害怕君王啊!光是这四个城邑,也就足够使人害怕了,

又加上楚国全国的力量，岂敢不怕君王呢？”工尹路请求说：“君王命令破开圭玉以装饰斧柄，谨请发布命令。”楚子走进去察看。析父对子革说：“您，是楚国中有声望的人。现在和君王说话，答对好像回声一样，国家怎么办？”子革说：“我磨快了刀刃等着，君王出来，我的刀刃就将砍下去了。”楚王出来，又继续谈话。左史倚相快步走过，楚王说：“这个人是好史官，您要好好看待他！这个人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回答说：“下臣曾经问过他，从前周穆王想要放纵他的私心，周游天下，打算让天下都有他的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了《祈招》这道诗来劝阻穆王的私心，穆王因此得以善终于祈宫。下臣问他这首诗，他不知道。如果问更远的事情，他哪里能知道？”楚王说：“您能知道吗？”子革回答说：“我知道。这首诗说：‘祈招安祥和悦，表现有德者的声音。想起我们君王的风度，样子好像玉，好像金。保存百姓的力量，而自己没有醉饱之心。’”楚王向子革作揖，走进去。送上饭来不吃，睡觉睡不着，好几天不能克制自己，所以遇上了祸难。

孔子说：“古时候有话说：‘克制自己回到礼仪上，这就是仁。’真是说得好啊！楚灵王如果能够像这样，难道还会在乾谿受到羞辱？”

晋国灭亡肥国以后，顺路进攻鲜虞。

十三年春天，叔弓包围费地，没有攻下，而战败。平子发怒，下令接见城外的费地人，逮他们作了囚犯。冶区夫说：“这样做不对。如果接见费地人，给挨冻的送衣服，给挨饿的送饭吃，做他们的好主子，给他们供应缺少的东西，费地人前来就会像回家一样，南氏就灭亡了。百姓将要背叛他，谁跟他住在

围城里？如果用威严让他们害怕，用愤怒让他们畏惧，百姓怀恨而背叛您，这是为他招聚百姓了。如果诸侯都这样，费地人没有地方可去，他们不亲近南氏，还会到哪里去呢？”季平子听从了，费地人背叛了南氏。

楚王做令尹的时候，杀了大司马蘧掩，占取了他的家财。等到即位以后，夺取了蘧居的田地，把许地人迁走以许围作为人质。蔡洧受到楚王的宠信，楚王灭亡蔡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死在这次战争里。楚王让他参加守卫国都的任务，然后出发到乾谿。申地的盟会，越国大夫受到侮辱。楚王夺取了斗韦龟的封邑中犍，又夺取了蔓成然的封邑而让他做郊尹。蔓成然以前事奉蔡公。所以蘧氏的亲族和蘧居、许围、蔡洧、蔓成然，都是楚王不加礼遇的人，凭借着那些丢失职位者亲族的诱导，越大夫常寿过发动叛乱，包围了固城，攻下息舟，筑城而住在里面。

观起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观从在蔡地，事奉朝吴，说：“现在还不恢复蔡国，蔡国将不会重新被封了。我请求试一下。”用蔡公的名义召回子干、公子黑肱，他们到达郊区后，观从就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强迫和他们结盟，进而袭击蔡地。蔡公正要吃饭，见到这种情况就逃走了。观从让子干吃饭，挖抗，杀牲口，把盟书放在牲口上，然后让他快走。观从自己对蔡地人公开宣布说：“蔡公召见这两个人，打算送进楚国，和他们结盟以后已经把他们派出去了，而且打算率领军队跟上去。”蔡地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将观从抓起来。观从解释说：“失去了贼人，组成了军队，杀我，有什么好处？”蔡地人就放了他。朝吴说：“您几位如果想为楚王而死或者逃亡，那就应当不听从蔡公的，等待事情的成败。如果要求安定，那就成并支持他实现愿

望。而且要是违背上官，你们将何所适从呢？”大家说：“赞成他！”就奉事蔡公，召见子干他们两个人而在邓地会盟，用复国的许诺来发动陈地人和蔡地人。楚国的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国的朝吴率领陈、蔡、不羹、许、叶各地的军队，依靠四族的族人，进入楚国。到达郊区后，陈地人、蔡地人想要宣扬讨伐无道和复国的名声，所以请求筑起壁垒。蔡公知道了，说：“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役人已经很疲劳了，编成篱笆就行了。”于是就用篱笆围起军营。蔡公派须务牟和史裨先进入国都，依靠正仆人杀了太子禄和公子罢敌。子干做了王，公子黑肱做了令尹，驻扎在鱼陂。公子弃疾做了司马，先清除王宫，派观从到乾谿和那里的军队接触，乘机告诉他们所发生的情况，同时说：“先回去的可以恢复职位财产，后回去的受劓刑。”楚王的军队到达訾梁就溃散了。

楚王听到太子和公子的死讯，自己摔到车下，说：“别人爱他的儿子，也像我一样吗？”侍者说：“还有超过的。人老了没有儿子，自己知道会被挤到沟壑里去的。”楚王说：“我杀死别人的儿子很多了，能够不到这一步吗？”右尹子革说：“请到国都郊外等待，听从国内人们的处置。”楚王说：“大众的愤怒不可触犯。”右尹子革说：“也许可以到大的都邑，然后向诸侯请求出兵。”楚王说：“都背叛了。”右尹子革说：“也许可以逃亡到诸侯那里，听从别的大国为君王出主意。”楚王说：“好运气不会再来，只是自取其辱而已。”右尹子革于是离开了楚王而回到楚国去。楚王沿夏水而下，打算到鄢地去。芋尹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父亲两次触犯王命，君王没有诛戮，还有比这更大的恩惠吗？对国君不能忍心，恩惠不能丢弃，我还是跟着君

王。”于是就去寻找楚王，在棘门前遇到楚王而一起回来。夏天五月二十五日，楚王在芋尹申亥家上吊死了。申亥把他两个女儿作为人殉而安葬了楚王。

观从对子干说：“如果不杀死公子弃疾，虽然得到国家，还会受到灾祸。”子干说：“我不忍心啊。”观从说：“别人会对您忍心的，我不忍心等下去了。”于是就走了。都城常常有人夜里惊叫说：“君王进来了！”十七日夜里，公子弃疾派人走遍各处喊叫说：“君王到了！”都城的人们大为惊恐。让蔓成然跑去报告子干、公子黑肱说：“君王到了，都城的人杀了您的司马弃疾，就要杀来了。您如果早一点自己打主意，可以不受侮辱。众怒好像水火，没有法子可想了。”又有人喊叫着跑来，说：“大伙都来到了！”子干他们两个人都自杀。十八日，弃疾即位，改名为熊居。把子干安葬在訾地，称之为訾敖。杀死一个囚犯，穿上国王的衣服，而让尸体在汉水中漂流，又收尸而安葬，以安定国内的人心。让蔓成然做了令尹。

楚军从徐国回来途中，吴军在豫章打败楚军，俘虏了他们的五个将领。

楚平王重建陈、蔡两国，让迁移出去的人回来，赏赐财物给有功之臣，布施恩惠，放宽民政，赦免罪人，举拔贤才。召见观从，楚平王说：“你所要求的都可以照办。”观从说：“下臣的祖先是卜尹的助手。”就让他做了卜尹。派枝如子躬到郑国聘问，并交还犂地、栎地。聘问结束，而没交还。郑国人请问说：“听传闻，打算把犂地、栎地赐给寡君，谨敢请命。”枝如子躬说：“下臣没有听到这样的命令。”回国复命以后，楚平王问起犂地、栎地的事，枝如子躬脱去上服而回答说：“下臣故意违背

王命，没有交还。”楚平王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玷辱自己！先回去罢，不谷以后有事，还是会告诉您的。”

过了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棺材所在地报告楚平王，于是就改葬楚灵王。

起初，楚灵王占卜说：“我也许得到天下！”结果不吉利。楚灵王把龟甲扔在地上，责骂上天说：“这一点点都不给我，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到它。”百姓忧虑灵王的欲望不能满足，所以参加动乱好像回家一样。

起初，楚共王没有嫡长子，有宠爱的儿子五个，不知道应该立谁。于是就遍祭名山大川的神灵，祈祷说：“请求神灵在五个人里选择，让他主持国家。”于是就把玉璧展示给名山大川的神灵，说：“正对着玉璧下拜的，是神灵所立的，谁也不敢违背。”祭祀完毕，就和他的妾巴姬秘密地把玉璧埋在祖庙的院子里，让这五个儿子斋戒，然后按长幼次序进去下拜。康王两脚跨在玉壁上，灵王的胳膊放在玉壁上，子干、公子黑肱都离开很远。平王还小，抱了进来，两次下拜都压在璧纽上。斗韦龟把成然嘱托给平王，而且说：“抛弃礼而违背天命，楚国大概危险了。”

子干回国，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子干恐怕会成功吧！”叔向回答说：“难。”韩宣子说：“人们有共同的憎恶而互相需求，好像商人一样，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说：“没有人和他有共同的喜好，谁会和他有共同的憎恶？得到国家有五条难处：第一，有了显贵的身分而没有贤人相助。第二，有了贤人而没有内应。第三，有了人内应而没有谋略。第四，有了谋略而没有百姓。第五，有了百姓而没有德行。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

晋国、楚国跟从他的人，没有听到知名之士，应该说没有贤人。族人被消灭，亲人背叛，应该说没有内应；没有内应而轻举妄动，应该说没有谋略。一辈子在外国内边作客，应该说没有百姓。流亡在外国内没有怀念他的象征，可以说没有德行。楚王暴虐而不忌刻，楚国如果以子干为国君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享有楚国的，恐怕是弃疾吧！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也归属于他，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潜伏隐藏，虽然有私欲而不违背礼，百姓没有怨恨之心。神灵任命他，国内的百姓相信他。半姓发生动乱，必然就是小儿子立为国君，这是楚国的常例。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是一；有百姓，这是二；美德，这是三；受宠而显贵，这是四；年纪最小合于常例，这是五。有五条有利来除掉五条难处，谁能够伤害他。子干的官职，不过是右尹；数他的地位，不过是庶子；论起神灵所命令的，那又远离了玉璧。他的显贵丧失了，他的宠信丢掉了。百姓没有怀念他的，国内没有亲附他的，将要凭什么立为国君？”韩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作为辅助；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国氏、高氏作为内应；从善如流水，行动迅速；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也是合适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欢学习而专心致志，生下来十七年，得到了五个人才。有先大夫子赵衰、孤偃作为心腹，有魏武子、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为外援，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逃亡在外十九年，坚守自己的意志更加专一。惠公、怀公丢弃

百姓，百姓一批又一批地亲附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百姓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在保佑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这两位国君，和子干不一样。共王还有受宠的儿子，国内还有高深莫测的君主；对百姓没有施予，在外边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送行，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用什么希冀享有楚国？”

晋国的鹿祁之宫落成，诸侯前去朝见而回去的都对晋国有二心。为了占取郟地的缘故，晋国打算带领诸侯前来讨伐。叔向说：“不能不向诸侯显示一下威力。”于是就召集全体诸侯会见，而且告诉吴国。秋天，晋侯到良地打算会见吴王，水路不通，吴王辞谢不来，晋侯就回去了。

七月二十九日，在邾国南部检阅军队。装载甲士的战车有一千辆。羊舌鲋代理司马，就在平丘会合诸侯。子产、子太叔辅助郑伯参加会见，子产带了帷布、幕布各九张出发，子太叔带了各四十张，不久又后悔，每住宿一次，就减少一些。到达会见的地方，也就和子产一样剩下各九张。

住在卫国境内，羊舌鲋向卫国索取财货，放纵手下砍柴草的人胡作非为。卫人派屠伯送给叔向羹汤和一筐花缎，说：“诸侯事奉晋国，不敢有三心二意；何况在君王的房檐下，岂敢有别的念头？砍柴的人和过去不大一样，谨敢请您阻止他们。”叔向接受了羹汤退回了花缎，说：“晋国有位羊舌鲋，贪求财货没有得到满足，将要遭受祸难了。为了这次的事情，您如果以君王的命令赐给他，事情就了结了。”客人照办，还没有退出去，羊舌鲋就下令禁止砍柴草者的非法行为。

晋人打算重温过去的盟约，齐人不同意。晋侯派叔向告诉刘献公说：“齐人不肯结盟，怎么办？”刘献公回答说：“结盟是

用来表示信用的,如果君王有信用,诸侯又没有二心,那还担心什么?用文辞向它报告,用武力对他监督,虽然齐国不同意,君王的利益就很多了。天子的卿士请求率领天子的军队,‘大车十辆,在前面开路’,迟早就凭君王决定。”叔向告诉齐国,说:“诸侯请求结盟,已经在这里了。现在君王不以结盟为有利,寡君以此作为请求。”齐人回答说:“诸侯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这才需要重温过去的盟约。如果都能出力效劳,哪里还需要重温旧盟?”叔向说:“国家的衰败,有了事情而没有贡赋,事情就不能正常;有了贡赋而没有礼节,正常了也会失去上下的次序;有了礼仪而没有威严,虽有次序也不能恭敬;有了威严而不能发扬,虽有恭敬也不能昭告神灵。不能昭告神灵而失去了恭敬,百事没有结果,这就是国家败亡的原因。因此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住自己的职责,每隔两年朝觐一次以演习礼仪,再次朝觐而诸侯会见以表现威严,再次会见而结盟以显示信义。在友好中记住自己的职责,用等级次序来演习礼仪,向百姓表现威严,向神灵显示信义。从古以来,也许并没有缺失。存亡之道,常常由这里发生。晋国按照礼仪而主持结盟,惟恐不能办好,谨奉结盟的牺牲而展布于君王之前,以求得事情的完整结束。君王说‘我一定要废除它’,这还哪里用得着结盟呢?请君王考虑一下。寡君听到命令了。”齐国人害怕,回答说:“小国说了话,大国加以裁夺,岂敢不听从?已经听到了命令,我们会恭恭敬敬地前去,时间迟早听凭君王的决定。”叔向说:“诸侯对晋国有嫌隙了,不能不向他们显示一下威力。”八月初四日,检阅军队,建立旌旗而不加飘带。初五日,又加上飘带。诸侯感到害怕。

邾人、莒人向晋国起诉说：“鲁国经常攻打我国，我国快要灭亡了。我们无法进贡财礼，是由于鲁国的缘故。”晋侯不接见昭公，派叔向前来辞谢说：“诸侯将要在初七结盟，寡君知道不能事奉君王了，请君王不必劳驾。”子服惠伯回答说：“君王听信蛮夷的起诉，断绝兄弟国家的关系，丢弃周公的后代，也只能听凭君王。寡君听到命令了。”叔向说：“寡君有装载甲士的战车四千辆在那里，即使不按常道办事，也必然是可怕的了。何况按照常道，还有谁能抵挡？牛虽然瘦，压在小猪身上，难道还压它不死？对南蒯、子仲的忧虑，难道可以忘记吗？如果晋国的大众，使用诸侯的军队，依靠邾国、莒国、杞国、郕国的愤怒，以讨伐鲁国的罪过，利用你们对两个人的忧虑，要什么得不到？”鲁人害怕，听从了命令。

初七，诸侯在平丘一起会盟，这是由于齐国顺服了。命令诸侯在中午到达盟会地点。初六，朝见晋国完毕。子产命令外仆赶紧在盟会的地点搭起帐篷，子太叔拦住仆人，让他们等第二天再搭。到晚上，子产听说还没有搭起帐篷，就派他们赶紧去，到那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搭帐篷了。

等到结盟的时候，子产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发生争论，说：“从前天子确定进贡物品的次序，轻重是依据地位决定的。地位尊贵，贡赋就重，这是周朝的制度。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这是甸服。郑伯，是男服。但让我们按照公侯的贡赋标准，恐怕是不能如数供给的，谨敢以此作为请求。诸侯之间应当休兵息甲，友好相处。由使者传达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来到，贡赋没有限度，小国不能满足要求而有所缺少，这就是得罪的原因。诸侯重温旧盟，是为了小国得以生存。贡赋没有限制，灭

亡的日子将会马上到来。决定生存或是灭亡的规定,就在今天了。”从中午一直争论到晚上,晋国同意了子产的意见。结盟以后,子太叔责备他说:“诸侯如果来讨伐,难道可以轻易地对待吗?”子产说:“晋国的政事出于好多家族,他们不能一心一德,苟且偷安尚且来不及,哪里来得及讨伐别人?国家不和别国力争,也就会遭到欺陵,还成个什么国家?”

昭公不参加结盟。晋人逮了季平子,用幕布遮住他,让狄人看守。大夫司铎射怀里藏了锦,捧着用壶盛着的冰水,偷偷地爬过去。看守人阻止他,就将锦送上,然后进去了。晋国人带了季平子回到晋国,子服跟随前去。

子产回国途中,听说子皮死去,伤心号哭,说:“我完了!没有人帮我做好事了。只有他老人家了解我。”孔子认为子产“在这次盟会中,足以成为国家的柱石了。《诗》中说:‘君子欢乐,他是国家和家族的柱石。’子产,是君子中追求欢乐的人。”又说:“会合诸侯,制定贡赋的限度,这就是礼。”

鲜虞人听说晋国军队全部出动,就不警戒边境,而且也不修整武器装备。晋国的中行穆子从晋邑著雍带领上军侵袭鲜虞,到达中人这个地方,驱冲车和鲜虞人争逐,俘虏了一大批人和财物之后回国。

楚国灭亡蔡国的时候,楚灵王把许国、胡国、沈国、道地、房地、申地的人迁到楚国国内。楚平王即位,在封了陈国、蔡国以后,就都让他们迁回去,这也是合乎礼的。使蔡国隐太子的儿子庐回到蔡国,这是合乎礼的。使悼太子的儿子孙吴回到陈国,这是合乎礼的。

冬天十月,安葬蔡灵公,这是合乎礼的。

昭公去到晋国。中行穆子对韩宣子说：“诸侯互相朝见，这是由于重温过去的友好。抓了他们的卿而让他们的国君朝见，这是不友好的，不如辞谢他。”于是就派士景在黄河边上辞谢昭公。

吴国灭亡了州来，令尹蔓成然请求攻打吴国。楚王不答应，说：“我没有安抚百姓，没有事奉鬼神，没有修缮防御设备，没有安定国家和家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百姓去作战，失败了后悔莫及。州来在吴国，就像在楚国一样。您就先等着吧。”

季平子还在晋国，子服惠伯私下对中行穆子说：“鲁国事奉晋国，为什么不如夷人的小国？鲁国，是兄弟国家，版图很大，你们所规定的进贡物品都能具备。假如为了夷人而抛弃它，那么它去事奉齐国、楚国，对晋国有什么好处？亲近兄弟国家、赞助版图大的国家，奖赏能供给的国家，惩罚不能供给的国家，这就是能作为盟主的原因。您还是考虑一下！俗话说：‘一个臣子要有两个主人。’我们难道没有大国可以去奉事了？”中行穆子告诉韩宣子，说：“楚国灭亡陈国、蔡国，我们不能去救援，反而为了夷人逮了亲人，这有什么好处？”于是就把季平子放回去。子服惠伯说：“寡君不知道自己的罪过，会合诸侯而逮了他的元老。如果有罪，可以奉命而死。如果说没有罪而加恩赦免他，诸侯没有听到，这是逃避命令，这怎么算是赦免呢？请求跟从您在盟会上赐给恩惠。”韩宣子担心这件事，对叔向说：“您能让季平子回去吗？”叔向回答说：“办不到。羊舌鮒是可以办到的。”于是就让羊舌鮒去。羊舌鮒进见季平子，说：“从前我得罪了晋国国君，自从到了鲁国，如果不是季平子的恩赐，不能到今天。即使老骨头已经回到晋国，等于您再次

给了我生命,岂敢不为您尽心尽力?让您回去而您不走,我听官吏说,打算在西河建造房子把您安置在那里,那怎么办?”说着,掉下泪来。季平子害怕,就先回去了。子服惠伯不走,等晋国人以礼相送。

十四年春天,季平子从晋国到达,《春秋》这样记载,是尊重晋国而归罪于我国。尊重晋国而归罪于我国,这是合乎礼的。

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和费地官吏结盟。司徒老祁、虑癸假装生病,派人请求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约,但是疾病缠身。如果托您的福而不死,请等疾病微见好些再和您结盟。”南蒯答应了。这两人想要依靠百姓背叛南蒯,就要求集合结盟。于是就劫持南蒯说:“下臣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君主,但是一直害怕您,服从您的命令三年了。费地的人不能对君主狠心,将不再怕您了,请你三思。您在哪里不能满足愿望?请把您送走吧!”南蒯请求等待五天。到时就逃亡到齐国去了。侍奉齐景公喝酒,景公说:“叛徒!”南蒯回答说:“下臣是为了想要加强公室。”齐大夫子韩皙说:“家臣想要加强公室,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司徒老祁、虑癸前来收回费地,齐景公派鲍国来送还费地。

夏天,楚平王派子革在宗丘选拔检阅西部地区的武装,并且安抚当地的百姓。施舍贫贱,救济穷困;抚育年幼的孤儿,奉养有病的老人;收容单身汉,救济受灾户,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赦免有罪的人;禁治奸邪,举拔沉滞在下的人才;礼遇新人,铨叙旧人;奖赏功勋,和睦亲族;任用贤良,物色官吏。派屈罢在召陵选拔检阅东部地区的武装,也和西部一样。和四边的

邻国结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然后用兵,这是合乎礼的。

秋天八月,莒国著丘公去世,他的儿子郊公不哀痛,国内的人们不服从他,想要立著丘公的兄弟庚舆。薄馮侯讨厌公子意恢而和庚舆相好。郊公讨厌公子铎而和意恢相好。公子铎依靠蒲馮侯并且和他商量,说:“你杀死公子意恢,我赶走国君而接纳庚舆。”蒲馮侯答应了。

楚国的令尹蔓成然对楚王有过恩惠,不知道节制,和养氏勾结,贪得无厌。楚王很担心。九月初三,楚王杀了蔓成然,灭掉养氏这一个家族。让蔓成然的儿子斗辛住在郢地,表示不忘过去的功勋。

冬天十二月,蒲馮侯兹夫杀死了莒国的公子意恢。郊公逃亡到齐国。公子铎在齐国迎接庚舆,齐国的隰党、公子辄送行,莒国送给齐国田地。

晋国的刑侯和雍子争夺鄙地的田地,很久也没有调解成功。士景伯去楚国,羊舌鮒代理他的职务。韩宣子命令他审判旧案。罪过在于雍子。雍子把女儿嫁给羊舌鮒,羊舌鮒宣判刑侯有罪。刑侯发怒,在朝廷上杀了羊舌鮒和雍子。韩宣子向叔向询问怎样治他们的罪。叔向说:“三个人罪状相同,杀了活着的人而暴尸,暴露死者的尸体,这就可以了。雍子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他用女儿作为贿赂来换得胜诉;羊舌鮒出卖法律;刑侯擅自杀人;他们的罪状相同。自己有了罪恶而掠取别人的美名就是昏,贪婪而败坏职责就是墨,杀人而没有顾忌就是贼。夏书说,‘昏、墨、贼,处死’,这是皋陶的刑法,请照办。”于是就杀了刑侯暴尸,并且把雍子和叔鱼的尸体在市上暴露。

孔子说:“叔向,他的正直作风是古代的遗风。治理国家,

制定刑法,不包庇亲属。三次指出羊舌鲋的罪恶,不予他减罪。做事合乎道义啊,可以说得上正直了!平丘的盟会,指出他贪财,以宽免卫国,晋国就做到了不凶暴。让鲁国季平子回去,称道他的欺诈,以宽免鲁国,晋国就做到了不凌虐。刑侯这次案件,说明他的贪婪,以执行法律,晋国就做到了不偏颇。三次说话而去除三次罪恶,得到三种利益。杀了亲人而名声更加显著,这是做事合乎道义啊!

十五年春天,将要对武公举行禘祭,告戒百官斋戒。梓慎说:“禘祭的那一天恐怕会有灾祸吧!我看到了红黑色的妖气,这不是祭祀的祥瑞,是丧事的迷雾。恐怕会应在主持者身上吧!”二月十五日,举行禘祭。叔弓主持祭祀,在奏籥的人进入时,突然死去。撤去音乐,把祭祀进行完毕,这是合乎礼的。

楚国的费无极嫉妒蔡大夫朝吴在蔡国,想要去掉他,就对他说:“君王唯独相信您,所以把您安置在蔡国。您的年纪已大了,官职还在下位,这是对你的耻辱。我帮助您向君王请求,提升你的职位。”又对位在朝吴之上的人说:“君王唯独相信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您几位不如他,又在他的上面,不也很难吗?不加以防患,必然遭到祸难。”夏天,蔡国人赶走了朝吴,朝吴逃亡到郑国。楚王发怒,说:“我唯独相信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如果没有朝吴,我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你为什么去掉他?”费无极回答说:“下臣难道不想要朝吴?但是我早知道他有不良的念头。朝吴在蔡国,蔡国一定会很快地飞走。去掉朝吴,这就是剪除了它的翅膀。”

六月初九,王太子寿死。

秋天八月二十二日,王穆后死去世。

晋国中行穆子领兵攻打鲜虞，包围鼓国。鼓国有人请求带着城邑里的人叛变，中行穆子不答应。左右的随从说：“军队不费力而可以得到城邑，为什么不干？”中行穆子说：“我听到叔向说过：‘喜好、厌恶都不过分，百姓知道行动的归向，事情就没有不成功。’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这是我们所极其厌恶的；别人带着城邑前来，我们为什么要喜欢呢？奖赏我们所厌恶的，对所喜欢的又怎么办？如果不加奖赏，这就是失信，那用什么来庇护百姓？力量达得到就进攻，达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们不可以想要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这样将会失去得更多。”于是让鼓国人杀了叛徒，而加强防御设备。包围鼓国三个月，鼓国有人请求投降。中行穆子让鼓国人进见，说：“看你们的脸色还有粮食可吃，先去修缮你们的城墙吧。”军吏说：“得到城邑不去占取，劳动百姓又损耗武器，用什么事奉国君？”中行穆子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事奉国君。得到一个城邑而教百姓懈怠，又哪里用得着这个城邑？得到城邑而买来懈怠，不如保持一贯的勤劳。买来懈怠，没有好结果；丢掉一贯的勤劳，不吉祥。鼓国人能够事奉他们的国君，我也能够事奉我们的国君。喜好、厌恶都不过分，城邑可以得到而百姓懂得道义之所在，肯拼命而没有三心二意，这样不好吗？”鼓国人报告粮食吃完、力量用尽，然后占取了它。中行穆子攻下鼓国回国，不杀一个人，带了鼓子鸢鞮回国。

冬天，昭公去到晋国，这是由于平丘那次盟会的缘故。

十二月，晋国的荀跖去到成周，安葬穆后，籍谈作为副使。安葬完毕，除去丧服。周王和荀跖饮宴，用鲁国进贡的壶作酒杯。周王说：“伯父，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

是为什么？”荀跖向籍谈作揖，让他回答，籍谈说：“诸侯受封的时候，都在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所以能把彝器进献给天子。晋国住在深山里，戎狄和我们相邻而远离王室，天子的威福不能达到，顺服戎人还来不及，怎么能进献彝器？”周王说：“叔父，你忘了吧！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胞兄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得赏赐吗？密须的鼓和它的大路之车，是文王所用来检阅军队的；鬲巩的皮甲，是武王用来攻克商朝的，唐叔接受了。用来居住在晋国的地域上，境内有着戎人和狄人。这以后襄王所赐的大路、戎路之车、斧钺、黑黍酿造的香酒，红色的弓、勇士，文公都接受了，保有南阳的田地，安抚和征伐东边各国，这不是分得赏赐还是什么？有了功勋而不废弃，有了劳绩而记载在策书上，用田地来奉养他，用彝器来安抚他，用车服来表彰他，用旌旗来显耀他，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这就是所谓福。这种福祚不记住，叔父的心哪里去了呢？而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鸩掌管晋国的典籍，主持国家大事，所以称为籍氏。等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董到了晋国，在这时就有了董氏的史官。你，是司典的后代，为什么忘了呢？”籍谈不能回答。客人出去以后，周王说：“籍谈的后代恐怕不能享有禄位吧！举出了典故却忘记了祖宗。”

籍谈回国，把情况告诉叔向。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吧！我听说：‘所据以欢乐的必然以此致死。’现在天子把忧虑当成欢乐，如果因为忧虑致死，就不能说善终。天子一年中有两次三年之丧，在这个时候和吊丧的宾客饮宴，又要求彝器，把忧虑当成欢乐做过头了，而且不合乎礼。彝器是用来嘉奖功勋，不是收于丧事。虽然贵为天子三年的丧礼，应该服满期，这

是礼。现在天子即使不能服丧满期，饮宴奏乐也太早了，也是不合乎礼的。礼，是天子奉行的重要规范。一次举动而失去了两种礼，这就没有重要规范了。言语用来稽考典籍，典籍用来记载规范。忘记规范而言语很多，举出了典故又有什么用？”

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昭公在晋国，晋国人扣留了昭公。《春秋》不加记载，这是由于隐讳。

齐侯讨伐徐国。

楚王听说蛮氏发生动乱和蛮子没有信用，派子革诱骗戎蛮子嘉而杀了他，占取了蛮氏。不久以后又重新立了他的儿子，这是合乎礼的。

二月十四日，齐军到达薄隧。徐国人求和。徐国国君和邾人、莒人会见齐侯，在蒲隧结盟，送给齐侯甲父之鼎。叔孙昭子说：“诸侯没有领袖，对小国是个祸害啊！齐国的国君无道，起兵攻打远方的国家，会见了他们，缔结了和约而回来，没有人能够抵御，这是由于没有霸主啊！《诗》中说，‘宗周已经衰亡倾倒，无所安定。执政的大夫四散分居，没有人知道我的困苦辛劳’，说的就是这个吧！”

三月，晋国的韩宣子到郑国聘问，郑伯设享礼招待他。子产告诫大家说：“如果在朝廷的享礼上有一个席位，不要发生不恭敬的事！”孔张迟到，站在客人中间，主管典礼的人挡住他；他又到客人后边，主管又挡住他；他只好到挂乐器的间隙中站着。客人因此而笑他。事情结束后，大夫富子劝谏说：“对待大国的人，是不可以不慎重的。难道说被他们笑话了而他们会不欺负我们？我们都能做到有礼，那些人还会看不起我们。国家没有礼仪，怎么能求得光荣？孔张没有站到应该站的位置

上,这是您的耻辱。”子产发怒说:“发命不恰当,出令没信用,刑罚偏颇不平,诉讼放任混乱,朝会时失去礼仪,命令没有人听从,招致大国的欺负,使百姓疲惫而没有功劳,罪过来到还不知道,这是我的耻辱。孔张,是国君哥哥的孙子,公子嘉的后代,执政的继承人,做了嗣大夫;他接受命令而出使,遍及诸侯各国,为国内的人们所尊敬,为诸侯所熟悉。他在朝中有官职,在家里有祖庙,接受国家颁给的封邑爵禄,给军队纳赋,丧事、祭祀有一定的职事,接受和归还祭肉,辅助国君在宗庙里祭祀,已经有了固定的地位。他家在位已经几辈子,世世代代保过自己的家业,现在忘记了他应该处的地位,我哪里能为他感到羞耻?不正派的人把一切都归罪于我这个执政者,对这种情况不使用刑罚,等于先王没有刑罚。你还是用别的事来纠正我。”

韩宣子有一付玉环,其中的一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宣子向郑伯请求,子产不给,说:“这不是公家府库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子大叔、公孙挥对子产说:“韩宣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对晋国也不能二心。晋国和韩宣子都是不能轻慢的。如果正好有坏人在挑拨两国的关系,鬼神如果再帮着坏人兴风作浪,后悔还哪里来得及?您为什么爱惜一个玉环,去惹大国的讨厌呢?为什么不去找来给他?”子产说:“我不是轻慢晋国而有二心,而是要始终事奉他们,所以才不给他,这是为了忠实和守信用的缘故。我听说君子不是怕没有财物,而是怕没有美好的名声。我又听说治理国家不是怕不能事奉大国、抚养小国,而是怕没有礼仪来安定他的地位。大国的人给小国下命令,如果要求都得到满足,那要用什么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他

们？一次给了，一次不给，所得的罪过更大。大国的要求，如果不依礼驳斥，哪里会有什么满足？我们要是成为他们边境的城市，那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了。如果韩宣子奉命出使而求取玉环，他的贪婪邪恶就太过分了，难道不是罪过吗？拿出一只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我们又失去了国家的地位，韩宣子满足了贪婪，哪里用得着这样？而且我们因为玉环而换来罪过，不也是太不值得吗？”

韩宣子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韩宣子向子产请求说：“前些时候我请求得到这只玉环，执政认为不合于道义，所以不敢再次请求。现在在商人那里购买，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报告’，谨敢以此作为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们都是从周朝迁居出来的，共同合作清除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一起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有盟誓，用以互相信赖。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仗着这个有信守的盟誓，所以能互相支持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友好的情谊光临敝邑，而告诉我们去强夺商人的东西，这是教导敝邑背弃盟誓，未免不可以吧！如果得到玉环而失去诸侯，那您一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有命令，要我们没完没了地供应，那就是把郑国当成了贵国边境里的城市，我们也是不干的。我如果献上玉环，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谨敢私下问您布达。”韩宣子就把玉环退了回去，说：“我虽然不聪明，岂敢求取玉环以求得两项罪过？谨请把它退回去。”

夏天四月，郑国的六卿为韩宣子在郊外饯行。韩宣子说：

“请几位大臣都赋诗一首,我也可以了解郑国的意图。”子鬻赋《野有蔓草》。韩宣子说:“孺子好啊!我有希望了。”子产赋郑国的《羔裘》。韩宣子说:“我是不敢当的。”子太叔赋《褰裳》。韩宣子说:“有我在这里,难道敢劳动您去事奉别人吗?”子大叔拜谢。韩宣子说:“好啊,您说起了这个!要不是有这回事,恐怕不能善始善终地友好下去吧!”驺偃赋《风雨》。丰施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蓍兮》。韩宣子很高兴,说:“郑国差不多要强盛了吧!几位大臣用国君的名义赏赐起,所赋的诗不出郑国之诗,都是表示友好的。几位大臣都是传到几世的大夫,可以因此而不再有所畏惧了。”韩宣子对他们都奉献马匹,而且赋了《我将》。子产拜谢,又让其他五个卿也都拜谢,说:“您安定动乱,岂敢不拜谢恩德!”

韩宣子用玉和马作为礼物私下拜见子产,说:“您命令我舍弃那个玉环,这是赐给了我金玉之言而免我一死,现借此薄礼来拜谢!”

昭公从晋国回到国内,子服昭伯对季平子说:“晋国公室的地位恐怕会降低。国君年幼而力量微弱,六卿强大而奢侈骄傲,将要由此而成习惯,习惯而成自然,能够不降低吗?”季平子说:“你年轻,哪里懂得国家大事?”

秋天八月,晋昭公去世。

九月,由于发生了旱灾,举行盛大的雩祭。

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三位大夫祭祀桑山。砍伐山上的树木,不下雨。子产说:“祭祀山神,应当培育和保护山林,现在反而砍去山上的树木,他们的罪过就更大了。”于是就剥夺了他们的官爵和封邑。

冬天十月,季平子去到晋国参加昭公的丧礼。季平子说:“子服昭伯回的话还是可以相信的。子服氏有了好儿子了!”

十七年春天,小邾穆公前来朝见,昭公和他一起饮宴。季平子赋了《采芣》,穆公赋了《菁菁者莪》。孙叔昭子说:“假若没有治理国家的人才,国家难道能长存吗?”

夏天六月初一,日食。祝史请示所应该使用的祭品。孙叔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不进丰盛的菜肴,在土地神庙里击鼓;诸侯用祭品在土地神庙里祭祀,在朝廷上击鼓,这是礼制。”季平子禁止这样做,说:“不能那么办。只有周正六月初一,阴气没有发作,发生日食,才击鼓用祭品,这是礼制。其他的时候就不这样。”太史说:“就是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在这时候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祝使用祭品,史使用辞令来祈祷消灾去祸。所以《夏书》说:‘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地位上,瞽师击鼓,嗇夫驾车,百姓奔跑’,说的就是这月初一的情况。正当夏正的四月,所以叫做孟夏。”季平子没有听从。叔孙昭子退出,说:“这个人将要有别的念头,他不把国君当成国君了。”

秋天,郟国国君前来朝见,昭公和他一起饮宴。昭子询问他,说:“少皞氏用鸟名作为官名,这是什么缘故?”郟国国君说:“他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从前黄帝氏用云记事,因而都用云字命名;炎帝氏用火记事,因而都用火字命名;共工氏用水记事,因而都用水字命名;太皞氏用龙记事,因而都用龙来命名。我的高祖少皞摯即位的时候,凤鸟正好来到,所以就从鸟名开始记事,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鸟来命名:凤鸟氏,就是历

正；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伯赵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祝鸠氏，就是司徒；鸛鸠氏，就是司马；鸛鸠氏，就是司空；爽鸠氏，就是司寇；鹑鸠氏，就是司氏。这五鸠，是鸠聚百姓的。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是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让百姓得到平均的。九扈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是制止百姓不让他们放纵的。自从颛顼以来，不能记述远古的事情，就从近古开始记述。做百姓的长官而用百姓的事情来命名，那已经是不能照过去办理了。”孔子听到了，进见郟国国君向他学习。不久以后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天子失去了古代官制，官制的学问还保存在远方的小国’，这还是可以相信的。”

晋侯派屠蒯去到周朝，请求祭祀雒水和三涂山。裒弘对刘献公说：“客人的脸相凶猛，恐怕不是为了祭祀，而是为了攻打戎人吧！陆浑氏和楚国很友好，一定是这个缘故。您还是防备一下。”于是就对戎人加强警备。九月二十四日，晋国的中行穆子领兵从棘津徒步涉水，让祭史先用牲口祭祀洛水。陆浑人不知道，周朝的部队就跟着打过去。二十七日，就灭亡了陆浑，责备他们和楚国勾结。陆浑子逃亡到楚国，他的部下逃亡到甘鹿。周朝大批俘虏了陆浑人。韩宣子梦见晋文公拉着中行穆子而把陆浑交付给他，所以让中行穆子领兵。在晋文公庙里奉献俘虏。

冬天，彗星在大火星旁边出现，光芒往西达到银河。大夫申须说：“彗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上发生的事一定象征吉凶，现在对大火星清扫，大火星再度出现必然散布灾殃，诸侯各国恐怕会有火灾吧！”梓慎说：“去年我见到它，这就是它的征兆。

大火星出现而见到它。现在它在大火星出现时更加明亮,必然在大火星消失时潜伏。它和大火星在一起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大火星出现,在夏正是三月,在商正是四月,在周正是五月。夏代的历数和天象适应,如果发生火灾,恐怕有四个国家承当,在于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吧!宋国,是大火星的分野;陈国,是太皞的分野;郑国,是祝融的分野,都是大火星所居住的地方。彗星到达银河,银河,就是水。卫国,是颛顼的分野,所以是帝丘,和它相配的星是大水。水,是火的阳性配偶。恐怕会在丙子日或者壬午日发生火灾吧!水火会在那个时候配合的。如果大火星消失而彗星随着潜伏,一定在壬午日,不会超过它发现的那个月。”

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们用瓊鬯玉瓚祭神,郑国一定不发生火灾。”子产不肯给。

吴国攻打楚国,子瑕做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利。司马子鱼说:“我们地处上游,为什么不吉利?而且楚国的惯例,由司马在占卜前报告占卜的事情,我请求重新占卜。”报告说:“我带领部属战死,楚国的大军跟上去,希望大获全胜。吉利。”在长岸作战,司马子鱼先战死,楚军跟着上去,大败吴军,得到了他们一条名叫余皇的船,派随国人和后来到达的人看守,环绕这条船挖深沟,一直见到泉水,用炭填满,摆开阵势听候命令。吴国的公子光向大家请求,说:“丢掉先王的坐船,难道只是我的罪过,大家也有罪的。请求靠大家的力量夺回来以免一死。”大家答应了。派遣身高力壮的三个人偷偷地埋伏在船旁边,说:“我喊余皇,你们就回答。”军队在夜里跟上去。喊了三

次,埋伏的人都交替回答。楚国人上去把他们杀了。楚军混乱,吴军大败楚军,夺回了余皇。

十八年春天,周历二月十五日,周朝的毛得杀了毛伯过,取代了他。苾弘说:“毛得必然逃亡。这一天正好是昆吾恶贯满盈的一天,这是由于骄横的缘故。而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骄横成事,不逃亡,还能等来什么?”

三月,曹平公死了。

夏天五月,大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初七,刮风。梓慎说:“这就叫做融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以后,恐怕要发生火灾了吧!”初九,风刮得厉害。十四日,更加厉害。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火灾。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远望,说:“这是在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几天以后四国都来报告火灾。

裨灶说:“不采纳我的话,郑国还要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采纳他的话,子产不同意。子太叔说:“实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如果有了火灾,会造成国家灭亡。能挽救灭亡,您爱惜它干什么?”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它们的关系?裨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的话多了,难道不会偶尔说中?”于是就不给。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

郑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的时候,大夫里析告诉子产说:“将要发生大的变异,百姓震动,国家差不多会灭亡。那时我已经死了,赶不上了。迁都,可以吗?”子产说:“即使可以,我一个人也作不了决定。”等到发生火灾,里析已经死了,没有下葬,子产派三十个人搬走了他的棺材。

火灾发生时,子产在东门辞退了晋国的公子公孙,派司寇把新来的客人送出去,制止早已来的客人走出宾馆的大门。派

子宽、子上巡察许多祭祀的地方,以至大宫。派公孙登迁走大龟,派祝史迁走宗庙里安放神主的石匣到周庙,向先君报告。派府人、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管理范围。派大夫高成公命令司宫戒备,迁出先公的宫女,安置在火烧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排列在火道上,到处救火。城下的人列队登城。第二天,派野司寇各自约束他们所征发的徒役,郊人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面清除地面堆筑祭坛,向水神、火神祭祷消灭火灾,又在四城祈禱。记下被烧的房舍,宽免他们的赋税,发给他们造房的材料。号哭三天,停止开放国都中的市场。派行人向诸侯通报。宋国和卫国也都这样。陈国不救火,许国不慰问火灾,君子因此而知道陈国、许国将先被灭亡。

六月,邾国国君巡视稻田,邾国军队袭击邾国。邾国人将要关上城门,邾国人羊罗把关闭城门人的脑袋砍下,用手提着,就因此进入邾国,把百姓全都俘虏回去。邾子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跟随他的妻子儿女到了邾国。邾庄公归还了他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女儿。

秋天,安葬曹平公。去参加葬礼的人见到周朝的大夫原伯鲁,跟他说话后,发现他不爱学习。回去把情况告诉闵子马。闵子马说:“周朝恐怕要发生动乱了吧!一定先流行了这种说法,然后才影响到当权的人。大夫们担心丢掉官位而不明事理,又说:‘可以不学习,不学习没有坏处。’认为没有坏处而不学习,就过得且过,因此就下面侵袭,上面废弛,这样能不发生动乱吗?学习,如同种植,不学习就要坠落,原氏恐怕要灭亡了吧!”

七月,郑国的子产为了火灾的缘故,大筑土地神庙,祭四方之神祈求消灾,救治火灾的损失,这是合乎礼的。于是精选

士兵举行盛大检阅,准备清除场地。子太叔的家庙在路的南边,住房在路的北边,庙和住房的庭小,超过限期三天,他让清除场地的徒卒排列在路南庙北,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下命令赶快清除,就向你们面对的方向动手拆除。”子产上朝,经过这里而发怒,清除的人就向南毁庙。子产走到十字路口,让跟随的人制止他们,说:“向北方动手拆除。”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颁发武器登上城墙。子太叔说:“晋国恐怕要来讨伐吧!”子产说:“我听说,小国忘记守御就危险,何况有火灾呢?国家不可被轻视,就因为有防备。”不久,晋国的边防官吏责备郑国说:“郑国有了火灾,晋国的国君、大夫不敢安居,占卜占筮、奔走四处,遍祭名山大川,不敢爱惜牺牲玉帛。郑国有火灾,是寡君的忧虑。现在执事猛然颁发武器登上城墙,打算拿谁来治罪?边境上的人害怕,不敢不通报。”子产回答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敝邑的火灾,是君王的忧虑。敝邑的政事不正常,上天降下火灾,又害怕邪恶的人乘机打敝邑的主意,以引诱贪婪的人,再次对敝邑不利,以加重君王的忧虑。有幸不被灭亡,还可以解释;不幸而被灭亡,君王虽然为敝邑忧虑,也是来不及了。郑国如果遭到别国的攻击,只有希望和投奔晋国。已经事奉了晋国,岂敢有三心二意?”

楚国的左尹王子胜对楚王说:“许国对于郑国,是仇敌,而住在楚国的土地上,对郑国无礼。晋国和郑国正在友好,郑国如果攻打许国,而晋国帮助他们,楚国就丧失土地了。君王何不把许国迁走。许国不为楚国专有,郑国正在推行好的政令。许国说:‘那里是我们原来的都城。’郑国说:‘那里是我们战胜而得的城邑。’叶地这地方在楚国,是方城山外边的屏障。不能

轻视土地,不能小看国家,不能俘虏许国,不能挑起仇恨,君王还是考虑一下!”楚王很高兴。

冬天,楚王派王子胜把许国迁移到析地,析地就是原来的白羽。

十九年春天,楚国的工尹赤把阴戎迁移到下阴,令尹子瑕在郟地筑城。叔孙昭子说:“楚国的意图不是对诸侯的,它仅仅是保护自己,以保护它的世代相传而已。”

楚王在蔡国的时候,郟阳封人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生了太子建。等到即位,派伍举之子伍奢做他的师傅,费无极做少师。费无极不受宠信,要向楚王诬陷太子以求得宠信,说:“太子建可以娶妻了。”楚王为太子在秦国行聘,费无极参加迎娶,劝楚王自己娶这个女子。正月,楚夫人嬴氏从秦国来到。

郟夫人,是宋国向戌的女儿,所以向戌的儿子向宁请求出兵。二月,宋公攻打郟国,包围虫地。三月,占取虫地,就把郟国的俘虏全部放了回去。

夏天,许悼公得了疟疾。五月初五,喝了太子止的药就死了。太子逃亡到晋国。《春秋》记载说“弑其君”,君子评论说:“尽心竭力事奉国君,不进药物是可以的。”

郟人、郟人、徐人会见宋公。五月十二日,在虫地一起结盟。

楚王发动水军以攻打濮。费无极对楚王说:“晋国领袖诸侯的时候,接近中原诸国;而楚国偏僻简陋,所以不能和它争夺。如果扩大城父的城墙,而把太子安置在那里,用来和北方交通;君王收取南方,这就得到天下了。”楚王很高兴,听从了他。所以太子建住在城父。

令尹子瑕到秦国聘问,这是为了拜谢把夫人嫁给楚国。

秋天,齐国的高发领兵攻打莒国,莒子逃亡到纪鄆。派孙书攻打纪鄆。当初,莒国有个女人,丈夫被莒子杀了,成了寡妇。年纪老了,寄居在纪鄆,纺线搓绳量了城墙的高度然后收藏起来。等到齐军来到, she 就把绳子扔出去。有人把绳子献给孙书,孙书派部队在夜里攀绳登城,登上城的有六十个人,绳子断了。军队击鼓呐喊,城上的人也呐喊。莒共公害怕,打开西门逃走。七月十四日,齐军进入纪鄆。

这一年,郑国的驷偃去世。驷偃在晋国大夫那里娶妻,生了儿子丝,年龄尚小。他的父辈兄辈立了他们叔父驷乞做继承人。子产讨厌驷乞的为人,而且认为不合常规,没有答应,也不制止。驷氏害怕。过了些日子,丝把情况告诉了他舅父。

冬天,晋国的大夫派人带了财礼来到郑国,询问立驷乞的缘故。驷氏害怕,想要逃走,子产不放行;请求给龟甲占卜,也不给。大夫们商议怎样回答晋国,子产不等他们商量好就回答客人说:“郑国不能得到上天保佑,寡君的几个臣下不幸夭折早死,现在又丧失了我们的先大夫偃。他的儿子年幼,他的一两个父辈兄辈害怕断绝宗主,和族人商量而立了年长的亲子。寡君和他的几个大夫说:‘或者上天确实搅乱了这种继承法,我能知道什么呢?’俗话说,‘不要走过动乱人家的门口’,百姓动武作乱,尚且害怕经过那里,何况敢知道上天所降的动乱?现在大夫将要询问它的缘故,寡君确实不敢知道,还有谁知道?平丘的会上,君王重温过去的盟约说:‘不要有人失职!’如果寡君的几个臣下,他们中间有去世的,晋国的大夫却要专断地干涉他们的继承人,这是晋国把我们当作边境的县城了,还

成什么国家？”子产辞谢客人的财礼而回报他的使者，晋国人就不再过问此事了。

楚国人在州来筑城，沈尹戌说：“楚国人一定失败。过去吴国灭亡州来，子旗请求攻打吴国。君王说：‘我没有安抚我的百姓。’现在也像当时一样，而又在州来筑城去挑动吴国，能够不失败吗？”侍者说：“君王施舍从不厌倦，让百姓休养五年，可以说安抚他们了。”沈尹戌说：“我听说安抚百姓，要在国内节约开支，在国外树立德行，百姓乐于生活，而没有仇敌。现在宫室的规模没有限度，百姓每天惊恐，辛劳疲乏至死还没有人收葬，忘掉了睡觉吃饭，这不是安抚他们。”

郑国发生大水灾，有龙在时门外边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禳灾求福的祭祀。子产不答应，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独独去看呢？向它们祭祷，那里本来是它们居住的地方，岂能使它们离开呢？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于是就停止了祭祀。

令尹子瑕为吴王的弟弟蹶由对楚王说：“他有什么罪？俗话所说‘在家里生气而到大街上给人看脸色’，说的就是楚国了。现在可以舍弃过去的愤恨了。”于是就把蹶由放回吴国。

二十年春天，周历二月初一，冬至。梓慎望气，说：“今年宋国有动乱，国家几乎灭亡，三年以后才平定。蔡国有大的丧事。”叔孙昭子说：“这就是戴、桓两族了。他们奢侈，无礼到了极点，动乱发生在他们那里。”

费无极对楚王说：“太子建和伍奢打算领着方城山外的人背叛，自以为如同宋国、郑国一样，齐国、晋国又一起辅助他们，将会危害楚国，这事情快成功了。”楚王相信了这些话，质

问伍奢。伍奢回答说：“君王有了一次过错已经很严重了，为什么还听信诬陷？”楚王逮了伍奢，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奋扬在到达之前，派人通知太子逃走。三月，太子建逃亡到宋国。楚王召回奋扬，奋扬让城父大夫逮捕自己回到郢都。楚王说：“话从我的嘴里说出去，进到你的耳朵里，谁告诉太子建的？”奋扬回答说：“下臣告诉他的。君王命令我说：‘事奉太子建要像事奉我一样。’下臣不才，不能苟且反复。奉了起初的命令去对待太子，就不忍心执行后来的命令。不久我后悔，也来不及了。”楚王说：“你敢回来，为什么？”奋扬回答说：“被派遣而没有完成使命，召回我又不回来，这是再次违背命令，逃走也没有地方可去。”楚王说：“回城父去，还像过去一样做官。”

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有才能，如果在吴国，一定要使楚国担忧，何不用赦免他们父亲的办法召回他们。他们仁爱，一定回来。不这样，将要成为祸患。”楚王派人召回他们，说：“回来，我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对他的兄弟伍员说：“你去到吴国，我打算回去死。我的才智不如你，我能够死，你能够报仇。听到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奔走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不报仇。奔走回去使父亲赦免，这是孝；估计功效而后行动，这是仁；选择任务而前去，这是智；明知要死而不躲避，这是勇。父亲不能丢掉，名誉不能废弃，你还是努力吧！各人不要勉强为好。”伍尚回到楚国。伍奢听说伍员不来，说：“楚国的国君、大夫恐怕不能准时吃饭了。”楚国人把伍尚等都杀了。

伍员去到吴国，向吴王僚说明攻打楚国的利益。公子光说：“他的家族被杀戮，要报私仇，不能听他的。”伍员说：“他将

要有别的念头,我姑且为他寻求勇士,在郊外等着他。”于是就推荐了鱄设诸,自己在边境上种地。

宋元公没有信用、私心很多,而讨厌华氏、向氏。华定、华亥和向宁策划说:“逃亡比死强,先下手吗?”华亥假装有病,以引诱公子们。凡是公子去探病,就逮起来。

夏天,六月初九,华氏杀死公子宣、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把向胜、向行拘禁在谷仓里。宋元公到华氏那里去请求,华氏不答应,反而乘机劫持元公。十六日,取得了太子栾和他的同母兄弟辰、公子地作为人质。元公也取得了华亥的儿子无戚、向宁的儿子罗、华定的儿子启和华氏结盟,把他们作为人质。

卫国的灵公之兄公孟縶轻慢齐恶之子齐豹,剥夺了他的司寇官职和鄆地。有事就让他回去,没事就占取过来。公孟縶讨厌北宫喜、褚师圃,想要去掉他们。公子朝和灵公嫡母襄夫人宣姜私通,心里害怕,想乘机发动祸乱。所以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发动了祸乱。

当初,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縶,做了驂乘。齐豹将要发动祸乱,对宗鲁说:“公孟縶这个人不好,您是知道的,不要和他一起乘车,我将要杀死他。”宗鲁回答说:“我因您而事奉公孟縶,您给我吹嘘,所以公孟縶才亲近我。虽然他不好,我也知道;但是对自己有利,不能离开他,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到有祸难而逃走,就没有信用了。您办您的事吧,我打算为此而死,以事奉您到底,回去死在公孟那里,也许是可以的。”

六月二十九日,卫侯正在平寿,公孟縶在盖护之门外边祭祀,齐豹在门外设置帷帐,在里边埋伏甲士。派祝蛙把戈藏在

车上的柴禾里挡着城门,派一辆车跟着公孟縶出来;派华齐驾御公孟縶的坐车,宗鲁做骖乘。到达曲门中,齐氏用戈敲击公孟縶,宗鲁用背部遮护他,折断了胳膊,戈击中公孟縶的肩膀。齐氏就把他们一起杀死。

卫侯听到动乱,坐上车子,驱车从闾门进入国都。庆比驾车,公南楚做骖乘。派华寅乘坐副车。到达公宫,鸿骝魁又坐上卫侯的车子。卫侯装载了宝物出来。褚师子申在马路的十字路口遇到卫侯,就跟上。经过齐豹那里,让华寅光着上身,拿着车盖遮蔽空档。齐豹用箭射卫侯,射中南楚的背上,卫侯就逃出国都。华寅关闭城门,跳出城墙跟随卫侯。卫侯去到死鸟这个地方。析朱钜夜里从城墙的排水洞里逃出,徒步跟随卫侯。

齐侯派公孙青到卫国聘问。已经到了境外,听说卫国动乱,派人回去请示关于聘问的事情。齐侯说:“卫侯还是在国境之内,就是卫国的国君。”于是就奉命行事,跟着到了死鸟。公孙青请求按照命令行聘礼。卫侯辞谢说:“逃亡的人无才,既失守了国家,又坠落在杂草丛中,没有地方可以让您执行君王的命令。”客人说:“寡君在朝廷上命令下臣说:‘卑微地去亲附执事。’下臣不敢有三心二意。”主人说:“君王如果照顾到先君的友好,光照敝邑,镇定安抚我们的国家,那么有宗庙在那里。”公孙青就停止了聘问。卫侯坚决请求见他。公孙青不得已,用他的好马作为进见礼物,这是由于没有执行使命的缘故。卫侯把公孙青馈送的马用来驾车。客人打算在夜里设置警卫,主人辞谢说:“逃亡人的忧虑,不能落到您身上;杂草丛中,不足以劳动您。谨敢辞谢。”客人说:“寡君的下臣,就是君王牧畜的

人。如果不能在外面警戒,就是心目中没有寡君了。下臣害怕不能免于罪过,请求以此免死。”就亲自拿着大铃,整晚和卫国的巡夜人在一起。

齐豹的家臣总管渠子召见北宫喜。北宫喜的家臣总管不让他知道,策划杀死了渠子,并乘机攻打齐豹,灭了他们。六月三十日,卫侯进入国都,和北宫喜在彭水边上盟誓。

秋天,七月初一,卫侯和国人盟誓。八月二十五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魴逃亡到晋国。闰八月十二日,杀死了宣姜。卫侯赐给北宫喜的谥号叫贞子,赐给析朱钺的谥号叫成子,而且把齐氏的墓地给了他们。

卫侯向齐国报告国内安定,同时述说公孙青的有礼。齐侯将要喝酒,把酒赏赐给大夫们,说:“这是诸位的教导。”大夫苑何忌辞谢不喝,说:“参与了对青的赏赐,必然沾上对他的责罚。在《康诰》上说,父子兄弟,罪过互不相干,何况在群臣之间?下臣岂敢贪受君王的赏赐以干犯先王?”

琴张听说宗鲁死了,打算去吊唁。孔子说:“齐豹所以成为坏人,公孟縻所以被害,都是由于他的缘故,你为什么还要去吊唁呢?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不接受动乱,不为了利而受到腐蚀,不用邪恶待人,不掩盖不义的事情,不做出非礼的行为。”

宋国华氏、向氏之乱,公子城、公子忌、乐舍、司马疆、向宜、向郑、楚太子建、郈甲逃亡到郑国。他们的党羽和华氏在鬼阎作战,公子城被打败。公子城去到晋国。

华亥和他的妻子,一定要盥洗干净、伺候作为人质的公子吃完饭以后才吃饭。宋元公和夫人每天一定到华氏那里,让公

子吃完饭以后才回去。华亥担心这种情况,想要让公子回去。向宁说:“正因为缺乏信用,所以把他的儿子作为人质。如果又让他回去,死就很快来到了。”宋元公向大司马华费遂请求,打算攻打华氏。他回答说:“下臣不敢惜命,不过这样做反而会滋长忧虑吧!下臣因此而害怕,但岂敢不听从命令?”宋元公说:“孩子们死了是命中注定,我不能忍受他们受侮辱。”

冬天,十月,宋元公杀了华氏、向氏的人质而攻打这两家。十三日,华氏、向氏逃亡到陈国,华登逃亡到吴国。向宁想要杀死太子。华亥说:“触犯了国君而出国,又杀他的儿子,还有谁接纳我们?而且放他们回去有功劳。”派少司寇华轸带着公子们回去,说:“您的年岁大了,不能再事奉别人。用三个公子作为证明,一定可以免罪。”公子们进入国都,华轸将要从公门出去。宋元公急忙接见他,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没有罪,要恢复你的官职。”

齐侯得了疥疮和疟疾,一年没有痊愈。诸侯派来问候的客人都在齐国。大夫梁丘据和裔款对齐侯说:“我们事奉鬼神很丰厚,比起先君有过之。现在君王病得很厉害,成为诸侯的忧虑,这是祝、史的罪过。诸侯不了解,恐怕要认为我们不敬鬼神,君王何不诛戮祝固史嚣以辞谢客人?”齐侯很高兴,告诉晏婴。晏婴说:“从前在宋国的盟会,屈建向赵孟询问士会的德行。赵孟说:‘他老人家家族中的事务井然有序;在晋国说话,竭尽自己的心意而没有个人打算。他的祝、史祭祀,向鬼神陈说实际情况不内愧;他的家族中没有可猜疑的事情,所以他的祝、史也不向鬼神祈求。’屈建把这些话告诉康王。康王说:‘神和人没有怨恨,他老人家辅助五位国君而作为诸侯的主人’

就是很相宜的了。’”齐侯说：“梁丘据和裔款认为寡人能够事奉鬼神，所以要诛戮祝、史，您举出这些话，是什么缘故？”晏婴回答说：“如果有德行的君主，国家兴隆发达，上下没有怨恨，举动没有违背礼仪的事，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说实际情况，就没有惭愧之心了。所以鬼神享用祭品，国家受到鬼神所降的福祿，祝、史也有一份。他们所以繁衍有福、健康长寿，由于是国君的诚实的使者，他们的话对鬼神忠诚信实。如果他们恰好碰上骄纵的国君，里外偏颇邪恶，上下怨恨嫉妒，举动奸诈，放纵欲望满足私心，高台深池，奏乐歌舞，消弱民力，掠夺百姓积蓄，以这些行为铸成过错，而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没有法度，无所顾忌，不考虑怨言，不害怕鬼神。神发怒而百姓痛恨，在心里还不肯改悔。他的祝、史陈说实际情况，这是报告国君的罪过。他们掩盖过错、列举好事，这是虚诈欺骗。真假都不能陈述，只好陈述不相干的空话来向鬼神讨好，所以鬼神不享用他们国家的祭品，还让它发生祸难，祝、史也有一份。他们所以夭折患病，由于是暴虐的国君的使者，他们的话对鬼神欺诈骗轻侮。”齐侯说：“那末怎么办？”晏婴回答说：“没法办了：山林中的树木，衡鹿看守它；洼地里的芦苇，舟蛟看守它；草野中的柴禾，虞候看守它；大海中的盐蛤，祈望看守它。偏僻地方的乡巴老，进来管理政事；邻近国都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货物；发布政令没有准则，征收赋税没有节制；宫室每天轮换着住，荒淫作乐不肯离开。里边的宠妾在市场上肆意掠夺，外边的宠臣在边境上假传命令。奉养自己、追求玩好这些私欲，下边不能满足就立即办罪。百姓痛苦困乏，丈夫妻子都在诅咒。祝祷有好处，诅咒也有损害。聊地、摄地以东，姑地、

尤地以西,人口多得很呢。虽然他们善于祝祷,难道能胜过亿兆人的诅咒?君王如果要诛戮祝、史,只有修养德行然后才可以。”齐侯很高兴,让官吏放宽政令,毁掉关卡,废除禁令,减轻赋税,免除对公家的积欠。

十二月,齐侯在沛地打猎,用弓招唤虞人,虞人没有应召。齐侯派人逮了他。他辩解说:“从前我们先君打猎的时候,用红旗招唤大夫,用弓招唤士,用皮冠招唤虞人。下臣没有见到皮冠,所以不敢前来。”于是就释放了他。孔子说:“守着道义不如守着官位。”君子肯定了这话。

齐侯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婴在遄台随侍,梁丘据驱车来到。齐侯说:“惟有梁丘据跟我协调啊!”晏婴回答说:“他只不过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协调?”齐侯说:“协调跟相同不一样吗?”晏婴回答说:“不一样。协调好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对的,其中也有不对的,臣下指出不对的部分而使对的更加完善;国君所认为不对而其中有对的,臣下指出它的对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对,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竞。’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完成政事的。声音也像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剂的。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

和协。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缺乏’。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他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据也认为不行。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声音，谁能够听它呢？不应该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齐侯喝酒喝得很高兴。说：“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它的欢乐会怎么样啊！”晏子回答说：“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现在的欢乐就是古代人的欢乐了，君王能得到什么呢？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荊沿袭下来，有逢伯陵沿袭下来，蒲姑氏沿袭下来，然后太公沿袭下来。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那是爽鸠氏的欢乐，可不是君王所希望的啊。”

郑国的子产有病，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您必然执政。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顺服，其次就莫如严厉。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轻慢而玩弄它，死的就很多，所以宽大不容易。”子产病了几个月死去了。

子太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务行宽大。郑国盗贼很多，聚集在芦苇塘里。子太叔后悔，说：“我早点听从子产他老人家，就不至于到这一步。”发动徒兵攻打芦苇里的盗贼，全都杀了他们，盗贼稍稍收敛。

孔子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有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伤残，伤残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政事因此调和。《诗》中说，‘百姓已很辛劳，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

远,柔服近地,来安定我王’,这是用和来使国家平静。又说,‘不急不缓,不刚不柔,施政从容不迫,百种福祿临头’,这是和协的顶点。”

子产死去了,孔子听之后,流着眼泪说:“他的仁爱,是古人的遗风啊。”

二十一年春天,周王打算铸造无射大钟。泠州鸠说:“天子大约要由于心病而死去吧!音乐,是天子掌管的声音,是音乐的车厢;而钟,是发音的器物。天子考察风俗因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汇聚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的乐器发音不纤细,大的乐器发音不粗犷,那样就使一切和谐。一切和谐,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心安就快乐。纤细就不能让四角都听到,粗犷就不能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钟声粗犷,天子的内心受不住,难道能够长久吗?”

三月,安葬蔡平公。蔡国的太子朱没有站在葬礼中应站的地位上,站在下面。大夫中送葬的回来进见叔孙昭子,叔孙昭子询问蔡国的事情,就把上面的情况告诉叔孙昭子。叔孙昭子叹气说:“蔡国大约要亡了吧!如果不亡,这个国君一定不得好死。《诗》中说:‘在他的地位上不懈怠,百姓就能够休息。’现在蔡侯刚刚即位就站到下面去,他自己也会跟着下去的。”

夏天,晋国的士鞅前来聘问,叔孙昭子主持接待。季平子存心要叔孙昭子得罪晋国,让官吏用齐国的鲍国回费地的礼节招待士鞅。士鞅发怒,说:“鲍国的地位低,他的国家小,现在让我接受招待他所用的七牢的礼节,这是轻视敝邑,我将要向寡君报告。”鲁国人害怕,增加四牢,使用了十一年。

宋国的大司马华费遂生了华貆、华多僚、华登。华貆做少司马，华多僚做御士，和华貆互相仇视，就在宋公面前诬陷说：“华貆打算接纳逃亡的人。”他反复说这些话。宋公说：“司马由于我的缘故，使他的好儿子逃亡。死和逃亡都命中注定，我不能再让他的儿子逃亡。”华貆多僚回答说：“君王如果爱惜司马，就应当逃亡。死如果可以逃避，哪有什么远不远？”宋公害怕，让侍者召来司马的侍者宜僚，给他酒喝，让他告诉司马驱逐华貆。大司马华费遂叹气说：“一定是多僚干的。我有一个造谣的儿子，而不能杀了他。我又不死。国君有了命令，怎么办？”就和宋公商量驱逐华貆，打算让他在孟诸打猎而打发他走。宋公给他酒喝，厚厚地送给他礼物，还赏赐到跟从的人。司马也像宋公一样。华驱的家臣张勺感到奇怪，说：“一定有原因。”让华貆用剑架在宜僚脖子上询问他。宜僚把话全说了出来。张勺想要杀死多僚。华貆说：“司马老了，华登的逃亡已经很伤了他的心，我又加重了它，不如逃亡。”五月十四日，华貆打算进见司马以后而动身，在朝廷上遇见多僚为司马架车上朝。张勺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就和华貆、臼任、郑翩杀了多僚，劫持了司马叛变，召集逃亡的人。二十日，华氏、向氏回来。乐大心、台愆、华恇在横地抵御他们。华氏住在卢门，领着南里的人叛变。六月十九日，宋国修缮旧城和桑林之门用以据守。

秋天，七月初一，日食。昭公问梓慎说：“这是什么事？是什么样的祸福？”梓慎回答说：“两至两分，日食，不发生灾祸。日月的运行，在春分秋分的时候，黄道和赤道相交点同；在夏至冬至的时候，相交点远。其他的月分就要发生灾祸，因为阳气不胜，所以常常发生水灾。”

叔辄为了日食号哭。叔孙昭子说：“叔辄快死了，因为这是不应该号哭的。”八月，叔辄死了。

冬天，十月，华登带领吴军救援华氏。齐国的乌枝鸣在宋国戍守。厨邑大夫濮说：“《军志》有这样的话：‘先发制人可以摧毁敌人士气，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竭。’何不乘他们疲劳和未稳定时进攻？如果敌人已经进来而且稳住，华氏的人就多了，我们就后悔不及了。”乌枝鸣听从了。十七日，齐军、宋军在鸿口击败吴军，两个将领公子苦雒、偃州员被俘。华登率领余部击败宋军。宋公想要逃亡，厨邑大夫濮说：“我是小人，可以为君王死无法护送逃亡，君王请等一下。”于是就巡行全军说：“挥舞旗帜的，是国君的战士。”大家按他的话挥舞旗帜。宋公在扬门上见到这种情况，下城巡视，说“国家亡，国君死，这是大家的耻辱，那是孤一人的罪过呢？”齐国的乌枝鸣说：“兵力少最好是一起拚命，一起拚命最好是撤去守备。他们的武器多，我军最好都用剑和他们作战。”宋公听从了。华氏败走，宋军、齐军又追上去。厨邑大夫濮用裙子包着砍下的脑袋，扛在肩上快跑，说：“杀了华登了！”就在新里打败了华氏。翟偻新住在新里，战斗开始以后，到宋公那里脱下盔甲而归附。华姪住在公里，也像翟偻新一样。

十一月初四，公子城带着晋军到达。曹国翰吴会合晋国中行穆子、齐国苑何忌、卫国公子朝救援宋国。初七，和华氏在赭丘作战。郑翩希望摆成鹳阵，他的御者愿意摆成鹅阵。向宜为公子城驾御战车，庄董作为车右。干犇为吕地封人华豹驾御战车，张勺作为车右。两车相遇，公子城退了回去。华豹大喊说：“城啊！”公子城发怒，转回来。将要搭上箭，而华豹已经拉开了

弓。公子城说：“平公的威灵，还在保佑我！”华豹射箭，穿过公子城和向宜之间。公子城又要搭上箭，华豹已经拉开了弓。公子城说：“不让我还手，卑鄙啊！”华豹从弓上抽下箭，公子城一箭射去，把华豹射死。张匄抽出殳下车，公子城一箭射去，折断了张匄的腿。张匄爬过来用殳敲折了公子城的车轡。公子城又发一箭，张匄死去。干犇请求给他一箭，公子城说：“我替你向国君说情。”干犇回答说：“不和战友一起战死，这是犯了军中的大法。犯了法而跟从您，君王哪里会用我。您快点射吧！”于是公子城就射他一箭，把他射死。宋军、齐军把华氏打得大败，包围南里。华亥拍着胸脯大喊，进见华貆，说：“我们成了晋国的栾氏了。”华貆说：“您不要吓唬我，碰上倒霉才会死呢。”派华登到楚国求援，华貆带领战车十五辆、步兵七十人突围而去。在睢水岸边吃饭，哭着送走华登，就再次冲进去。楚国的愬越率领军队打算迎接华氏，太宰犯劝谏说：“诸侯之中惟有宋国的臣下还事奉着国君。现在又争夺国政，丢开国君而帮助臣下，恐怕不好吧！”楚王说：“你说晚了，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蔡侯朱逃亡到楚国。费无极得到隐太子之子东国的财礼，对蔡国人说：“你们的国君不听楚国的命令，君王将要立东国做国君。如果不顺从君王的意愿，楚国一定会发兵包围蔡国。”蔡国人害怕，赶走朱而立了东国。朱向楚国起诉，楚王打算讨伐蔡国。费无极说：“蔡平侯和楚国有盟约，所以封他。他的儿子有二心，因而废掉他。灵王杀了隐太子，隐太子的儿子和君王有共同的仇人，一定非常感谢君王。现在又立他为国君，不也是可以的吗？而且废、立的权操在君王手里，蔡国就没有别的念头了。”

昭公去晋国,到达黄河时。鼓地背叛晋国,晋国打算攻打鲜虞,所以辞谢了昭公。

二十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十六日,齐国的北郭启领兵攻打莒国。莒子打算迎战,大夫苑羊牧之劝谏说:“齐国的元帅地位低下,要求不多,不如向他低头,大国是不能得罪的。”莒子不听,在寿余打败了齐军。齐侯亲自领兵攻打莒国,莒子求和。大夫司马灶到莒国参加结盟;莒子到齐国参加结盟,在稷门外边盟誓。莒国因此而非常讨厌他们的国君。

楚国的愬越派人告诉宋国说:“寡君听说君王有不忠的下臣使君王忧虑,恐怕成为宗庙的羞耻,寡君请求接受该下臣加以诛戮。”宋公回答说:“孤没有才能,不能取得父兄一辈的欢心,以此造成君王的忧虑,烦劳君王下达命令。君臣之间每天作战,如果君王说‘我一定要帮助臣下’,也只能唯命是听。人们有这样的话说:‘不要经过动乱人家的门口。’君王如果赐恩保护敝邑,不去庇护不忠,不去奖励作乱的人,这是孤的愿望。请君王考虑一下。”楚国人担心这件事。诸侯派在宋国戍守的将领商量说:“如果华氏感到没有出路而拚命作战,楚国由于不见功效而很快出兵,这于我们不利。不如让他们出去,算作楚国的功绩,华氏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消除了祸害而救援了宋国,还有什么要求呢?”于是坚决请求放出华氏,宋国人听从了。二月二十一日,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华貆、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逃亡楚国。宋公派公孙忌做大司马,边印做大司徒,乐祁做司城,仲几为左师,乐大心做右师,乐祁做大司寇,以使国人安定。

王子朝和他的老师宾起受到周景王的宠信,景王和宾起

都喜爱王子朝,要立王子朝为太子。刘献公的庶子伯盆事奉单穆公,讨厌宾起的为人,有意要杀掉他;又讨厌王子朝的话,认为违背了礼制,有意要去掉他。有一次宾起走到郊外,看到雄鸡自己弄断自己的尾部羽毛。他问为什么,侍者说:“这是它自己害怕充当牺牲。”宾起匆匆忙忙回来报告景王,而且说:“鸡大约是害怕被人使用吧!人就和这不一样。牺牲是被人使用的,被人使用确实难于做到,被自己使用有什么妨碍?”景王不回答。

夏天,四月,景王在北山打猎,让公卿们都跟着,打算杀掉穆公和刘文公。景王有心脏病,十八日,死在荣錡氏那里。二十二日,刘献公挚死,没有嫡子,单穆公立了刘献公。五月初四,进见周天子,就乘势攻打宾起,杀死了他,和王子们在单氏那里结盟。

晋国占取鼓地,在宗庙献俘以后就让鼓子回国了。鼓子又背叛晋国归属鲜虞。

六月,晋国的中行穆子巡视东阳,派部队伪装余米的人背着皮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乘机侵袭鼓国,灭亡了它,带着鼓子鸢鞮回去,派涉佗镇守鼓地。

六月十一日,安葬周景王。王子朝依仗旧官和百工中丢掉官职的人和灵王、景王的族人发动叛乱。王子朝率领郊地、要地、钱地的甲士以驱逐刘文公。十六日,刘文公逃亡到扬地。单穆公在庄宫迎接悼王回自己家里。王子还夜里又把悼王带到庄宫。十七日,单穆公出国。王子还和召庄公商量,说:“不杀死单穆公,不能算胜利。和他再次结盟,他必然前来。违背盟约而战胜敌人的事情是很多的。”召庄公听从了。樊齐说:“这

不成话,必然不能战胜敌人。”王子还事奉悼王追赶单穆公,到达崞岭,大张旗鼓地结盟然后一起回去,杀了挚荒以向单穆公解释。刘文公去到刘地,单穆公逃亡。十九日,逃亡到平時。王子们追赶他,单穆公杀了还、姑、发、弱、鬻、延、定、稠,王子朝逃亡到京地。二十日,单穆公攻打京地。京地人逃亡到山里。刘文公进入王城。二十五日,巩简公在京地大败。二十九日,甘平公也在那里战败了。

叔鞅从京师到达,说起王室的动乱。闵子马说:“子朝必然不能战胜敌人。他所亲附的人,都是上天所废弃的。”

单穆公想要向晋国报告紧急情况。

秋天,七月初三,单穆公带着周王去到平時,又因此去到圃车,住在皇地。刘文公去到刘地。单子派王子处在王城守卫,和百工在平宫结盟。十六日,邾髡攻打皇地,大败被俘。十七日,把邾髡在王城的市上烧死。八月十六日,司徒丑带领周王的军队在前城大败。百工叛变。二十四日,攻打单穆公的住宅,战败。二十五日,单氏进攻。二十六日,攻打东圉。

冬天,十月十三日,晋国的籍谈、荀跖率领九州的戎人和焦地、瑕地、温地、原地的军队,把周王送回王城。十六日,单穆公、刘文公带领周王的军队在郊地作战大败,前城人在社地打败陆军。十一月十二日,王子猛死。《春秋》不记载“崩”,是因为没有举行天子丧葬礼的缘故。十六日,敬王即位。住在子旅氏家里。十二月初七,晋国的籍谈、荀砾、贾辛、司马督领兵分别驻扎在阴地、侯氏、谿泉和住在社地。周王的军队驻扎在汜地、解地,最后住在任人。闰十二月,晋国的箕遗、乐征、右行诡带领部队渡河占取前城,驻扎在前城的东南。周王的军队驻扎

在京楚。二十九日,攻打京地,破坏了它的西南部。

二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一,周王和晋国的两支部队包围郊地。初二,郊地、郟地人溃散。初六,晋国的军队在平阴,周王的军队在泽邑。周天子派人向晋军报告情势好转。初九,晋军回国。

邾人在翼地筑城,回去时打算从离姑那条路上走。邾国大夫公孙钼说:“鲁国将会抵御我们。”就考虑从武城折回去,沿着山往南走。徐钼、丘弱、茅地三位大夫都说:“山道一直往下,碰上雨,将会出不去,这就不能回去了。”于是就取道离姑。武城人出兵挡住去路,又把退路两旁的树木加以砍伐而不让它断倒。邾军经过这里以后,武城人推倒树木,于是消灭邾军,俘虏了徐钼、丘弱、茅地。

邾人向晋国起诉,晋人前来问罪。叔孙昭子去到晋国,晋人就把他逮捕了。《春秋》记载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昭子”,是说明他们逮了使臣。晋人让叔孙昭子和邾国的大夫辩论,叔孙昭子说:“各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本来是周朝的制度。邾国还是夷人呢。有寡君所任命的副使子服昭伯在,请让他担任这件事,这是由于不敢废弃周朝的制度。”最终没有辩论。

韩宣子打算把叔孙昭子交给邾人。叔孙昭子听到了,去掉随从和武器前去朝见。士景伯对韩宣子说:“您不好好筹划,而把叔孙交给他们的仇人,叔孙必然为此而死。鲁国因为叔孙而必然灭亡邾国。邾君亡国,将要回到哪里去?到时您后悔都来不及。所谓盟主,任务是讨伐违背命令的。如果你抓我、我抓你,哪里还用得着盟主?”韩宣子就没有把叔孙昭子交给邾人,让他和子服昭伯每人住在一个宾馆里。士昭伯听了他们的辩

解,告诉韩宣子,就把他们都逮了。士昭伯为叔孙昭子驾车,跟从的有四个人,经过邾人的宾馆而到官吏那里去。先让邾子回国。士昭子说:“由于柴禾困难,服务人员劳苦,打算让您住在别的城邑里。”叔孙昭子一早晨就站着,等候命令。晋人就让他住在箕地。让子服昭伯住在另外的城邑里。

士鞅向叔孙昭子求取财货,派人去请求送给他帽子。叔孙昭子拿来他帽子的样子,照样送给他两顶,说:“都在这里了。”为了叔孙昭子的缘故,申丰带着财货去到晋国。叔孙昭子说:“来见我,我告诉你把财货送到哪里去。”申丰进见叔孙昭子,就没有出来。和叔孙昭子一起住在箕地的官吏请求得到他的吠狗,叔孙昭子不给。等到将要回去了,杀了这条狗和官吏一起吃了。叔孙昭子所住过的地方,尽管只住一天,也一定修缮墙,离开的时候好像刚到的时候一样。

夏天,四月十四日,单穆公占取訾地,刘文公占取墙人、直人这两个地方。六月十二日,王子朝进入尹地。十三日,尹圉诱骗刘佗把他杀了。十六日,单穆公从山道、刘文公从大道出兵攻打尹地。单穆公先抵达而战败,刘文公就回去了。十九日,召庄公、南宫极带着成周的军队在尹地戍守。二十日,单穆公、刘文公、樊文公带了周王去到刘地。二十四日,王子朝进入王城,住在左巷。

秋天,七月初九,鄆罗把王子朝送到庄宫。尹辛在唐地击败刘军。十七日,又在鄆地击败刘军。二十五日,尹辛占取西闾。二十七日,进攻蒯地,蒯地人溃散了。

莒子庚舆暴虐而喜欢剑。如果铸造了剑,一定要用人来试一试。国人都担心怨恨。他又打算背叛齐国。莒大夫乌存率

领国人驱逐他。庚舆将要出国,听到乌存拿着殳站在路边,害怕会把他杀了。苑羊牧之说:“君王过去吧!乌存由于勇力而出名就行了,何必用杀死国君来成名?”庚舆就逃亡前来。齐国把郊公送回莒国即位。

吴人攻打州来,楚国的鬬越率领楚国和诸侯的军队奉命奔赴救援州来。吴人在钟离抵御他们。令尹阳勾死了,楚军士气涣散。吴国的公子光说:“诸侯跟从楚国的很多,却都是小国,害怕楚国不得已而前来。我听说:‘做事情如果威严胜过感情,虽然弱小,必然成功。’胡国、沈国的国君年轻而浮躁,陈国的大夫夏啮虽然年富力强但是顽钝,顿国和许国、蔡国憎恨楚国的政事。楚国的令尹死了,他们的士气涣散。元帅地位低而很受宠信,政令又不一致。七国同伙而不同心,元帅地位低而不能整齐号令,没有很好的威信,楚国是可以打败的。如果分兵以先攻胡国、沈国和陈国的军队,他们必然首先奔逃。三国败退,诸侯的军队就军心动摇了。诸侯混乱,楚军必然拚命奔逃。请让先头部队放松戒备减少军威,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以引诱敌人。”吴王听从了。七月二十九日,在鸡父作战。吴王用三千名罪犯先攻胡国、沈国和陈国,三国军队争着俘虏吴军。吴国整编了三千军紧跟在后,中军跟随吴王,公子光率领右军,公子掩余率领左军。吴国的罪犯有的奔逃,有的停步,三国的军队乱了阵脚,吴军进攻,三国的军队败退,俘虏了胡、沈两国的国君和陈国的大夫。吴军释放胡国、沈国的俘虏让他们奔逃到许国和蔡国、顿国的军队里,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吴军擂鼓呐喊跟上去,三国的军队奔逃,楚军拚命奔逃。

《春秋》记载说“胡大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这是对国

君和臣下所使用的不同文辞。不提到“作战”，这是由于楚国没有摆开阵势。

八月二十七日地震，南宫极被压死，苾弘对刘文公说：“君王还是努力吧！先君所致力的事可以成功了。周室灭亡的时候，三川发生地震。现在西王王子朝的大臣那里也发生地震，这是上天丢弃他了。东王必然大胜。”

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郟地，召来吴国人，为他们打开城门。冬天，十月十六日，吴国的太子诸樊进入郟地，带了楚夫人和她的宝器回去。楚国的司马鬬越追赶他，没有追上。打算自杀，大伙说：“乘机攻打吴国可能侥幸取胜。”鬬越说：“再次让国君的军队打败，死有余辜。丢了君夫人，我不能不为此而死。”就在鬬濞上吊死了。

昭公为了叔孙昭子的缘故去到晋国，到达黄河，因有病，就回去了。

楚国的子常做令尹，在郢都增修城墙。沈尹戌说：“子常一定将丢掉郢都。如果不能保卫，增修城墙是没有用的。古代，天子的守卫在于四夷；天子的地位降低，守卫在于诸侯。诸侯的守卫在于邻国；诸侯的地位降低，守卫在于边境。警惕边境，结交四方邻国，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安居乐业，耕作有所收获。百姓没有内忧外患，国都哪里用得着增修城墙？现在害怕吴国，而在郢都增修城墙，守卫的范围已经很小了。地位降低以后的那种守卫都办不到，能够不亡吗？从前梁伯在公宫旁边挖沟而百姓溃散，百姓抛弃他们上边的人，不亡，还等什么？划定疆界，修治土地，巩固边垒，亲近百姓，加强候望，取信于邻国，谨慎官吏的职责，保持外交的礼节，不差失不贪婪，不懦弱不

强横,修整自己的防御,以准备意外的发生,又有什么可害怕呢?《诗》中说:‘思念你的祖先,发扬他们的美德。’试看我们的先君若敖、蚡冒到文王、武王,土地不超过百里见方,警惕四方边境,尚且不在郢都增修城墙。现在土地超过几千里见方,反而在郢都增修城墙,不也是很难了吗?”

二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五,召伯盈、南宫嚭带着甘桓公进见王子朝。刘文公对苾弘说:“甘桓公又去了。”苾弘回答说:“有什么妨碍?同心同德在于合乎正义。《太誓》说:‘纣有亿兆人,离心离德;我有治世之臣十个人,同心同德。’这就是周朝所以兴起的原因。君王还是致力于德行,不要担心没有人。”二十二日,王子朝进入郕地。

晋国士景伯在箕地迎接叔孙。叔昭子派家臣梁其胫埋伏在门里边,说:“我向左边看并且咳嗽,就把他杀了。向右边看并且笑笑,就不要动手。”叔孙照子接见士景伯。士景伯说:“寡君由于作为盟主的缘故,因此把您久留在敝邑。敝邑的一份薄礼,将要送给您的随从,派景伯来迎接您。”叔昭子接受了礼物而回国。二月,《春秋》记载“叔孙昭子至自晋”,这是表示尊重晋国。

三月十五日,晋侯派士景伯到王城询问周朝发生的事故。士景伯站在乾祭门边,向大众询问。晋国人就辞谢王子朝,不接纳他的使者。

夏天,五月初一,日食。梓慎说:“将要发生水灾。”叔孙昭子说:“这是旱灾。太阳过了春分而阳气尚且不胜阴气,一旦胜过阴气,能不旱吗?阳气不胜阴气,这是正在积聚阳气。”

六月初八,王子朝的军队攻打瑕地和杏地,两地的军队都

溃败了。

郑伯去到晋国,子太叔相礼,进见士鞅。士鞅说:“把王室怎么办?”子太叔回答说:“我老头子对自己的国家和家族都不能操心,岂敢及于王室?人们有这样的话:‘寡妇不操心纬,而忧虑宗周的陨落,祸患将会到她头上。’现在王室确实动乱不安,我们小国害怕了;然而大国的忧虑,我们哪里知道呢?您还是早作打算。《诗》中说:‘酒瓶空空,是酒瓶子的耻辱。’王室的不安宁,这是晋国的耻辱。”士鞅心中害怕,和韩宣子商量。于是就召集诸侯会见,时间定在明年。

秋天,八月,举行盛大的雩祭,这是由于发生了旱灾。

冬天,十月十一日,王子朝使用成周的宝珪沉在黄河里向河神祈祷。十二日,渡船的船工在黄河上得到了这块宝珪。阴不佞带着温地人往南袭击王子朝,拘捕了得到玉的人,把玉拿过来。打算出卖玉,玉变成了石头。阴不佞在王室安定以后把它奉献给周王,周王把东訾赐给他。

楚王组织水军去侵袭吴国。沈尹戌说:“这一次,楚国必将丢掉城邑。不安抚百姓而让他们疲惫,吴国没有动静而让他们加速出动,吴国紧紧追逐楚国,而边境又没有守备,城邑能够不丢掉吗?”

越国的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江边上慰劳楚王,越国的公子仓把座船赠送给楚王,公子仓和寿梦领兵跟随楚王。楚王到达圉阳而回去。吴军紧紧追逐楚军,而边境的守军没有戒备,吴国人就灭掉了巢和钟离而回去了。

沈尹戌说:“丢掉郢都的开端就在这里。君王一动而失去两姓的元帅,照这样来几次,难道就不会兵临郢都城下?《诗》

中说,‘谁生出了祸端,到今天还是灾害’,恐怕说的就是楚王吧!”

二十五年春天,叔孙昭子到宋国聘问,桐门右师乐大心接见他。谈话时,右师对宋国的大夫和司城氏都不加尊重。叔孙昭子告诉他的手下人:“右师恐怕要逃亡吧!君子首先尊重他自己,然后能才能尊重别人,因此有礼。如果这个人对他们的大夫和宗族都不加尊重,这就是不尊重他自己,能够有礼吗?无礼,必然逃亡。”

宋公设享礼待叔孙昭子,赋《新宫》这首诗。叔孙昭子赋《车辖》这首诗。第二天设宴饮酒,很高兴。宋公让昭子坐在右边,说着话互相掉了眼泪。乐祁帮着主持宴会,退下去告诉别人说:“眼下国君和叔孙恐怕都要死了吧!我听说:‘该高兴的时候悲哀而该悲哀的时候高兴,这都是心意丧失。’心的精气,这就叫魂魄。魂魄离了身,怎么能活得长?”

季公若的姐姐是小邾夫人,生了宋元夫人,宋元夫人生了女儿,嫁给季平子。叔孙昭子到宋国行聘,并且迎亲。季公若跟随前去,告诉宋元夫人让她不要答应亲事,因为鲁国正打算赶走季平子。宋元夫人告诉宋公,宋公又告诉乐祁。乐祁说:“答应他。如果像所说的那样,鲁国国君一定出国。政权在季氏手里已经三世了,鲁国国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代了。失掉百姓而能满足愿望是不可能,国君因此才镇抚他的百姓。《诗》中说:‘人材的丧失,这是心头的忧虑。’鲁国国君已经失去了百姓,哪里能实现他的愿望?安安静静地等待上天的安排还可以,有所举动必然造成忧患。”

夏天,子太叔和晋国赵简子、宋国乐大心、卫国北宫喜、郑

国子太叔、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黄父会见，为了商量安定王室。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向周王输送粮食，准备好戍守的将士，说：“明年将要送天子回去。”

子太叔进见赵简子，赵简子询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不是礼。”赵简子说：“谨敢请问什么叫礼？”子太叔回答说：“我曾经听到先大夫子产说：‘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百姓行动的依据。’天地的规范，百姓就加以效法。效法上天的明亮，依据大地的本性，生出了上天的六气，使用大地的五行。气是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显示为五种声音。过了头就会昏乱，百姓就会失掉本性。因此制作了礼用来使它有所遵循：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牺，使五味有所遵循；制定九文、六采、五章，使五色有所遵循；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使五声有所遵循。制定君臣上下的关系，以效法大地的准则；制定夫妇内外的关系，以规范两种事物；制定父子、兄弟、姑姊、甥舅、翁婿、连襟的关系，以象征上天的明亮；制定政策政令、农工管理、行动措施，以随顺四时；制定刑罚、牢狱让百姓害怕，以模仿雷电的杀伤；制定温和慈祥的措施，以效法上天的生长万物。百姓有好恶、喜怒、哀乐，它们从六气派生，所以要审慎地效法、适当地模仿，以制约六志。哀痛有哭泣，欢乐有歌舞，高兴有施舍，愤怒有战斗；高兴从爱好派生，愤怒从讨厌派生。所以要使行动审慎、使命令有信用，用祸福赏罚，制约死生。生，是人们喜好的事物；死，是人们讨厌的事物。喜好的事物，是欢乐；讨厌的事物，是哀伤。哀伤欢乐不失于礼，就能协调天地的本性；因此能够长久。”赵简子说：“礼的宏大到了极点啦！”子太叔回答说：“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的

准则,百姓所据以生存的,因此先王尊崇它。所以人们能够从不同的天性经过改造或者直接达到礼的,就叫做成人。它的宏大,不也是适宜的吗?”赵简子说:“我赵简子啊,请求一辈子牢记奉行这些话。”

宋国的乐大心说:“我们不给天子送粮食。对周朝来说我们是客人,为什么要指使客人?”晋国的士景伯说:“从践土结盟以来,宋国有哪一次战役不参加,又有哪一次结盟不在一起?盟辞说‘一起为王室操心’,您哪里能躲开?您奉了君王的命令,来参加这重大的事件,而宋国倒违背盟约,恐怕不可以吧!”乐大心不敢回答,接受了写明任务的简札退出去。士景伯告诉赵简子说:“宋国的右师必然逃亡。奉了国君的命令出使,而想要违背盟约而触犯盟主,没有比这更不吉利了。”

《春秋》记载:“有鸛鸽来巢”,这是记载过去所没有的事情。师己说:“怪哉!我听说文王、成王的时代,童谣有这样的话说:‘鸛啊鸽啊,国君出国受到羞辱。鸛鸽的羽毛,国君住在远郊,臣下去把马匹送到。鸛鸽蹦蹦跳跳,国君住在乾侯,问人要裤子短袄。鸛鸽的老巢,路远迢迢,稠父死于辛劳,宋父以此骄傲。鸛鸽鸛鸽,去的时候唱歌,回来的时候号哭。’童谣有这个。现在鸛鸽前来做巢,恐怕祸难要来到了吧!”

秋天,《春秋》记载两次雩祭,这是由于大旱。

当初,季公鸟在齐国鲍国家娶了妻子,生了某甲。季公鸟死后,季公若、公思展和公鸟的家臣申夜姑管理他的家务。公鸟的妻子季姒和管伙食的檀私通,季姒感到害怕,就让她的侍女打了自己一顿,跑去给秦遄的妻子看,说:“季公若要让我陪他睡觉,我不答应,就打了我。”又向公甫诉苦,说:“公思展和

申夜姑打算要挟我。”秦遄的妻子把话告诉公之。公之和公甫告诉了季平子，季平子把公思展拘留在卞地，逮了申夜姑打算杀他。季公若哭泣着哀求说：“杀了这个人，就是杀了我。”打算为他请求，季平子让小跟班不放他进来，阳到了中午没能请求上。官吏去领受处理申夜姑的命令，公之让他快点杀了申夜姑。所以季公若怨恨季平子。

季平子、郈昭伯斗鸡。季平子给鸡套上皮甲，郈昭伯给鸡安上金属爪子。季平子的鸡斗败，季平子发怒，在郈氏那里扩展自己的住宅，并且责备他们。所以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

臧昭伯的叔伯兄弟臧会在臧氏那里诬陷别人，他逃到季氏那里，臧氏逮了他。季平子发怒，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将要在襄公庙里举行禘祭，跳万舞的只有两个人，多数人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臧昭伯说：“这叫做不能在先君的宗庙里酬谢先君。”大夫们于是也怨恨季平子。

季公若向公为献弓，并且和他在外面射箭，商量去掉季氏。公为告诉了公果、公贲。公果、公贲派随从僚祖报告昭公。昭公已经睡下了，要拿起戈来敲击僚祖，僚祖就跑了。昭公说：“逮了他！”但也没有正式下命令。僚祖害怕，不敢出门，几个月不去朝见昭公。昭公没有发怒。公果等人又派他去说，昭公拿起戈来威吓他，他就跑了。又派他去说，昭公说：“这不是小人管得了的。”公果自己去说了，昭公把话告诉臧昭伯。臧昭伯认为难办，告诉了郈昭伯。郈昭伯认为行，劝昭公干。昭公告诉子家懿伯。懿伯说：“坏人们让君王侥幸行事，如果事败，君王蒙受坏名声，这是不该做的。失去百姓已经几代了，以此要求成功，这是不能保证的。而且政权在人家手里，恐怕是很难算

计他的。”昭公让懿伯下去，懿伯回答说：“下臣已经听到命令了，话如果泄漏，下臣会不得好死的。”于是就住在公宫里。

叔孙昭子去到阚地，昭公住在长府里。九月十一日，攻打讨伐季氏，在大门口杀死公之，就攻了进去。平子登台请求说：“君王没有调查下臣的罪过，派官使用武力讨伐下臣，下臣请求待在沂水边上让君王调查。”昭公不答应。季平子请求囚禁在费地，昭公也不答应。请求带着五辆车子逃亡，还是不答应。子家懿伯说：“君王还是答应他吧！政令从他那里发布已经很久了，贫困百姓靠他吃饭的很多，与他一党的人也很多了。太阳下山以后坏人是否冒出来，还不知道呢。不能让大家的怒气积聚，积聚而不妥善处理，会越来越大。这样会导致百姓产生叛变之心。产生叛变之心，和有同样要求的人会纠合一起。君王必然要后悔的！”昭公不听。邠昭伯说：“一定要杀了季平子。”

昭公派邠昭伯迎接孟懿子。叔孙氏的司马黻戾问他的手下人说：“怎么办？”没有人回答。又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国家大事。有季氏和没有季氏，哪一种情况对于我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氏，就是没有叔孙氏。”黻戾说：“那么就去救援他吧！”率领手下人前去，攻破西北角进去。昭公的亲兵正解去皮甲拿着箭筒盖蹲着，黻戾就把他们赶走了。孟氏派人登上西北角，瞭望的人看到叔孙氏的旗子，把情况报告孟氏。孟氏抓了邠昭伯，把他在南门的西边杀了，就乘势攻打昭公的亲兵。子家懿伯说：“臣下们假装是劫持君王的人，背着罪名出国，君王留下来。季平子事奉君王，就不敢不改变态度。”昭公说：“我不能忍受。”和臧昭伯去到祖坟上辞别祖宗，并且商量逃亡的事，

动身走了。

十一月十三日,昭公逃亡到齐国,住在阳州。齐侯打算在平阴慰问昭公,昭公先到达野井。齐侯说:“这是寡人的罪过。让官吏在平阴等待,是为了就近的缘故。”《春秋》记载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这是合乎礼的。将要有求于人,就要先居于人下,这是合乎礼的好事。齐侯说:“从莒国的国境以西,请求奉送给君王二万五千户,等待君王的命令。寡人将要率领敝邑的军队跟从执事,唯命是从。君王的忧虑,就是寡人的忧虑。”昭公很高兴。子家懿伯说:“上天的禄命不再降给君王了。上天如果保佑君王,也不能超过周公。给君王鲁国就足够了。失去鲁国而带着两万五千户做臣下,谁还为君王复位?而且齐国的国君没有信用,不如早去晋国。”昭公不听从。

臧昭伯率领跟从昭公的人将要结盟,盟书说:“同心合力,好恶一致。明确有罪无罪,坚决跟从国君,不要里外通气。”用昭公的名义给子家懿伯看。子家懿伯说:“像这样,我不能盟誓。我没有才能,不能和您几位同心合力,认为都是有罪。我也可能里里外外通通气,并且想要离开国君,为国君四方奔走。您几位喜欢逃亡而讨厌安定君位,我哪里能和您几位好恶一致?陷国君于危难之中,还有比这再大的罪过吗?为了里外通气而离开国君,国君就能快一点回国,不通气能做什么?又能死守在哪里?”于是就不参加盟誓。

叔孙昭子从阚地回国,进见季平子。季平子叩头,说:“您要我怎么办?”叔孙昭子说:“人有谁不死?您由于驱逐国君成名,子子孙孙不忘记,不也可悲吗?我能要您怎么办?”季平子

说：“如果给我能改变态度事奉国君的机会，就是所谓让死人再生、白骨长肉了。”叔孙昭子跟着昭公到齐国，向昭公报告。子家懿伯命令把凡是去到昭公宾馆去的人都逮起来。昭公和叔孙昭子在帐幕里说话，叔孙昭子说：“将要安定大众而接纳您。”昭公的亲兵打算杀死叔孙昭子，埋伏在路边。左师展报告昭公。叔孙昭公让叔孙昭子取道铸地回国。这时季平子有了别的念头。

冬天，十月初四，叔孙昭子在正寝中斋戒，让祝宗为他求叔孙叔孙去世。十一日，叔孙昭子去世。左师展打算带着昭公坐一辆车回国，昭公的亲兵逮住了他。

十月十五日，尹国领兵徒步渡过洛水，放火烧了东訾，没有取胜。

十一月，宋元公为了昭公的缘故打算去到晋国，梦见太子栾在宗庙中即位，自己和宋平公穿着朝服辅助他。早晨，召见六卿。宋元公说：“寡人没有才能而不能事奉父兄辈，成为您几位的忧虑，这是寡人的罪过。如果我托您诸位的福气，可以保全脑袋而善终，那些用来装载我骸骨的棺木，请不要够上先君的体制。”仲几回答说：“君王如果因国家的缘故，自己贬损饮宴声色的供奉，下臣们不敢与闻。至于宋国的法度，出生和下葬的礼制，先君已经有了规定，下臣们用生命来维护它，不敢废弃。下臣失职，刑法是不能赦免的。下臣不愿这样死去，只能不奉君命。”宋公就动身了。十三日，宋公死在曲棘。

十二月十四日，齐侯包围郟地。

当初，臧昭伯去到晋国，臧会偷了他的名叫倮句宝龟，用来占卜应该诚实还是不诚实，结果是不诚实吉利。臧氏的家臣

将要到晋国问候臧昭伯，臧会请求派他前去。昭伯问起家事，他全都回答了。昭伯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昭子，就不回答。再三问他，也不回答。等到昭伯回国到达郊外，臧会前去迎接。问起那件事，还像从前那样不回答。昭伯抵达国都，先住在外面而查访妻子兄弟，都没有查出什么事。昭伯就抓了臧会要杀他，臧会逃走，逃亡到邠地，邠鲂假让他做了贾正。一次臧会到季氏那里去送账本，臧氏派五个人带着戈和楯埋伏在桐汝的里门里，臧会出来，就赶上去，臧会转身奔逃，在季氏的中门之外被逮住。季氏发怒，说：“为什么带着武器进我的家门？”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季氏、臧氏因此互相有了恶感。等到昭伯随从昭公之后，季氏立了臧会做臧氏的继承人。臧会说：“偻句没有欺骗我呀。”

楚王派蘧射在州屈筑城，让茄地人回去居住；在丘皇筑城，让訾地人迁去居住。派熊相谏在巢地筑内城，派季然在卷地筑内城。子太叔听到了，说：“楚王快要死了。不能让百姓安居在故土，百姓必然忧愁。这些忧愁将要施加到君王的身上，不能长久了。”

二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五，齐侯占取了郚地。

安葬宋元公，礼仪像安葬先君一样，这是合乎礼的。

三月，《春秋》记载“昭公从齐国到达，住在郚地”，这是说已经到了鲁国境内。

夏天，齐侯打算送昭公回国，命令不要接受鲁国的财礼。季氏家臣申丰跟着女贾，用锦两疋作为财礼，捆紧在一起像一块瑱圭，去到齐军，对梁丘据的家臣高齎说：“如果你能收买梁丘据，我们让你当高氏的继承人，给你五千庾粮食。”高齎把锦

给梁丘据看,梁丘据想要。高齑说:“鲁国人买得很多,一百疋一堆。由于道路不通,先把这点送来。”梁丘据收下锦,对齐侯说:“臣下们对鲁国国君不肯尽力,不是不能奉行君命。然而我却感到奇怪。宋元公为了鲁国国君去到晋国,死在曲棘;叔孙昭子请求让他的国君复位,无病而死。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国国君得罪了鬼神,所以才到这地步呢?君王如果待在曲棘,派臣下们跟从鲁国国君向鲁作战以为试探。如果行,军事上成功,君王就继续前去,这就不会有人抵抗了。如果没有成功,就不必劳动君王了。”齐侯听从了,派公子鉏领兵跟从昭公。

成邑大夫公孙朝对季平子说:“城市,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请让我们抵御齐军。”平子答应了。公孙朝请求奉上人质,季平子不答应,说:“相信你,这就够了。”公孙朝告诉齐军说:“孟氏,是鲁国的破落户。使用成地太过分了,我们不能忍受,请求降服齐国以便休息。”齐军就包围成邑。成邑的军队攻打在淄水饮马的齐军,说:“这是做做样子给大家看的。”鲁国准备充分以后才告诉齐国人说:“我们拧不过大家,不能投降了。”

鲁国和齐军遭遇,在炊鼻作战。齐国的公孙捷碰上大夫泄声子,用箭射泄声子,射中盾脊,箭从横木穿过车辕,箭头射进盾脊三寸。泄声子用箭射公孙的马,射断马颈的皮带,把马射死。公孙捷改乘别的战车,鲁国人误认他是叔孙氏的家臣鬬戾,就上去帮他。公孙捷说:“我是齐国人。”鲁国人打算击打公孙捷,公孙捷一箭射去,射死了鲁国人。公孙捷的御者说:“再射。”公孙捷说:“大队人马可以让他们害怕,而不能激怒他们。”齐国大夫子囊带碰上泄声子,叱骂他。泄声子说:“作战的

时候没有个人的愤怒,我回骂就是为我个人了,我要抵挡您一阵。”子囊带捷还是叱骂泄声子,泄声子也就回骂。季氏家臣冉竖用箭射陈武子,中手,弓掉地而破口大骂。冉竖报告季平子,说:“有一个君子皮肤白胡子眉毛黑而密,很会骂人。”季平子说:“一定是陈武子,不是抵挡了他吗!”冉竖回答说:“称他为君子,怎么敢抵挡他?”林雍耻于做颜鸣的车右,下车,齐大夫苑何忌割了他的耳朵。颜鸣要把他带走。苑何忌的御者说:“瞧着下边!”眼睛就看着林雍的脚。苑何忌砍斫林雍,砍断了他的一双脚,林雍用另一只脚跳上去别的战车逃回来。颜鸣不顾私怨三次冲进齐军,大喊说:“林雍来坐车!”

四月,单穆子去到晋国报告情况紧急。五月初五,刘国人在尸氏打败了王城的军队。十五日,王城人、刘国人在施谷作战,刘军大败。

秋天,昭公和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郟陵结盟,这是为了商量送回昭公。

七月十七日,刘文公带了周天子出去。十八日,住在阳渠。王城的军队放火烧了刘城。二十四日,周天子住在褚氏。二十五日,周天子住在萑谷。二十八日,周天子进入胥靡。二十九日,周天子住在滑地。晋国的知跖、赵简子领兵接纳周王,派女宽镇守阙塞。

九月,楚平王死了。令尹子常想立公子申,说:“太子壬年纪小,他的母亲不是正妻,而是王子建所聘的。公子申年长而喜好善良。立年长就顺于情理,建立善良国家就得治。君王顺理国家太平,能不那么做吗?”公子申发怒说:“这是搞乱国家、宣扬君王的丑事。国家有外援,不能轻慢;君王有嫡出的继承

人,不能混乱。败坏亲人、招来仇敌、混乱继承人,不吉利。我蒙受恶名。即使把天拿来贿赂我,我也是不干的,楚国在有什么?一定要杀令尹。”令尹害怕,就立了太子王,是为昭王。

冬天十月十六日,周王在滑地起兵。二十一日,在郊地,就住在尸地。十一月十一日,晋军攻下巩地。召伯盈赶走了王子朝,王子朝和召氏的族人、毛得、尹固、南宫嚭保护着周朝的典籍逃亡楚国。阴忌逃亡到莒地叛变了。召伯盈在尸地迎接周王,和刘文公、单文公结盟。于是就驻扎在圉泽,住在堤上。二十三日,周王进入成周。二十四日,在襄王的庙里盟誓。晋军派成公般在成周戍守,就回去了。十二月初四,周王进入庄宫。

王子朝派人报告诸侯说:

从前武王战胜殷朝,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与民休息,一并分封同母兄弟,作为周朝的屏障,还说:“我不能独自承享文王、武王的功业,而且还是为了后代一旦荒淫败坏而陷入危难,就可以拯救他。”到了夷王,恶疾缠身,诸侯无不遍祭境内的名山大川,为夷王的健康祈祷。到了厉王,他的内心乖张暴虐,老百姓不能忍受,就让他到彘地去。诸侯各自离开他们的君位,来参与王朝的政事。宣王有见识,诸侯们把王位奉还给了他。到了幽王,上天不保佑周朝,天子昏乱不顺,因此失去王位。携王触犯天命,诸侯废弃了他,立了继承人,因此迁都到郑郕。这就是由于兄弟们能够为王室效力。到了惠王,上天不使周朝安定,使颓生出祸心,延及王子带。惠王、襄王避难,离开了国都。这时候晋国、郑国都来消灭不正派的人,以平定王室。这就是由于兄弟们能够遵奉先王的命令。在定王六年的时候,秦国中间降下妖孽,说“周朝会有一个长胡子的天子,也能

够完成自己的职位,使诸侯顺服而享有国家,两代谨守自己的职位。王室中有人觊觎王位,诸侯不为王室图谋,受到了动乱灾祸。”到了灵王,生下来就有胡子,他十分神奇聪明,对诸侯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灵王、景王都能善始善终。

现在王室动乱,单穆公、刘文公搅乱天下,专门倒行逆施,说“先王登位有什么常规,只要我心里想立谁,有谁敢来讨伐”,以此在王室中制造混乱。他们无限度地侵吞,无满足地贪求,褻渎鬼神,抛弃刑法,触犯盟约,蔑视礼仪,诬蔑先王。晋国无道,对他们却加以赞助,放纵他们永无满足的欲望。现在不谷动荡流离,逃窜在荆蛮,还没有归宿的地方。如果我们一两兄弟甥舅顺从上天的法度,不要帮助狡猾之徒,以服从先王的命令,不要招致上天的惩罚,除去不谷的忧虑并为不谷谋划,就是不谷的愿望了。谨敢完全披露腹心和先王的命令,希望诸侯认真地考虑一下。

先王的命令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立年长的。年纪相当的根据德行,德行相当的根据占卜。天子不立偏爱,公卿没有的私心,这是古代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年去世,单穆公、刘文公偏私立了年幼的,来违犯先王的命令。请所有诸侯考虑一下。”

闵子马父听到王子朝的辞令,说:“文辞是用来表达礼的。王子朝违背了景王的命令,疏远晋国这样大国,一心一意只想做天子,无礼到极点了,哪里还用得着文辞?”

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派人祭祷消灾。晏婴说:“没有好处的,只能招来欺骗。天道不可怀疑,不能使它有所差错,怎么能去祭祷?而且上天有扫帚,是用来清除污秽的。君王没有污秽

的德行,又祭祷什么?如果德行污秽,祭祷又能减轻什么?《诗》中说:‘这一位文王,小心翼翼。隆重地事奉天帝,求取各种福禄。他的德行不违背天命,接受着四方之国。’君王没有恶德,四方的国家将会来到,哪里怕有彗星?《诗》中说:‘我没有什么借鉴,要有就是夏后和商。由于政事混乱,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德行违背天命而混乱,百姓将要流亡,祝史的所作所为,是不能用来弥补的。”齐侯很高兴,就停止了祭祷。

齐侯和晏婴在路寝里坐着。齐侯叹气说:“屋子多么漂亮啊!属于谁呢?”晏婴说:“请问君王的意思是什么?”齐侯说:“我以为是属于有德行的人。”晏婴说:“像君王所说,恐怕在于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然而对百姓有施舍。豆、区、釜钟这几种量器的容积,从公田征税时就用小的,向百姓施舍时就用大的。您征税多,陈氏施舍多,百姓已经归向他了。《诗》中说:‘虽然没有德行给予你,也应当且歌且舞。’陈氏的施舍,百姓已经为之歌舞了。您的后代如果稍稍怠惰,陈氏又如果不灭亡,他的封地就变成国家了。”齐侯说:“对啊!这可怎么办?”晏婴回答说:“只有礼可以阻止这种趋势。如果合乎礼,家族的施舍不能扩大到国内,百姓不迁移,农夫不流动,工人商人不改行,士不失职,官不怠慢,大夫不占取公家的利益。”齐侯说:“对啊!我没能做到。我从现在开始知道礼能够用来治理国家了。”晏婴回答说:“礼可以治理国家已经由来很久了,和天地一样长久。国君发令、臣下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哥哥仁爱、弟弟恭敬,丈夫和蔼,妻子温柔,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是合乎礼的。国君发令而没有错失,臣下恭敬而没有二心;父亲慈爱而教育儿子,儿子孝顺而规劝父亲;哥哥仁爱

而友善，弟弟恭敬而顺服；丈夫和蔼而合理，妻子温柔而正直；婆婆慈爱而肯听从规劝，媳妇顺从而能委婉陈辞，这又是礼中的好事情。”齐侯说：“对啊！我从现在开始听到了礼应当加以崇尚了。”晏婴回答说：“先王从天地那里继承了礼以治理百姓，所以先王崇尚它。”

二十七年春天，昭公去到齐国。昭公从齐国到达，住在郚地，这是在国都以外。

吴子想要借楚国丧事的机会讨伐它，派公子掩余、公子烛庸领兵包围潜地，派季札到中原各国聘问。季札到晋国聘问，观察诸侯的态度。楚国的莠尹然、王尹麋领兵救援潜地，左司马沈尹戌率领都邑亲兵和王马的部属补充先头部队，和吴军在穷地相遇。令尹子常带着水军到了沙汭而回来，左尹郤宛、工尹寿领兵到达潜地，吴军被阻不能退却。

吴国的公子光说：“这是机会，不能失去了。”告诉鱄设诸说：“中原的国家有句话说：‘不去寻找，哪里能够得到？’我是王位的继承人，我就要寻找这个。事情如果成功，季子虽然来到，也不能废掉我。”鱄设诸说：“君王是可以杀掉的。但是我母亲老，儿子小，我拿他们没有办法。”公子光说：“你不要有顾虑，我就是你。”

夏天四月，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吴王。吴王让甲士坐在道路两旁一直到大门口。大门、台阶、里门、坐席上，都是吴王的亲兵，手持短剑卫护在吴王两旁。端菜的人在门外先脱光衣服再换穿别的衣服，膝行而入，持剑的人用剑夹着他，剑尖快碰到身上，然后才递给上菜的人。公子光假装有脚病，躲进地下室。鱄设诸把剑放在鱼肚子里然后进入，抽

出剑猛刺吴王，两旁的短剑也交叉穿进了鱄设诸的胸膛，结果还是杀死了吴王。后来，公子光即位，让鱄设诸的儿子做了卿。

季札回到吴国说：“如果先君没有废弃祭祀，百姓没有废弃主子，土地和五谷之神得到奉献，国家和家族没有颠覆，他就是我的国君，我敢怨恨谁？哀痛死去的，事奉活着的，以等待天命。不是我发起动乱，谁立为国君，我就服从谁，这是先代的常法。”到吴国僚坟墓前哭泣复命，回到自己原来的官位上等待命令。吴国的公子掩余逃亡徐国，公子烛庸逃亡钟吾。楚军听到吴国发生动乱就收兵回去。

郤宛正直而温和，国人喜欢他。鄢将师做右领，和费无极勾结，憎恨郤宛。令尹子常贪财而听信谗言，费无极诬陷郤宛，对子常说：“郤宛要请您喝酒。”又对郤宛说：“令尹要到您家里去喝酒。”郤宛说：“我是下贱的人，那能让令尹屈尊前来。令尹如果一定要屈尊前来，赐给我的恩惠就太大了，我没有东西奉献，怎么办？”费无极说：“令尹喜欢皮甲武器，您拿出来，我来挑选。”选取了五领皮甲、五种武器，说：“放在门口，令尹来到，一定要观看，就乘机献给他。”等到举行享礼的那一天，把皮甲武器放在门边的帐幔里。费无极对令尹说：“我几乎害了您。郤宛打算对您不下手，皮甲和武器都放在门口了。您一定不要去！而且这次潜地的战役，本来可以得志于吴国，郤宛受了贿赂而回来；又贻误将领们，让他们退兵，说‘乘人动乱而进攻，不吉祥。’吴国乘我们有丧事，我们乘他们的动乱，不也是可以的吗？”令尹让人到郤氏那里观看动静，就看到了有皮甲和武器在那里。于是不去了，召见鄢将师把情况告诉了他。鄢将师退下，就下令攻打郤氏，而且放火烧他的家。郤宛听到消息，

就自杀了。国人不肯放火，鄆将师下令说：“不烧郟家，和他同罪。”有人拿着一张席子，有人拿着一把谷草，国人都拿来扔了，因此没有烧着。令尹派人烧了郟家，把郟氏的族人、亲属全都消灭，杀了阳令终跟他的弟弟完和佗，还杀了晋陈和他的子弟。晋陈的族人在国都里喊叫说：“鄆氏、费氏以君王自居，专权而祸乱楚国，削弱孤立王室，蒙蔽君王和令尹来为自己牟利，令尹全都相信他们，国家将要怎么样？”令尹很担心。

秋天，晋国士鞅、宋国乐祁、卫国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在扈地会见，为了接受命令去成周戍守，同时商量送回昭公。宋国、卫国都认为送回昭公对自己有利，坚决地请求。士鞅在季孙那里取得了财礼，对司城乐祁和北宫喜说：“季孙还不知道他自己的罪过，而国君攻打他。他请求囚禁、请求逃亡，在当时都得不到同意。国君又没有战胜他，就自己出国了。难道没有准备而能赶走国君吗？季氏恢复原来的权势，是上天挽救了他。对昭公亲兵的愤怒加以制止，对叔孙氏的意愿加以启示。不是这样，难道那些人攻打别人反而脱下皮甲手拿箭筒在那里玩？叔孙氏害怕祸难的泛滥，因而自愿和季氏站在一起，这是上天的意志。鲁国的国君请求齐国帮助，三年没有成功。季氏很受百姓的拥护，淮夷亲附他，有打十年的准备；有齐国、楚国的支援，有上天的赞同，有百姓的帮助；有坚守的决心，有诸侯的权势，但没有敢把事情公开，仍然事奉国君像在国内一样。所以我认为难办。您二位都是为国家打算的，想要送回鲁国国君，这也是我的愿望，请跟随您二位去包围鲁国。如果不成功，我就为此而死。”这两位害怕，都辞谢了。于是就辞退小国，而答复昭公说事情难办。

孟懿子、阳虎攻打郚地，郚地人打算迎战。子家懿伯说：“天命已经很久了。让国君逃亡的，一定就是这批人。上天已经降祸于国君，而要自己求福，不也很困难吗？如果有鬼神，这一战必然失败。啊！没有希望了吧！恐怕要死在这里了吧！”昭公派子家懿伯去到晋国。昭公的亲兵在且知被打败了。

楚国郤宛的祸难，国内的怨言不息，进胙肉的人无不指责令尹。沈尹戌对令尹子常说：“左尹和中厖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罪过，而您杀了他们，招致指责，到现在没有完。我很怀疑：仁爱的人杀了人来掩盖指责，他还不干呢；现在您杀了人来招致指责，而不考虑一下，不也很奇怪吗？费无极，是楚国专干诬陷的人，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去掉朝吴，赶走蔡侯朱，丧失太子建，杀死连尹奢，遮蔽君王的耳目，让他听不清看不明。如果不是这样，平生的温和仁慈、恭敬节俭，有超过成王、庄王而无不及的。所以得不到诸侯，是由于接近了费无极。现在又杀了三个无罪的人，招致了更大的指责，几乎要到您身上了。您还不这事作打算？鄢将师假传您的命令，消灭了三个家族。这三个家族，是国家中突出的家族，在位时没有过错。吴国新近立了国君，边境越来越紧张。楚国如果再发生战事，您就危险了！聪明人消除诬陷来使自己安定，现在您喜欢诬陷来使自己危险，您的昏乱也太过分了！”令尹子常说：“这是我的罪过，岂敢不好好打算？”九月十四日，令尹子常杀了费无极和鄢将师，全部消灭了他们的族人，来让国人高兴。

冬天，昭公去到齐国，齐侯请求设享礼招待他。子家懿伯说：“每天早晚都在他的朝廷上，又设享礼干什么，还是喝酒吧。”于是就喝酒，齐侯让宰臣向昭公敬酒，自己却请求退席。

公子慙的女儿名叫重,又是齐侯的夫人,齐侯说:“请让我夫人出来见您。”子家懿伯就带着昭公出去了。

十二月,晋国的籍秦把诸侯的戍卒送到成周,鲁国人用祸难作为原因辞谢不去。

二十八年春天,昭公去到晋国,将要到乾侯去这个地方去。子家懿伯说:“有求于别人,而又跑到人家那里安安稳稳地住着,有谁还来同情您?还是到我国和晋国的边境上等着好。”昭公不听,派人请求晋国来人迎接。晋国人说:“上天降祸鲁国,君王淹留在外,也不派人来屈尊问候寡人,而是跑去安定稳稳地住在甥舅之国,难道还要派人到齐国迎接君王?”让昭公回到鲁国和齐国的边境上,然后派人迎接。

晋国的祁盈的两个家臣祁胜和郇臧互相和对方妻子通奸。祁盈打算逮他们,去问司马叔游。叔游说:“《郑书》有这样的话:‘嫉害正直,这样的人多的是。’无道的人在位,您恐怕不能免于祸患。《诗》中说:‘百姓的邪恶很多,自己不要再陷进邪恶。’姑且不要逮他们,怎么样?”祁盈说:“祁氏私家的讨伐,和国家有什么关系?”就逮了他们。祁胜贿赂荀跖,荀跖在晋侯面前诋毁祁盈。晋侯逮了祁盈。祁盈的家臣说:“反正是一起被杀,不如让我们主子听到祁胜和郇臧的死讯,大家也可以痛快一下。”就杀了这两个人。

夏天,六月,晋侯杀了祁盈和杨石。杨石,是祁盈的党羽,帮着祁盈作乱,所以杀了他,于是就灭亡了祁氏、羊舌氏。

当初,叔向想要娶申公巫臣的女儿做妻子,他的母亲要他娶她的亲族。叔向说:“我的母亲多而庶兄弟少,舅家女儿不易生子,我把这作为鉴戒了。”他的母亲说:“巫臣的妻子杀死三

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灭亡一个国家、使两个卿逃亡了，能够不作为鉴戒吗？我听说：‘很美丽必然有很丑恶。’那个人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子貉的妹妹。子貉早年去世，没有后代，而上天把美丽汇集在她身上，必然是要用她来败坏事情。从前有位仍氏生下一个女儿，头发稠密乌黑而漂亮，光泽可以照见人影，被称为玄妻。乐正后夔娶了她，生下伯封，贪婪如猪没有个满足，暴躁乖戾没有个完，人们叫他大猪。有穷后羿灭了他，后夔因此而不能得到祭祀。并且三代被灭亡，共子的被废立，都是由于美色为害。你娶她做什么呢？有了特别美丽的女人，就足以使人改变。如果不是极有道德正义的人娶她，就必然有祸患。”叔向听后害怕，不敢娶。晋平公硬是要叔向娶了她，生了杨石。杨石刚生下来，子容的母亲跑去告诉婆婆，说：“大弟妇生了个男孩。”叔向的母亲走去看，走到堂前，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往回走，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豺狼似的男子必然有野心。不是这个人，没有人会毁掉羊舌氏。”于是就不看他。

秋天，晋国的韩宣子死了，魏舒执政。把祁氏的田地分割为七个县，把羊舌氏的田地分割为三个县。士景伯做郟大夫，贾辛做祁大夫，司马督做平陵大夫，魏戊做梗阳大夫，知徐吾做涂水大夫，韩固做乌首大夫，孟丙做孟大夫，乐霄做铜鞮大夫，赵朝做平阳大夫，僚安做杨氏大夫。认为贾辛、司马督曾经给王室出力，所以举拔他们；认为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是非嫡长子中不失职、能够持守家业的人；另外四个人，都先接受职务然后进见魏舒，是由于贤能而加以举拔的。

魏舒对大夫成鲧说：“我把一个县给了戊，别人会以为我

是偏袒吗？”成鱄回答说：“哪里会？魏戊的为人，远不忘国君，近不逼同事，处在有利的地位上想到道义，处在贫困之中想到保持操守，有兢兢业业之心而没有过度的行为，虽然给了他一个县，不也是可以的吗！从前武王战胜商朝，广有天下，他的兄弟领有封国的十五人，姬姓领有封国的四十人，都是举拔的亲属。举拔没有别的，只要善在他那里，亲密、疏远都是一样的。《诗》中说：‘这一位文王，上帝审察他的内心，巩固他的威信。他能明察是非曲直，他能分辨邪恶善美，赏罚严明，从敬畏。在这大国，称王称君，四方顺服亲附。亲附文王，他的德行无休无尽。已经承受了上天的福禄，延及于孙孙子子。’内心能道义制约叫做度，德行端正反应和谐叫做莫，光照四方叫做明，勤于施舍没有私心叫做类，教导别人不知疲倦叫做长，严明赏罚叫做君，慈祥和睦使别人归服叫做顺，择善而从叫做比，用天地作经纬叫做文。这九种德行不出过错，做事情就没有悔恨，所以承袭上天的福禄，于子子子孙孙都有依靠。现在您的举拔，已经接近文德了，影响深远。”

贾辛在去他的县之前，进见魏舒。魏舒说：“辛，你过来！从前叔向去到郑国，鬻蔑长得丑，想要观察叔向，就跟着收拾器皿的人前去，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叔向正要喝酒，听到了，说：‘一定是鬻蔑！’下堂，拉着他的手上堂，说：‘从前贾国的大夫长得丑，娶了个妻子很美，她三年不说不笑。贾国的大夫为她驾着车子去到沼泽地，射野鸡，射中了，她才笑着说话。贾国的大夫说：“本事是不能没有的。我要是不能射箭，你就不说不笑了啊！”现在您的外貌不大好看，您如果再不说话，我几乎错过您了。话的不能不说就像这样。’两个人就像

老相识一样。现在你贾辛为王室出了力,我因此举拔你。动身吧!保持着恭敬,不要毁了你的功劳。”

孔子听到魏舒的举拔,认为合乎道义,说:“近而不失去亲族,远而不失去应当举拔的人,可以说是合乎道义了。”又听说他命令贾辛的话,认为体现了忠诚,说:“《诗》中说,‘永远合于天命,自己求取各种福禄’,这是忠诚。魏子的举拔合于道义,他的命令又体现了忠诚,恐怕他的后代会在晋国长享禄位吧!”

冬天,梗阳人有诉讼,魏戌不能判断,把案件上报给魏舒。诉讼一方的大宗把女乐送给魏舒,魏舒打算收下来。魏戌对阎没、女宽说:“主人以不受贿赂名扬于诸侯,如果收下梗阳人的女乐,就没有比这再大的贿赂了。您二位一定要劝谏。”两个人都答应了。退朝以后,等在庭院里。送饭菜进来了,魏舒叫他们吃饭。等到摆上饭菜,两个人三次叹气。吃完了,让他们坐下。魏舒说:“我听我伯父叔父说过:‘吃饭的时候忘记忧愁。’您二位在摆上饭菜的时候三次叹气,这是为什么?”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小人,昨天没有吃晚饭。饭菜刚到,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上菜上了一半,就责备自己说:‘难道将军让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完,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的内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舒就辞谢了梗阳人的贿赂。

二十九年春天,昭公从乾侯来到,住在郟地。齐侯派高张来慰问昭公,称他做主君。子家懿伯说:“齐国轻视君王了,君王只是自取其辱。”昭公就去到乾侯。

三月十三日,京城里杀了召伯盈、尹氏固和原伯鲁的儿

子。尹氏固回去复位的时候,有个女人在成周郊外碰上他,责备他说:“待着就怂恿别人惹祸,出去了又几天就回来,这个人啊,难道能活过三年吗?”

夏天,五月二十五日,王子朝的余党王子赵车跑到鄆地而叛变,阴不佞打败了他。

季平子每年买马,准备好随从人员的衣服鞋子,送到乾侯去。昭公逮了送马的人,卖掉了马。于是季平子就不再送马去了。

卫侯前来奉献他自己驾车的马,名叫启服,掉进坑里死了。昭公打算给它装进棺材埋葬。子家懿伯说:“随从的人已经生病了,请让他们把马吃了吧。”于是就用破帷幕裹着死马埋了。

昭公把羔羊皮赐给公衍,派他把龙纹的美玉献给齐侯,他就把羔羊皮也一起奉献。齐侯很高兴,给了他阳谷这个地方。公衍、公为出生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一起出去住在产房里,公衍先出生。公为的母亲说:“我们一起出来,就一起去报喜。”过了三天,公为出生。公为的母亲先去报告,公为就做了哥哥。昭公心里很喜欢公衍,而又想起鲁国的这段往事,说:“公为惹起了这场祸事。出生在后而做哥哥,这冤枉也很久了。”废了公为,立公衍为太子。

秋天,龙出现在绛地郊外,魏舒问史墨说:“我听说,虫类没有比龙再聪明的了,因为它不能被人活捉。认为它聪明,可以相信吗?”史墨说:“实在是人不聪明,不是龙聪明。古代养龙,所以国内有豢龙氏、御龙氏。”魏舒说:“这两家,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是说的什么呢?”史墨回答说:“过

去有豷国的国君叔安,有一个后代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能够了解龙的嗜好和要求来喂养它们,龙到他那里去的很多,于是就加以训服,让它们伺候帝舜,帝舜赐他姓董,氏叫做豷龙,封他在豷川,豷夷氏就是他的后代。所以帝舜氏世世代代有养龙的。到了有夏孔甲,顺服天帝,天帝赐给他驾车的龙,黄河和汉水的各两条,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饲养,而又没有找到豷龙氏。有陶唐氏已经衰落,后来又有刘累,向豷龙氏学习训龙,以此事奉孔甲,能够喂养这几条龙。夏后嘉奖他,赐氏叫做御龙,以代替豷韦的后代。有一条雌龙死了,刘累偷偷地剁成肉酱给夏后吃,夏后吃了,后来又让刘累找来吃。刘累害怕而迁移到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代。”魏舒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史墨回答说:“每种事物都有专门管理它的官吏,官员改进他的管理方法,每天早晚都考虑这个事情。一旦失职,就要丢掉性命。丢了官就不能吃公家的俸禄。官员老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种生物才会来到。如果泯灭丢弃它们,生物就自己潜伏,抑郁不能成长。所以有职掌五行的官员,这叫做五官,一代一代继承姓氏,封爵是上公,祭祀是贵神。在土地神、五谷神和五行之神的祭祀中,对他们尊敬又崇奉。木官之长叫句芒,火官之长叫祝融,金官之长叫蓐收,水官之长叫玄冥,土官之长叫后土。龙,是属于水生的生物,水官废弃了,所以龙不能被人活捉。如果不这样,《周易》怎么会有《乾》☰卦的《姤》☴(爻辞)说:‘潜伏的龙不被使用’;其《同人》☷(爻辞)说,‘活着的龙在土田里’;其《大有》☲(爻辞)说,‘飞舞的龙在天上’;其《夬》☱(爻辞)说‘伸直身子的龙有所悔恨’;用其《坤》☷(爻辞)说,‘见到群龙没有首领,吉利’;《坤》卦变成《剥》☶卦说,

‘龙在野外战斗’。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描写它们?”魏舒说:“土地神、五谷神庙里的五种祭祀,是哪一代帝王的五官?”史墨回答说:“少皞氏有四个叔父,叫重、叫该、叫修、叫熙,能够管理金、木和水。派重做句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世世代代不失职,就帮助少皞氏取得了穷桑登帝位的成功,这是其中的三种祭祀。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做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做后土,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后土做了土地神;五谷神,是管理土田的官员。有烈山氏的儿子叫柱,做了土地神,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朝的弃也做了五谷神,从商朝以来祭祀他。”

冬天,晋国的赵简子、荀寅领兵在汝水边上筑城,就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刑鼎,铸着土勾所制定的刑书。

孔子说:“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现在它失掉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度,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贵人怎么能显出尊贵?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以保守?贵贱没有次序,怎么治理国家?而且土勾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正式的法律呢?”史墨说:“范氏、中行氏要灭亡了吧!荀寅是下卿,但违反上面的命令,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为国家的法律,这是法令的罪人。又加上范氏,改变被庐制定的法律,这就要灭亡了。恐怕还要牵涉到

赵氏,国为赵简子参与了。但赵简子出于不得已,如果修养德行,还可以免于祸患。”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春秋》以前不记载(公在郟)或(在乾侯)而现在记载,这是认为昭公不对,而且表明过错的责任所在。

夏天,六月,晋顷公死了。秋天,八月,晋顷公下葬。郑国的子太叔前去吊唁兼送葬。魏舒让士景伯质问子太叔,说:“悼公的丧事;公孙夏吊唁,子侨送葬。现在您只有一个人,是什么缘故?”子太叔回答说:“诸侯所以归服晋国国君,这是由于晋国有礼。礼这件事,就是说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抚小国。事奉大国在于恭敬地按时执行命令,爱抚小国在于体恤小国的困乏。由于敝邑处在大国之间,供应它所需的贡品,参加它为了应付意外而设的守备,难道能忘了恭敬地执行吊丧送葬的礼节?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士吊唁,大夫送葬;只有朝会、聘问宴享、军事行动这才派遣卿。晋国的丧事,当敝邑闲暇无事的时候,先君曾经亲自来送葬;如果不得闲暇,即使是士、大夫有时也难于派遣。大国的恩惠,也会是嘉许常礼有所增加,而不责备它的困乏,明察敝邑的忠诚,只是要求大体具备,就可以认为合乎礼了。周灵王的丧事,我们先君简公在楚国,我们先大夫印段前去——他是敝邑的少卿。天子的官吏并没有责备,这是体恤我们的困乏。现在大夫说:‘你们为什么不按照过去的规矩办?’过去有隆重有减省,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根据隆重,那么寡君年纪小,因此不能前来。按照减省,那么吉在这里了。请大夫考虑一下!”晋国人没法再质问。

吴王让徐国人逮捕掩余,让钟吾人逮捕烛庸,两个公子逃

亡到楚国。楚王封给他们许多土地,确定迁居的地方,派监马尹大心迎接吴国公子,让他们住在养地,派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在那里筑城;把城父和胡地的土田给他们,打算危害吴国。子西劝谏说:“吴光新近得到国家,体恤他的百姓,把百姓看成像儿子一样,和百姓同甘共苦,这是打算使用他们了。如果和吴国边疆上的人结好,让他们顺服,还怕吴军的来到吗?现在我们却让他们的仇人强大,增加他们的愤恨,恐怕不可以吧!吴国是周朝的后代,而被抛弃在海边,不能和姬姓各国相往来,现在才开始壮大,可以和中原各国相匹敌。吴王光又很有知识,打算使自己等同于先王。不知道上天将要使他暴虐,让他丧失吴国而使异姓之国扩大土地呢,还是将要保佑吴国呢,它的结果不会太远了。我们何不安定我们的鬼神,让我们的百姓等他的结果,哪里用得着劳动自己呢?”楚王不听。仍旧安排了吴公子。吴王发怒。

冬天,十二月,吴王抓了钟吾子。于是就讨伐徐国,堵住山上的水再灌进徐国。二十三日,灭亡徐国。徐国国君章禹绞断头发,带着他夫人迎接吴王。吴王加以慰问后送走了他,让他的近臣跟着,于是章禹就逃亡到楚国。楚国的沈尹戌领兵救援徐国,没有赶上。于是就在夷地筑城,让章禹住在那里。

吴王问伍员说:“起初你说攻打楚国,我知道事情能够成功,但恐怕他派我前去,又不愿意别人占了我的功劳。现在我将要自己占有这份功劳了。讨伐楚国怎么样?”伍员回答说:“楚国执政的人多却互相不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如果组织三支部队对楚国突然袭击而又快速撤退,然后用一支部队冲入楚国,他们必然都出来应战。他们出来,我们就回去;他们回

去,我们就出动,楚军必然疲于奔命。屡次突击快撤,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失误。等他们疲乏以后再派三军跟上,必然大胜他们。”吴王阖庐听从了,楚国从此开始困顿疲乏了。

三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春秋》记载说:昭公在乾侯,是说他既不能去国外,又不能回国内。

晋侯打算用武力送昭公回国。士鞅说:“如果召见季平子而他不来,那么确实是有失臣道了,然后再攻打他,怎么样?”晋国人召见季平子,士鞅派人私下告诉他说:“您一定得来,我保证您不会遭殃。”季平子和晋国的荀跖在适历会见。荀跖说:“寡君让我对您说:‘为什么赶走国君?有国君而不事奉,周朝是有一定刑罚的。您还是考虑一下!’季平子头戴练冠,身穿麻衣,光着脚,俯伏而回答说:“事奉国君,这是下臣求之不得的,岂敢逃避刑罚?君王如果认为下臣有罪,就请把下臣囚禁在弗地,等待君王的查问,唯命是听。如果先君的缘故,不要断绝季氏的后代,而赐下臣一死。如果不杀,也不让逃亡,这是君王的恩惠,死而不朽。如果能跟随君王回去,本是下臣的愿望,岂敢有别的念头。”

夏天,四月,季平子跟随荀跖到了乾侯。子家懿伯说:“君王和他一起回去。一次羞耻不能忍受,终身的羞耻反而能忍受吗?”昭公说:“对。”大家说:“这就在一句话了,君王一定得赶走他!”荀我以晋侯的名义慰问昭公,而且说:“寡君派我以国君的名义责备季平子,他不敢逃死,君王还是回国吧!”昭公说:“君王赐惠照顾到先君的友好,延续到逃亡的人,打算让我回去扫除宗庙以事奉君王,那就不能见那个人。我要是能见那个人,有河神为证!”荀跖按上耳朵跑开,说:“寡君诚惶诚恐,

岂敢预闻鲁国的祸难！下臣请求去回复寡君。”退出去告诉季平子，说：“国君的怒气没有平息，您姑且回去主持祭祀。”子家懿伯说：“君王驾一辆车进入鲁军，季平子一定和君王一起回去。”昭公想要听从。跟随的人们胁迫昭公，就没有能回去。

薛伯谷死了，由于是同盟国，所以《春秋》加以记载。

秋天，吴军侵袭楚国，攻打夷地，侵袭潜地、六地。楚国沈尹戌领兵救援潜地，吴军退走。楚军把潜地人迁移到南岗然后回去。吴军包围弦地，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领军队救援，到达豫章，吴军退走。——这是开始使用伍子胥的计策了。

冬天，邾国的黑肱带着濫地逃亡前来。这个人低贱而《春秋》记载他的名字，这是由于重视土地的缘故。

君子评论说：“对名义不能不慎重就像这样：有时有了名义反而不如没有名义。带了土地背叛，即使这个人低贱，也一定要记载地名，由此记载了这个人，终于成为不义，不能磨灭。因此君子行动就要想着礼，办事就要想着义；不做图利而背礼的事，不做合乎义而内疚的事。有人求名而不加记载，有人想要掩盖反而明白地记下了名字，这是对不义的惩罚。齐豹做卫国的司寇，世袭大夫，做事情不义，就被记载为‘盗’。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带着领地逃亡，只是为了谋求生活而已，不求什么名义。即使地位低贱也必然加以记载。这两件事情，是用来惩罚放肆、去除贪婪的。如果经历艰苦，使上面的人陷于危险，反而名声显扬，发动祸难的人就要为此而奔走。如果盗窃城邑背叛国君去追求大利而不记下他的名字，贪婪的人就会卖力去干。因此《春秋》记载齐豹叫做‘盗’，也记载三个叛逆的名字，用来惩戒不义，斥责无礼，这真是善于记述

啊。所以说,《春秋》的记载隐微而意义显著,婉约而各有分寸。上面的人能够发扬《春秋》大义,就使善人得到鼓励。恶人有所畏惧,因此君子重视《春秋》。”

十二月初一,日食。当天夜里,赵简子梦见一个裸体的孩子按着歌声跳舞,早晨让史墨占卜,说:“我梦见这种情景,现在又是日食,是什么意思?”史墨回答说:“六年以后到一个月,吴国大约要进入郢都吧,但结果还是不能胜利。进入郢都一定在庚辰那一天,日月在苍龙之尾。庚午那一天,太阳开始有灾。火胜过金,所以不能胜利。”

三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这是说他既不能去国外,又不能去国内,又不能使用他手下的人材。

夏天,吴国讨伐越国,这是开始对越国用兵。史墨说:“不到四十年,越国恐怕要占有吴国吧。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讨伐它,必然受到岁星降下的灾祸。”

秋天,八月,周王派富辛和石张去到晋国,请求增筑成周的城墙。天子说:“上天降祸给周朝,使我的兄弟都发生动乱,这成为了伯父的忧虑。我几个亲近的甥舅之国也不得休息,到现在已经十年。诸侯派兵来戍守也已经五年。我本人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好像农夫盼望丰收、等待收割,成天提心吊胆。伯父如果展布大恩,重建文侯、文公的功业,缓解周室的忧患,向文王、武王求取福祐,以巩固盟主,宣扬美名,这就是我本人很大的愿望了。从前成王会合诸侯在成周筑城,把成周作为东都,尊崇文治。现在我想要向成王求取福祐,增修成周的城墙,使戍守的兵士不再辛劳,诸侯得以安宁,把坏人放逐到远方,这都要靠晋国的力量。谨委托给伯父,让伯父重新考虑,以使

我本人不要在百姓中造成怨恨，而伯父有了光荣的功绩，先王会酬谢伯父的。”

士鞅对魏舒说：“与其在成周戍守，不如增筑那里的城墙，天子已经说了话，即使以后有事，晋国可以不参与。服从天子的命令，使诸侯缓一口气，晋国没有忧患，不致力这事，又从事什么？”魏舒说：“好。”派韩简子回答说：“天子有命令，岂敢不承奉而奔走报告诸侯，筑城工作的进度和工程量的分配，都由我们负责。”

冬天，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简子去到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温过去的盟约，命令增筑成周的城墙。魏舒面朝南，卫国的彪傒说：“魏舒一定要有灾难。逾越本分而颁布重大的命令，这不是他能承担得了的。《诗》中说，‘恭敬地对待上天的怒气，不敢玩忽职守；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何况敢逾越本分而去做大事呢？”

十四日，士景伯为成周的工程制定方案，测算长度，估计高低，度量厚薄，约算沟渠的深度，考察用土的数量，商讨运输的远近，预算工期，计算人工，筹划器材，所需粮食，命令诸侯服役。按照情况分配劳役和工程地段，记下来交给诸侯大夫，而归总在刘子那里。韩简子监工，以此作为既定方案。

十二月，昭公生病，把东西普遍地赏赐给大夫们，大夫们不接受。赏赐给子家懿伯一对玉虎，一只玉环，一块玉璧，又轻又好的衣服，子家懿伯接受了。大夫们也都接受了赏赐。十二月十四日，昭公逝世了。子家懿伯把赏赐给他的东西还给管库的人，说：“我所以接受是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大夫们也都归还了赏赐的东西。《春秋》记载说“公薨于乾侯”，这是说他死

得不是地方。

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亲交他；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助。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天生了季氏，让他辅助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中说：‘高高的堤岸变成河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这是主人你所知道的。在《易》的卦象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的常道。以前的成公子友，是桓公的小儿子，文姜宠爱他。刚刚怀孕就占卜，卜人报告说：‘生下来有好名声，他的名字叫友，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生出来，和卜人所说的一样，在手掌上有个‘友’字，就以此命名。后来在鲁国立下大功，受封在费地而做了上卿。一直到季孙行父、季孙宿，世世代代增加家业，不废弃过去的功绩。鲁文公逝世，东门襄仲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鲁君在这时就失掉国政，政权到了季氏那里，到这一位国君已经是第四代了。百姓不知道国君，国君怎么能得到国政？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器物 and 名位，不能假借给别人。”

定 公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奸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

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几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几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已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以归。三月，归诸京师。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苾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苾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

夏，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叔孙请见子家子，子家子辞，曰：“羈未得见，而从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见。”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对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羈弗敢知。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将逃也。”

丧及坏隄，公子宋先入，从公者皆自坏隄反。

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炀公。九月，立炀宫。

周玃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玃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

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

繁。

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阖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阖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阖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

冬，盟于郟，修邾好也。

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许之。饮先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曰：“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弃国家，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过也，二三子无辱。”皆赏之。蔡人闻之，固请而献佩于子常。子常朝，见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礼不毕，将死。”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

失诸侯。将会，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会同难，嘖有烦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从！”公曰：“善。”乃使子鱼。子鱼辞，曰：“臣展四体，以率旧职，犹惧不给而烦刑书，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苾弘曰：“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苾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靖茂、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启商，恣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

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苾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

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

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鼈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

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

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也已。”句卑布裳，剡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钟建负季芊以从，由于徐苏而从。郢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

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吴人乃退。镡金初宦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

越入吴，吴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珣璠斂，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

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吴人获蘧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溪氏。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溪，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闾舆罢，闾舆罢请先，遂逃归。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叶公终不正视。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齐。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亶涉其帑，不与王舟。及宁，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子西曰：“请舍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王将嫁季芊季芊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

“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役也。

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

二月，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犬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吴太子终垒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阎没伐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

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陈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子必往。”陈寅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见溷而行。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赵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

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莪，辟儋翩之乱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齐人归郚、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侯从之，乃盟于琐。

齐国夏伐我。阳虎御季桓子，公敛处父御孟懿子，将宵军齐师。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难，不待有司，余必杀女。”虎惧，乃还，不败。

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钅击之，与一人俱毙。偃，且射子钅，中颊，殪。颜息射人中眉，

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辛卯，单子伐简城，刘子伐孟，以定王室。

赵鞅言于晋侯曰：“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惧不至。今又执之，是绝诸侯也。”将归乐祁。士鞅曰：“三年止之，无故而归之，宋必叛晋。”献子私谓子梁曰：“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陈寅，陈寅曰：“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乐祁归，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诸州。

公侵齐，攻廩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主人出，师奔。阳虎伪不见冉猛者，曰：“猛在此，必败。”猛逐之，顾而无继，伪颠。虎曰：“尽客气也。”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

晋师将盟卫侯于郟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掎卫侯之手，及挽。卫侯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

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

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继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围虫牢，报伊阙也。遂侵卫。

九月，师侵卫，晋故也。

季寤、公钼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成宰公斂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殿，将如蒲圃。桓子咋谓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尔以是继之。”对曰：“臣闻命后。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之，征死。死无益于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适孟氏乎？”对曰：“不敢爱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林楚怒马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筑者阖门。有自门间射阳越，杀之。阳虎劫公与武叔，以伐孟氏。公斂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阳氏败。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其徒曰：“追其将至。”虎曰：“鲁人闻余出，

喜于征死，何暇追余？”从者曰：“嘻！速驾！公斂阳在。”公斂阳请追之，孟孙弗许。阳欲杀桓子，孟孙惧而归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

郑驷歆嗣子大叔为政。

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吾犹衰经，而子击钟，何也？”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经而生子，余何故舍钟？”子明闻之，怒，言于公曰：“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适晋，将作乱也。不然无疾。”乃逐桐门右师。

郑驷歆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旒》‘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六月，伐阳关。阳虎使焚莱门。师惊，犯之而出，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臣尝为隶于施氏矣，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虎欲勤齐师也，齐师罢，大臣必多死亡，己于是乎奋其诈谋。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

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

秋，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先登，求自门出，死于霱下。东郭书让登，犁弥从之，曰：“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后下。”书左，弥先下。书与王猛息。猛曰：“我先登。”书敛甲，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齐侯致襍、媚、杏于卫。齐侯赏犁弥，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皙帻而衣狸制。”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吾祝子。”公赏东郭书，辞，曰：“彼，宾旅也。”乃赏犁弥。

齐师之在夷仪也，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褫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先归之。坐引者，以师哭之，亲推之三。

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飧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齐人来归郚、讙、龟阴之田。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

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爨。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孙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也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遂杀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

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驷赤谓侯犯曰：“居齐、鲁之

际,而无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不然,将叛。”侯犯从之。齐使至,驷赤与邠人为之宣言于邠中曰:“侯犯将以邠易于齐,齐人将迁邠民。”众凶惧。驷赤谓侯犯曰:“众言异矣。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邠也,而得纾焉,何必此?齐人欲以此逼鲁,必倍与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侯犯曰:“诺。”乃多舍甲焉。侯犯请易于齐,齐有司观邠,将至。驷赤使周走呼曰:“齐师至矣!”邠人大骇,介侯犯之门甲,以围侯犯。驷赤将射之。侯犯止之,曰:“谋免我。”侯犯请行,许之。驷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门,邠人闭之。及郭门,止之,曰:“子以叔孙氏之甲出,有司若诛之,群臣惧死。”驷赤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谓驷赤曰:“子止而与之数。”驷赤止,而纳鲁人。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邠。

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夺之。魑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魑,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冬,母弟辰暨仲佗、石驱出奔陈。

武叔聘于齐,齐侯享之,曰:“子叔孙!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属与敝邑际,故敢助君忧之。”对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君岂以为寡君赐?”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驱、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魑故也。

冬,及郑平,始叛晋也。

十二年夏,卫公孟驱伐曹,克郊。还,滑罗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罗曰:“与其素厉,宁为无勇。”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郟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

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跖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跖、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高彊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鳅而告之。史鳅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鳅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戍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将为乱。”

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

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

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夏，卫北宫结来奔，公叔戌之故也。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携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屨。还，卒于陜，去携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孟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豕。”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驱出奔郑，自郑奔齐。

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获籍秦、高强。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

齐侯、卫侯次于蘧挈，谋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

葬定嬖。不称小君，不成丧也。

冬，城漆。书，不时告也。

【译文】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七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打算增筑成周城墙。魏舒主持其事。卫国的彪僖说:“为天子筑城,却超越自己的地位来发号施令,这是不合道义的。重大的事情违背道义,必然有大灾祸降临。晋国要不失去诸侯,魏舒恐怕不能免于灾祸吧!”这一回,魏舒把事情交给韩简子和原寿遇,自己跑到大陆泽去打猎,放火烧荒,回来之后死在宁地。范献子撤除了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这是由于魏舒没有复命就去打猎的缘故。

孟懿子参加增筑成周的工程,十六日,开始夯土。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工程任务,说:“滕国、薛国、邠国,是为我们服役的。”薛国的宰臣说:“宋国无道,让我们小国和周朝断绝,带着我国事奉楚国,所以我国常常服役宋国。晋文公在践土结盟,说:‘凡是我的同盟,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位。’或者服从践土的盟约,或者服从宋国,都唯命是从。”仲几说:“践土的盟约本来就是让你们为宋国服役的。”薛国的宰臣说:“薛国的始祖奚仲住在薛地,做了夏朝的车正。奚仲迁居到邳地,仲虺住在薛地,做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原来的职位,将会接受天子的官位,为什么要为诸侯服役?”仲几说:“三代的事情各不相同,薛国哪里能按旧章程办事?为宋国服役,也是你们的职责。”士弥牟说:“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您姑且接受工程任务,我去查一下旧档案。”仲几说:“即使您忘了,山川的鬼神难道会忘记吗?”士弥牟发怒,对韩简子说:“薛国用人作证明,宋国用鬼神作证

明,宋国的罪过大了。而且他自己无话可说,而用鬼神来压制我们,这是欺骗我们。‘给予宠信反而招来侮辱’,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了。一定要惩戒仲几。”于是就抓了仲几,带他回国。三月,把他送到京师。

筑城的工程三十天完工,就让诸侯的戍卒返回国土。齐国的高张晚到,没有赶上诸侯。晋国的女叔宽说:“周朝的苾弘、齐国的高张都将要难免于灾祸。苾弘违背天,高子违背人。上天要毁坏谁,谁也不能保护他;大众要怎么干,谁也不能违抗。”

夏天,叔孙成子到乾侯迎接昭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和我谈话,都较为合我心意。我想要让他参与政事,您一定要留住他,并且听取他的意见。”子家子不肯会见叔孙,改变了原定的哭丧时间。叔孙请求进见子家子。子家子辞谢说:“我没有见到您,就跟着国君出国了。国君没有命令就逝世了,我不敢见到您。”叔孙派人告诉他说:“公衍、公为实在让臣下们不能事奉国君,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那是臣下们的愿望。凡是跟随国君出国的谁可以回国,都将由您的命令决定。子家氏没有继承人,季孙愿意让您参与政事。这都是季孙的愿望,派我前来奉告。”子家子说:“如果立国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守龟在那里,我不敢参与。如果说跟随国君的人,那么表面上跟随出国的,可以回去;和季氏结了仇而出国的,可以走开。至于我,是国君知道我出国,而不知道我回去的,我打算逃走。”灵柩到达坏隄,公子宋先进入国内,跟随昭公的人都从坏隄往回走了。

六月二十一日,昭公的灵柩从乾侯到达。二十六日,定公

即位。季孙派遣劳役到闾公氏那里,打算在公墓挖沟。荣驾鹅说:“国君活着不能事奉,死了又把他的坟墓和祖茔隔离,是用这个来表明自己的过失吗?即使您忍心干得出来,后来必然有人以此为羞耻。”于是就停了下来。季孙问荣驾鹅说:“我要为国君制定谥号,让子子孙孙都知道。”荣驾鹅说:“活着不能事奉,死了又给予恶谥,用这个来自我表白吗?哪里用得着这个?”于是就停了下来。

秋天七月二十二日,在墓道南边安葬昭公。孔子做司寇的时候,在昭公坟墓外挖沟使它和先公的坟墓同在一个范围内。

由于昭公出国的缘故,季平子向炀公祈祷。九月,建立炀宫。

周朝的巩简公不任用他的子弟,而喜欢任用异族的人。

二年夏天四月二十四日,巩氏的子弟们刺杀了简公。

桐地背叛楚国。吴子派舒鸠氏诱骗楚国人,说:“请楚国用军队逼临我国,我国就赶紧去攻打桐地,为了让他们对我们没有猜疑。”

秋天,楚国的囊瓦攻打吴国,部队集结在豫章。吴国人让战船出现在豫章,而偷偷地在巢地集结部队。冬天十月,吴军在豫章攻击楚军,击败了他们。于是就包围了巢地,攻占了它,将楚国的公子繁俘虏。

邾庄公和夷射姑喝酒,夷射姑出去小便。守门人向他讨肉,他夺过守门人手里的棍子就打过去。

三年春天二月二十九日,邾子在门楼上,观看庭院。守门

人用瓶装水洒在庭院里。邾子远远看见就发怒。守门人说：“夷射姑曾在这里小便。”朱子命令把夷射姑逮起来。没有逮着，而更加生气，自己从床上跳下来，不幸掉在炉子里的炭上，皮肉溃烂而死去。用车子五辆、五个人殉葬。邾庄公急躁而爱干净，所以才弄到这地步。

秋天九月，鲜虞人在平中击败晋军，俘虏了晋国的观虎，这是因为他自恃勇敢。

冬天，仲孙何忌和邾子在郟地结盟，这是为了重修和邾国的友好。

蔡昭侯制作了两件玉佩和两件皮衣去到楚国，把一件玉佩和一件皮衣献给了昭王。昭王穿上皮衣配带玉佩，设享礼招待蔡侯。蔡侯也穿上了另外一件皮衣和配带上另一件玉佩。囊瓦想要蔡侯的皮衣玉佩，蔡侯不给，就把他扣留了三年。唐成公去到楚国，有两匹骏马，囊瓦想要，唐成公不给，也把他扣留了三年。唐国人互相商量，请求代替先跟去的人，答应了。让先跟去的人喝酒，灌醉了他们，偷了马献给囊瓦。囊瓦送回了唐侯。偷马的人自己捆绑了到唐国司法官那里，说：“国君由于玩马的缘故，使自己失去了自由，抛弃了国家。臣下们请求帮助那个人来赔马，一定要像以往两匹一样的好。”唐侯说：“这是寡人的过错。您几位不要羞辱自己！”对他们全都给予赏赐。蔡国人听到了，坚决请求把玉佩献给了囊瓦。囊瓦上朝，见到蔡侯的手下人，就命令官员们说：“蔡侯所以长久留在我国，都是由于你们不提供饯别的礼物。到明天礼物再不完备，就要处死你们。”蔡侯回国，到达汉水，将玉佩沉进汉水，说：“我要是再渡汉水往南，有大河为证！”蔡侯去到晋国，把他的儿子元和

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攻打楚国。

四年春天三月，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为了商量攻打楚国。晋国的荀寅向蔡侯求取财礼，没有得到，就对范献子说：“国家处于危急之中，诸侯都三心两意，打算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敌人，不是很困难吗？大雨滂沱，疟疾流行，中山国不服，抛弃盟约而招来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而失去中山，不如辞谢了蔡侯。我们自从方城那次战役以来，到现在还不见得能战胜楚国，出兵只是白费力气。”于是就辞谢了蔡侯。

晋国人向郑国借用羽毛，郑国人给了他们。第二天，把羽毛装饰在旗杆顶上去参加会，晋国就因此失掉了诸侯的拥护。

将要举行会见，卫国的大夫子行敬子对灵公说：“朝会难于恰如其分，争论而有分歧，就不好办了。是不是让祝佗跟随与会？”灵公说：“好。”就派祝佗跟着去。祝佗辞谢，说：“下臣全力以赴，以承继先人的职位，恐怕还会完不成任务而有罪过。如果又从事第二种职务，就会犯下大罪了。而且太祝这个职务，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经常使唤的小臣，神灵不出动，太祝不出国境，这是规定的制度。君王率领军队出去，祭祀神庙杀牲衅鼓，太祝这才走出国境。如果是朝会一类的好事，国君出去有一师人马跟随，卿出去又有一旅人马跟随，下臣是无事可做的。”灵公说：“去吧！”

到达皋鼬，打算把蔡国安排在卫国之前歃血。卫灵公派祝佗私下对萇弘说：“在路上听到，不知是否确实。听说蔡国安排在卫国之前，确实吗？”萇弘说：“确实。蔡叔，是康叔的哥哥，把位次排在卫国之前，不也是可以的吗？”祝佗说：“用先王的标

准来看,是尊重德行的。从前武王战胜商朝,成王平定天下,选择有明德的人分封,以作为周朝的藩篱屏障。所以周公辅佐王室,以治理天下,诸侯也和周朝和睦相处。分赐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玉,卦父的良弓,还有殷朝的六个家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大宗,集合小宗,统治部下的奴隶,来服从周公的法制,由此归附周朝听取命令。这是让他在鲁国执行职务,以宣扬周公的明德。分赐给鲁国附庸小国,太祝、宗人、太卜、太史,服用器物,典籍简册,百官、彝器,安抚商奄的百姓,用伯禽来告诫他而封在少皞的故城。分赐给康叔大路、少白、缙茝、旃旌、大吕,还有殷朝的七个家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疆边境,从武父以南到达圃田北界,取得了有阎氏的土地以执行王室任命的职务,取得了相土的东都以协助天子在东方巡视。聃季授予土地,陶叔授予百姓,用《康诰》来告诫他而封在殷朝的故城。鲁公和康叔都沿用商朝的政事,而按照周朝的制度来区划土地。分赐给唐叔大路、密须的鼓、阙巩的甲、沽洗,还有怀姓的九个宗族,五正的职官,用《唐诰》来告诫他而封在夏朝的故城。唐叔沿用夏朝的政事,而按照戎人的制度来区划土地。这三个人都是天子的兄弟而有美好的德行,所以用分赐东西来为他们宣扬德行。不这样,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哥哥还很多,而没有得到这些分赐,就因为不是崇尚年龄。管叔、蔡叔引诱商朝人,策划侵犯王室,天子因此杀了管叔而放逐蔡叔,给了蔡叔七辆车子、七十个奴隶。蔡叔的儿子蔡仲改恶从善,周公举拔他,作为自己的卿士。让他拜见天子,天子命令他做了蔡侯。任命书写道:“天子说:“蔡仲!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

天子的命令!””怎么能让蔡国在卫国之前呢?武王的同母兄弟八个人,周公做太宰,康叔做司寇,聃季做司空,五个叔父没有官职,难道是崇尚年龄吗?曹国,是文王的后代;晋国,是武王的后代。曹国以伯爵作为甸服,并不是由于崇尚年龄。现在要尊崇它,这就是违反先王。晋文公召集践土的盟会,卫成公不在场,夷叔,是他的同母兄弟,尚且在蔡国之前。盟书写道:‘天子说:晋国的重、鲁国的申、卫国的武、蔡国的甲午、郑国的捷、齐国的潘、宋国的王臣、莒国的期。’这件盟书藏在成周的府库里,可以查看的。您想要恢复文王、武王的法度,而不端正自己的德行,您打算怎么办?”栾弘很高兴,告诉了刘子,和范献子商量后,就在结盟时让卫侯在蔡侯之前。

从召陵回国,郑国的子太叔没有回到国内就死了。晋国的赵简子吊丧号哭,很悲哀,说:“黄父那次会见,他老人家对我说九句话,说:‘不要发动祸乱,不要凭藉富有,不要依仗受到的宠信,不要违背共同的意愿,不要傲视有礼的人,不要自负有才能,不要为同一事情再次发怒,不要谋划不合道德的事,不要触犯不合正义的事。’”

沈人不参加在召陵的会见,晋人让蔡国人攻打沈国。夏天,沈国被蔡国灭亡。

秋天,楚国为了沈国的缘故,包围蔡国。伍员作为吴国的行人以策划对付楚国。

楚国杀死郤宛的时候,伯氏的族人逃往国外。伯州犁的孙子鼫做了吴国的太宰,策划对付楚国。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后,没有一年没有吴军的进攻,蔡侯仗着这个,把他的儿子乾和他大夫的儿子放在吴国作为人质。

冬天，蔡侯、吴王、唐侯攻打楚国。把船弃在淮河边，从豫章和楚军隔着汉水对峙。左司马戌对子常说：“您沿着汉水和他们上下周旋，我带领方城山之外的全体人马毁掉他们的船，回来堵塞大隧、直辕、冥阨。您渡过汉水去进攻，我从后面夹击，必然把他们打得大败。”商量完毕就出发。武城黑对子常说：“吴国用木头制作战车，我们用皮革蒙上战车，天下雨就不能持久，不如速战速决。”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讨厌您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河边毁掉了吴国的船，堵塞了城口而回来，这是他一个人战胜了吴国。您一定要速战速决。不这样，就不能免于祸难。”于是就渡过汉水摆开阵势，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打了三仗，子常知道不行，想逃走。史皇说：“平平安安时您争着当权；有了祸难就逃避，打算到哪里去？您一定要拚命打这一仗，以前的罪过就可以全部免除。”

十一月十八日，两军在柏举摆开阵势。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请求阖庐说：“楚国的囊瓦不仁不义，他的臣下没有人有拚命的决心。我们抢先进攻，他们的士兵一定会奔逃；然后大部队继续跟上去，必然得胜。”阖庐不答应。夫概王说：“所谓‘臣下合于道义就去做，不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个吧。今天我拚命作战，楚国就可以攻进去了。”带着他的部下五千人抢先攻击子常的士兵。子常的士兵奔逃，楚军乱了阵脚，吴军大败楚军。子常逃亡郑国。史皇战死在子常的车上。吴军追赶楚军，到达清发，打算发动攻击。夫概王说：“被困的野兽还要争斗，何况人呢？如果明知不免于死而拚死一搏，必然会打败我们。如果让先渡河的感到可以逃脱，后边的人羡慕他们，就没有斗志了。待楚军渡过一半才可以去攻击。”听了他的话，

又一次打败了楚军。楚军做饭时吴国人赶到，楚军奔逃。吴军吃完楚军做的饭又追赶上去，在雍澨打败楚军。经过五次战斗，吴军到达郢都。

十一月二十七日，楚王带了他妹妹季半畀我逃出郢都，徒步渡过睢水。鍼尹固和楚王同船，楚王让他迫使尾巴上点火的大象冲入吴军。

二十八日，吴军进入郢都，按照上下次序分别住在宫室里边。子山住在令尹的宫室里，夫概王想要攻打他，子山害怕，离开了，夫概王就住了进去。

左司马戍到达息地就往回退兵，在雍澨打败吴军，负了伤。起初，左司马曾经做过阖庐的臣下，因而把被吴军俘虏看成是羞耻，对他的部下说：“谁能够不让吴国人得到我的脑袋？”吴句卑说：“下臣卑贱，行吗？”司马说：“我过去竟然不知道您，行啊！”司马三次战斗都负了伤，说：“我不行了。”句卑展开裙子，切下司马的脑袋里起来，藏好尸体，带着脑袋逃走了。

楚王徒步渡过睢水，又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楚王睡觉时遭到强盗的袭击，用戈敲击楚王。王孙用背去挡，被击中了肩膀。楚王逃到郢地。钟建背着季半跟着。王孙慢慢醒过来以后也跟了上去。郢公辛的兄弟怀打算杀死楚王，说：“平王杀了我父亲，我杀死他的儿子，不也是可以的吗？”辛说：“国君讨伐臣下，谁敢仇恨他？国君的命令，是上天的意志。如果死于上天的意志，你打算仇恨谁？《诗》中说：‘软的不吞下，硬的不吐掉。不欺鳏寡，不怕强暴。’这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做到。逃避强大，欺凌弱小，这不是勇；乘人之危，这不是仁；灭亡宗族，废弃祭祀，这不是孝；举动没有正当的名义，这不是聪明。要是一定

这么做,我就要杀了您。”斗辛就和他的兄弟巢带了楚王逃亡到随国。吴国人追赶他们,对随国人说:“周朝的子孙在汉川的,全都被楚国灭了。上天垂示天意,降罚于楚国,国君又藏匿楚王,周室有什么罪?君王如果报答周室,延及于寡人,以完成天意,这是君王的恩惠。汉水北边的土地,您就可以享用。”楚王在公宫北边,吴国人在他的南边。子期长得像楚王,就让楚王逃走,穿上楚王的服饰,说:“把我交给他们,君王一定可以免祸。”随国人为交出子期占卜吉凶,不吉利,就辞谢吴国说:“随国偏僻狭小,而紧挨着楚国,楚国确实保护了我们。世世代代都有盟誓,到今天没有改变。如果有了危难而抛弃他们,又怎么能事奉君王?执事所担心的并不在于这一个人,如果对楚国境内加以安抚,我国岂敢不听您的命令?”吴国人就撤退了。镡金起初在子期氏那里做家臣,曾经和随国人有过约定,不要把楚王交给吴国人。楚王让他进见,他辞谢,说:“不能因为君王处于危难之中,而谋求私利。”楚王割破子期的胸口和随国人盟誓。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交好。伍员逃亡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尽力干吧!您能颠覆它,我一定能复兴它。”等到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去到秦国请求出兵,说:“吴国就是大猪、长蛇,一再吞食上国,为害从楚国开始。寡君失守国家,远在杂草丛林之中,让下臣报告急难,说:‘夷人的本性从来不能满足,如果作为君王的邻国,这是边境的祸患。乘着吴国没有安定下来,君王可以平分楚国。如果楚国就此灭亡,那就是君王的土地了。如果以君王的福祐镇抚楚国,楚国将世世代代事奉君王。’”秦伯派人辞谢申包胥,说:“寡人

听到您的命令了。您姑且到宾馆安歇，我们要商量之后再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寡君远在杂草丛林之中，还没有得到安身之处，下臣哪敢到安逸的地方去？”靠着院墙站着号哭，日夜哭声不断，七天不喝一勺水。秦哀公为他赋了《无衣》这首诗。申包胥叩头九次然后坐下，秦军于是出动。

五年春天，在楚国成周人杀死子朝。

夏天，鲁国把粮食送到蔡国，用来救济困难，怜悯他们缺少粮食。

越国人进入吴国，因为当时吴国人正在楚国。

六月，季平子巡视东野。十七日，回来途中，死在房地。阳虎打算用美玉随葬，仲梁怀不给，说：“步子改变了，美玉也要跟着改变。”阳虎想要赶走他，告诉公山不狃。不狃说：“他是为着国君，您有什么怨恨的呢？”安葬以后，桓子巡视东野，到达费地，子泄做费地宰，在郊外迎接慰劳，桓子对他表示尊重。慰劳仲梁怀，仲梁怀对他却不表示尊重。子泄发怒，对阳虎说：“您要把他赶走吗？”

申包胥带着秦军到达。秦国的子蒲、子虎率领战车五百辆去救援楚国。子蒲说：“我不知道吴国人的战术。”让楚军先和吴军作战，而从稷地领兵和楚军会合，在沂地大败夫概王。吴国人在柏举俘虏了柏射，柏射的儿子率领溃逃的士卒跟随子西，在军祥打败了吴军。

秋天七月，子期、子蒲灭亡了唐国。

九月，夫概王回国，自立为王，领兵和吴子作战，战败后，逃亡到楚国，就是后来的棠谿氏。吴军在雍澨打败楚军。秦军

又打败吴军。吴军驻扎在麇地，子期打算放火烧他们，子西说：“父兄亲戚的尸骨暴露在那里，不能收敛而又要烧掉，不行。”子期说：“国家要是灭亡，死去的人如果有知觉，怎么还能享用以往的祭祀？哪里还怕烧掉尸骨？”放火焚烧吴军，又接着作战，吴军战败。又在公婿之谿作战。吴军大败，吴王就回国去了。俘虏了闾舆罢。闾舆罢请求先走，就乘机逃回楚国。叶公诸梁的兄弟后臧跟着他母亲在吴国，丢了母亲回到楚国。叶公就一直不用正眼看他。

九月二十八日，阳虎囚禁了季桓子和公父文伯，驱逐仲梁怀。冬天十月初十日，杀了公何藐。十二日，和桓子在稷门里边盟誓。十三日，举行大的诅咒；驱逐了公父歆和秦遄，两个人都逃亡到齐国。

楚王进入郢都。当初，斗辛听说吴国人争夺宫室，说：“我听说：‘不谦让，就不能和睦；不和睦，就不能远征。’吴国人在楚国争夺，必然会发生混乱；发生混乱，就必然要回去，哪里能平定楚国？”

楚王逃亡到随国的时候，要在成臼渡河，蓝尹亶让他的妻子儿女渡河，不把船给楚王。等到安定以后，楚王要杀他。子西说：“子常就因为记挂着过去的怨恨而失败，君王为什么学他呢？”楚王说：“好。让他官复原职，我用这件事来记住先王的过失。”楚王赏赐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子西说：“请去掉怀。”楚王说：“大德消除小怨，这是符合于正道的。”申包胥说：“我是为了国君，不是为了自己。国君已经安定了，我又追求什么呢我怨恨子旗，难道又要去学他贪得无厌吗？”不受赏赐而逃走了。楚王打算把季

半出嫁,季半辞谢说:“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是要远离男人。钟建背过我了。”楚王把她嫁给钟建,让钟建做了乐尹。

楚王在随国的时候,子西仿制了楚王的车子和服饰用来聚集保护溃散的人,在脾泄建立了国都。听到了楚王所在,然后赶去跟从楚王。楚王派王孙由于在麇地筑城,王孙由于回来复命。子西问起城墙的高度厚度,王孙由于不知道。子西说:“你干不了,就应当推辞。不知道城墙的高度厚度,哪里知道大小?”王孙由于回答说:“我坚决推辞说干不了,是您非要让我这样干的。人人都有干得了也有干不了的。君王在云中碰上强盗,我挡住强盗的戈,伤处还在这里。”脱去衣服把背部给子西看,说:“这是我干得了的。脾泄的事情,我是干不了的。”

晋国的士鞅包围鲜虞,报复观虎那次被俘的战败。

六年春天,郑国灭亡了许国,因为于楚国战败而不能救援。

二月,定公侵袭郑国,占取匡地,这是为晋国去讨伐郑国的攻打胥靡。去的时候不向卫国借路;等到回来,阳虎让季桓子、孟献子从卫国国都的南门进,东门出,住在豚泽。卫侯发怒,派弥子瑕追赶他们。公叔文子已经告老还乡了,坐了人拉的车子去到卫侯那里,说:“怨恨别人而效法他,这是不合于礼的。鲁昭公遭遇危难的时候,君王打算用文公的舒鼎,成公的宝龟,定公的作为赏赐,如果有人能送回鲁昭公,就可以选用其中的一件。诸侯如果为鲁昭公操心,就可以让君王的儿子和几位臣下的儿子作为人质。这是下臣们所听到的。现在将要用很小的愤怒去掩盖过去的恩德,恐怕不可以吧!太姒的儿

子,惟有周公、康叔是互相和睦的。而现在要效法小人而丢掉和睦,不是受骗吗?上天将要使阳虎的罪过增多,而使他灭亡。君王且等着看,怎么样?”卫侯就决定停止出兵。

夏天,季桓子去到晋国,这是为了奉献郑国的俘虏。阳虎硬派孟懿子前去向夫人回送财礼。晋人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孟懿子站在房外,对范献子说:“阳虎如果在鲁国住不下去,卸除职责而来晋国,晋国不让他做中军司马,有先君在上!”范献子说:“寡君设立官职,将要选择适当的人选,鞅知道什么?”范献子对赵简子说:“鲁国人厌恶阳虎了。孟孙看到了这预兆,认为阳虎一定会来晋国,所以硬给他请求,以期得到禄位而进入晋国。”

四月十五日,吴国的太子终累打败楚国的水军,俘虏了潘子臣、小惟子和大夫七个人。楚国大为恐惧,害怕灭亡。子期带着陆军在繁阳又被战败。令尹子西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治理了。”从而把郢都迁到郢地,改革政事,以安定楚国。

成周的儋翩率领王子朝的手下人依仗郑国人,打算在成周发动叛乱。郑国在这时就攻打冯地、滑地、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国的阎没到成周戍守,并且在胥靡筑城。

秋天八月,宋国的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间惟有我们事奉晋国,现在使者不去,晋国大约要恨我们了。”乐祁把话告诉了他的宰臣陈寅。陈寅说:“一定会让您去的。”过了些时候,景公对乐祁说:“只有寡人对您的话感到高兴,您一定得去!”陈寅说:“您立了继承人再动身,我们家也不会灭亡,国君也可以认为我们是明知困难才去的。”乐祁就让溷拜见了景公,然后才动身。赵简子迎接乐祁,和他在絃上喝酒,东祁奉献了六十

面杨木盾牌给赵简子,陈寅说:“从前我们事奉范氏,现在您事奉赵氏,又有进奉的东西。用杨木盾牌招来祸患,没法办了。然而您由于出使晋国而死,子孙在宋国一定会得志的。”范献子对晋侯说:“由于国君的命令越过别国而出使,没有正式报告使命而私自喝酒,不尊敬两国国君,不能不加以诛戮。”于是就抓了乐祁。

阳虎又和定公和三桓在周社盟誓,和国内的人们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

冬天二十月,天王住在姑莪,逃避儋翩的祸乱。

七年春天二月,周朝的儋翩进入仪栗,而发生叛变。

齐国人归还郟地、阳关,阳虎住在那里发布政令。

夏天四月,单武公、刘桓公在穷谷打败了尹氏。

秋天,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在卫国召集会见诸侯。卫侯想要背叛晋国,大夫们认为不行。卫侯派北宫结去到齐国,私下告诉齐侯说:“把结逮起来,侵袭我国。”齐侯听从了,于是在琐地结盟。

齐国国夏攻打我国。阳虎为季桓子驾御战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御战车,打算夜里攻击齐军。齐军听到消息,假装没有防备,设下埋伏等待鲁军。处父说:“阳虎你没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祸患,非死不可吗?”苦夷说:“阳虎你把他们两位陷于祸难,不用等军法官的判处,我一定先杀了你。”阳虎害怕,就撤兵了,才避免了战败。

冬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单子、刘子在庆氏那里迎接周天子。晋国的籍秦护送周天子。十二月初五日,周天子进入王城,

住在公族党氏家里，然后朝覲庄宫。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定公侵袭齐国，攻打阳州的城门。战士成排坐着闲聊，说：“颜高的硬弓有一百八十斤呢！”大家都拿过来传看。阳州人出战，颜高只好把别人的软弓抢过来准备射箭，籍丘子鉏敲击颜高，颜高和另外一个人都被击倒在地上。颜高倒在地上，向子鉏一箭射去，射中他的脸颊，把他射死。颜息射人射中眉毛，退下来说：“我没有本事，我本来想射他眼睛的。”军队撤退，冉猛假装脚上受伤而走在前头，他的哥哥冉会就大喊说：“猛，到后边去押阵！”

三月二十六日，单子攻打谷城，刘子攻打仪栗。三月二十八日，单子攻打简城，刘氏攻打孟地，以安定王室。

赵鞅对晋侯说：“诸侯之中惟有宋国事奉晋国，好好迎接他们的使者，还恐怕不来，现在又逮了他，这样将会断绝诸侯的。”准备将乐祁放回去。士鞅说：“扣留了他三年，无缘无故又把他放回去，宋国必然背叛晋国。”士鞅私下对乐祁说：“寡君害怕不能事奉宋君，因此没有让您回去。您姑且让溷来替代您。”乐祁把此话告诉了陈寅。陈寅说：“宋国将要背叛晋国，不如等一下。”乐祁动身回去，死在太行。士鞅说：“宋国一定会背叛，不如将他的尸体留下，用来求和。”于是就把尸体留在州地。

定公侵袭齐国，攻打廩丘外城。廩丘守将放火焚烧冲城的战车，有人把麻布短衣沾湿了灭火，就攻破了外城。守将出战，鲁军奔逃。阳虎假装没有看见冉猛的样子，说：“冉猛要在这里，一定能打败他们。”冉猛追逐廩丘人，看到后面没有人跟上

来,就假装从车上掉下来。阳虎说:“都是假心假意。”

苦越生了个儿子,打算等发生了大事,以此事件命名。阳州这一役俘虏了敌人,就把儿子命名为阳州。

夏天,齐国的国夏、高张攻打我国西部边境。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救援我国。定公在瓦地会见晋军,士鞅手拿小羔,赵鞅、荀寅都手拿大雁作为礼物。鲁国从这时开始就以羔羊为贵。

晋军将要和卫侯在邾泽结盟,赵简子说:“臣下们有谁敢去和卫国国君结盟?”涉佗、成何说:“我们敢去和他结盟。”卫国人请他们两人执牛耳。成何说:“卫国,不过和我国温地、原地差不多,哪里能和诸侯一体看待?”将要歃血,涉佗推开卫侯的手,血顺着淌到手腕上。卫侯发怒,王孙贾快步走进,说:“结盟是用来伸张礼仪的,就像卫国国君所做的那样,难道敢不奉行礼仪而接受这个盟约?”卫侯想要背叛晋国而又担心大夫们反对。王孙贾让卫侯住在郊外。大夫问什么缘故,卫侯把所受晋国人的侮辱告诉他们,而且说:“寡人使国家蒙受耻辱,还是改卜其他人作为先君的继承人,寡人愿意服从。”大夫说:“这是卫国的祸患,难道是君王的过错吗?”卫侯说:“还有使人担心的事呢,他们对寡人说:‘一定要你的儿子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大夫说:“如果对国家有好处,公子就去。臣下们的儿子岂敢不背负着马笼头和马缰绳跟随前去?”将要动身,王孙贾说:“如果卫国有灾难,这些工匠商人容易成为祸患,还是让他们都走了才行。”卫侯把此话告诉了大夫,于是就要他们都走了。动身已经定了日期,卫侯让国内的人们朝见,派王孙贾向大家说:“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攻打我们五次,会危

险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说：“攻打我们五次，还可以有能力作战。”王孙贾说：“那么应当先背叛晋国，发生了危险再送人质也不晚呀！”于是就背叛了晋国。晋国人请求重新结盟，卫国人不同意。

秋天，晋国的士鞅会合成桓公侵袭郑国，包围虫牢，以报复伊阙这一役。于是就乘机侵袭卫国。

九月，鲁军侵袭卫国，这是因为晋国的原因。

季寤、公钮极、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都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重用，叔孙志在鲁国不得宠，所以这五个人投靠阳虎。阳虎想要去掉三桓，用季寤取替季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冬天十月，依即位先后的次序祭祀先公并且祈祷。初二日，在僖公庙里举行禘祭。初三日，打算在蒲圃设享礼招待季氏而杀死他，命令都邑里的战车部队说“初四那天都要来到”。成地的宰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季氏命令战车部队，是什么缘故？”孟孙说：“我没有听说。”处父说：“那么就是叛乱了，必然会降临到您头上，是不是先准备一下？”和孟孙约定以初三作为预定日期。

阳虎驱车走在前边，林楚为桓子驾车，警卫军官手持铍、盾走在两边夹护，阳越走在最后。桓子突然对林楚说：“你的先人都是季氏家里的忠良之臣，你也要效仿先人，来继承他们。”林楚说：“下臣听到这话已经晚了。阳虎执政，鲁国人都顺服他，违背他就是找死，死了也对主人没有好处。”桓子说：“有什么晚？你能带我去到孟氏那里吗？”林楚回答说：“我并不怕死，怕的是不能使主人免于祸难。”桓子说：“去吧！”孟氏在奴隶中间挑选三百个健壮的为公期在门外造房子。林楚鞭打乘马，到

了大街上就飞驰而去。阳越用箭射去，没有射中。造房子的人关上大门。有人从门缝里用箭射阳越，射死了他。阳虎劫持定公和武叔去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地人从上东门进入，和阳氏在南门里边作战，没有战胜；又在棘下作战，阳氏战败。阳虎脱去皮甲来到公宫，拿了宝玉、大弓出来，住在五父之衢，睡下以后让人做饭。他的同伙说：“追赶的人恐怕快来了。”阳虎说：“鲁国人听到我出去了，正高兴着可以晚点死，哪里有时间来追赶我？”跟随的人说：“哈！快点套上马吧，公敛处父在那里。”公敛处父请求追赶阳虎，孟孙不答应。公敛处父想要杀死季桓子，孟孙害怕，就把季桓子送回家去。季寤在季氏的祖庙里向祖宗一一斟酒祭告然后逃走。阳虎进入让地、阳关发生了叛变。

郑国的驷歆继承子太叔执政。

九年春天，宋公派乐大心到晋国结盟，并且迎接乐祁的灵柩。乐大心假装有病推辞不去；于是就派向巢到晋国结盟，并且迎接乐祁的灵柩。子明要乐大心出国迎接灵柩，说：“我还穿着丧服，而您却敲钟作乐，这是为什么？”乐大心说：“这是因为丧事不在这里。”不久以后乐大心告诉别人说：“他自己穿着丧服却生了孩子，我为什么不敲钟？”子明听到之后，发怒，对宋公说：“乐大心将要不利于宋国。他不肯去晋国，是要打算发动叛乱。不是这样，为什么没病装病？”于是就将乐大心驱逐了出去。

郑国的驷歆杀了邓析，而又用他的《竹刑》。君子认为驷歆“在这件事情上不忠。如果有人对国家有利，就可以不严惩他

的邪恶。《静女》这三章诗,是采取它的彤管。《竿旒》的‘用什么来劝告他’,是采取它的忠诚。所以用了一个人的主张,就不惩罚这个人。《诗》中说:‘甘棠的树荫广蔽,不要剪除,不要砍伐,召伯曾在这里听讼执法。’想念这个人,尚且爱护这棵树,何况用了他的主张而不顾他这个人的生命呢?驷馯没有办法勉励贤能的人了。”

夏天,阳虎送回宝玉、大弓,《春秋》记载说“得”,因为它们 是器物用具。凡是获得器物用具叫做“得”,用器物来获得生物 叫做“获”。

六月,攻打阳关。阳虎派人烧了阳关的莱门。鲁军惊恐万分,阳虎乘机突围而逃亡到齐国,请求出兵去攻打鲁国,说:“进攻三次,一定能占取鲁国。”齐侯打算答应他。鲍文子劝谏说:“下臣曾经在施氏那里做过家臣,鲁国是不能占取的。全国上下协调,百姓和睦,能够事奉大国而没有天灾,怎么能占取它?阳虎想要利用齐军,齐军困乏,大臣损伤众多,他自己将会在这里施展阴谋。阳虎受到了季氏的宠信,还打算杀死季氏,以损害鲁国去讨好别人。喜欢富有而不喜欢仁爱,君王哪里能任用他?君王比季氏富有,而比鲁国强大,这就是阳虎所要颠覆的。鲁国免除了他的祸害,而君王又收容他,恐怕是祸害吧!”齐侯逮了阳虎,打算把他囚禁在国内东部。阳虎假装愿意,齐侯就把他囚禁在西部边境。阳虎把当地人的车子全都借来,用刀子在车轴上抠得很深,缠上麻之后归还。阳虎在车上装上衣物,躺在里边逃走。齐国人追上去逮住了他,囚禁在齐国都城。他又一次躺在装衣物的车子里逃走,逃亡到宋国,又乘势逃到晋国,归顺赵氏。孔子说:“赵氏恐怕世世代代会不得

安宁吧!”

秋天,齐侯攻打晋国的夷仪。敝无存的父亲打算为他娶妻,他坚决推辞,把机会给了他兄弟,说:“这一回,如果能不死回来,一定要娶高氏、国氏的女子。”抢先登上城墙,又想从城门里冲出去,死在城门的门檐下。东郭书抢着登上城墙,犁弥跟着他,说:“您抢着上去到左边,我抢着上去到右边,让登上城墙的人齐了再下去。”东郭书上城往左,犁弥先下了城。战斗结束,东郭书和犁弥一起休息,犁弥说:“我先登上了城墙。”东郭书收拾一下皮甲,说:“上一次让我过不去,现在还要让我过不去!”犁弥笑着说:“我跟着您,好像驂马跟着服马。哪能抢先?”

晋国的战车一千辆在中牟,卫侯打算去五氏,为经过中牟而占卜,龟甲烤焦了。卫侯说:“行了。卫国的战车相当于他们一半,寡人则相当于他们的另一半,这就相等了。”于是就经过中牟。中牟人想要攻打卫侯。卫国的褚师圃逃亡在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他们的国君在那里,不能战胜的。齐军攻下城邑而骄傲,他们的元帅又地位低贱,两军相遇,一定可以打败他们,不如迎战齐军。”于是就攻打齐军,打败了他们。齐侯把糒地、媚地、杏地送给卫侯。

齐侯赏赐犁弥,犁弥辞谢,说:“有先登上城墙的人,下臣跟着他,他带着白色头巾而披着皙皮斗篷。”齐侯让他看看是不是东郭书,他说:“正是那一位。我把赏赐让给他。”齐侯赏赐东郭书,东郭书辞谢,说:“他是异国的客人。”于是就赏赐犁弥。

齐军在夷仪的时候,齐侯对夷仪人说:“得到敝无存的,赏

赐五户,并且免除劳役。”于是就找到了敝无存的尸体。齐侯三次为尸体穿衣服,给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长柄伞作为殉葬,而且先把尸体送回去。全军哭吊,齐侯让拉车的人跪着,亲自推车三次。

十年春天,鲁国和齐国讲和。

夏天,定公带领人员在祝其会见齐侯,祝其这个地方又名夹谷。孔丘相礼。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得礼而缺乏勇,如果派莱地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齐侯听从了。孔丘带着定公退出,说:“战士们拿起武器攻上去。两国的国君会见友好,而边远的东夷俘虏却采用武力来捣乱。边远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不能搅乱华人,俘虏不能侵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对于神灵是大不吉祥,对于德行是丧失道义,对于人们是丢弃礼制,君王必然不会这样的。”齐侯听到以后,很快就让莱地人退避。

将要盟誓,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一句话,说:“齐军出境而鲁国不派三百两甲车跟随我们,有盟誓为证!”孔丘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你们不归还我们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供应齐国的需要,也有盟誓为证!”

齐侯打算设享礼招待定公。孔丘对梁丘据说:“齐国、鲁国遵循的典礼,您没有听说过吗?事情已经办完了,而又设享礼,这是徒然劳动执事。而且牺尊、象尊是不出国门的,钟磬不能在野外合奏。设享礼应该全部具备这些东西,否则是不合礼法;如果不具备,那就像秕子稗子一样轻率而不郑重。像秕子稗子一样,这是君王的耻辱;不合礼法,就名声不好。您何不考

虑一下！享礼，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不能宣扬，不如不用。”终于没有设享礼。

齐国人前来归还郟地、讙地、龟阴的土地。

晋国的赵鞅包围卫国，这是为了报复夷仪这一役。

起初，卫侯在寒氏攻打邯郸午，攻破城西北角而派兵据守。等到晋国包围卫国，邯郸午带了七十个徒兵攻打卫国西门，在城门里杀人，说：“用这来报复寒氏这一役。”涉佗说：“这个人可称得上是勇敢了；然而我去，他们一定不敢开门。”他也带了七十个徒兵在早晨攻打城门，走向城门左右两边，全部站定，像树木一样不动。卫国人到中午还不敢开城门，涉佗带领兵士才退回去。

晋国退兵。晋国人责问卫国背叛的原因，卫国人说：“由于涉佗、成何的缘故。”晋国人因此逮了涉佗，以此向卫国要求讲和。卫国人不同意。晋国人就杀了涉佗，成何逃亡到燕国。君子说：“这叫做丢掉礼法，两个人的罪过必然有轻有重。《诗》说：‘做人而没有礼，为什么不快点死？’涉佗死得也算很快了。”

当初，叔孙成子想要立武叔做继承人，公若藐坚决劝谏，说：“不行。”成子还是立了武叔做继承人之后才死去。公南派坏人用箭暗射公若，没有成功。公南做马正，就让公若做郟地宰臣。武叔在大局已定之后，派郟地的马正侯犯去杀死公若，没有能办成。侯犯的管马人说：“我拿着剑经过大堂，公若一定会说：‘谁的剑啊？’我抬出您来，他一定要细看这剑。我假装不懂礼节而把剑尖递给他，就可以杀死他了。”侯犯就派他照办。公若说：“你要把我当吴王吗？”管马人就杀死了公若。侯犯带

领郟地人叛变，武叔包围郟地，没有攻下。

秋天，武叔、公南两人和齐军再次包围郟地，没有攻下。武叔对郟地的工师驷赤说：“郟地不仅是叔孙氏的忧虑，而且是国家的祸患，你有什么打算？”驷赤说：“下臣的事情在《扬水》这首诗第四章的四个字上了。”武叔向他叩头。驷赤就对侯犯说：“处在齐国、鲁国之间而不事奉哪一国，必然是不行的。您何不请求事奉齐国以统治百姓？不这样，他们将会叛变的。”侯犯听从了。齐国的使者来到，驷赤和郟地人在郟地散布谣言说：“侯犯打算把郟地和齐国交换，齐国人打算迁走郟地的百姓。”大家吵吵嚷嚷，很害怕。驷赤对侯犯说：“大家的意见和您不一样，与其等死，还不如把郟地和齐国交换，您所得的等于这块郟地，而祸患却可以消除，为什么非死抱着这里不放？齐国人想借此逼迫鲁国，必然加倍给您土地。你可以多准备一些皮甲放在门里以防备意外？”侯犯说：“对。”于是就准备了许多皮甲放在门里。侯犯请求在齐国换一块土地，齐国的官员要来视察郟地。官员将要到达，驷赤派人遍绕全城喊着说：“齐国的军队到了！”郟地人十分害怕，穿上侯犯准备好的皮甲来包围侯犯。驷赤要射这些人，侯犯阻止他，说：“想办法让我避免祸难。”侯犯请求出走，大家答应了。驷赤先去宿地，侯犯走在最后。每出一道门，郟地人就关上这道门。到了外城门，大家拦住侯犯，说：“您将叔孙氏的皮甲都带出去。官员们如果因皮甲而加罪于我们，臣下们害怕被杀。”驷赤说：“叔孙氏的皮甲有标记，我没有敢带出去。”侯犯对驷赤说：“您留下与他们交接。”驷赤留下，而接纳了鲁国人。侯犯逃亡到齐国。齐国人就把郟地送还给鲁国。

宋国的公子地宠信蘧富猎,把家产分成十一份,送给蘧富猎五份。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宠信向魑,向魑想要这四匹马。宋公把马拿来在马尾、马鬣上涂上红颜色给了向魑。公子地发怒,派手下人打了向魑一顿,并且将马夺回。向魑害怕,打算逃走,宋公关上门在向魑面前哭泣,眼睛都肿了。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对公子地说:“您把家产分给猎,而惟独看不起魑,这也是不公平的。您平日对国君有礼,至多不过出国,国君必然留您。”公子地逃亡陈国,宋公没有留他。公子辰为他请求,宋公不听。公子辰说:“这是我欺骗了哥哥。我带着国人出国,国君和谁待在一起?”冬天,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和仲佗、石驱逃亡陈国。

武叔到齐国聘问,齐侯设享礼招待他,说:“子叔孙!如果郕地在君王国境上的其他位置,寡人就不会知道。这里刚好和敝邑交界,所以敢帮着您分忧。”武叔回答说:“这不是寡君的愿望。我们所以事奉君王,是为了国家疆土的安全,岂敢为了家臣而劳动执事?不能干的臣下,是天下所共同讨厌的,君王难道用这来作为对寡君的赐予?”

十一年春天,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和仲佗、石郕、公子地进入萧地而叛变。秋天,乐大心也跟着叛变,成为宋国的重大祸患,这是由于宠信向魑的缘故。

冬天,鲁国和郑国讲和,开始背叛晋国。

十二年夏天,卫国的公孟驱攻打曹国,攻下郊地。军队回国,滑罗殿后。没有离开曹国,滑罗不从队列里退出走在最后。他的御者说:“殿后而待在队列里,恐怕是缺乏勇气吧!”滑罗说:“与其空得勇猛之名,还不如让人说我缺乏勇气。”

仲由做季氏的家臣头子，打算毁掉三都，因此叔孙氏毁掉了郈邑。季氏打算毁掉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定公和季孙等三个人躲进费氏的宫室，登上武子之台。费邑人进攻，没有攻下。已经攻到了台下，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回击，费地人战败。国内的人们追上去，在姑蔑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逃亡齐国，于是就毁掉了费邑。

打算要毁掉成邑，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毁掉成邑，齐国人就可以直抵国境北门。而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这就是没有孟氏。您假装不知道，我不打算毁掉它。”

冬天十二月，定公领兵包围成邑，没有攻下。

十三年春天，齐侯、卫侯住在垂葭这地方，垂葭又名郟氏。派兵攻打晋国。将要渡过黄河，大夫们都说不行，邴意兹说：“行。用精兵攻打河内，传车一定需要几天才能到絳邑。絳邑兵马不到三个月不能到达黄河，到那时我军已经回兵渡河了。”于是就攻打河内。

齐侯把大夫们的车子都收起来，惟有邴意兹可以坐车。

齐侯想和卫侯同坐一辆车，跟他一起饮宴。命令乘广套车，载上甲兵。派人报告说：“晋军到了！”齐侯说：“等到君王的车子套好，寡人就代您的御者驾车。”于是就披甲和卫侯一起登车，驱车向前。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这才停了车。

晋国的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还给我，我要把他们迁到晋阳去。”邯郸午答应了。回去告诉他的父老兄长。父老兄长都说：“不行。卫国是用这五百家来帮助邯郸的，如果迁置到晋阳，这就是断绝和卫国的友好之路。不如用侵袭齐国的办法来解决。”于是就照着办，然后把五百家迁到

晋阳。赵鞅发怒,把邯郸午找来,囚禁在晋阳。赵鞅让邯郸午的随从解除佩剑再进来,涉宾不肯。赵鞅就派人告诉邯郸人说:“我个人对邯郸午进行惩罚,您几位可以按自己的愿望立继承人。”随后杀了邯郸午。赵稷、涉宾领着邯郸人叛变。夏天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包围邯郸。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女婿的父亲,彼此和睦,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打算发动叛乱。董安于听到了,告诉赵鞅说:“先作准备吗?”赵鞅说:“晋国有一条法令,发动祸乱的人要被处死,我们后发制人就可以了。”董安于说:“与其危害百姓,宁可我一个人死。请用我作为解释。”赵鞅不答应。秋天七月,范氏、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赵鞅逃亡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了晋阳。

范皋夷不受范吉射的宠信,想要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梁婴父受到知文子的宠幸,知文子想让他做卿。韩简子和荀寅互相讨厌,魏襄子和范吉射也互相厌恶。所以五个人策划,打算驱逐荀寅,而用梁婴父代替他;驱逐范吉射,而用范皋夷代之。荀跖对晋侯说:“君王命令大臣,带头发动祸乱的人处死,盟书沉在黄河里。现在三个大臣策划发动祸乱,而惟独驱逐赵鞅,这处罚就不对头了。请把他们都驱逐出去。”冬天十一月,荀跖、韩不信、魏曼多事奉晋侯攻打荀寅、范吉射,没有攻下。

荀寅、范吉射打算攻打晋侯。齐国的高强说:“久病成良医。惟有攻打国君是不行的,百姓不肯亲附。我正是由于攻打国君才待在这里啊。三家不和睦,可以全部攻下他们。攻下了他们,国君还去亲附谁?如果先攻打国君,这是促使他们和睦。”这两个人不听,就攻打晋侯。国内的人们帮助晋侯,两个人战败,三家跟着就去攻打他们。十八日,荀寅、范吉射逃亡朝

歌。

韩氏、魏氏替赵氏请求。十二月十二日，赵鞅进入绛邑，在公宫盟誓。

起初，卫国的公叔文子上朝请求设享礼招待灵公。退朝，见到史鳅告诉了他。史鳅说：“您必将招来祸患！您富有而国君贪婪，恐怕祸患将要降临您头上了！”文子说：“是这样。我没有事先告诉您，这是我的罪过。国君已经答应了我，怎么办呢？”史鳅说：“没有关系。您谨守臣道，可以免祸。富有而能谨守臣道，一定能免于祸害。无论尊卑都适用这一原则的。公叔戌骄傲，恐怕要逃亡吧！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惟独见到了您一个。骄傲而不逃亡的，还没有过。公叔戌必然要这样的。”等到文子死了，卫侯才开始讨厌公叔戌，因为他富有。公叔戌又打算除掉夫人的党羽，夫人向卫侯控告说：“公叔戌将要发动叛乱。”

十四年春天，卫侯驱逐公叔戌和他的党羽，因此赵阳逃亡宋国，公叔戌逃亡到鲁国。

梁婴父讨厌董安于，对知文子说：“不杀安于，让他始终在赵氏那里主持一切，赵氏一定得到晋国，何不因为他先发动祸难而去责备赵氏？”文子派人告诉赵鞅说：“范吉射、荀寅虽然确实发动了叛乱，但这是安于挑起的，是他谋划作乱。晋国有命令，开始发动祸乱的人处死。两个人已经伏罪了，谨敢以此奉告。”赵孟担心这件事。安于说：“我死了能使晋国安宁，赵氏安定，哪里还用活下去？人谁不死？我死得晚了。”就上吊死了。赵鞅把他暴尸在市上而告诉知氏说：“您命令诛戮罪人安于，他已经伏罪了，谨敢以此奉告。”知伯和赵鞅结盟，然后赵氏得

以安定。赵氏把安于陪祀在宗庙里。

顿子牂想要事奉晋国,背叛楚国而断绝和陈国的友好。二月,楚国灭亡了顿国。

夏天,由于公叔戍的缘故,卫国的北宫结逃亡前来。

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抵御吴国,在携李摆开阵势。勾践担心吴军的军阵严整,派敢死队再次冲锋擒捉吴军,吴军阵脚不乱。勾践派罪犯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而致辞说:“两位国君出兵作战,下臣触犯军令,在君王的队列之前显示出无能,不敢逃避刑罚,谨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都在专注观看罪犯自刎,越王乘机下令攻击,大败吴军。越国大夫灵姑浮用戈敲击吴王阖庐,阖庐的大脚趾受伤,得到了他的一双鞋。阖庐退兵,死在离携李七里远的陔地。

阖庐的儿子夫差派人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出去进来,都一定要对自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的父亲吗?”他就回答说:“是。不敢忘记!”到第三年就向越国报了仇。

晋国人包围朝歌。定公在脾地和上梁之间会见齐侯、卫侯,商量救援范氏、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领狄军袭击晋国,在绛中作战,没有攻下而回来。析成鮒逃亡到成周,小王桃甲进入朝歌。

秋天,齐侯、宋公在洮池地会见,这是为了范氏的缘故。

卫侯为了夫人南子召见宋国公宋朝。在洮地会见,太子蒯聩把孟地献给齐国,路过宋国野外。野外的人唱歌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种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我时,我用眼睛看你,你就杀死她。”戏阳速说:“是。”夫人接见太子。太子三

次用眼睛示意,戏阳速不肯往前动手。夫人看到太子的脸色,号哭着逃走,说:“蒯聩打算杀我。”卫侯拉着她的手登上高台。太子逃亡到宋国。卫侯把太子的党羽全都赶走,所以公孟弼逃亡到郑国,从郑国又逃亡到齐国。

太子告诉别人说:“戏阳速加祸于我。”戏阳速告诉别人说:“太子才是加祸于我哩。太子无道,派我杀死他母亲。我不答应,就会杀了我。如果我杀了夫人,就会把罪推在我身上解脱自己。我所以答应而不干,以此暂免一死。俗话说,‘百姓用信用保全自己’,我是用道义来作为信用的。”

冬天十二月,晋国人在潞地打败范氏、中行氏的军队,俘虏了籍秦、高强。又在百泉打败了郑国和范氏的军队。

十五年春天,邾隐公前来朝见。子贡观礼。邾子把玉高高地举起,他的脸向上仰着;定公把玉低低地受下,他的脸向下俯着。子贡说:“用礼来看待这件事,两位国君都快要死亡。礼,是生死存亡的主体。一举一动或左或右,以及揖让、进退、俯仰,就从这里来选取它;朝会、祭祀、丧事、征战,也从这里来观察它。现在于正月互相朝见,不合规定,两位国君的心里已经不存在礼了。朝会不合于礼,哪里能够长久?高和仰,这是骄傲;低和俯,这是衰废。骄傲接近动乱,衰废接近疾病。君王是主人,恐怕会先死去吧!”

吴国攻进楚国的时候,胡子把楚国城邑靠近胡国的百姓全部俘虏。楚国安定以后,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说:“国家的存亡由于天命,事奉楚国干什么?只过多花费而已。”二月,楚国灭亡胡国。

夏天五月二十二日,定公去世。孔丘说:“不幸被子贡说中

了,这件事使他成为多嘴的人了。”

郑国的罕达在老丘打败宋军。

齐侯、卫侯住在蘧挈,这是为了商量救援宋国。

秋天七月二十三日,定公夫人嬖氏去世。《春秋》不称她为夫人,这是因为没有发讣告,而且没有陪祀祖姑。

安葬定公,下雨,没有能办完事情,这是合于礼的。

安葬定嬖,《春秋》不称她为小君,这是因为没有按夫人的葬礼来安葬。

冬天,在漆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没有按时祭告祖庙。

哀 公

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携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棼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

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嫫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将伐绞。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濞、沂之田而受盟。

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女。”不对。

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

夏,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

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统,八人衰经,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甲戌,将战,邰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麋之。吏诘之,御对曰:“疢作而伏。”卫太子祷曰:“会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

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

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峰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大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傅僂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峰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

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弋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邰良曰:“我两鞞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鞞皆绝。

吴泄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

三年春,齐、卫围戚,救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漚也。”于是乎去表之橐,道还公宫。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莒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莒弘。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门入，已犯师而出。癸丑，奔邯郸。十一月，赵鞅杀士皋夷，恶范氏也。

四年春，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错后至，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错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错遂杀之。故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沂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郟、逆畴、阴人、孟、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对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张柳朔谓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嬖之子荼嬖。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锄、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

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子思曰：“《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商颂》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驂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

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

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闾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敢忘君乎？从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禘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禘。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

‘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齐邴意兹来奔。

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闾止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将盟，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鲍子曰：“谁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去鬻姒，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窦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曼冒淳。

七年春，宋师侵郑，郑叛晋故也。

晋师侵卫，卫不服也。

夏，公会吴于鄆。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

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吴为无能为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

秋，伐邾，及范门，犹闻钟声。大夫谏，不听，茅成子请告于吴，不许，曰：“鲁击柝闻于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国内岂不足？”成子以茅叛，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曰：“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郟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吴子从之。

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邗。

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杀之。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疾之。王问于子泄，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拘鄙人之沔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懿子谓景伯：“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

梧，明日，舍于蚕室。公宾庚、公甲叔子与战于夷，获叔子与析朱锄。献于王，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吴人行成，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吴人盟而还。

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齐侯怒，夏五月，齐鲍牧帅师伐我，取讙及阐。

或谮胡姬于齐侯，曰：“安孺子之党也。”六月，齐侯杀胡姬。

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梠之以棘。使诸大夫奉大子革以为政。

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杀之。

冬十二月，齐人归讙及阐，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郑武子胜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每日迁舍，垒合，郑师哭。子姚救之，大败。二月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无死，以郑张与郑罗归。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宋公伐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吴子使来敝师伐齐。

十年春，郑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

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郟。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

秋，吴子使来复傲师。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十一年春，齐为鄆故，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

许。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殒。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殒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

夏，陈轅颇出奔郑。初，轅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进稻醴、梁糗、臠脯焉。喜曰：“何其给也？”对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谏？”对曰：“惧先行。”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钹，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置之新篋，慰之以玄纁，加组带焉。置书于其上，曰：“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槨，槨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秋，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

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轩以献。耻是二者，故出。卫人立遗，使室孔姑。疾臣向魑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魑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殡于郟，葬于少禘。

初，晋悼公子慙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悼子亡，卫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

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统，放经而拜。

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

吴征会于卫。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吴方无道，国无道，必弃疾于人。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往也。长木之毙，无不蹶也。国狗之瘦，无不噬也。而况大国乎？”

秋，卫侯会吴于郟。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

又说其言，从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蜚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钊。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岩、戈、钊。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钊，杀元公之孙，遂围岩。十二月，郑罕达救岩。丙申，围宋师。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郑子剩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赏。”魋也逃归，遂取宋师于岩，获成灌、郟延。以六邑为虚。

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

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户牖，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大宰颡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只为名，不如归之。”乃归景伯。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纒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

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大宰颡曰：“可胜也，而弗能居也。”乃归。

冬，吴及越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锄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飡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子我

盟诸陈于陈宗。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己，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僂，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闭门。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闾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邲，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

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请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请享公焉。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长魋也，今将祸余，请即救。”司马子仲曰：“有臣不顺，神之所恶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师不可，请以君命召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既食，又奏。公曰：

“可矣。”以乘车往，曰：“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公曰：‘虽魍未来，得左师，吾与之田，若何？’君惮告子。野曰：‘尝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车逆子。”与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马曰：“君与之言。”公曰：“所难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对曰：“魍之不共，宋之祸也，敢不唯命是听。”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颀骋而告桓司马。司马欲入，子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国，民不与也，只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师巢伐之。欲质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质。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将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卫。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辞曰：“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

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向魍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阮氏葬诸丘舆。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成宰公孙宿不受，曰：“孟孙为成之病，不圉马焉。”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袒免哭于衢，听共，弗许。惧，不归。

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输。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乃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大宰嚭劳，且辞曰：“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廩然陨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忧。寡君敢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陨队，绝世于良，废日共积，一日迁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土。’备使奉尸将命，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吴人内之。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田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闻命。”

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

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赢。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慳。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于伯姬。

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舆豨从之。迫孔慳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慳？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廛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纆。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纆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孔慳立庄公。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先谓司徒瞞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子请亦尝之。”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师比出奔宋。

卫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天诱其衷，获嗣守封

焉。使下臣肸敢告执事。”王使单平公对曰：“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往谓叔父，余嘉乃成世，复尔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矢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

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重酬之，大夫皆有纳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载伯姬于平阳而行，及西门，使贰车反柝于西圃。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请追之，遇载柝者，杀而乘其车。许公为反柝，遇之，曰：“与不仁人争明，无不胜。”必使先射，射三发，皆远许为。许为射之，殪。或以其车从，得柝于囊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

胜自厉剑，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曰：“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胜闻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胜谓石乞曰：“王与二卿士，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石乞曰：“焚库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库，无聚，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从。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侥幸者，其求无贖，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修也而后入。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启之愿也，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门，圉公阳穴宫，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反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子

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将烹。”乞曰：“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黄氏。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

卫侯占梦，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与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惧害。”乃逐大叔遗。遗奔晋。卫侯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疾与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择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竖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舆豨从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请杀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请三之后，有罪杀之。’公曰：‘诺哉！’”

十七年春，卫侯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太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晋赵鞅使告于卫曰：“君之在晋也，志父为主。请君若太子来，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卫侯辞以难。太子又使椽之。

夏六月，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子又何辱？”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

还。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子谷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谷曰：“观丁父，郟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隋、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曰：“天命不滔。令尹有憾于陈，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君盍舍焉？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窞，乃自后逾。”

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卫人出庄公而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卫侯自鄆入，般师出。

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难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

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逾从公，戎州人杀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汝璧。”己氏曰：“杀汝，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卫人请平。立公子起，执般师以归，舍诸潞。

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彘也。”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夺其兄酈般邑以与之。酈般愠而行，告桓司马之臣子仪克。子仪克适宋，告夫人曰：“麋将纳桓氏。”公问诸子仲。初，子仲将以杞妘之子非我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从，故对曰：“右师则老矣，不识麋也。”公执之。皇瑗奔晋，召之。

十八年春，宋杀皇瑗。公闻其情，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

巴人伐楚，围酈。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蘧固败巴师于酈，故封子国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

越师，至冥，不及，乃还。

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齐人来征会。夏，会于廩丘。为郑故，谋伐晋。郑人辞诸侯，秋，师还。

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赵孟曰：“可乎？”隆曰：“请尝之。”乃往。先造于越军，曰：“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请入视之。”许之。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

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是行也，公先至于阳谷。齐闾丘息曰：“君辱举玉趾，以在寡君之军。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比其复也，君无乃勤。为仆人之未次，请除馆于舟道。”辞曰：“敢勤仆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紼，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人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高无丕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马骇，遂驱之，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乃垒而还。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战于犁丘。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寡君欲徼福于周公，愿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军吏令缮，将进。莱章曰：“君卑政暴，往岁克敌，今又胜都。天奉多矣，又焉能进？是鬻言也。役将班矣！”晋师乃还。饩臧石牛，大史谢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礼不度，敢展谢之。”

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何亦无道。

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

闰月，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卫侯出奔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祿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殽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闻之，褚师与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后亡。”公之入也，夺南氏邑，而夺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

初，卫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赐彭封弥子。弥子饮公酒，纳夏戊之女，嬖，以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从孙甥也，少畜于公，以为司徒。夫人宠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优狡盟拳弥，而甚近信之。故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使拳弥入于公宫，而自太子疾之宫噪以攻公。鄆子士请御之。弥援其手，曰：“子则勇矣，将若君何？不见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尝在外矣，岂必不反？当今不可，众怒难犯，休而易间也。”乃出。将适蒲，弥曰：“晋无信，不可。”将适鄆，弥曰：“齐、晋争我，不可。”将适泲，弥曰：“鲁不足与，请适城钮以钩越，越有君。”乃适城钮。弥曰：“卫盗不可知也，请速，自我始。”乃载宝以归。

公为支离之卒，因祝史挥以侵卫。卫人病之。懿子知之，

见子之，请逐挥。文子曰：“无罪。”懿子曰：“彼好专利而妄。夫见君之入也，将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门而适君所。夫越新得诸侯，将必请师焉。”挥在朝，使吏遣诸其室。挥出，信，弗内。五日，乃馆诸外里，遂有宠，使如越请师。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仆，见二子，曰：“恶言多矣，君请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恶郭重，曰：“何肥也！”季孙曰：“请饮彘也。以鲁国之密迩仇讎，臣是以不获从君，克免于大行，又谓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筏，纳卫侯。文子欲纳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师侵外州，大获。出御之，大败。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文子使王孙齐私于皋如，曰：“子将大灭卫乎，抑纳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纳卫君而已。”文子致众而问焉，曰：“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曰：“勿纳。”曰：“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曰：“勿出。”重赂越人，申开守陴而纳公，公不敢入。师还，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钮与越人。公曰：“期则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报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夺之币。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众取之。公怒，杀期之甥之为大子者。遂卒于越。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筏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师曰：“纵之，使盈其罪。重而无基，能无敝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巳，卒于连中。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曰：“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曰：“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令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己为鸟而集于其上，喙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曰：“余梦美，必立。”大尹谋曰：“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孟。将盟之。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门尹得、左师谋曰：“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曰：“无别。”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

卫出公自城钮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卫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

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

子曰：“他日请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色焉。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汝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谷七里，谷人不知。乃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陔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秩之门。郑人俘酈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

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子为？”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弑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悞，故韩、魏反而丧之。

【译文】

元年春天，楚王领兵包围了蔡国国都，这是为了报复柏举那一战役。离城一里构筑堡垒，宽一丈，高加倍。役夫屯驻九昼夜，和子西的预定计划一样。蔡国把男女奴隶捆缚排列作为礼物出降。楚王让蔡国迁移到长江、汝水之间就回去了。蔡国因而向吴国请求迁移到吴国去。

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军之后，就乘势进入越国。越王带着披甲持盾的士兵五千人守住会稽山，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嚭去求和。吴王准备答应。伍员说：“不行。下臣听说：‘建树德行最好不断培植，去掉毒害最好清除干净。’从前有过的浇杀了斟灌而攻打斟郢，灭亡了夏后相，后缙正怀着孕，从城墙的洞里逃出来，回到有仍，生了少康。少康后来做了有仍的牧正，对浇满怀仇恨而能警惕戒备。浇派椒寻找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做了那里的庖正，以逃避危害。虞思因此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封他在纶邑，拥有十里见方的土田和五百个人，能广施恩德，开始实施复国计划，收集夏朝的余部，安抚他的官员；派女艾到浇那里做间谍，派季杼去引诱豷。这样就灭亡了过国、戈国、恢复了禹的业绩，奉祀夏朝的祖先，祭祀天帝，维护了原有的天下。现在吴国不如过国，而越国大于少康，上天也许将会使越国壮大，如果允许讲和，不也很危险了吗？

勾践能够亲近别人而致力于施舍,对应该施舍的人就给予施舍,对有功劳的人从不抛弃而加以亲近。越国和我国同处一块土地,而又世代是仇敌。在这种情况下攻下了又不拿过来,打算让它存在下去,这样违背上天的意愿,而使仇敌壮大,以后将懊悔莫及。姬姓的衰微,指日可待。我国介于蛮夷之间而使仇敌壮大,用这样的办法来求取霸业,必然是行不通的。”吴王不听。伍员退下去与别人说:“赵国用十年繁衍积聚,用十年教育训练,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殿恐怕要成为池沼了。”三月,越国和吴国讲和。

吴国进入越国,《春秋》不加记载,这是由于吴国没有通告胜利,越国没有通告失败。

夏天四月,齐侯、卫侯救援邯郸,包围了五鹿。

吴国进入楚国的时候,派人召见陈怀公。怀公召集国内的人们征求意见,说:“想要亲附楚国的站到右边,想要亲附吴国的站到左边。陈国人有土地的根据土地的所在而分立左右,没有土地的和亲族站在一起。”逢滑正对着怀公走上前去,说:“下臣听说,国家的兴起是由于福德,它的灭亡是由于灾祸。现在吴国还没有福德,楚国还没有灾祸,楚国还不能抛弃,吴国还不能跟从。晋国是盟主,如果用晋国作为藉口而辞谢吴国,怎么样?”怀公说:“楚国被别国战胜、国君逃亡,这不是灾祸是什么?”逢滑回答说:“有这样情况的国家多了,为什么一定不能恢复?小国尚且能恢复,何况大国呢?下臣听说,国家的兴起,看待百姓如同受伤者而不加惊动,这就是它的福;它的灭亡,把百姓作为粪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楚国虽然没有德行,也没有斩杀它的百姓。吴国每天在战争中凋敝,暴露尸骨

多得像杂草一样,而又没有见到什么德行。上天恐怕正是在给楚国一次教训,灾祸到达吴国,还会有多久呢?”陈侯听从了。等到夫差攻下越国,就重新清算先君时代结下的怨恨。秋天八月,吴国侵袭陈国,这就是为了重新清算过去的怨恨。

齐侯、卫侯在乾侯之地会见,这是为了救援范氏。鲁军和齐军、卫国的孔圉、鲜虞人攻打晋国,占取了棘蒲。

吴军驻在陈国,楚国的大夫都害怕,说:“阖庐惟其能够使用他的百姓,把我们在柏举打败了。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比他还要厉害,我们打算怎么办?”子西说:“您们应该担心自己不能互相和睦,而不用去害怕吴国。从前阖庐吃饭不吃两道菜,坐着不坐两重席子,房子不建在高坛上,器用不加雕镂,宫室之中不建楼阁,车船不加装饰;衣服和用具,取其实用而不求华丽。在国内,上天降下天灾疫病,就亲自去巡视安抚孤寡,并供给他们用度。在军队中,煮熟的食物必须等士兵都得到了,自己才食用。他吃的一些山珍海味,士兵们也有一份。勤勤恳恳地体恤百姓而和他们同甘共苦,因此百姓不疲劳,死了也知道不是白白死去。我们的先大夫子常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国就战败了。现在听说夫差住宿有楼台池沼,睡觉有嫔妃宫女相伴;哪怕是在外头一天,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到手,玩赏爱好的东西一定要随身带走;积聚珍奇,一心玩乐;把百姓看得如同仇人,使用他们没完没了。这是自己先使自己失败了,哪里能打败我们?”

冬天十一月,晋国的赵鞅攻打朝歌。

二年春天,攻打邾国,打算先攻绞地。邾国爱惜它的土地,所以用濞、沂两地的土地作为贿赂,接受盟约。

起初，卫灵公在郊外游玩，公子郢为他驾车。卫灵公说：“我没有嫡子，打算立你做继承人。公子郢不回答。过些时候又对他那么说，公子郢回答说：“我不足以有辱国家，您还是改变主意为好。君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下边，您没有和他们商量，我听从了只能是有辱您的命令。”

夏天，卫灵公死了。夫人说：“命令公子郢做太子，这是国君的命令。”公子郢回答说：“郢和别的儿子不一样，而且我伺候国君到死，如果有这话，郢一定会听到的。而且现在还有逃亡者的儿子辄在那里。”于是就立了辄。

六月十七日，晋国的赵鞅把卫国的太子送回戚地。夜里迷了路，阳虎说：“右边到黄河再渡河往南，一定就到了。”让太子脱了帽子，八个人穿着丧服，假装是从卫国前来迎接的样子，告诉守门人，号哭着进城，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秋天八月，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由郑国的子姚、子般押送。士吉射迎接他们，赵鞅抵御他们，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车子少，把大将的旗帜插在车上，和子姚、子般的战车先行对阵，子姚、子般从后面跟上来，他们看到我的面貌，必然有恐惧之心，在那时候会合战斗，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赵鞅听从了。占卜战争的吉凶，龟甲烤焦了。乐丁说：“诗说：‘先行谋划，于是占卜。’谋划一致，相信过去的卜兆就行了。”赵鞅起誓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要在晋国专权而灭亡国君。我们国君依仗着郑国保护自己。现在郑国无道，抛弃国君帮助臣下，我们几个人顺从天命，服从君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这一回了。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得到县，下大夫得到郡，士得到万亩土地，庶人工商做官，奴隶获得

自由。我如果战胜敌人而免于罪过,就请国君加以考虑。如果战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诛戮,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再有衬版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装运棺材,不要葬进本族的墓园中,就是按照下卿的地位给我所作的处罚。”

八月初七日,将要作战,邰无恤为赵鞅驾御战车,卫国的太子做车右。登上铁丘,远眺郑军人数众多,太子害怕了,自己跳到车下。邰无恤把带子递给太子而让他上车,并说:“你像个女人。”赵鞅巡视队伍,说:“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战斗都俘获敌人,后来有了四百匹马,在家里善终。诸位努力吧!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繁羽为赵罗驾御战车,宋勇做车右。赵罗胆子小,别人用绳子把他捆在车上。军吏询问原因,御者回答说:“疟疾发作趴下了。”卫国的太子祷告说:“远孙蒯聩谨敢报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搅乱常道,晋午处在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派鞅前来讨伐。蒯聩不敢放纵安逸,居于持矛作战的行列里,谨敢祈祷保佑不要断筋,不要折骨,不要伤脸,以成就大事,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死生的命运不敢请求,佩玉不敢爱惜。”

郑国人击中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里,郑国人缴获了他的蜂旗。太子用戈救援赵鞅。郑军败逃,缴虜了温大夫赵罗。太子再次进攻,郑军大败,缴获了一千车齐国的粮食。赵鞅高兴地说:“行了。”傅僂说:“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知氏在那里,忧患还不能消除呢!”

起初,周朝人给范氏土地,公孙氏龙为范氏收税,赵氏逮住了他,将其献给赵鞅。军吏请求把他杀了。赵鞅说:“他是为了主人,有什么罪?”阻止了军吏并且给了公孙龙土地。等到铁

地这一战,公孙龙带领部下五百人夜里进攻郑军。在子姚的帐幕下取得了蜂旗,献上,说:“请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为追击郑国军队,晋国的前锋部队大多战死,赵鞅说:“对小国也不能小看。”战斗结束,赵鞅说:“我伏在弓袋上吐血,但鼓声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在下边追赶敌人,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邰无恤说:“我驂马的两根肚带快要断了,我还能控制它,我是御者中功劳最大的。”他又驾车装上小木材,两根肚带就全断了。

吴国的泄庸去到蔡国送聘礼,逐渐把军队渗进蔡国。军队全部进入,大家才知道这回事。蔡侯告诉大夫,杀了公子驷作为解释。号哭着把先君的坟墓迁走了。冬,蔡国迁到州来。

三年春天,齐国、卫国包围戚地,戚地向中山请求派兵救援。

夏天五月二十八日,司铎官署发生火灾。火势越过公宫,桓庙、僖庙都被烧毁。救火的人都说照顾府库。南宫敬叔来到,命令周人拿出国君所看的书,让他在宫里等着,说:“交给你了,如有损失,就处死你。”子服景伯来到之后,命令宰人拿出礼书,等候命令。如果不能尽职,就要按规定处罚。校人驾上马,巾车在车轴上涂上油脂。百官坚守自己的岗位,府库加强戒备,官人认真执行供给。用沾湿的帷幕覆盖在火场附近的建筑物上,救火的器材就搁在旁边。然后又从太庙开始,从外到内挨着把公屋覆盖起来。帮助力量不足的。有不卖力气的,就按规定处罚,不加赦免。公父文伯来到,命令校人为公车套上马。季桓子来到,为哀公驾车站象魏外边,命令救火受伤的人就停下来,因为财物是可以造出来的。又命令把文献收藏起

来,说;“旧的典章不能丢掉。”富父槐来到,说:“没有准备而叫百官仓促办事,就好像捡起地上的汤水。”因此就搬掉火势前面的易燃物,在公宫四周开辟火巷。

孔子正在陈国,听到发生火灾,说:“恐怕是桓庙、僖庙吧!”

刘氏、范氏世世代代结为婚姻,莒弘事奉刘文公,所以周朝亲近范氏。赵鞅因此而讨伐。六月十一日,周人杀死了莒弘。

秋天,季孙有病,命令正常说:“不要为我而死!如果南孺子生下的孩子是男孩,就把我的话报告国君、大夫而立这个孩子为继承人;如果是个女孩,那么立肥就可以了。”季孙去世,康子即位。安葬刚刚完毕,康子正在朝廷上。南氏生了个男孩,正常把男孩装上车来到朝廷上,报告说:“他老人家有遗言,命令贱臣说:‘如果南氏生了男孩,就报告国君和大夫,立他为继承人。’现在继承人生下来了,谨此报告。”于是正常就逃亡到卫国去了。康子请求退位,哀公派公刘去视察,有人却已经把婴儿杀了。于是就讨伐凶手。召见正常,正常不回来。

冬天十月,晋国的赵鞅包围朝歌,在城的南边驻扎军队。荀寅攻打朝歌外城,让他的部下从北门进来,自己突围而出。二十三日,逃亡邯郸。

十一月,赵鞅杀死了士皋夷,这是因为讨厌范氏。

四年春,蔡昭公打算去吴国。大夫们恐怕他又要迁移,尾随公孙翩追赶蔡昭公而用箭射他,蔡昭公逃进百姓家里就死了。公孙翩拿着两枝箭守在门口,大家不敢进去。文之锴后到,说:“并排像垛墙往前推进,至多能杀死我们两个人。”文之锴拿着弓走在前面,公孙翩一箭射去,射中肘部;文之锴就杀死

了公孙翩,并因此驱逐了公孙辰而杀死了公孙姓、公孙盱。

夏天,楚国人攻下夷虎之后,就打北方的主意。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在负函集合蔡国人,在缙关集合方城山之外的人,说:“吴国将要溯江而上进入郢都,大家都要奔走听命。”规定一晚上的期限,袭击梁地和霍地。单浮余领兵包围蛮氏,蛮氏溃散。蛮子赤逃亡到晋国的阴地。司马征召丰地、析地人和狄戎入伍,逼近上雒。左翼部队驻扎在菟和,右翼部队驻扎在仓野,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说:“晋国和楚国有过盟约,喜爱和厌恶彼此相同。寡君的愿望是不打算废除这个盟约。如果不能履约,我们打算打通少习山再来听取你们的命令”。士蔑请示赵孟,赵孟说:“晋国还没有安定,哪里能和楚国搞坏关系?一定要快点把人交给他们!”士蔑就召集九州之戎,说打算分给蛮子土田而在那里筑城,而且打算为这事情占卜。蛮子前来听取占卜,就逮了他和他的五大夫,在三户交给楚军。司马假装给蛮子城邑和建立宗主,来引诱分散的百姓,然后全部俘虏回去。

秋天七月,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甯跪救援范氏。十四日,包围五鹿。九月,赵鞅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投降。荀寅逃亡鲜虞,赵稷逃亡临地。十二月,弦施迎接赵稷,就拆毁了临地的城墙。国夏攻打晋国,占取了邢地、任地、乐地、鄆地、逆时、阴人、孟地、壶口,会合鲜虞,把荀寅送到柏人。

五年春天,晋国包围柏人,荀寅、士吉射逃亡齐国。

起初,范氏的家臣王生讨厌张柳朔,向范昭子建议,让张柳朔去做柏人地方长官。昭子说:“这个人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回答说:“私仇和公事不相干,喜爱不废弃过错,讨厌不排

除善良,这是道义的常规,我岂敢违背它?”等到范氏离开柏人,张柳朔对他儿子说:“你跟随主人,努力吧!我打算留下来死去,王生把死难的大节交给了我,我不能对他没有信用。”于是就战死在柏人。

夏天,赵鞅攻打卫国,这是为了范氏的缘故,并乘机包围中牟。

齐国的燕姬生了儿子,但诸子鬻婁所生的儿子荼倍受宠爱。大夫们恐怕荼被立为太子,就对齐景公说:“您的年纪大了,还没有太子,怎么办?”齐景公说:“您几位千万别因为忧虑而生出疾病,只管去寻欢作乐,哪里用得着为没有国君而忧虑?”齐景公生病,让国惠子、高昭子立荼为太子,把公子们安置在莱地。秋天,齐景公死。冬天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亡到卫国,公子锄、公子阳生逃亡前来。莱地人歌唱说:“景公死了啊不参加埋葬,三军的大事啊不参加商量,大伙啊大伙,又有哪里可以前往?”

郑国的驷秦富有而奢侈,是一个下大夫,但常常把卿的车马服饰陈列在他的院子里。郑人讨厌他而把他杀了。子思说:“诗说:‘在职位上努力不懈,百姓所以得以安宁。’不安于他的职位而能够保持长久的是很少的。商颂说:‘不出错不自满,不敢懈怠偷闲,上天赐予各种福禄。’”

六年春天,晋国攻打鲜虞,这是因为它帮助了范氏的动乱而给予的惩处。

吴国攻打陈国,这是重提旧怨。楚王说:“我们先君和陈国有过盟约,不能不去救援。”于是驻扎在城父,救援陈国。

齐国的陈乞装出事奉高氏、国氏的样子,每逢上朝,一定

和他们同坐一辆车。每次跟从，一定要说到大夫们，说：“他们都很骄傲，不打算服从您的命令。他们都说：‘高氏、国氏受到国君的宠信，必然要逼迫我们，何不除去他们？’本来想要打您的主意，您要早点考虑对策！考虑对策，最好是全部消灭他们。犹豫等待是下策。”到朝廷上，就说：“他们都是虎狼。见到我在您的旁边，很快就要杀死我了，请让我靠到他们那边去。”到了大夫们那里，又对大夫们说：“这两位要发动祸乱了，仗着得到国君宠信，而要打您几位的主意了，说：‘国家的患难多，这是由贵宠造成的，全部除掉他们后，国君就可以安定了。’现在已经定下计划了，何不乘他们没有发动而抢在他们前头？等他们行动了再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大夫们听从了。

夏六月二十三日，陈乞、鲍牧和大夫们率领甲士进入公宫。高张听到了，和国夏坐车到齐侯那里去。庄街之战，被打败了。国内的人们追赶他们，国夏逃亡到莒国，就和高张、晏圉一起逃亡前来。

秋天七月，楚王驻在城父，打算救援陈国。占卜战争的吉凶，不吉利；占卜退兵的吉凶，不吉利。楚王说：“那么只有死了。再次让楚军失败，不如死；抛弃盟约、逃避仇人，也不如死。同是一死，还不如死在仇人手里！”命令公子申继承王位，公子申不同意；又命令公子结，公子结也不同意；命令公子启，公子启辞谢五次然后同意。将要作战时，楚王得了病。十六日，楚王进攻大冥，死在城父。子闾退兵，说：“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臣下们岂敢忘记君王呢？服从君王的命令，这是顺乎情理的；立君王的儿子，也是顺乎情理的。两种顺乎情理不能丢掉。”和子西、子期商量，秘密转移军队，封锁有关的道路，迎接

越国女子的儿子章，立他做国君，然后退兵回国。

这一年，有云彩好像一群红色的鸟，在太阳四周飞翔了三天。楚王派人询问成周的太史。成周的太史说：“恐怕要应验在君王的身上吧！如果禳祭，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王说：“把腹心的疾病去掉，而放在大腿胳膊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重大的过错，上天能让我夭折吗？有罪应受到惩罚，又能转移到哪里去？”于是就不去禳祭。

起初，昭王有病，占卜的人说：“黄河之神在作祟。”楚王不去祭祀。大夫们请求在郊外祭祀。楚王说：“三代时规定的祭祀制度，祭祀不超越本国山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的大川。祸福的来到，不会超过这些地方。我即使没有德行，也不会得罪黄河之神。”于是就不去祭祀。

孔子说：“楚昭王理解大道理了。他没有丢掉国家，就是相宜的了！夏书说：‘那位古代的君王陶唐，遵循着天道纲常，据有这中土下方。现在走到邪道上，搅乱了治国的大纲，于是就被灭亡。’又说：‘付出了什么，就会收获什么。’由自己来遵从天道，这就可以了。”

八月，齐国的邴意兹逃亡前来。

陈僖子派人召见公子阳生。阳生套上车去见南郭且于，说：“我曾经把马奉献给季孙，但没有被列入他的上等乘马之中，所以又奉献这几匹，请和您一起坐上车试试。”出了莱门之后，把原因告诉给南郭且于。阚止知道了，先等在城外。公子阳生说：“事情是好是坏还不能知道，回去，和壬在一起。”告诫了阚止，就动身了。夜里，到达了齐国，国内的人们就知道他到了。陈僖子让子士的母亲照料阳生，又让阳生跟着送食物的人

一起进入公宫。

冬天十月二十四日，立阳生为国君。将要盟誓，鲍子喝醉了酒前去。他管车的家臣鲍点说：“这是谁的命令。”陈僖子说：“接受鲍子的命令。”于是就诬赖鲍子说：“这是您的命令！”鲍子说：“您忘记先君为茶做牛而折掉牙齿吗？现在又要违背先君吗？”悼公叩头，说：“您是按照道义办事情的。如果我行，不必杀掉一个大夫；如果我不行，也不必杀掉一个公子。合于道义就前进，不合就后退，岂敢不唯您是从？不要因为废一个立一个而发生动乱，这就是我的愿望。”鲍子说：“你们有谁不是先君的儿子呢？”于是就接受了盟约。悼公让胡姬带着安孺子去到赖地，把鬻姒送到别处，杀死王申，拘捕江说，把王豹囚禁在句渎之丘。

悼公派朱毛告诉陈僖子，说：“没有您，我不能到这一步。然而国君和器物不一样，不能有两个。有两件器物就不愁缺少，有两个国君祸难就多了，谨敢向您陈述。”陈僖子不回答而哭泣，说：“国君对臣下们都不相信吗？以齐国的贫困加之忧患，又不能请示年幼的国君，因此才找来了年长的，大约还能够对臣下们加以容忍吧！不这样，茶有什么罪过？”朱毛向悼公复命，悼公后悔。朱毛说：“您大事征征求陈子的意见，小事情自己拿主意就行了。”悼公派朱毛把茶迁移到骀地。没有到达目的地，把他杀死在野外的帐篷里，葬在妥冒淳这个地方。

七年春天，宋军侵袭郑国，这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

晋军侵袭卫国，这是因为卫国不顺服。

夏天，哀公和吴人在郟地会见。吴国前来求取牛、羊、猪各

一百头为享宴品。子服景伯回答说：“先王没有过这样的事。”吴人说：“宋国享宴我们以牛羊猪各一百头，鲁国不能比宋国差。而且鲁国享宴晋国大夫超过各十头，给吴王各一百头，不也是可以的吗？”景伯说：“晋国的范鞅贪婪而抛弃礼仪，用大国的势力来使敝邑恐惧，所以敝邑享他以牛羊猪各十一头。君王如果用礼仪来命令诸侯，那么就有一定的数字。如果也抛弃礼仪，那么就更过分了。周朝统一天下，制定礼仪，上等的物品数字不过十二，因为这是上天的大数。现在抛弃周礼，而说一定要太牢一百，也惟执事之命是听。”吴人不听。景伯说：“抛弃上天而违背根本，吴国快要灭亡了。如果不给，一定要加害于我们。”就照给了他们。

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让子贡去辞谢。太宰嚭说：“国君跋涉了那么远的路，大夫反而不出门，这是什么礼仪？”子贡回答说：“岂敢把这作为礼仪，只是由于害怕大国。大国不用礼仪来命令诸侯，如果我们不用礼仪，其后果就不能估量了。寡君既已奉命前来，他的老臣岂敢丢下国家？太伯穿着玄端之衣戴着委貌之冠来推行周礼，仲雍继承他，把头发剪断身上刺画花纹，作为裸体的装饰，难道合于礼吗？因为有原因所以才这样做的。”从郟地回来，认为吴国是没有能力干出什么来的。

季康子想要攻打邾国，就设享礼招待大夫们来一起商量。子服景伯说：“小国事奉大国，是信；大国保护小国，是仁。违背大国，这是不信；攻打小国，这是不仁。百姓由城邑来保护，城邑由德行来保护。丢掉了信和仁两种德行，就危险了，哪里还能保护得了？”孟孙说：“您几位以为怎么样？哪一种意见明智，我就接受哪种。”大夫们回答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拿着玉

帛的有一万个国家。现在还存在的,没有几十了。就是因为大国不养育小国,小国不事奉大国。明知必有危险,为什么不说?鲁国的德行和邾国是一样的,而要用大兵压上去,行吗?”不欢而散。

秋,攻打邾国。到达范门,还听到敲击乐钟的声音。大夫劝谏,邾子不听。茅成子请求向吴国报告,邾子不答应,说:“鲁国敲打梆子的声音在邾国都可以听到,吴国相距二千里,没有三个月到不了,哪里能管得了我们呢?而且国内的力量难道就不足够?”成子带着茅地叛变,军队就进入邾国国都。各军白昼劫掠,邾国的群众在绎山守卫。军队夜里劫掠,带了邾子益回来,把他奉献于亳社,囚禁在负瑕,负瑕因此而有绎山人。

邾国的茅鸿夷携带了五匹帛和四张熟牛皮,自己去请求吴国救援,说:“鲁国以为晋国衰弱而吴国遥远,凭藉着他们人多,而背弃了和君王订立的盟约,看不起君王的执事,来欺凌我们小国。邾国不敢自己爱惜,怕的是君王的威信不能建立。君王的威信不能建立,这是小国所担心的。如果夏天在鄆衍结盟,秋天就背弃它,得到了所求而没有阻力,四方的诸侯还用什么来事奉君王?而且鲁国战车八百辆是君王的副手;邾国战车六百辆却是君王的部属。把部属去送给副手,请君王考虑一下!”吴王听从了。

宋国人包围曹国。郑国的桓子思说:“宋国人如果占据了曹国,这是郑国的忧患,不能不救。”冬天,郑军救援曹国,发兵侵袭宋国。

起初,曹国有人梦见一伙君子站在国社墙外,商量灭亡曹国。曹叔振铎请求等一下公孙强,大家答应了。早晨起来寻找,

曹国没有这个人。他告诫他儿子说：“我死以后，你听到公孙强执政，一定要离开曹国。”曹伯阳即位，他喜欢打猎射鸟。曹国边境上的人公孙强喜欢射鸟，得到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而且还讲述打猎射鸟的技艺，曹伯阳很喜欢他。由此而向公孙强询问国家大事，他应对得体曹伯阳更加喜欢他，加以宠信，让他做了司城来执政。做梦的人的儿子这时就离开曹国。

公孙强向曹伯阳讲述称霸的策略，曹伯阳听从了，就背弃晋国而侵犯宋国。宋人攻打曹国，晋人不来救援，公孙强在国都郊外建造了五个城邑，名叫黍丘、揖丘、大城、钟、邶。

八年春天，宋公攻打曹国之后准备回去，褚师子肥走在最后。曹国人辱骂他，他就停下不走。全军等待褚师子肥。宋公听到之后发怒，下令回兵，就灭了曹国，逮了曹伯阳和司城强回去，杀死了他们。

吴国为了邾国的缘故，打算去攻打鲁国。询问叔孙辄，他回答说：“鲁国有名而无实，攻打他们，一定能如愿以偿。”退出来告诉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应该去敌国。在祖国，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而又去攻打它，为敌国奔走听命，这就该死去。有这样的任命就要避开。而且一个人不应该由于有所怨恨，而离开国家祸害乡土。现在您由于小怨恨而要颠覆祖国，不也很难吗？您一定要推辞。君王将会派我去。”公孙辄悔恨自己说错了。吴王又问公山不狃。公山不狃回答说：“鲁国平时虽然没有亲近的国家，危急的时候却一定有愿意共死的援国；诸侯将会帮助它，您是不能够如愿以偿的。晋国和齐国、楚国帮助它，这就是四个敌国了。鲁国是齐国和晋国的嘴唇，唇亡齿寒，这是您所知道的，

他们能不去救援吗？”

三月，吴国攻打我国，公山不狃领兵，故意领着从险路进军，经过武城。起初，武城有人在吴国边境里种田，拘捕了浸泡菅草的郟国人，说：“为什么把我的水弄脏？”等到吴军来到，被拘捕的那个人领着吴军攻打武城，攻下了这个城邑。王犯曾经做过武城的地方长官，澹台子羽的父亲和他相好，国内的人们害怕。孟孙对景伯说：“怎么办？”景伯回答说：“吴军来了就和他们作战，怕什么？而且是去找他们来的，还要求什么？”吴军攻下东阳后，前进至五梧住下。第二天，驻扎在蚕室。公宾庚、公甲叔子和吴军在夷地作战，吴军俘虏了叔子和析朱锄，把尸体献给吴王。吴王说：“这是一辆战车上的人。鲁国一定任用了能人，这个国家还不能覬觐呢。”第二天，住在庚宗，就在泗水边上驻扎。微虎想要夜袭吴王的住处，让他的私人部队七百人在帐幕外的院里每人跳高跳三次，最后挑选了三百人，有若也在里边。出发到达稷门之内，有人对季孙说：“这样做不足以危害吴国，反而让许多国内的杰出人物送了命，不如不干。”季孙就下令阻止。吴王听说这情况，一晚上把住处迁移了三次。

吴国人求和，将要订立盟约。景伯说：“楚国人包围宋国，宋国人交换儿子来吃，劈开尸骨烧饭，尚且没有订立城下之盟。我们还不到损耗得不能作战的地步，而有城下之盟，这是丢掉国家。吴国轻率地离本土很远，不能坚持很久，快要回去了，请稍等一下。”哀公不听。景伯背着自己草拟的盟约，去到莱门。鲁国就请求把子服景伯留在吴国，吴国人答应了，鲁国又要求用王子姑曹相抵，结果是两边罢手不再交换人质。吴人订立了盟约然后回国。

齐悼公来我国的时候,季康子把他的妹妹嫁给悼公,悼公即位以后来迎接她。季魴侯和她私通,这个女人向季康子讲出了私通的情况。季康子不敢把她送往齐国。齐悼公发怒。夏天五月,齐国的鲍牧领兵攻打我国,占领了护地和阐地。

有人在齐侯那里诬陷(齐景公的妾)胡姬说:“她是安孺子的一党。”六月,齐侯杀了胡姬。

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发兵,打算用来攻打我国,就送回了邾子。邾子还是无道,吴王派太宰子余讨伐他,把他囚禁在楼台里,用荆棘做成篱笆围起来,让大夫们事奉太子革执政。

秋,和齐国讲和。九月,臧宾如来到齐国参加结盟。齐国的闾丘明前来参加结盟,而且迎接季姬回去,对她很宠爱。

鲍牧又对公子们说:“要使你拥有四千匹马吗?”公子们告诉了齐侯。齐侯对鲍牧说:“有人在说您的坏话,您先住在潞地以待调查。如果有这件事,您就把家产的一半带走出国;如果没有这事,就回到您原来的地方去。”鲍牧出门,让他带着家产的三分之一动身;走到半路,只让他带着两辆车子走。到达潞地,就把他绑了带回,杀死了他。

冬天十二月,齐国人归还护地和阐地,这是由于季姬受到宠爱的缘故。

九年春天,齐侯派公孟绰到吴国辞谢出兵。吴王说:“去年我听到君王的命令,现在又改变了,不知道该听从什么,我打算去贵国接受君王的命令。”

郑国武子剩的宠臣许瑕求取封邑,没有地方可以给他。许瑕请求取之于外国,武子剩答应了,所以包围了宋国的雍丘。宋国的皇瑗又包围郑军,每天换一个地方构筑堡垒,连成一

线。郑国军士都号淘大哭。武子剩前去救援,大败。二月十四日,宋国在雍丘全歼郑军,让有才能的人留下性命,带了郑张和郑罗回去。

夏天,楚国人攻打陈国,这是因为陈国靠拢吴国的缘故。
宋公攻打郑国。

秋天,吴国在邗沟筑城,挖沟沟通长江、淮水。

晋国的赵鞅为救援郑国而占卜,得到的卦象是水流向火,向史赵、史墨、史龟询问卦象的吉凶。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于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就可以,和宋国为敌就不吉利。”史墨说:“盈,是水的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史赵说:“这像河水涨满,不能游渡;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他的不知道。”阳虎用《周易》占筮,得到《泰卦》䷊变成《需卦》䷄,说:“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和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于是就决定停止出兵。

冬天,吴王派人来通知出兵攻打齐国。

十年春天,邾隐公逃亡前来;他是齐国的外甥,因此就再逃亡到齐国。

哀公会合吴王、邾子、郟子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军队驻扎在息地。

齐人杀死悼公,向联军发了讣告。吴王在军门外边号哭三天。徐承率领水军打算从海上进入齐国,齐人将他打败,吴军

只能退兵回国。

夏天,赵鞅领兵攻打齐国,大夫请求占卜。赵鞅说:“对齐国发兵之事我是占过卜的,事情不能再次占卜,占卜也不见得再次吉利,动身吧!”因此占取了犁地和辕地,拆毁了高唐的外城,侵袭到赖地然后回去。

秋天,吴王派人来再次通知出兵。

冬天,楚国的子期攻打陈国,吴国的延州来季子向陈国救援,对子期说:“两国的国君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过呢?我请求撤退,以此使您得到好名声,请您致力于德行而安定百姓。”于是就退兵回国了。

十一年春天,齐国因为郕地这一役的缘故,国书(国夏之子)、高无邳(高张之子)领兵攻打我国,到达清地。季孙对他的家臣总管冉求说:“齐军驻扎在清地,必然是为了鲁国的缘故,怎么办?”冉求说:“您三位中间一位留守,两位跟着国君在边境抵御。”季孙说:“不行。”冉求说:“那就在境内近郊抵御。”季孙告诉了叔孙、孟孙,他俩不同意。冉求说:“如果不同意,那么国君就不必出去。您一位率领军队,背城而作战,不参加的就不能算作是鲁国人。鲁国的卿大夫各家拥有的战车总数比齐国的战车还要多,即使您一家的战车也多于齐军,您担心什么?他们两位不想作战是很自然的,因为政权掌握在季氏手里。在您在世的时候,齐国人攻打鲁国而不能应战,这是您的耻辱,这就完全不能和诸侯并列了。”季氏让冉求跟着他上朝,在党氏之沟等着。叔孙喊过冉求问他关于作战的意见。冉求回答说:“君子有着深远的考虑,小人知道什么?”孟孙硬是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是考虑了才能而说话,估计了力量才出力

的。”叔孙说：“这是说我成不了大丈夫啊。”退回去以后就检阅部队。孟孺子泄率领右军，颜羽为他驾御战车，邴泄作为车右。冉求率领左军，管周父为他驾御战车，樊迟作为车右。季孙说：“樊迟年纪太轻了。”冉求说：“因为他能够服从命令。”季氏的甲士七千人，冉求带着三百个武城人作为自己的亲兵，老的小的守御宫室，驻扎在门外边。过了五天，右军才跟上来。公孙务人见到守城的人就掉眼泪，说：“徭役烦，赋税多，上面不能谋划，战士不能拼命，用什么来治理百姓？我已经这么说了，敢不努力吗？”

鲁军和齐军在郊外作战。齐军从稷曲攻击鲁军，鲁军不敢过沟迎战。樊迟说：“不是办不到，是不相信您，请您把号令申明三次然后带头过沟。”冉求按照他的话办，大家就跟着过沟。鲁军攻入齐军。

右军奔逃，齐国人追赶。陈瓘、陈庄徒步渡过泗水。孟之侧在全军之后最后回来，抽出箭来打他的马，说：“我(走在最后)是马不肯往前走。”林不狃的伙伴说：“逃跑吗？”不狃说：“谁不该逃跑？”伙伴说：“那么停下来抵抗吗？”不狃说：“停下来抵抗就高明么？”从容缓步，结果被杀了。

鲁军砍下甲士的脑袋八十一个，齐国人不能整顿部队。晚上，间谍报告说：“齐国人逃跑了。”冉求三次请求追击，季孙没有答应。

孟孺子对别人说：“我不如颜羽，但比邴泄高明。颜羽精锐敏捷，我不想作战也只能不说话，邴泄却说‘赶着马逃走’。”公为和他宠爱的小僮汪錡同坐一辆战车，一起战死，都加以殓。孔子说：“能够拿起干戈保卫国家，可以不作为夭折来对

待。”冉求使用了矛对付齐军，所以能攻进去。孔子说：“这是合于道义的。”

夏天，陈国的辕颇逃亡到郑国。起初，辕颇做司徒，对封邑内的土地征收赋税用来出嫁哀公的女儿，还有多余的，就用来为自己铸造大铜器。因遭国人的驱逐而出国了。在路上口渴，他的部下辕咺奉上稻米甜酒、小米干饭、腊肉乾。辕颇高兴地说：“为什么那么丰富？”辕咺回答说：“器物铸成就准备好了。”辕颇说：“为什么不劝阻我？”辕咺回答说：“怕被你先赶走。”

为了在郊外作战的缘故，哀公会合吴王攻打齐国。五月，攻下博地。二十五日，到达赢地。中军跟随吴王，胥门率领上军，王子姑曹率领下军，展如率领右军。齐国的国书率领中军，高无丕率领上军，宗楼率领下军。陈僖子对他的弟弟陈书说：“你要是战死，我一定能够得志。”宗子阳和闾丘明也互相勉励。桑掩胥为国书驾御战车。公孙夏说：“这两位必然战死。”快要开始战斗，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唱虞殡，陈子行命令他的部下准备好含玉。公孙挥命令他的部下说：“每人拿一根八尺的绳子，吴国人头发短。”东郭书说：“打仗打三回一定要死，在这里是第三回了。”派人拿琴做礼品去问候弦多，说：“我不会再见到您了。”陈书说：“这一回，我听到的只是鼓声，听不到金声了。”

五月二十七日，两军在艾陵交战。展如南击败高无丕，国书击败胥门巢，吴王率领的部队救助胥门巢，大败齐军，俘虏了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辆，甲士的脑袋三千个，用来献给哀公。

快要进入战斗，吴王喊叔孙说：“你担任什么职务。”叔孙

说：“司马。”吴王把甲、剑、铍赐给他，说：“认真地执行你国君给的任务，不要废弃命令。”叔孙不能回答。子贡走向前面，说：“州仇敬受皮甲跟随着您。”叔孙木叩头接受了赏赐。

哀公派太史送回国书的脑袋，放在新的筐子里，下面垫着黑色和红色的丝绸，加上绸带，在上面放上一封信，说：“上天如果不了解你们行为不端正，怎么能让下国得胜？”

吴国将要攻打齐国，越王率领他的部下前去朝见，吴王和臣下都赠送食物财礼。吴国人都很高兴，惟独伍子胥害怕，说：“这是在养肥吴国啊！”就劝谏说：“越国在我们这里，是心腹大患，同处在一块土地上而对我们有所欲望。他们的驯服，是为了要达到他们的欲望，我们不如早点下手。在齐国如愿以偿，就好像得到了满是石块的土地，没有办法使用。越国要不变成池沼，吴国就被灭掉了。让医生治病，而说‘一定要留下病根’，是从来没有的。《盘庚之诰》说，‘如果有猖狂捣乱不听话的，就统统砍了不留后代，不要让他们在这里留下逆种’，这就是商朝之所以兴起的原因。现在您反过来，打算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强大，不也很危险吗？”吴王不听，派他到齐国去，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就是王孙氏。他从艾陵回来后，吴王听到这件事，派人把属镂宝剑给伍子胥，让他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欂櫨树，欂櫨树可以成材。吴国大约要灭亡了吧！三年以后，它就开始衰弱了。满了必然毁坏，这是上天的常道。”

秋天，季孙命令整顿防务，说：“小国战胜大国，这是祸患，齐国没有几天就会来到的。”

冬天，卫国的太叔疾逃亡到宋国。起初，太叔疾娶了宋国

子朝的女儿为妻,她的妹妹受到宠爱,子朝逃亡出国,孔文子让太叔疾休弃了他的妻子,而把女儿嫁给他。太叔疾派随从劝诱他前妻的妹妹,把她安置在犁地而为她造了一座宫室,好象有两个妻子一样。文子发怒,想要攻打太叔疾,孔子加以劝阻。文子就夺回了女儿。太叔疾又在外州和另外一个女人通奸,外州人夺走了他的车子献上来。太叔疾为这两件事感到羞耻,所以逃亡出国。卫国人立了遗做继承人,让他娶了孔媿。太叔疾做了向魑的家臣,把珍珠献给向魑,向魑给了他城钮。宋公索要这珍珠,向魑不愿给,因此得罪于宋公。等到桓氏逃亡出国,城钮人攻打太叔疾,卫庄公又让他回去,让他待在巢地,死在那里。棺材停放在郕地,安葬在少禘。

当初,晋悼公的儿子愨逃亡在卫国,让他的女儿为他驾车打猎,太叔懿子留他喝酒,就聘他的女儿做妻子,生了太叔疾。太叔疾即位,所以夏戊做了大夫。太叔疾逃亡,卫国人削去了夏戊的宫爵封邑。

孔文子快要攻打太叔疾的时候,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祭祀的事情,是我曾经学过的;战争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退下去,叫人套上车子就走,说:“鸟要选择树木,树木哪里能选择鸟?”文子立刻阻止他,说:“我哪里敢为自己打算,为的是防止卫国的祸患。”孔子打算留下不走,鲁国人用财礼来召请他,于是就回到鲁国。

季孙想要按田亩征税,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我不懂得这个。”问了三次,季孙最后说:“您是国家的元老,等着您的意见办事,为什么您不说呢?”孔子不作正式答覆,私下对冉求说:“君子办事情,要根据礼来衡量:施舍要力求丰

厚,事情要做得适中,赋敛要尽量微薄。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按丘征税也就够了。如果不根据礼来衡量而贪婪没有满足,那么虽然按田亩征税,还会不够的。而且季孙如果要按法度办事,那么周公的典章就在那里;如果要随便办事,又征求什么意见呢?”季孙不听。

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使用按田亩征税的制度。

夏天五月,昭夫人孟子死了。昭公在吴国娶妻,所以春秋不记载孟子的姓。死了没有发讣告,不称夫人。安葬以后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所以不说葬小君。孔子参加吊唁,到了季氏那里。季氏不脱帽,孔子除掉丧服下拜。

哀公在曩皋会见吴人,吴王派太宰嚭请求重温过去的盟约。哀公不愿意,派子贡回答说:“盟誓,是用来巩固信用的,要用内心来约束它,要用玉帛来献给它,要用言语来完成它,要用鬼神来保证它。寡君认为如果有了盟约,就不能随便更改了。如果还是可以更改,每天盟誓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您说‘一定要重温过去的盟约’,如果可以重温,它同样是可以冷下去的。”于是就没有重温过去的盟约。

吴国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见。起初,卫国人杀了吴国的行人且姚因而害怕,就和行人子羽商量。子羽说:“吴国正是无道的时候,恐怕会羞辱我们国君,不如不去。”子木说:“吴国正在无道的时候,国家无道,必然加害于人。吴国即使无道,还足以祸害卫国。去吧!高大的树倒下,没有不打击的;最好的狗发疯,没有不咬人的,而何况是大国呢?”

秋天,卫侯在鄆地会见吴人。哀公和卫侯、宋国皇瑗结盟,而终于辞谢了和吴国结盟。吴国围住了卫侯的馆舍。子服景

伯对子贡说：“诸侯的会见，事情完了，霸主礼宾，所在地的主人馈送食物，以此互相辞别。现在吴国对卫国不执行礼节，反而围住他们国君的馆舍使他为难，您何不去见太宰？”子贡请求给了他五匹锦，就去了。谈到卫国的事情，太宰嚭说：“寡君愿意事奉卫国国君，但是他来晚了，寡君害怕，因而决定留下他。”子贡说：“卫君前来，一定要和人商量，那些人有的愿意他来，有的不愿意他来，因此才来晚了。那些愿意的人，是您的朋友；那些不愿意的人，是您的仇人。如果逮了卫国国君，这是毁了朋友而抬高了仇人，那些想毁您的人就得志了。而且会合诸侯而逮了卫国国君，谁会不害怕？毁了朋友，抬高了仇人，而又让诸侯害怕，这就不利于称霸吧！”太宰嚭听后高兴了，就释放了卫侯。卫侯回国，学说夷人的话，子之当时还年幼，说：“国君必然不能免于祸难，恐怕会死在夷人那里吧！被他们逮了又喜欢他们的话，要跟他们去是一定的了。”

冬天十二月，蝗虫成灾。季孙向孔子询问这件事。孔子说：“我听说，大火星下去以后昆虫也蛰伏完毕。现在大火星还经过西方，这是司历的过错。”

宋国和郑国之间有几块空地，名叫弥作、顷丘、玉畅、岳、戈、锡。子产和宋人讲和，说“不要这些地方了”。等到宋国平公、元公的族人从萧地逃亡到郑国，郑国人为他们在岳地、戈地、锡地筑了城。九月，宋国的向巢攻打郑国，占取锡地，杀了元公的孙子，并包围了岳地。十二月，郑国的罕达救援岳地。二十八日，包围了宋军。

十三年春天，宋国的向魍救援他们的军队。郑国的子剩派人通告全军说：“抓到向魍的重重有赏。”向魍就逃走回国。郑

军就在岩地全部歼灭宋军，俘虏了成讙、郟延，把六个城邑掳掠一空，但两国都不加管辖。

夏天，哀公在黄池会见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

六月十一日，越王攻打吴国，两路出兵，畴无余、讴阳从南边走，先到达吴国的郊区。吴国的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余姚在泓水上观察越军。弥庸见到姑蔑的旗帜，说：“这是我父亲的旗帜。我不能见到仇人而不杀死他们。”太子说：“如果作战不能取胜，将有亡国的危险，请先等一等。”弥庸不同意，集合部下五千人，王子地帮助他。二十日，两军交战，弥庸俘虏了畴无余，王子地俘虏了讴阳。越王到达，王子地防守。二十一日，再次交战，越军大败吴军，俘虏了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余姚。二十二日，进入吴国。吴人向吴王报告战败。吴王讨厌诸侯听到这件事，亲自把七个人在帐幕里边杀死。

秋天七月初六日，吴国和晋国争执歃血的先后。吴人说：“在周王室中，我们是老大。”晋人说：“在姬姓之中，我们为首。”赵鞅对司马寅说：“天色已晚大事没有完成，是我们两个臣下的罪过。竖起旗帜整顿队列，我们两个臣下战斗到死，次序先后一定可见分晓。”司马寅说：“请先到吴王那里观察一下。”回来之后说：“吃肉的人没有气色灰暗的。现在吴王气色灰暗，是他的国家被敌人打败了吗？太子死了吗？而且夷人轻佻不沉着，不能长期忍耐，请稍等一等。”吴人就让晋人先歃血。

吴人打算带着哀公进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说：“天子会合诸侯，诸侯的领袖就要率领诸侯进见天子；诸侯的领袖会合诸侯，侯就要率领子、男进见领袖。天子以下，朝聘时所使用

的玉帛也各不相同；所以敝邑进贡给吴国的，只有比晋国丰厚，而不能不如的，因为把吴国作为诸侯的领袖。现在诸侯会见，而君王打算带着寡君进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为领袖了，敝邑将会改变进贡的数量：鲁国按八百辆战车的数字确定贡献贵国的贡品。如果变成子、男，那么将会按邾国战车的半数确定贡品，而按邾国战车的数字来事奉晋国。而且执事以诸侯领袖的身分召集诸侯，又以一般诸侯的身分结束，这有什么好处呢？”吴人没有那么做。不久又后悔了，打算囚禁景伯。景伯说：“何已经在鲁国立了继承人，打算带两辆车子和六个人跟你们走，什么时候走听从命令。”吴人囚禁了景伯，将他带回去。到达户牖，景伯对太宰说：“鲁国将在十月的第一个辛日祭祀天帝和先王，最后一个辛日祭祀完毕。我世代代都在祭祀中担任一定的职事，从襄公以来没有改变过。如果不参加，祝宗会说‘是吴国让他这样的’，而且贵国认为鲁国不恭敬，而只逮了它七个下贱的人，对鲁国有什么损伤呢？”太宰嚭对吴王说：“对鲁国没有损害，而只能给我们造成坏名声，不如放他回去。”于是就放了景伯回去。

吴国的申叔仪来到公孙有山氏那里讨粮食，说：“佩玉吊下来啊，我没有地方系着；甜酒一杯啊，我和下贱的老头干瞅着。”公孙有山氏回答说：“细粮已经没了，粗粮还有一些。如果你登上首山喊‘下等货啊’，我就答应你。”

吴王想要攻打宋国，杀死宋国的男人而拘禁女人。太宰嚭说：“可以战胜，但不能在那里待着。”吴王这才回国去了。

冬天，吴国和越国讲和。

十四年春天，在西部的大野打猎，叔孙氏的御者子鉏商猎

获麒麟,觉得不吉利,赏赐给了虞人。孔子细看后说:“这是麒麟”,然后收了下來。

小邾国的射献纳句绎而逃亡前来,说:“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可以不用盟誓了。”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季康子派冉求对子路说:“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而对它的盟誓不相信,反而相信您的话,您有什么屈辱呢?”子路回答说:“鲁国如果和小邾国发生战事,我不敢询问曲直,战死在城下就行了。他未尽臣道,反而使他的话得到实现,这是把他的未尽臣道当成正义的了,我不能那么办。”

齐简公在鲁国的时候,阚止受到宠信。等到即位,就让阚止执政。陈成子怕他,在朝廷上屡次回头看他。御者陈鞅对齐简公说:“陈氏、阚氏不能并列,您还是选择一个吧。”齐简公不听从。

阚止晚上朝见齐侯,陈逆杀人,阚止碰见,就把他逮进公宫。陈氏一族和睦团结,族人就让陈逆假装生病,送去洗头的淘米水,并备有酒肉。陈逆请看守的人吃喝,喝醉以后就杀了他,然后逃走了。阚止和陈氏族人在陈氏宗主家里结盟。

起初,陈豹想要当阚止的家臣,让公孙推荐自己。不久发生丧事,就停了下来。丧事办完了,公孙对阚止谈起这件事,说:“有一个叫陈豹的人,个子高高的,有点驼背,眼睛总往上面看,事奉君子一定能使人满意。他想要当您的家臣,我怕他人品不好,所以没有马上告诉您。”阚止说:“这有什么坏处?这都在于我。”过了些时候,阚止和他议论政事,读得很高兴,就加以宠信,对他说:“我把陈氏全部驱逐,立你做继承人,你看怎么样?”陈豹回答说:“我在陈氏族中是远支,而且他们和您

为敌的不过几个人,为什么要全部把他们驱逐呢?”就把这话告诉了陈氏。子行对陈成子说:“他得到国君信任,不先下手,必然要加祸于您。”子行就住到公宫里去。

夏天五月十三日,成子兄弟四人坐一辆车到齐简公那里。阚止正在帐幕里,出来迎接他们,成子兄弟进去后把阚止关在外边。侍者抵御他们,子行杀了他们。齐简公和女人在檀台上喝酒,成子要让他迁到寝室里去。简公拿起戈,打算击打他们。太史子余说:“不是要对国君不利,而是打算除掉有害的人。”成子搬出去住在府库里,听到简公还在发怒,就打算逃亡,说:“哪个地方没有国君?”子行抽出剑,说:“迟疑软弱,足以危害大事。谁不能做陈氏的宗主?您要走,我要是不杀您,有历代宗主为证!”成子就停下没有走。

阚止回去后,集合部下,攻打宫墙的小门和大门,都没有得胜,就逃走了。陈氏追赶他,阚止在彘中迷了路,来到了丰丘。丰丘人逮住了他,报告给陈成子,把他杀死在外城城关。成子打算杀大陆子方,陈逆请求不杀而赦免了。子方用简公的名义在路上得到了一辆车,到达郟地,大家发现了就逼他东返。出雍门后陈豹将车给他,他不接受,说:“逆为我请求,豹给我车子,我和他们有私交。事奉子我却和他的仇人有私交,怎么能和鲁国、卫国之士相见呢?”子方就逃亡去了卫国。

二十一日,陈成子在舒州逮了简公。简公说:“我要早听了鞅的话,不会到这个地步。”

宋国桓魋受宠势力扩展,损害到宋公,宋公让夫人突然邀请桓魋参加享礼,打算乘机加以讨伐。还没有来得及,桓魋先打宋公的主意,请求把鞍地交换薄地。宋公说:“不行,薄地是

宋国殷商祖先发迹而祖庙所在之地。”于是就把七个城邑并入鞍地,请求设享礼答谢宋公,以太阳正中作为期限,桓魋私家的武装全都去了。宋公知道了,告诉皇野说:“我把魋养大了,现在他打算加祸于我,请马上设法救我。”皇野说:“臣下不服从,这是神灵所厌恶的,何况人呢?岂敢不接受命令。但不得到左师向巢是不行的,请用您的名义召见他。”左师每次吃饭,要敲击乐钟。听到钟声,宋公说:“那一位快要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又奏乐。宋公说:“行了。”皇野坐了一辆车去,说:“迹人来报告说:‘逢泽有一只麋。’国君说:‘即使桓魋没有来,有了左师,我和他一起打猎,怎么样?’国君难于直接告诉您,野说:‘我试着私下和他谈谈。’国君想要快一点,所以用一辆车来接您。”左师和皇野同车,到达之后宋公把原因告诉他,他下拜,不敢起立。皇野说:“您和他盟誓。”宋公说:“如果要使您遭到祸难,上有天,下有先君。”左师回答说:“魋不恭敬,这是宋国的祸患,岂敢不唯命是听。”皇野请求符节,以命令他部下攻打桓魋。他的父老兄长和旧臣说:“不行”,他的新臣说“服从我们国君的命令”。皇野就发兵攻打。子颀纵马去通告桓魋。桓魋想要往宫里攻打宋公,子车劝住他,说:“不能事奉国君,而又要攻打公室,百姓是不会亲附于你的,只会送死。”桓魋就进入曹地叛变。六月,派左师巢攻打桓魋,左师想要逮住大夫做人质,而没有办到进入曹地,取得了人质。桓魋说:“不行。既不能事奉国君,又得罪了百姓,打算怎么办?”于是就释放了人质,百姓就背叛了他们。桓魋逃亡到卫国。向巢逃亡前来,宋公派人留下他,说:“我跟您有了誓言,不能断绝向氏的祭祀。”向巢辞谢说:“我的罪过大,君王把桓氏全部灭亡也是可以的。

如果由于先臣的缘故,而让桓氏有继承人,这是君王的恩惠。像我,那是不能再回来了。”

司马牛把他的封邑和玉珪交出来后去了齐国。桓魋逃亡在卫国,公文氏攻打他,索取夏后氏的玉璜。桓魋给了公文氏别的玉器,而逃亡到齐国。陈成子让桓魋做次卿,司马牛又把封邑交还齐国而去了吴国。吴国人讨厌他,他就回到宋国。赵简子和陈成子都召唤他去,在路途中,死于鲁国国都的外城门外,阮氏把他葬在丘舆。

六月初五日,齐国的陈恒在舒州杀了他们的国君壬。孔子斋戒三天,三次请求攻打齐国。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攻打他们,打算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陈恒杀了他们的国君,百姓不亲附他的有一半。以鲁国的群众加上齐国那不服从陈恒的一半,我们是可以战胜的。”哀公说:“您告诉季孙。”孔子辞谢,退下去与别人说:“我曾经位列大夫之末,所以不敢不说。”

当初,孟孺子洩打算在成地养马,成地的宰臣公孙宿不接受,说:“孟孙由于成地贫困,不在这里养马。”孺子发怒,侵袭成地,跟从的人们不能攻入,就回去了。成地的官员派人去,孺子鞭打来者。秋天八月十三日,孟懿子死,成地的宰臣去奔丧,孺子不接纳;宰臣脱去上衣、帽子而在大路上号哭,表示愿供驱使,孺子不予答应。宰臣害怕,不敢回去。

十五年春天,成地背叛孟氏而投靠齐国。武伯攻打成地,没有攻下,就在输地筑城。

夏天,楚国的子西、子期攻打吴国,到达桐汭,陈侯派公孙贞子去吴国慰问,到达良地后死去,副使打算把灵柩运进城

里。吴王派太宰嚭慰劳,而且辞谢说:“由于雨水不合时令,恐怕大水泛滥而毁坏大夫的灵柩,增加寡君的忧虑,寡君谨此辞谢。”第一副使芋尹盖回答说:“寡君听说楚国无道,屡次攻打吴国,消灭你们的百姓,寡君派盖备于使臣之列,向贵君的下级官吏慰问。不料,使臣遇到上天的不高兴,而不幸丧命,在良地去世。我们耗费时间积聚殓殓的财物,又怕耽误使命而加紧赶路,每天变换住地。现在您命令迎接使人说“不要让灵柩到门上来”,这就使我们寡君的命令丢弃在杂草丛林之中了。而且下臣听说,‘事奉死人像事奉他活着一样,这是礼’,因而有了在朝聘过程中使臣死去、奉着灵柩完成使命的礼仪,同时又有在朝聘过程中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的礼仪。如果不奉灵柩完成使命,这就像是遇到受聘国发生丧事而返回本国了,恐怕不合适吧!用礼仪来防止百姓,还恐怕有所逾越,现在您说‘死了就丢掉他’,这是丢掉礼仪,还怎么能当诸侯的盟主?从前有人说:‘不要把死者看成污秽。’我奉着灵柩完成使命,如果我们寡君的命令能上达于贵君那里,即使坠入深渊,那么也是上天的意志,不是贵君和划船者的过错。”吴国人接纳了他们。

秋天,齐国的陈瓘来到楚国,经过卫国时,仲由拜见他,说:“上天或许是用陈氏作为斧子,把公室砍削之后又作为别人所有,现在不能知道;可能让陈氏最后享有,现在也不能知道。如果和鲁国友好以等待时机,不也是可以的吗?何必搞坏关系呢?”陈瓘说:“对。我接受您的命令了,您派人去告诉我兄弟。”

冬天,和齐国讲和。子服景伯来到齐国,子赣做副使,去拜

见公孙成,说:“人们都是别人的臣下,有人还有背叛别人的念头,何况齐国[这样的外国]人,虽然为您服役,难道不会有三心二意吗?您是周公的后代,享受着丰厚的利益,还想做不仁不义的事情。您利益不能得到,又要人失掉祖国,哪里用得着这样?”公孙成说:“对啊!我没有早听到您的话。”

陈成子在宾馆会见客人,说:“寡君派恒报告您说:‘我愿意事奉贵君像事奉卫君一样。’”景伯向子赣作揖请他向前走一步,让子赣回答说:“这正是寡君的愿望。从前晋人攻打卫国,齐国为了帮助卫国去,攻打晋国的冠氏,结果丧失了五百辆战车。还给了卫国土地,从济水以西和禚地、媚地、杏地以南,一共五百个村子。吴人把动乱加于敝邑,齐国乘敝邑的困难,占取了欢地和阐地,寡君因此而寒心。如果能象卫君那样事奉贵君,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愿望。”陈成子感到愧恨,就把成地归还鲁国。公孙成带了他的武器装备进入赢地。

卫国的孔圉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生了悝。孔氏的小跟班浑良夫长得魁梧而漂亮,孔圉死后,就和孔姬私通。太子在戚地,孔姬派浑良夫前去。太子跟他说:“如果让我回国即位,给你大夫的冠服、车子,赦免死罪三次。”浑良夫和太子盟誓,为他向伯姬请求。

闰十二月,浑良夫和太子回到国都,住在孔氏家的外菜园子里。天黑之后,两个人用头巾盖住脸,由寺人罗为他们驾车,来到孔氏家。孔氏的家臣头子栾宁问他们。他们说是姻戚家的侍妾,就进了门。到了孔姬那里,吃完饭,孔姬手拿着戈走在前面,太子和五个人身披皮甲,车子上装着公猪跟着,把孔悝逼到了墙角,强迫他盟誓,劫持他登上台去。栾宁正要喝酒,肉

还没有烤熟,听到有动乱,马上派人告诉子路;召唤获驾上坐车,在车上喝酒吃肉,奉事卫侯辄逃亡前来。

子路正要进入国都,碰上子羔正要出来,说:“城门已经关上了。”子路说:“我姑且去一下。”子羔说:“来不及了,不要前去遭受祸难!”子路说:“吃了他的俸禄,不能躲避祸难。”子羔出去了,子路进入。到达孔氏大门口,公孙敢在那里守门,说:“不要进去干什么了。”子路说:“你是公孙,在这里谋求利益而躲开祸难。我不是这样,享受他的俸禄,就一定要救援他的忧患。”门里有使者出来,子路就乘机进去,说:“太子哪里用得着孔悝作帮手?即使杀了他,一定有人接替他。”而且说:“太子缺乏勇气,如果放火烧台,烧到一半,必然会释放孔悝。”太子听到之后感到害怕,让石乞、孟黶下台和子路搏斗,用戈击中子路,把帽带也截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帽子也不能除掉。”结好帽带子而死去。孔子听到卫国发生动乱,说:“子羔会来的,子路可是死了。”

孔悝立了庄公。庄公认为原来的大臣都靠不住,想要全部去掉他们,就先对司徒瞞成说:“我在外边遭遇忧患很久了,请您也尝一尝。”瞞成回去告诉褚师比,想要和他攻打庄公,但没能实现。

十六年春天,瞞成、褚师比逃亡宋国。

卫侯派鄆武子向成周报告说:“蒯聩得罪了君父、君母,逃窜在晋国。晋国由于王室的缘故,不抛弃兄弟,把聩安置在黄河边上。上天开恩,他得以继承保有封地,派下臣我谨向执事报告。”天子派单平公回答,说:“你把好消息来告诉我,回去对叔父说:我赞许你继承先世,恢复你的禄位。要恭敬啊!这样

才能得到上天的赐福。不恭敬上天就不能赐福于你，那就后悔莫及了。”

夏天四月十一日，孔丘死。哀公致悼辞说：“上天不肯暂时留下这一位国老，让他保障我一人居于君位，使我孤零零地忧愁成病。呜呼哀哉尼父，失去我的榜样了。”

子赣说：“国君恐怕不能在鲁国善终吧！他老人家的话说：‘礼仪丧失就要昏暗，名分丧失就有过错。’失去意志是昏暗，失去身份是过错。活着不能任用，死了又致悼辞，这不合于礼；自称‘一人’，这不合于名分。国君两样都丧失了。”

六月，在平阳卫侯招待孔悝喝酒，对大夫都有所馈赠。喝醉了送他，半夜把他打发走了。孔悝与伯姬乘车动身，到达西门，派副车回到西圃宗庙中去取神主匣子。子伯季子起初是孔氏的家臣，近来升官升到卫侯那里，请求追赶孔悝，路上碰到装神主匣子的人，就杀了他而坐上他的车子。许公为回去迎接神主匣子，碰上子伯季子，许公为说：“和不仁不义的人争高下，没有不胜的。”就一定要让子伯季子先射，射了三次，箭都离许公为远远的。许公为射他，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有人坐着子伯季子的车子跟上去，在袋子里得到了神主匣子。孔悝逃亡到宋国去了。

楚国太子建遭到诬陷的时候，从城父逃亡到宋国，又去郑国躲避宋国华氏之乱。郑国人待他很好。他又去晋国，和晋国人策划袭击郑国，因而又要求回到郑国。郑国人待他像以前一样。晋国人派间谍和太子建联系，事情办完后准备回晋国，同时约定袭击的日期。太子建在他的封邑里大肆暴虐，封邑的人告发他。郑国人来查问，抓住了晋国的间谍，于是就杀死了太

子建。太子建的儿子名叫胜，在吴国，子西想找他来。叶公说：“我听说胜这个人狡诈而好作乱，恐怕是祸害吧！”子西说：“我听说胜这个人诚实而勇敢，不做没有利的事情。把他安置在边境，让他保卫边境。”叶公说：“符合仁爱叫做信用，遵循道义叫做勇敢。我听说胜这个人务求实践诺言，而又遍求不怕死的人，大约是有私心吧！不管什么话都要实践，这不是信用；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怕死，这不是勇敢。——您一定会后悔的。”子西不听，把胜召来，让他住在和吴国接壤的地方，号为白公。胜请求攻打郑国，子西说：“楚国上下还不合法度。不这样，我是不会忘记的。”过了些时候，又请求，子西同意了。还没有发兵，晋国攻打郑国，楚国却救援郑国，而和郑国结盟。白公胜发怒，说：“郑国人就在这里，仇人不远。”

白公胜亲自磨剑，子期的儿子平见到，说：“您为什么亲自磨剑呢？”他说：“我是以爽直著称的，不告诉你，哪里能算得上爽直呢？我打算杀死你的父亲。”平把这些话报告子西。子西说：“他就像蛋，我覆翼而使他长大。在楚国，只要我死了，令尹、司马，不归于胜还归于谁？”白公胜听到了，说：“令尹真狂妄啊！他要得到好死，我就不是我。”子西还是没有发觉。白公胜对石乞说：“君王和两位聊士，一共用五百个人对付，就行了。”石乞说：“这五百个人是找不着的。”又说：“市场的南边有个熊宜僚，如果找到他，可以抵五百个人了。”石乞就跟着白公胜去见宜僚。和他谈得很高兴。石乞就把要办的事告诉宜僚，遭到宜僚的拒绝。把剑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一动不动。白公胜说：“这是不为利诱、不怕威胁、不泄漏别人话去讨好的人，离开这里吧。”

吴人攻打慎地，白公胜打败了他们。白公胜请求把战争装备奉献，楚惠王同意了，白公胜就乘机发动叛乱。秋天七月，在朝廷上杀了子西、子期，并且劫持惠王。子西用袖子遮着脸而死去。子期说：“过去我用勇力事奉君王，不能有始无终。”拔起一株樟木打死了敌人，然后死去。石乞说：“烧掉府库，杀死君王。不这样，事情不能成功。”白公胜说：“不行。杀死君王，不吉祥；烧掉府库，没有积蓄，打算用什么来保有楚国？”石乞说：“有了楚国而治理百姓，用恭敬来事奉神灵，就能得到吉祥，而且还有积蓄，怕什么？”白公胜不肯听从。

叶公住在蔡地，方城山外边的人都说：“可以进兵国都了。”叶公说：“我听说，用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他的欲望不会满足。办事不公正，百姓必然会离心。”听到白公胜杀了齐国的管修之后，才进入郢都。

白公胜想要让子闾做楚王，子闾不答应，就用武力劫持他。子闾说：“您如果安定楚国，整顿王室，然后对我加以庇护，这是我的愿望，岂敢不听从？如果打算专谋私利来倾覆王室，置国家于不顾，那么我宁死而不从。”白公胜杀了子闾，带着惠王来到高府。石乞守门，圉公阳在宫墙上挖开一个窟窿，背上惠王到了昭夫人的宫里。

叶公也在这时候来到，抵达北门，有人碰见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国内的人们盼望您就好像盼望慈爱的父母，如果让盗贼的箭射伤您，这就断绝了百姓的盼望，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叶公听后就戴上头盔而进入。又碰到一个人说：“您为什么戴上头盔？国内的人们盼望您好像盼望一年的收成，天天盼望，如果见到您的面，这就能安心了。百姓知道不

会再有生命危险,大家都有奋战之心,还打算把您的名字写在旗帜上,在都城巡行;但是您又把脸遮起来以断绝百姓的盼望,不也太过分了吗?”叶公就脱下头盔而进入。碰到箴尹固率领他的部下,准备去帮助白公胜。叶公说:“如果没有子西他们两位,楚国就不成为国家了。抛弃德行跟从盗贼,难道会有保障吗?”箴尹固就跟随叶公。叶公派他和国内的人们攻打白公胜,白公胜逃到山上,上吊而死。他的部下将其尸体藏起来。叶公活捉石乞而追问白公胜的尸体。石乞回答说:“我知道他尸体所藏的地方,但是白公胜让我别说。”叶公说:“不说就煮了你。”石乞说:“这件事成功就是卿,不成功就被煮,这本来是应有的结果,有什么妨碍?”于是就煮了石乞。王孙燕逃亡到颍黄氏。

叶公身兼二职,国家安定后,就让宁做令尹,宽做司马,自己在叶地退休养老。

卫侯为了做梦而占卜。他的宠臣向太叔僖子要酒,没有如愿,就和卜人勾结,而告诉卫侯说:“您有大臣在西南角上,不去掉他,怕有危险。”于是就驱逐太叔僖子。太叔僖子逃亡到晋国。

卫侯对浑良夫说:“我继承了先君却没有得到他的宝器,你看怎么办?”浑良夫让执烛的侍者出去而自己代他执烛,然后说:“太子疾和逃亡在外的国君,都是您的儿子,召他们回来可以量才选择。如果没有才能,[废掉它,]宝器就可以得到了。”小跟班密告太子。太子派五个人用车子装上公猪跟着自己,劫持卫侯强迫和他盟誓,而且请求杀死浑良夫。卫侯说:“和他的盟誓说过赦免死罪三次。”太子说:“请在三次以后有

罪再杀了他。”卫侯说：“好啊！”

十七年春天，卫侯在藉圃建造了一座刻有虎纹的小木屋，造好了，要找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和他在里边吃第一顿饭。太子请求找浑良夫。浑良夫坐上两匹公马驾着的车子，穿上紫衣服狐皮袍。来到以后敞开皮袍，没有解下佩剑就吃饭。太子派人牵着他退下，举出三条罪状而杀了他。

三月，越王攻打吴国，吴王在笠泽抵御，隔着一条河摆开阵势。越王设立左右两翼，让他们在夜里或左或右，击鼓呐喊而前进；吴军分兵抵御。越王带领三军偷渡，对准吴国的中军击鼓进攻，吴军大乱，被打败了。

晋国的赵鞅派人告诉卫国，说：“君王在晋国的时候，我是主人。现在请君王或者太子来一趟，以免除我的罪过。不这样，寡君恐怕会说这是我授意这样做的。”卫侯用国内有祸难加以推辞，太子又派人对使者毁谤卫侯。

夏天六月，赵鞅包围卫国。齐国的国观、陈瓘救援卫国，俘虏了晋国单车挑战的人。陈瓘让被俘者穿上原来的服装，然后接见他，说：“国观掌握齐国政权，命令我说‘不要逃避晋军’，我哪里敢废弃这命令？哪里又用得着烦劳您呢？”赵鞅说：“我为攻打卫国占卜过，没有为和齐国作战占卜。”于是就领兵回去了。

楚国白公的那次动乱，陈人仗着自己有积聚而侵袭楚国。楚国安定以后，打算夺取陈国的麦子。楚王向太师子谷和叶公诸梁询问统帅的人选，子谷说：“右领差车和左史老都辅佐过令尹和司马攻打陈国，大约是可以派遣的。”子高说：“这两个人都做过俘虏，百姓轻视他们，怕不会听从命令。”子谷说：“观

丁父，做过郟国俘虏，武王让他做军率，因此战胜州国、蓼国，使随国、唐国顺服，大大地开导了各部蛮人。彭仲爽做过申国俘虏，文王让他做令尹，使申国、息国成为我国的两县，使陈国、蔡国前来朝见，开拓封疆到达汝水。只要他能够胜任，做过俘虏有什么关系呢？”子高说：“上天的意志不容怀疑。令尹对陈国有遗恨，上天如果要灭亡陈国，一定会保佑令尹的儿子去完成，您何不任命他呢？我害怕右领和左史有从前两位俘虏的低贱而没有他们的美德。”楚王占卜，公孙朝吉利，就派他领兵夺取陈国的麦子。陈人抵御战败，公孙朝就包围了陈国。秋天七月初八日，公孙朝领兵灭亡陈国。

楚王和叶公为了让子良做令尹而占卜。沈尹朱说：“吉利。超过了他的期望。”叶公说：“以王子的地位而辅助国王，超过这地位将会做什么？”过了些时候，改为子国占卜而让他做了令尹。

卫侯在北宫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登上昆吾之观，披头散发而脸朝着北边叫嚷：“把这昆吾之墟登上，有绵延不断的大瓜小瓜生长。我是浑良夫，向上天诉说无辜。”卫侯亲自占筮，胥弥赦预测说：“没有妨碍。”给他封邑，不接受而逃亡到宋国。卫侯又占卜，繇辞说：“像一条鱼尾巴发红，穿过急流而犹豫彷徨。靠近大国，兴兵来犯，将要灭亡。关门塞洞，就越过后墙。”

冬天十月，晋国再次攻打卫国，进入外城，将要进入内城。简子说：“停止！叔向有话说：‘仗着动乱而灭亡别国的将没有后代。’”卫国人赶走了庄公而和晋国讲和。晋国人立了卫襄公的孙子般师，然后回国。

十一月，卫侯从鄆地回国，般师出走。起初，卫侯登城远望，见到戎州。他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卫侯说：“我是姬姓，哪里有什么戎人？”就毁了戎州。卫侯使用匠人长久不让休息。他又想要赶走石圃，没有来得及而祸难发生。十二日，石圃使用匠人攻打卫侯。卫侯关上门请求，石圃不予答应。卫侯越北墙时掉了下去，折断了大腿骨。戎州人攻打卫侯，太子疾、公子青跟从卫侯越墙，戎州人将他们杀了。卫侯跑到戎州己氏那里。起初，卫侯从城上看到己氏的妻子头发很漂亮，让她绞下来，作为吕姜的假发。到了己氏那里，把玉璧给他看，说：“救我的命，我给你玉璧。”己氏说：“杀了你，玉璧会跑掉吗？”就杀了卫侯而把他的玉璧归为己有。卫人让公孙般师回来而立他为君。十二月，齐人攻打卫国，卫人请求讲和。齐人立了公子起，逮了般师回去，让他住在潞地。

哀公在蒙地会见齐侯并且结盟，孟武伯相礼。齐侯叩头，哀公弯腰作揖，齐人发怒。孟武伯说：“不是天子，寡君没法叩头。”孟武伯问高柴说：“诸侯结盟，谁执牛耳？”高柴说：“鄆衍那一次盟誓，执牛耳的是吴国公子姑曹；发阳那一次，是卫国石魋。”孟武伯说：“那么这次就是我了。”

宋国皇瑗的儿子麋有个叫田丙的朋友，麋夺取了哥哥鄆般的封邑给了田丙。鄆般含怒出走，告诉桓司马向魋的家臣子仪克。子仪克去到宋国，告诉宋景公的夫人说：“麋打算接纳桓氏。”宋公询问子仲。起初，子仲打算把杞姒的儿子非我作为嫡子。麋说：“一定要立老大，这是好材料。”子仲发怒，不听从，所以回答说：“右师皇瑗已经老了，[不会作乱，]对麋就不了解了。”宋公逮了麋。皇瑗逃亡到晋国，又把他召唤回来。

十八年春天,宋国杀了皇瑗。宋公听说了他们的情况,恢复了皇氏的家族,派皇缓做了右师。

巴人攻打楚国,包围了鄆地。当初,右司马子国占卜,观瞻说:“符合你的意愿。”所以就命令他做了右司马。到巴军来到后,将要对统帅的人选占卜。楚王说:“宁已经符合意愿,还占什么卜?”派他领兵出行。请求任命副手,楚王说:“寢尹、工尹都是为先君出过力的人。”三月,楚国的公孙宁、吴由于、蘧固在蘧地击败巴军,所以把析地作为子国的封邑。君子说:“惠王了解人的意愿。《夏书》说,‘占卜的官员只有能够审察判断人的意愿,然后才使用龟甲’说的就是这个吧!《志》说,‘圣人用不着占卜占筮’,惠王就能这样。”

夏天,卫国的石圃赶走了他的国君起,起逃亡到齐国。卫侯辄从齐国重新回国,赶走了石圃,恢复了石魑和太叔遗原来的官职。

十九年春天,越人侵袭楚国,用来迷惑吴国。夏天,楚国的公子庆、公孙宽追赶越军,到达冥地,没有赶上,就回去了。

秋天,楚国的沈诸梁攻打东夷,三处的男女夷人和楚军在敖地结盟。

冬天,由于周敬王死去的缘故,叔青去到京师。

二十年春天,齐人前来召集会见。夏天,在廩丘会见,为了郑国的缘故,策划攻打晋国。郑人向诸侯辞谢。秋天,军队回国。

吴国的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吴王,说:“如果不改变,一定灭亡。”离开国都而住在艾地,又乘机去到楚国。庆忌听到越国打算进攻吴国。冬天,请求回国和越国讲和,想要除掉不忠的人

来讨越国的喜欢。吴人杀了庆忌。

十一月,越国包围吴国,赵孟的饮食比居丧的饮食还要降等。楚隆说:“三年的丧礼,是表示亲人关系的顶点,现在您又降等,恐怕另有缘故吧!”赵孟说:“黄池那一次盟会,先主和吴王有过盟誓,说:‘同好共恶。’现在越国包围吴国,继承人想不废弃过去的誓言而帮助吴国,但又不是晋国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我因此只能用饮食降等[表示心意]。”楚隆说:“如果让吴王知道,怎么样?”赵孟说:“行吗?”楚隆说:“请试一试。”于是就先到越军那里前去,说:“吴国已经多次冒犯上国,听说君王亲自讨伐,中原的人们莫不欢欣鼓舞,惟恐君王的意愿不能实现,请让我进去看看吴[军的动静]。”越王答应了。楚隆告诉吴王说:“寡君的老臣无恤派陪臣我前来,谨为他的不恭而告罪:黄池那一次结盟,君王的先臣志父得以参加盟会,盟誓说‘同好共恶’。现在君王处在危难之中,无恤不敢惧怕辛劳,但又不是晋国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谨派我向您报告。”吴王下拜叩头说:“寡人没有才能,不能事奉越国,因而成为大夫的忧虑,谨拜谢他的命令。”给了楚隆一小盒珍珠,让他送给赵孟,说:“句践打算让我活着不好过,我是不得好死了。”又说:“快淹死的人必然强作欢笑,我还要问你呢,史黯为什么能成为君子?”楚隆回答说:“史黯这个人做官没有人讨厌他,不做官没有人诽谤他。”吴王说:“真是恰如其份啊!”

二十一年夏天五月,越人第一次前来。

秋天八月,哀公和齐侯、邾子在顾地结盟。齐人对从前叩头而哀公不相应回礼那件事加以责备,因而唱歌说:“鲁人的罪过,几年还没有自己察觉,使我们发怒暴跳。正由于他们迷

信儒家之书，造成了两国忧愁苦恼。”这一次，哀公先到阳谷。齐国的闾丘息说：“劳动君王亲自光临，来慰劳寡君的军队，臣下们将要用驿车向寡君报告。等到他们报告回来，君王未免劳累了。由于仆人没有准备好宾馆，请在舟道下榻。”哀公辞谢说：“岂敢劳动贵国的仆人？”

二十二年夏天四月，邾隐公从齐国逃亡到越国，说：“吴国无道，抓了父亲立了儿子。”越国把他送回去，太子革逃亡到越国。

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越国将吴国灭亡，请求让吴王住在甬东。吴王辞谢说：“我老了，哪里还能事奉君王？”于是就上吊自杀了。越人把他的尸体送了回去。

二十三年春天，宋国的景曹去世。季康子派冉求去吊唁，并且送葬，说：“敝邑有国家大事，使我事务繁忙，因此不能帮着送葬，特派冉求前来跟随在舆人之后，说：‘由于我忝居远房外孙，有不丰厚的先人的马匹，派冉求奉献于夫人的宰臣之前，也许能和夫人的马匹相称吧！’”

夏天六月，晋国的荀瑶攻打齐国，高无丕领兵抵御。荀瑶探察齐军的虚实，突然马惊，他就索性驱马向前，说：“齐人已经看到我的旗帜，如果不向前去，恐怕要说我害怕而回去了。”到达齐军的营垒以后才回去。

将要作战了，长武子请求占卜。荀瑶说：“国君报告了天子，在宗庙里已经用龟甲占卜过，卦象吉利，我又占卜做什么呢？而且齐人占取了我们的英丘，国君命令我，不是敢于炫耀武力，而是为了治理英丘。用正当的理由攻打有罪者就足够了，何必占卜？”

二十六日,在犁丘作战,齐军大败。荀瑶亲自逮住颜庚。

秋天八月,叔青来到越国,这是一次出使越国。越国的诸鞅前来聘问,这是对叔青出使的回报。

二十四年夏天四月,晋侯打算攻打齐国,派人前来请求出兵,说:“从前臧文仲带领楚军攻打齐国,占取汶地;宣叔带领晋军攻打齐国,占取汶阳。寡君想要向周公求福,也愿意向臧氏求福。”臧石领兵和晋军会合,占取廩丘。军吏下令作好战前准备,将要进军。莱章说:“晋国国君的地位低下,而且政事暴虐,去年战胜了敌人,现在又攻占都邑,上天赐给他们的已经很多了,又哪里能够前进?这是在说大话。军队将要回去了。”果真晋军撤退回国。晋人把活牛送给臧石,太史表示歉意说:“由于寡君出行在外,使用的牲口不够礼仪规定的标准,谨表示歉意。”

邾子再次无道,越人将他抓了回去,而立了公子何。何也同样无道。

公子荆的母亲受到宠爱,哀公打算立她为夫人,派宗人衅夏献上立为夫人的礼节。衅夏回答说:“没有这种礼节。”哀公发怒说:“你做宗司,立夫人,这是国家的大礼,为什么没有?”衅夏回答说:“周公和武公在薛国娶妻,孝公、惠公在宋国娶妻,从桓公以下在齐国娶妻,这样的礼节是有的。如果把妾作为夫人,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礼节。”哀公最终还是立了她,而把荆立为太子,国内的人们开始讨厌哀公。

闰月,哀公去到越国,和太子适郢的关系很融洽。太子适郢打算把女儿嫁给哀公,而且多给土地。公孙有山派人告诉季孙。季孙害怕,派人走太宰嚭的门路,并且送上财礼,使事情得

以中止。

二十五年夏天五月二十五日，卫侯逃亡到宋国。

卫侯在藉圃造了灵台，和大夫们在那里喝酒，褚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卫侯发怒。褚师辩解说：“我脚上生疮，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见到了，您会呕吐的，因此不敢脱去袜子。”卫侯非常生气。大夫们都为褚师辩解，卫侯不同意。褚师退出。卫侯把手叉在腰里，说：“一定要砍断你的脚！”褚师听到后，他和司寇亥一起坐车，说：“今天的事情能够落个逃亡就是幸运的了。”

卫侯回国的时候，夺取了公孙弥牟的封邑，夺取了司寇亥的政权。卫侯又派侍者把公文懿子的车子推到池塘里。当初，卫国人灭了夏丁氏，把他的家财赐给彭封弥子。弥子请卫侯喝酒，进献夏戊的女儿，卫侯宠爱她，让她做了夫人。她的兄弟期，是太叔疾的外孙，小时候养在卫侯那里，卫侯让他做司徒。夫人的宠爱衰减后，期也就有了罪过。卫侯使用三种匠人很久不让休息。卫侯派优狡和拳弥盟誓，而又很亲近信任优狡。所以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懿子、司寇亥、司徒期靠着三种匠人和拳弥来发动叛乱，都拿着锐利的武器，没有武器的人拿着斧子。派拳弥进入公宫，而从太子疾的宫里呐喊，以攻打卫侯。鄆子士请求抵御。拳弥拉着他的手，说：“您固然勇敢，可打算把国君怎么办？您没有见到先君的情况吗？君王到哪里不能满足愿望？而且君王曾经在外面待过，难道就一定不能回来？现在不能那么做，众怒难犯。叛乱平定之后才容易离间作乱的人。”于是卫君就动身出走。打算到蒲地去，拳弥说：“晋国没有信用，不行。”打算到鄆地去，拳弥说：“齐国和晋国在争夺我

们,不行。”打算到冷地去,拳弥说:“鲁国不足以亲附,请到城钮去,联合越国。越国有能干的国君。”于是就去了城钮。拳弥说:“卫国的盗贼是否会来袭击您还不能知道,请快点离开,从我开始。”于是就装上宝物而回了卫国。

卫侯把徒兵加以分散,靠着祝史挥作为内应侵袭卫国。卫人以此为患。公文懿子知道了,进见公孙弥牟,请求赶走祝史挥。公孙弥牟说:“他没有罪过。”懿子说:“他专权好利而又胡作非为,要是见到国君进入,会在前面引路的。如果赶走他,一定出南门而去到国君那里。越国最近得到诸侯,一定会请求他们出兵的。”挥正在朝廷上,下朝后就派官吏把他从家里遣送走了。挥出了城,住了两晚,想要回来没有被接受。过了五天,就住在外里,于是就受到卫侯的宠信,派他到越国去请求出兵。

六月,哀公从越国来,季康子、孟武伯在五梧迎接。郭重为哀公驾车,见到了他们两位,回来后对哀公说:“这两位坏话多着呢,请您当面一一追究。”哀公在五梧设宴,武伯祝酒,讨厌郭重,说:“你为什么那么肥胖?”季康子说:“请罚子泄喝酒!由于鲁国紧挨着仇人,臣下因此不能跟随君王,得免远行,可是他又偏偏认为辛苦奔波的郭重长得肥胖。”哀公说:“这个人吃自己的话吃多了,能不肥胖吗?”大家虽然喝酒,但都感到很扫兴,哀公和大夫从此就互相讨厌。

二十六年夏天五月,叔孙舒领兵会合越国的皋如、舌庸、宋国的乐蔑送回卫侯,公孙弥牟想要接纳。懿子说:“国君执拗而暴虐,稍等一些时候,必然毒害百姓,百姓就跟您和睦了。”联军侵袭外州,大肆劫掠。卫军出去抵御,大败。卫侯发掘褚

师定子的坟墓，把棺材在平庄之上放火烧了。

公孙弥牟私下派王孙齐去见皋如，说：“您是打算大举灭亡卫国呢，还是把国君送回来就算了呢？”皋如说：“寡君的命令没有别的，把卫君送回来就算了。”公孙弥牟召集大家征求意见，说：“国君带着蛮夷来攻打国家，国家差一点灭亡了，请接纳他。”大家说：“不要接纳。”公孙弥牟说：“如果我逃亡对大家有好处，请让我从北门出去。”大家说：“不要出去。”公孙弥牟重重地贿赂越人，大开城门接纳卫侯，卫侯不敢进城。联军退兵。卫国立了悼公，南氏辅助他。把城钮给了越国人。卫侯说：“这是期干的。”命令如果对夫人有怨的可以报复。司徒期到越国聘问，卫侯攻打他并且夺走了财礼。司徒期报告越王，越王命令取回来，司徒期带了一批人又把财礼夺了回来。卫侯发怒，杀死了太子，太子是司徒期的外甥，卫侯最后死在了越国。

宋景公没有儿子，要了公孙周的儿子得和启养在公宫里，还没有立继承人。当时皇缓做右师，皇非我做大司马，皇怀做司徒，灵不缓做左师，乐蔑做司城，乐朱钮做大司寇，六卿三族共同听取政事，通过大尹上达。大尹经常不向宋景公报告，而按照自己的意图假称君命以发号施令。国人都讨厌他。司城想要去掉大尹，左师说：“随他去吧，让他恶贯满盈。权势重而没有根基，能够不失败吗？”

冬天十月，宋景公在空泽游玩。初四日，死在连中。大尹出动空泽的甲士一千人，奉着宋景公的尸体从空桐进到沃宫，派人召来六卿，说：“听说下邑有战事，国君请六卿来一起谋划。”六卿到后，用甲士劫持他们，说：“国君有重病，请诸位盟

誓。”就在小寝的院子里盟誓，说：“不做对公室不利的事！”大尹立了启，奉着棺材安放在祖庙里，三天以后国内的人们才知道这件事。司城茂派人在国内宣布说：“大尹蛊惑他的国君，专权好利。现在国君没有生病就死了，死了以后又藏匿遗体，这还有什么好说的，都是大尹的罪过。”

得梦见启头冲北睡在卢门之外，自己变作大乌鸦栖止在它上面，嘴巴搁在南门上，尾巴搁在北门上。醒来以后说：“我的梦很好，一定立为国君。”

大尹和别人策划说：“我没有参加盟誓，恐怕会赶走我吧！再跟他们盟誓吧！”让太祝制作盟书。六卿正在唐孟，打算和他盟誓。太祝襄把盟书的内容告诉皇非我。皇非我依靠乐茂、门尹得、左师策划说：“百姓亲附我们，把他赶走吧！”于是都回去把武器发给部下，让他们在国都内巡行宣布说：“大尹蛊惑他的国君，欺压虐待公室；亲附我们的人，就是救援国君的人。”大家说：“亲附他们！”大尹也巡行宣布说：“戴氏、皇氏打算对公室不利，亲附我的，不要担心不发财。”大家说：“你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戴氏、皇氏想要攻打启，乐得说：“不行。他因为欺公有罪；我要是出兵攻打，罪就更大了。”让国内的人们把罪过算在大尹身上，大尹奉事启逃亡到楚国，于是就立得为国君。司城做了上卿，盟誓说：“三族共同掌握国政，不要彼此危害！”

卫出公从城钮派人送弓问候子贡，而且说：“我能回国吗？”子贡叩头受弓，回答说：“我不懂得。”私下对使者说：“从前成公避居于陈国，宁武子、孙庄子在濮宛结盟，然后国君回国。献公避居于齐国，子鲜、子展在夷仪结盟，然后国君回国。

现在国君再次避居在外,内部没有听到有像献公时代的亲信,外部没有听到有像成公时代的大臣,那么赐就不懂得根据什么回国了。《诗》中说:‘得到人材能够强大,四方将会顺服。’如果得到这样的人,四方把他作为主人,取得国家又有什么困难?”

二十七年春天,越王派舌庸前来聘问,并且商谈关于邾国土地的事,协议以骆上作为鲁、邾两国的边界。

二月,在平阳结盟,季康子等三位都跟随前去。季康子对结盟感到不舒服,谈到子贡,说:“如果他在这里,我不会到这地步的!”孟武伯说:“对。为什么不召他来?”季康子说:“本来是要召他的。”叔孙文子说:“以后请记着他。”

夏天四月二十五日,季康子去世。哀公去吊丧,礼节降等。

晋国的知伯领兵攻打郑国,驻扎在桐丘。郑国的驷弘到齐国请求救援。齐军准备出发。陈成子集合为国殉难者的儿子在三天内向他朝见。设置了一辆车两匹马,把册书放在五个口袋里。召见颜涿聚的儿子晋,说:“隰地那一役,你的父亲死在那里。由于国家多难,没有能抚恤你。现在国君命令把这个城邑给你,驾着车子去朝见,不要废弃你父亲的辛劳。”于是就出兵救援郑国。到达留舒,离开谷地七里,谷地人竟没有发觉。到达濮地,天下着雨,军队不愿渡河。子思说:“大国的人马就在敝邑屋子底下,因而告急。军队如果不走,恐怕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衣拄着戈,站在山坡上。马不肯出来的,就拉着走或者用鞭子抽打着走。知伯听说,就收兵回去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没有占卜和齐国作战。”派人对陈成子说:“大夫陈子,您这一族是从陈国分支出来的。陈国的断绝祭祀,是

郑国的罪过,所以寡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亡的内情,还要问问您是否为陈国忧虑。如果您对树干的倒覆认为有利,那和我有什么关系?”陈成子发怒说:“经常欺压别人的人都没有好结果,知伯难道能够长久吗?”

中行文子告诉陈成子说:“有一个从晋军中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轻车一千辆迫击齐军的营门,就可以全部歼灭齐军。”陈成子说:“寡君命令我说:‘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齐军即使超过一千辆战车,岂敢避开他们呢?我将要把您的话报告寡君。”文子说:“我到今天才知道自己为什么逃亡在外了。君子谋划一件事,对事件的开始、发展、结果都要考虑周全,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不是很难吗?”

哀公担心三桓的威胁,想要利用诸侯去掉他们;三桓也担心哀公的狂妄昏乱,所以君臣之间嫌隙很多。哀公在陵坂游玩,在孟氏之衢碰见孟武伯,说:“请问您:我会有好死吗?”孟武伯回答说:“我没法知道。”问了三次,始终辞谢不回答。哀公想要利用越国去掉三桓。秋天八月初一,哀公到了公孙有山氏那里。因而避居于邾国,就乘机去了越国。国内的人们拘捕了公孙有山氏。

悼公四年,晋国的知伯领兵包围郑国,还没有到,郑国的驷弘说:“知伯执拗而好胜,我们如果向他表示出软弱无能,他就可以退走了。”于是就先在南里据守以等候晋军。知伯进入南里,包围了桔秩之门。郑人俘虏了酈魁垒,用卿的地位来引诱他投降。遭到拒绝,就把他的嘴塞住给杀了。将要攻打城门,知伯对赵孟说:“进去!”赵孟说:“主人在这里。”知伯说:“你丑

陋而缺乏勇气,为什么成了继承人?”赵孟回答说:“由于我能够忍受耻辱,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害处吧!”知伯不肯改悔,赵孟因此而忌恨他。知伯就想要灭亡赵襄子。知伯贪婪而执拗,所以赵、韩、魏倒过来灭亡了他。